

曹雪芹
原著
吳昌碩
繪

紅樓夢

第四冊



廣益書局刊行



3 0385 7434 3

新式
標點
紅樓夢 卷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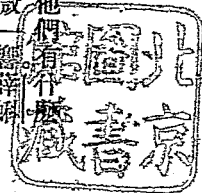
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

話說薛蝌正在狐疑，忽聽窗外一笑，嚇了一跳，心中想道：『不是寶蟾，定是金桂。只不理他們，看他們有什麼法兒。』聽了半日，却又寂然無聲。自己也不敢喫那酒果，掩上房門。剛要脫衣時，只聽見窗紙上微微一響，薛蝌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，心中七上八下，竟不知是如何是好。聽見窗紙微響，細聽時又無動靜，自己反倒疑心起來。掩了懷，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，又把那果子拏了一塊，翻來覆去的細看。猛回頭，看見窗上紙溼了一塊，走過來覷着眼睛時，却不防外面往裏一吹，把薛蝌嚇了一大跳，聽得吱吱的笑聲兒，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，屏息而臥。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：『二爺爲麼什不喝酒吃果子，就睡了？』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語音。薛蝌只不作聲。妝廳又隔有兩句話時，又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：『天下那裏有這樣沒造化的人！』

薛蝌聽了是寶蟾，又是金桂似的語音，纔知道他們是這麼一番意思。翻來覆去，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。剛到天明，早有人來叩門。薛蝌忙問是誰，外面也不答應。薛蝌只得起來，開了門看時，却是寶蟾，攏着頭髮，掩着懷，穿一件片錦邊琵琶襟小緊身上，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，下面並未穿裙，正露着石榴紅灑花夾褲，一雙新繡紅鞋。原來寶蟾尚未梳洗，恐怕人見，趕早來取傢伙。薛蝌見他這樣打扮，便走進來，心中又是一動，只得陪笑問道：『怎麼這樣早就起來了？』寶蟾把臉紅着，並不答言，只管把果子折在一個碟子裏，端着就志。

薛蝌見他這般，知是昨晚的原故，心裏想道：『這也罷了，倒是他們惱了，索性死了心，也省得來纏。』於是把心放下，喚人舀水洗臉。自己打算在家裏靜坐兩天，一則養養心神，二則出去怕人找他。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

MG
1242.47
35
36



41396.7

人因見薛家無人，只有薛蝌在那裏辦事，年紀又輕，便生許多覬覦之心。也有想插在裏頭做跑腿的，也有能做狀子的，認得一二個書役的，要給他上下打點的，甚至又想藏在內趁錢的，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，種種不一。薛蝌見了這些人，遠遠躲避，又不敢面辭，恐怕激出意外之變，只好藏在家中，聽候轉詳不題。

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果去探探薛蝌的消息。寶蟾回來，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。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，便怕白闖一場，反被寶蟾瞧不起，欲把兩三句話遮飾，改過口來，又可惜了這個人。心裏倒沒了主意，只怔怔的坐着。那知寶蟾亦知薛蝌難以回家，正欲尋個頭路，因怕金桂拏他，所以不敢透漏。今見金桂所爲，先已開了端了，他便樂得借風使船，先弄薛蝌到手，不怕金桂不依，所以用言挑撥。見薛蝌似非無情，又不甚兜攬，一時也不敢造次。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，大覺掃興，回來告訴金桂，看金桂有甚方法，再作道理。及見金桂怔怔的，似乎無技可施，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。夜間那裏睡得着，翻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子來，不如明日一早起來，先去取了傢伙，却自己換上一兩件動人的衣服，也不梳洗，越顯出一番嬌媚來，只看薛蝌的神情，自己反倒妝出一番惱意，索性不理他。那薛蝌若有悔心，自然移船泊岸，不愁不先到手。及至見了薛蝌仍是昨晚這般光景，並無那僻之意，自己只得假爲寬端了碟子回來，却故意留下酒壺，以爲再來兜搭之地。

只見金桂問道：「你拏東西去，有人撞見麼？」寶蟾道：「沒有。」二爺也沒問你什麼？」寶蟾道：「也沒有。」金桂因一夜不會睡着，也想不出一個法子來，只得回思道：「若作此事，別人可瞞，寶蟾如何能瞞？不如我分惠於他，他自然沒有不盡心的。我又不能自去，少不得要他作腳，倒不如和他商量一個穩便主意。」因帶笑說道：「你看二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？」寶蟾道：「倒像個糊塗人。」金桂聽說，笑道：「你如何說起爺們來了？」寶蟾也笑道：「他辜負奶奶的心，我就說得他！」金桂道：「他怎麼辜負我的心？你倒得說說。」寶蟾道：「奶奶給他好東西喫，他倒不吃，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麼？」說着，却把眼溜着金桂一笑。

金桂道：「你別胡想。我給他送東西，爲大爺的事，不辭勞苦，我所以敬他。又怕人說瞎話，所以問你。你這些話向我說，我不懂是什麼意思。」寶蟾笑道：「奶奶別多心。我是跟奶奶的，還有兩個心麼？但是事情要密些，倘或聲張起來，不是頑的。」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，因說道：「你這個丫頭就不是個好貨！想來你心裏看上了，却拏我作筏子，是不是呢？」

寶蟾道：「只是奶奶那麼想罷咧！我倒替奶奶難受！奶奶要真瞧二爺好，我倒有個主意。奶奶想，「那個耗子不偷油吃？」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，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。依我想，奶奶且別性急，時常在他身上，不周不備的去處張羅張羅。他是個小叔子，又沒娶媳婦兒，奶奶就多盡點心兒，和他貼個好兒，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。過幾天，他感奶奶的情，他自然要謝候奶奶。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在偕們屋裏，我却幫着奶奶灌醉了他，怕跑了。他要不應，偕們索性鬧起來，就說他調戲奶奶。他害怕，他自然得順着偕們的手兒。他再不應，他也不是人。偕們也不至白丟了臉面，奶奶想怎麼樣？」

金桂聽了這話，兩頰早已紅暈了，笑罵道：「小蹄子！你倒像偷過多少漢子似的！怪不得大爺在家時，離不開你。」寶蟾把嘴一努，笑說道：「罷啦！人家倒替奶奶拉繮，奶奶倒和我們說這個話呢！」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蟠，倒無心混鬧了家中，也稍覺安靜。

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，仍是穩穩重重，一臉的正氣。薛蟠偷眼看了，反倒後悔，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，也未可知。果然如此，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。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，豈非自惹的呢？過了兩天，甚覺安靜，薛蟠遇見寶蟾，寶蟾便低頭走了，連眼皮兒也不擡。遇見金桂，金桂却一盆火兒的趕着。薛蟠見這般光景，反倒過意不去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，待人忽親熱起來，一家子都爲罕事。薛姨媽十分歡喜，想道：「必是薛蟠

娶這媳婦時沖犯了什麼，纔敗壞了這幾年。目今鬧出這樣事來，虧得家裏有錢，賈府出力，方纔有了指望。媳婦兒安靜起來，或者是蟠兒轉過運氣來了，也未可知……」於是自己心裏倒以為希有之奇。這日飯後，扶了同貴過來，到金桂房裏瞧瞧。走到院中，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。同貴知機，便說道：「大奶奶，老太太過來了。」說着，已到門口，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。薛姨媽一嚇，倒退了出來。金桂道：「太太請裏頭坐，沒有外人。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，本住在屯裏，不慣見人，因沒有見過太太，今日纔來，還沒去請太太的安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既是舅爺，不妨見見。」金桂叫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，作了一個揖，問了好。薛姨媽也問了好，坐下，敘起話來。薛姨媽道：「舅爺上京幾時了？」那夏三道：「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，把我過繼來的。前日纔進京，今日來瞧瞧姊姊。」薛姨媽看那人不尷尬，於是略坐坐兒，便起身道：「舅爺坐着罷。」回頭向金桂道：「舅爺頭上沒下來的，留在偕們這裏吃了飯再去罷。」金桂答應着，薛姨媽自去了。

金桂見婆婆去了，便向夏三道：「你坐着，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，省了我們二爺查考。我今日還叫你買些東西，只別叫衆人看見。」夏三道：「這個交給我，就完了。你要什麼，我就買得來。」金桂道：「且別說嘴，你買上了當，我可不收。」說着，二人又笑了一回，然後金桂陪夏三吃了晚飯，又告訴他買的東西，又囑咐一回。夏三自去。從此，夏三往來不絕。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，知是舅爺，也不常回。從此，生出無限風波，這是後話不表。

一日，薛蟠有信回來，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，上寫：

男在縣裏也不受苦，母親放心。但昨日縣裏書辦說，府裏已經准詳，想是我們的情到了。豈知府裏詳上去，道裏反駁下來，虧得縣裏主文相公好，即做了回文，頂了上去，道裏却把知縣申飭。現在這裏要親提，若一上去，又要吃苦。必是道裏沒有託到。母親見字，快快託人求道爺去，還叫兄弟快來，不然就要解道。銀子

短不得，火速火速！

薛姨媽聽了，又哭了一場，自不必說。

薛蝌一面勸慰，一面說道：「事不宜遲。」薛姨媽沒法，只得叫薛蝌到縣照料，命人即便收拾行李，兌了銀子。家人李祥，本來在那裏照應的。薛蝌又同了一個當中夥計，連夜起程。那時手忙腳亂，雖有下人辦理，寶釵又恐他們思想不到，親來幫着，直鬧至四更纔歇。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的，心上又急，又勞苦了一會，晚上就發燒。到了明日，湯水都吃不下。鶯兒去回了薛姨媽，薛姨媽急來看時，只見寶釵滿面通紅，身如燔灼，話都不說。薛姨媽慌了手脚，便哭得死去活來。寶琴扶着勸薛姨媽，秋菱也淚如泉湧，只管叫着寶釵不能說話，手也不能搖動，眼乾鼻塞。叫人請醫調治，漸漸蘇醒回來。薛姨媽等大家略略放心。早驚動榮、甯兩府的人。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，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。賈母、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，都打發丫頭來問候，却都不叫寶玉知道。一連治了七八天，終不見效，還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，吃了三九，纔得病好。後來寶玉也知道了，因病好了，沒有瞧去。

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，薛姨媽看了，怕寶釵就憂，也不叫他知道，自己來求王夫人，並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。薛姨媽去後，王夫人又求賈政。賈政道：「此事上頭可託，底下難託，必須打點纔好。」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，因說道：「這孩子也苦了。既是我家的人了，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是，別叫他糟塌壞了身子。」

賈政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。但是他家忙亂，況且如今到了冬底，已經年近歲逼，無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務。今冬且放了定，明春再過禮。過了老太太的生日，就定日子娶。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。」王夫人答應了。

到了明日，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述了，薛姨媽想着也是。到了飯後，王夫人陪着來到賈母房中，大家讓了坐。賈母道：「姨太太纔過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還是昨兒過來的，因為晚了，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。」王夫

人便把賈政昨日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，賈母甚喜。

說着，寶玉進來了，賈母便問道：「吃了飯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纔打學房裏回來，吃了要往學房裏去，先見見老太太，又聽見說姨媽來了，過來給姨媽請安。」因問：「寶姊姊可好了？」薛姨媽笑道：「好了。」

原來方纔大家正說着，見寶玉進來，都掩住了。寶玉坐了坐，見薛姨媽情形不似從前親熱，雖是此刻沒有心，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，滿腹猜疑，自往學中去了。晚間回來，都見過了，便往瀟湘館來，掀簾進去，紫鵲接着，見裏間屋內無人，寶玉道：「姑娘那裏去了？」紫鵲道：「上屋裏去了。知道薛姨太太過來，姑娘請安去了。二爺沒有到上屋裏去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去了來的，沒有見你們姑娘。」紫鵲道：「這也奇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姑娘到底那裏去了？」紫鵲道：「不知。」寶玉往外便走，剛出屋門，只見黛玉帶着雪雁，冉冉而來，寶玉道：「妹妹回來了。」縮身退進來。

黛玉進來，走入裏間屋內，便請寶玉裏頭坐。紫鵲擎了一件外罩換上，然後坐下問道：「你上去，看見姨媽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見過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姨媽說起我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不但沒有說起你，連見了我也不像先時親熱。今日我問起寶姊姊病來，他不過笑了一笑，並不答言。難道怪我這兩天沒有去瞧他麼？」黛玉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去瞧過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頭幾天不知道，這兩天知道了，也沒有去。」黛玉道：「可不是？」寶玉道：「老太太不叫我去，太太也不叫我去，老爺又不叫我去，我如何敢去？若是像從前這扇小門走得通的時候，要我一天瞧他十趟也不難。如今把門堵了，要打前頭過去，自然不便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他那裏知道這個原故？」寶玉道：「寶姊姊爲人是最體諒我的。」

黛玉道：「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。若論寶姊姊，更不體諒；又不是姨媽病，是寶姊姊病。向來在園中做詩賞花飲酒，何等熱鬧，如今隔開了，你看見他家裏有事了，他病到那步田地，你像沒事人一般，他怎麼不惱呢？」寶

玉道：「這樣，難道寶姊姊便不和我好了不成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和你好不好，我却不知；我也不過是照理而論。」寶玉聽了，瞪着眼，呆了半晌。黛玉看見寶玉這樣光景，也不睬他，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，又翻出書來細看了一會。只見寶玉把眉一皺，把脚一蹙道：「我想這個人，生他做什麼！天地間沒有了我，倒也乾淨！」

黛玉道：「原是有了我，便有了人；有了人，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。恐怕顛倒夢想，更有許多纏礙。剛才我說的，都是頑話。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，如何便疑到寶姊姊身上去？姨媽過來，原爲他的官司事情，心緒不甯，那裏還來應酬你？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想，鑽入魔道裏去了。」

寶玉豁然開朗，笑道：「很是你的心靈，比我竟強遠了！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，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，我在對不上來，我雖仗六金身，還藉你一莖所化！」

黛玉乘此機會，說道：「我便問你一句話，你如何回答？」寶玉盤着腿，合着手，閉着眼，撇着嘴道：「講來。」黛玉道：「寶姊姊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寶姊姊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寶姊姊前兒和你好，如今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今兒和你好，後來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你和他好，他偏不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你不和他好，他偏要和你好，你怎麼樣？」

寶玉呆了半晌，忽然大笑道：「任憑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飲！」黛玉道：「瓢之漂水奈何？」寶玉道：「非瓢漂水，水自流，瓢自漂耳。」黛玉道：「水止珠沉奈何？」寶玉道：「禪心已作沾泥絮，莫向東風舞鷓鴣。」黛玉道：「禪門第一戒，是不打誑語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有如三寶！」

黛玉低頭不語。只聽見窗外的老鴉呱呱的叫了幾聲，便向東南上去了。寶玉道：「不知主何吉凶？」黛玉道：「人有吉凶事，不在鳥音中。」忽見秋紋走來說道：「請二爺回去。老爺叫人到園裏來問過，說二爺打學裏回來了，沒有襲人，姐姐只說已經來了，快去罷。」嚇得寶玉站起身來，往外就走。黛玉也不敢相留，未知何事，且看

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

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，連忙問秋紋道：「老爺叫我作什麼？」秋紋笑道：「沒有叫。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，我怕你不來，纔哄你的。」寶玉聽了，纔把心放下，因說：「你們請我也罷了，何苦來嚇我？」說着，回到怡紅院內。襲人便問道：「你這好半天到那裏去的？」寶玉道：「在林姑娘那邊，說起薛姨媽寶姊姊的事來，便坐住了。」襲人又問道：「說了什麼話？」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。襲人道：「你們再沒個計較。正經說些家常閒話兒，或講究些詩句，也是好的。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？又不是和尚。」

寶玉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們有我們的禪機，別人是插不下嘴去的。」襲人笑道：「你們參禪參翻了，又叫我們跟着打悶葫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頭裏我也年紀小，他也孩子氣，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，他就惱了。如今我也留神，他也沒有惱的了。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，我又念書，偶然到一處，好像生疏了似的。」

襲人道：「原該這麼着纔是。都長了幾歲年紀了，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？」寶玉點頭道：「我也知道。如今且不用說那個，我問你：老太太那裏打發人來說什麼來着沒有？」襲人道：「沒有說什麼。」寶玉道：「必是老太太忘了。明日不是十一月初一日麼？年年老太太那裏必是個老規矩，要辦「消寒會」，齊打夥兒坐下，喝酒說笑。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裏告了假了。這會子沒有信兒，明日可是去不去呢？若去了呢，白白的告了假，若不去，老爺知道了，又說我偷懶。」

襲人道：「據我說，你竟是去的是。纔念的好些兒了，又想歇着。依我說，也該上緊些纔好。昨日聽見太太說，蘭哥兒念書真好，他打學房裏回來，還各自念書作文章，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。你比他大多了，又是叔叔。」

倘或趕不上他，又叫老太太生氣，倒不如明日早起去罷。」

麝月道：「這樣冷天，已經告了假又去，倒叫學房裏說既這麼着，就不該告假呀。顯見的是告謊假脫滑兒。依我說，落得歇一天，就是老太太忘記了，咱們這裏就不消寒了麼？咱們也鬧個會兒不好麼？」

襲人道：「都是你起頭兒，二爺更不肯去了。」麝月道：「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，又比不得你要好名兒，使喚一個月，再多得二兩銀子。」襲人啞道：「小蹄子！人家說正經話，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！」麝月道：「我倒不是混拉扯，我是爲你。」襲人道：「爲我什麼？」麝月道：「二爺上學去了，你又該咕嚕着嘴想着，巴不得二爺一刻兒回來，就有說有笑的了。這會子又假撇清，何苦呢？我都看見了！」

襲人正要罵他，只見老太太那裏打發人來，說道：「老太太說了，叫二爺明日不要上學去呢。明日請了姨太太來給他解悶，只怕姑娘們都來家裏呢。史姑娘，邢姑娘，李姑娘們，都請了。明日來赴什麼消寒會呢。」寶玉沒有聽完，便喜歡道：「可不是？老太太最高興的！明日不上學，是過了明路的了！」襲人也便不言語了，那丫頭回去。

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，巴不得頑這一天，又聽見薛姨媽過來，想着寶姊姊自然也來，心裏歡喜，便說：「快睡罷，明日早些起來。」於是一夜無話，到了次日，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裏請了安，又到賈政、王夫人那裏請了安。回明了老太太今日不叫上學，賈政也沒言語，便慢慢退出來，走了幾步，便一溜煙跑到賈母房中，見衆人都沒來，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子，帶了巧姐兒，跟着幾個小丫頭，過來給老太太請了安，說：「我媽媽先叫我來請安，陪着老太太說話兒。媽媽回來就來。」賈母笑着道：「好孩子！我早就起來了。等他們總不來，只有你二叔叔來了。」那奶媽子便說：「姑娘，給你二叔叔請安。」寶玉也問了一聲姐兒好。

巧姐兒道：「我昨夜聽見我媽媽說，要請二叔叔去說話。」寶玉道：「說什麼呢？」巧姐兒道：「我媽媽說我

跟着李媽認了幾年字，不知我認得不認得。我說：「都認得了。」我認給媽媽瞧，媽媽說我瞎認，不信；說我一天儘着頑，那裏認得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緊，就是那女孝經也是容易念的，媽媽說我哄他，要請二叔叔得空兒的時候給我理理。」

賈母聽了，笑道：「好孩子。你媽媽是不認得字的，所以說你哄他。明日叫你二叔叔理給他瞧瞧，他就信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你認了多少字了？」巧姐兒道：「認了三千多字，念了一本女孝經，半個月頭裏又上了列女傳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念了懂得麼？你要不懂我倒是講講這個你聽罷。」賈母道：「做叔叔的也該講究給姪女兒聽聽。」

寶玉道：「那文王后妃是不必說了，想來是知道的那姜后脫簪待罪，齊國的無鹽雖醜能安邦定國，是后妃裏頭的賢能的，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家，班婕妤，蔡文姬，謝道韞，諸人。孟光的荆釵布裙，鮑宣妻的提甕出汲，陶侃母的截髮留賓，還有畫荻教子的，這是不厭貧的。那苦的裏頭有樂昌公主破鏡重圓，蘇蕙的迴文感主。那孝的是更多了，木蘭代父從軍，曹娥投水尋父的屍首等類，我也說不得許多。那個曹氏的引刀割鼻，是魏國的故事。至於守節的更多了，只好慢慢的講。若是那些豔的王嬙，西子，樊素，小蠻，絳仙等文君，紅拂，是女中的豪俠……」

賈母聽到這裏，說：「噫；不用說了。你講的太多，他那裏還記得呢？」巧姐兒道：「二叔叔纔說的，也有念過的，也有沒念過的。二叔叔一講，我更知道了好些。」寶玉道：「那字是自然認得的了，不用再理明日我還上學去呢。」巧姐兒道：「昨日我還聽見我媽媽說我們家的小紅，裏頭是二叔叔那裏的，我媽媽要了來，還沒有補上人呢。我媽媽想着要把什麼柳家的五兒補上，不知二叔叔要不要？」

寶玉聽了更喜歡，笑着道：「你聽你媽媽的話，要補誰就補誰罷咧！又問什麼要不要呢？」因又向賈母笑道：「我瞧大姐姐這個小模樣兒，又有這個聰明兒，只怕將來比鳳姐姐還強呢，又比他認得字。」賈母道：「女孩

兒認得字呢，也好；只是女工鉸繡，倒是要緊的。『巧姐兒道：『我也跟着劉媽媽學着做呢。什麼紮花兒咧，拉錦子咧，雖弄不好，却也學着會做幾鉸兒。』賈母道：『僧們這樣人家，固然不仗着自己做，但只到底知道些，日後纔不受人家的拿捏。』巧姐兒答應着，還要寶玉解說列女傳，見寶玉呆呆的，也不敢再說。

你道寶玉呆的是什麼？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，頭一次是他病了，不能進來；第二次王夫人攆了晴雯，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，後來又在吳貴家看晴雯去，五兒跟着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，見了一面，更覺嬌娜嫵媚。今日虧得鳳姐想着叫他補入小紅的窩兒，竟是喜出望外了，所以呆呆的默想。

賈母等着那些人，見這時候還不來，又叫丫頭去請。回來李執同着他妹子探春、惜春、湘雲、黛玉，都來了。大家請了賈母的安，衆人廝見，獨有薛姨媽未來，賈母又叫請去。果然薛姨媽帶着寶琴過來，寶玉請了安，問了好，不見寶釵、邢岫煙二人。黛玉便問起：『寶姊姊爲何不來？』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。邢岫煙知道薛姨媽在坐，所以不來。寶玉雖見寶釵不來，心中納悶，因黛玉來了，便把想寶釵的心暫且攔開。

不多時，邢王二夫人也來了。鳳姐聽見婆婆先到了自己，不好落後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，說是：『正要過來，因身上發熱，過一會兒就來。』賈母道：『既是身上不好，不來也罷。』這時候很該吃飯了，丫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兒，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，大家序次坐下。吃了飯，依舊圍爐閒談，不須多贅。

且說鳳姐因何不來，頭裏爲着倒比邢王二夫人遲了，不好意思，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：『迎姑娘那裏打發人來請奶奶安，還說並沒有到上頭，只到奶奶這裏來。』鳳姐聽了納悶，不知又是什麼事，便叫那人進來，問：『姑娘在家好？』那人道：『有什麼好的，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，實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奶奶的。』

鳳姐道：『司棋已經出去了，爲什麼來求我？』那人道：『司棋自從出去，終日啼哭，忽然那一日，他表兄來了，他母親見了，恨得什麼似的，說他害了司棋，一把拉住要打。那小子不敢言語，誰知司棋聽見了，急忙出來，老着

臉和他母親道：「我是爲他出來的，我也恨他沒良心。如今他來了，媽又打他，不如勒死了我！」他母親罵他：「不害臊的東西！你心裏要怎麼樣？」司棋說道：「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，我一時失脚，上了他的當，我就是他的了，決不可再失身給別人的。我恨他爲什麼這樣胆小？」一人作事一人當，爲什麼要逃？就是他一輩子不來了，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。媽要給我配人，我原拚着一死的。今日他來了，媽問他怎麼樣？若是他不改性，我在媽跟前叩了頭，只當是我死了，他到那裏，我跟到那裏，就是討飯吃，也是願意的。」他媽氣得了不得，便哭着罵着說：「你是我的女兒，我偏不給他，你敢怎麼着？」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塗，便一頭撞在牆上，把腦袋撞破，鮮血直流，竟死了。他媽哭着救不過來，便要叫那小子償命。他表兄說道：「你們不用着急，我在外頭原發了財，因想着他纔回來的心，也算也真了。你們若不肯信，只管瞧。」說着，打懷裏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。他媽看見了，便心軟了，說：「你既有心，爲什麼總不言語？」他外甥道：「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揚花。我若說有錢，他便是貪圖銀錢了。如今他這爲人，就是難得的。我把金珠給你，我去買棺盛殮他。」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，也不顧女孩兒了，便由着外甥去。那裏知道他外甥叫人擡了兩口棺材來。司棋的母親看了詫異，說：「怎麼棺材要兩口？」他外甥笑道：「一口裝不下，得兩口纔好。」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，只當是他心疼傻了。豈知他忙着就把司棋收拾了，也不啼哭，眼錯不見，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上上一勒，也就勒死了。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，倒哭得了不得。如今坊上知道了，要報官。他急了，央我來求奶奶說個人情，他再過來給奶奶叩頭。」

鳳姐聽了，詫異道：「那有這樣傻丫頭，偏偏的就碰見這個傻小子，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東西來，他心裏沒事人似的，敢只是這麼個烈性孩子，論起來，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閒事，但只你纔說的，叫人聽着，怪可憐見兒的，也罷了，你回去告訴他，我和你二爺說，打發旺兒給他料理就是了。」鳳姐打發那人去了，纔過賈母這邊來不提。

且說賈政這日正與詹光下大棋，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，單爲着一隻角兒死活未定，在那裏打結。門上的小廝進來回道：「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。」賈政道：「請進來。」小廝出去請了馮紫英，走進門來，賈政即忙迎着。馮紫英進來，在書房中坐下，見是下棋，便道：「只管下棋，我來觀局。」詹光笑道：「晚生的棋，是不堪瞧的。」馮紫英道：「好說，請下罷。」賈政道：「有什麼事？」馮紫英道：「沒有什麼話，老伯只管下棋，我也學幾着兒。」賈政向詹光道：「馮大爺是我們相好，既沒有事，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，再說話兒。」馮大爺在旁邊瞧着。」

馮紫英道：「下采不下采？」詹光道：「下采的。」馮紫英道：「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。」賈政道：「多嘴也不好，他橫豎輸了十來兩銀子，終久是不拏出來的，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。」詹光笑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馮紫英道：「老伯和詹公對下麼？」賈政笑道：「從前對下，他輸了，如今讓他幾個子兒，他又輸了。時常還要悔幾着，不叫他悔，他就急了。」詹光也笑道：「沒有的事。」賈政道：「你試瞧着。」

大家一面說笑，一面下完了，收起棋來。詹光還了棋頭，輸了七個子兒。馮紫英道：「這盤終喫虧在打結裏頭。老伯結少，就便宜了。」賈政對馮紫英道：「有罪有罪，僧們說話兒罷。」

馮紫英道：「小姪與老伯久不相見，一來會會；二來因廣西的同知進來引見，帶了四種洋貨，可以做得貢的一件是圍屏，有二十四扇榻子，都是紫檀雕刻的，中間雖不是玉，却是絕好的硝子石；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台花鳥等物，一扇上有五六十個人，都是宮妝的女子，名爲「漢宮春曉」。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摺，刻得又清楚，又細膩，點綴布置，都是好的。我想尊府大觀園中正廳上却可用得着。還有一個自鳴鐘，有三尺多高，內有一個小童兒拿着時辰牌，到了什麼時候，他就報什麼時辰，裏頭也有些人在那裏打十番的。這是兩件重笨的，却還沒有拿來。現在我帶在這裏兩件，却有些意思兒。」就在身邊拿出一個錦匣子，見幾重白綾裹着，揭開了錦子，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，裏頭金托子，大紅綉袖托底，上放着一顆桂元大的珠子，光華耀目。馮紫英道：「

據說這就叫做「母珠。」因叫拿一個盤兒來。

詹光即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道：「使得麼？」馮紫英道：「使得。」便又向懷裏掏出一個白綃包兒，將包兒裏的珠子都倒在盤子裏散着，把那顆母珠放在中間，將盤置於桌上。看見那些小珠子兒，滴溜滴溜都滾到大珠身邊來，一會兒，把這顆大珠子擡高了，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，都黏在大珠上。詹光道：「這也奇怪！」賈政道：「這是有的，所以叫做母珠，原是珠之母。」馮紫英回頭看着他跟來的小廝道：「那個匣兒呢？」那小廝趕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。

大家打開看時，原匣內襯着虎紋緞錦，錦上疊着一束藍紗。詹光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馮紫英道：「這叫做「絞綃帳。」」在匣子裏拿出來時，疊得長不滿五寸，厚不上半寸。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到十來層，已經桌子上鋪不下了。馮紫英道：「你看裏頭還有兩摺，必得高屋裏去，纔張得下。這就是絞綃絲所織。暑熱天氣，張在堂屋裏頭，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，又輕又亮。」賈政道：「不用全打開，怕疊起來倒費事。」詹光便與馮紫英一層一層摺好收了。

馮紫英道：「這四件東西，價兒也不很貴，兩萬銀他就賣。母珠一萬，絞綃帳五千，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。」賈政道：「那裏買得起？」馮紫英道：「你們是個國戚，難道宮裏頭用不着麼？」賈政道：「用的着的很多，只是那裏有這些銀子等我叫人拿進去給老太太瞧瞧。」馮紫英道：「很好。」

賈政便着人叫賈璉把這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，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人，鳳姐兒都來瞧着。又把兩樣東西一一試過。賈璉道：「他還有兩件，一件是圍屏，一件是自鳴鐘，共總要賣二萬銀子呢。」鳳姐兒接着道：「東西自然是好的，但是那裏有這些閒錢？僧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貢，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，像僧們這種人家，必得置些不搖動的根基纔好，或是祭田，或是義莊，再置些墳屋，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，還是點兒底

子，不到一敗塗地。我的意思是這樣，不知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們怎麼樣？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，只管買。賈母與衆人都說：『這話說的倒也是。』

賈璉道：『還了他罷，原是我送給老太太瞧。爲的是宮裏好進。誰說買來攔在家裏？老太太還沒開口，你便說了一大些爽氣話。』說着，把便兩件東西拿了出去，告訴了賈政，說：『老太太不要。』便與馮紫英道：『這兩件東西好，就只沒銀子。我替你留心，有要買的人，我便送信給你去。』

馮紫英只得收拾好，坐下說些閒話，沒有興頭，就要起身。賈政道：『你在我這裏喫了晚飯去罷。』馮紫英道：『罷了。來了就叨擾老伯麼？』賈政道：『說那裏的話。』正說着，人回大老爺來了，賈赦早已進來，彼此相見，敘些寒溫。

不一時，擺上酒來，肴饌羅列，大家喝着酒。至四五巡後，說起洋貨的話，馮紫英道：『這種貨本是難消的。除非要像尊府這樣人家，還可消得，其餘就難了。』賈政道：『這也不見得。』賈赦道：『我們家裏也比不得從前了，這會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。』

馮紫英又問：『東府珍大爺可好麼？我前日見他說起家常話兒來，提到他令郎續娶的媳婦，遠不及頭裏那位秦氏奶奶了。如今後娶的到底是那一家的，我也沒有問起。』賈政道：『我們這個姪孫媳婦兒也是這裏的大家，從前做過京畿道的胡老爺的女孩兒。』紫英道：『胡道長我是知道的。但是他家教上也不怎麼樣，也罷了，只要姑娘好就好。』

賈璉道：『聽得內閣裏人說起，賈雨村又要陞了。』賈政道：『這也好，不知准不准？』賈璉道：『大約有意思的了。』馮紫英道：『我今日從吏部裏來，也聽見這樣說。雨村老先生是貴本家不是？』賈政道：『是。』馮紫英道：『還是有服的還是無服的？』

賈政道：「說也話長。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，流寓到蘇州，甚不得意。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，時常周濟他。以後中了進士，得了榜下知縣，便娶了甄家的丫頭。如今的太太，不是正配。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堪，沒有找處。兩村革了職以後，那時還與我家並未相識的。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鹽的時候，請他在家做西席。外甥女兒是他的學生。因他有起復的信，要進京來，恰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，舍妹丈就便託他照應上來的。還有一封薦書，託我吹噓吹噓。那時看他不錯，大家常會。豈知兩村也奇，我家世襲起從「代」字輩下來，甯榮兩宅人口房舍，以及起居事宜，一切都明白。因此，遂覺得親熱了。」因又笑說道：「幾年間門子也會鑽了，由知府推陞轉了御史，不過幾年，陞了吏部侍郎，署兵部尚書。爲着一件事，降了三級。如今又要陞了。」

馮紫英道：「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，終屬難定。」賈政道：「像兩村算便宜的了。還有我們差不多的人家，就是甄家，從前一樣的功勳，一樣的世襲，一樣的起居，我們也是時常來往。不多幾年，他們進京來，差人到我這裏請安，還很熱鬧。一會兒抄了原籍的家財，至今杳無音信，不知他近况若何，心下也着實掂記。看了這樣，你想做官的怕不怕？」

賈赦道：「咱們家裏再沒有事的。」馮紫英道：「果然尊府是不怕的。一則裏頭有貴妃照應，二則故舊好親戚多，三則你家自老太太起，至於少爺們，沒有一個刁鑽刻薄。」賈政道：「雖然無刁鑽刻薄，却沒有德行才情的白白的衣租食稅，那裏當得起？」賈赦道：「咱們不用說這些話，大家喫酒罷。」

大家又喝了幾杯，擺上飯來。喫畢，馮紫英的小廝走來，輕輕的向紫英說了一句：「馮紫英便要告辭了。」賈赦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小廝道：「外面下雪，早已下了梆子了。」賈政叫人看時，已是雪深一寸多了。賈政道：「這兩件東西，你收拾好了麼？」馮紫英道：「收好了。若尊府要用，價錢還自然讓些。」賈政道：「我留神就是了。」紫英道：「我再聽信罷。天氣冷，請罷別送了。」賈赦、賈政，便命賈璉送了出去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買家門 水月庵掀翻風月案

却說馮紫英去後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：「今日臨安伯那裏來請喫酒，知道是什麼事？」門上的人道：「奴才會問過，並沒有什麼喜慶事；不過南安王府裏到了一班小戲子，都說是個名班，伯爵高興，唱兩天戲，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，熱鬧熱鬧。大約不用送禮的。」說着，賈赦過來問道：「明日二老爺去不去？」賈政道：「承他親熱，怎麼好不去的？」說着，門上進來回道：「衙門裏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，有堂派的事，必得早些去。」賈政道：「知道了。」

說着，只見兩個管屯裏地租子的家人走來，請了安，叩了頭，旁邊站着。賈政道：「你們是郝家莊的？」兩個答應了一聲。賈政也不往下問，竟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。家人等秉着手燈，送過賈赦去。

這裏賈璉便叫那管租的人道：「說你的。」那人說道：「十月裏的租子，奴才已經趕上來了。原是明日可到。誰知京外擎車，把車上的東西，不由分說，都掀在地下。奴才告訴他，說是府裏收租子的車，不是買賣車，他更不管這些。奴才叫車夫只管拉着走，幾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，硬拉了兩輛車去了。奴才所以先來回報，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裏去要了來纔好；再者，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無天的差役纔好。爺還不知道呢。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，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掀下來，趕着就走；那些趕車的，但說句話，打的頭破血出的。」

賈璉聽了，罵道：「這個還了得！」立刻寫了一個帖兒，叫家人「擎去向擎車的衙門裏要車去；並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，是不依的，快叫周瑞。」周瑞不在家，又叫旺兒。旺兒晌午出去了，還沒回家來。賈璉道：「這些忘八羔子，一個都不在家！他們終年的吃糧不管事！」因吩咐小廝們：「快給我找去！」說着，也回到自己屋裏睡下不題。

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，賈政告訴賈赦道：「我是衙門裏有事，連兒要在家等候，擧車的事情也不能去，倒是大老爺帶寶玉應酬一天罷了。」賈赦點頭道：「也使得。」賈政遣人去叫寶玉說：「今日跟大老爺到臨安伯那裏聽戲去。」寶玉喜歡的不得了，便換上衣服，帶了焙茗、掃紅、鋤藥三個小子出來。見了賈赦，請了安，上了車，來到臨安伯府裏。門上人回進去，一會子出來說：「老爺請。」於是賈赦帶着寶玉，走入院內，只見賓客喧闐。

賈赦、寶玉見了臨安伯，又與衆賓客都見了禮，大家坐着說笑了一會，只見一個掌班的擧着一本戲單，一個牙笏，向上打了一個千兒，說道：「求各位老爺賞戲。」先從尊位點起。挨至賈赦，也點了一齣。那人回頭見了寶玉，便不向別處去，竟搶步上來，打個千兒道：「求二爺賞兩齣。」寶玉一看那人，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鮮潤如出水芙蓉，飄揚似臨風玉樹。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蔣玉函。前日聽得他帶了小戲子進京，也沒有到自己那裏，此時見了，又不好站起來，只得笑道：「你多早晚來的？」蔣玉函把眼往左右一溜，笑道：「怎麼二爺不知道麼？」寶玉因衆人在座，也難說話，只得胡亂點了一齣。

蔣玉函去了，便有幾個議論道：「此人是誰？」有的說：「他向來是唱小旦的；如今不肯唱小旦，年紀也大了，就在府裏掌班，頭裏也改過小生，他也攢下好幾個錢，家裏已經有兩三個鋪子，只是不肯放下本業，原舊領班。」有的說：「想必成了家了。」有的說：「親還沒有定，他倒掌定一個主意，說是人生配偶，關係一生一世的事，不是混鬧得的，不論尊卑貴賤，總要配得上的纔罷，所以到如今還沒娶親。」寶玉暗自忖度道：「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……要嫁着這樣的人才兒，也算是不辜負了……」

那時開了戲，也有崑腔，也有高腔，也有弋腔，梆子腔，做得熱鬧。過了晌午，便擺開桌子喫酒。又看了一回，賈赦便欲起身。臨安伯過來留道：「天色尚早，聽見蔣玉函說還有一齣『占花魁』，是他頂好的首戲。」寶玉聽了，

巴不得賈赦不走。於是賈赦又坐了一會。果然蔣玉函扮作秦小官。服侍花魁醉後神情，把這一種憐香惜玉的意思，做得極情盡致。以後對飲對唱，纏綿繾綣。

寶玉這時不看花魁，只把兩隻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。更加蔣玉函聲音響亮，口齒清楚，按腔落板，寶玉的神魂，都唱了進去了。直等這齣戲進場後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，非尋常戲子可比。因想着「樂記」上說的是「情動於中，故形於外，聲成文謂之音」。所以知聲知音，知樂有許多講究。聲音之原，不可不察。詩詞一道，但能傳情，不能入骨，自後倒要講究講究音律……」

寶玉想出了神，忽見賈赦起身，主人不及相留。寶玉沒法，只得跟了回來。到了家中，賈赦自回那邊去了。寶玉來見賈政，賈政纔下衙門，正向賈璉問起拏車之事。賈璉道：「今日叫人拏帖兒去，知縣不在家。他的門上說了：『這是本官不知道，並無牌票出去拏車，都是那些混帳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頭。既是老爺府裏的，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，包管明日連車連東西一并送來。如有半點差遲，再行稟過本官，重重處治。此刻本官不在家，求這裏老爺看破些，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。』」賈政道：「既無官票，到底是何等樣人，在那裏作怪？」賈璉道：「老爺不知，外頭都是這樣。想來明日必定送來的。」賈璉說完了下來，寶玉上去見了賈政，問了幾句，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裏去。

賈璉因為昨夜叫空了家人，出來傳喚，那起人多已伺候齊全。賈璉罵了一頓，叫大管家賴大，將各行擋的花名開了拏來，你去查點查點，寫一張諭帖，叫那些人知道。若有并未告假，私自出去傳喚不到，貽誤公事的，立刻給我打了擻出去。」賴大連忙答應了幾個是，出來吩咐了一回，家人各自留意。

過不幾時，忽見有一個人，頭上戴着氈帽，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，腳下穿着一雙撒鞋，走到門上，向衆人作了個揖。衆人拿眼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，便問：「是那裏來的呢？」那人道：「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。並有家

老爺手書一封，求這裏的爺們呈上尊老爺。」衆人聽見他是甄府來的，纔站起來讓他坐下，道：「你乏了，且坐坐。我們給你回就是了。」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，呈上來書。賈政拆書看時，上寫着：

世交夙好，氣誼素敦。遙仰襜帷，不勝依切。弟因非材獲譴，自分萬死難償。幸邀寬宥，待罪邊隅。迄今門戶凋零，家人星散，所有奴才包勇，向會使用，雖無奇技，人尚慤實。倘使得備奔走，餬口有資，屋烏之愛，感佩無涯矣。專此奉達，餘容再敘不宣。

年家眷弟甄應嘉頓首

賈政看完，笑道：「這裏正因人多，甄家倒薦人來，又不好却的。」吩咐門上：「叫他見我，且留他住下，因材使用便了。」

門上出去，帶進人來見賈政，便叩了三個頭，起來道：「家老爺請老爺安。」自己又打個千兒，說：「包勇請老爺安。」賈政回問了甄老爺的好，便把他上下一瞧，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，肩背寬肥，濃眉暴眼，闊額長髯，氣色粗黑，垂着手站着，便問道：「你是向來在甄家的，還是住過幾年的？」包勇道：「小的向在甄家的。」賈政道：「你如今爲什麼要出來呢？」包勇道：「小的原不肯出來，只是家老爺再三叫小的出來，說是別處你不肯去，這裏老爺家裏，只當原在自己家裏一樣的，所以小的來的。」

賈政道：「你們老爺不該有這事情，弄到這樣田地。」包勇道：「小的本不敢說，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，一味的真心待人，反倒招出事來。」賈政道：「真心是最好的了。」包勇道：「因爲太真了，人人都不喜歡，討人厭，煩是有的。」賈政笑了一笑道：「既這樣，皇天自然不負他的。」

包勇還要說時，賈政又問道：「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麼？」包勇道：「是。」賈政道：「他還肯向上巴結麼？」包勇道：「老爺若問我們哥兒，倒是一段奇事。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，也是一味的誠實。從小兒只管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，老爺太太也很打過幾次，他只是不改。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

候，哥兒大病了一場，已經死了半日，把老爺幾乎急死，裝裹都預備了。幸喜後來好了，嘴裏說道：走到一座牌樓那裏，見了一個姑娘，領着他到了一座廟裏，見了好些櫃子，裏頭見了好些冊子，又到屋裏，見了無數女子，說是多變了鬼怪似的，也有變做骷髏兒的。他嚇急了，便哭喊起來。老爺知他醒過來了，連忙調治，漸漸的也就好了。老爺仍叫他在姐妹們一處頑去。他竟改了脾氣了，好着時候的頑意兒，一概都不要了，惟有念書爲事，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，他也全不動心。如今漸漸的能夠幫着老爺料理些家務了。

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：『你去歇歇去罷。等這裏用着你的時，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。』包勇答應着，退下來，跟着這裏人出去歇息不題。

一日，賈政早起，剛要上衙門，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裏交頭接耳，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似的，又不好明回，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。賈政叫上來問道：『你們有什麼事，鬼祟祟的？』門上的人回道：『奴才們不敢說。』賈政道：『有什麼事不敢說的？』門上的人道：『奴才今日起來，開門出去，見門上貼着一張白紙，上寫着許多不成事體的字。』賈政道：『那裏有這樣的事，寫的是什麼？』

門上的人道：『是水月庵裏的骯髒話。』賈政道：『拿給我瞧瞧。』門上的人道：『奴才本要揭下來，誰知他貼的結實，揭不下來；只得一面抄，一面洗。剛纔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，就是那門上貼的話。奴才們不敢隱瞞。』說着，呈上那帖兒。賈政接來看時，上面寫着：

西貝草斤年紀輕，水月庵裏管尼僧。一個男人多少女，窩娼聚賭是陶情。不肖子弟來辦事，榮國府內出新聞。

賈政看了，氣得頭昏目暈，趕着叫門上的人不要聲張，悄悄叫人往甯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牆壁上再去找尋。隨即叫人去喊賈璉出來。賈璉即忙趕至。

賈政忙問道：「水月庵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，向來你也查查考考過沒有？」賈璉道：「沒有，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裏照管。」賈政道：「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，照管不來？」賈璉道：「老爺既這麼說，想來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。」賈政嘆道：「你瞧瞧這個帖兒寫的是什麼！」賈璉一看道：「有這麼事麼？」

正說着，只見賈蓉走來，拿着一封書子，寫着「二老爺密啓」。打開看時，也是無頭榜一張，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。賈政道：「快叫賴大帶三四輛車子到水月庵裏去，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齊拉回來，不許泄漏，只說裏頭傳喚賴大領命去了。」

且說水月庵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庵中，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收管，日間教他些經懺，以後元妃不用，也便習學得懶惰了。那些女孩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，都有個知覺了。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，打量芳官等出家，只是小孩子性兒，便去招惹他們。那知芳官竟是真心，不能上手，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。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，長得都甚妖嬈，賈芹便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，閒時便學些絲絃，唱個曲兒。

那時正當十月中旬，賈芹給庵中那些人領了月例的銀子，便想起法兒來，告訴衆人道：「我爲你們領月錢，不能進城，又只得在這裏歇。怪冷的，怎麼樣？我今日帶些果子酒，大家喫着樂一夜好不好？」那些女孩子都高興，便擺起桌子，連本庵的女尼也叫了來，惟有芳官不來。

賈芹喝了幾杯，便說道：「要行令。」沁香等道：「我們都不會，倒不如猜拳罷。誰輸了喝一杯，豈不爽快？」本庵的女尼道：「這天剛過晌午，混鬧混喝的不像，且先喝幾鍾，愛散的先散去。誰愛陪芹大爺的，回來晚上儘量喝去，我也不管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道婆婆急忙進來說：「快散了罷！府裏賴大爺來了！」衆女尼慌忙收拾，便叫賈芹躲開。賈芹因多

喝了幾杯，便道：「我是送月錢來的，怕什麼！」話猶未完，已見賴大進來。見這般樣子，心裏大怒。爲的是賈政吩咐不許聲張，只得含糊裝笑道：「芹大爺也在這裏麼？」

賈芹連忙站起來道：「賴大爺，你來作什麼？」賴大說：「大爺在這裏更好。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，宮裏傳呢。」賈芹等不知原故，還要細問。賴大說：「天已不早了，快快的好趕進城。」衆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。賴大騎着大走騾，押着趕進城不題。

却說賈政知道這事，氣得衙門也不能上了，獨坐在內書房嘆氣。賈璉也不敢走開，忽見門上的人進來稟道：「衙門裏今夜該班是張老爺。因張老爺病了，有知會來請老爺補一班。」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賈芹，此時又要該班，心裏納悶，也不言語。

賈璉走上去說道：「賴大是飯後出去的。水月庵離城二十來里，就趕進城，也得二更天。今日又是老爺的幫班，請老爺只管去。賴大來了，叫他押着，也別聲張，等老爺明日回來再發落。倘或賈芹兒回來，也不用說明，看他明日見了老爺怎麼樣說。」賈政聽來有理，只得上班去了。賈璉抽空纔要回到自己房中，一面走着，心裏抱怨鳳姐出的主意，欲要埋怨，因他病着，只得隱忍，慢慢的走着。

且說那些下人，一人傳十，傳到裏頭，先是平兒知道，即忙告訴鳳姐。鳳姐因那一夜不好，懶懶的總沒精神，正是掛記鐵檻寺的事情，聽見說外頭貼了匿名揭帖的話，嚇了一跳，忙問：「貼的是什麼？」平兒隨口答應，不留神，就錯說了道：「沒要緊，是饅頭庵裏的事情。」

鳳姐本是心虛，聽見饅頭庵的事情，這一嚇，直嚇怔了，一句話沒說出來，急火上攻，眼前發暈，咳嗽了一陣，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口血來。平兒慌了，說道：「水月庵裏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，奶奶着什麼急？」

鳳姐聽是水月庵，纔定了定神，說道：「酥糊塗東西！到底是水月庵呢，是饅頭庵？」平兒笑道：「是我頭裏錯

聽了是饅頭庵。後來聽見不是饅頭庵，是水月庵。我剛纔也就說溜了嘴，說成饅頭庵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我就知道是水月庵。那饅頭庵與我什麼相干？原是這水月庵是我叫芹兒去管的。大約尅扣了月錢。」

平兒道：「我聽着不像月錢的事，還有些慌謊話呢。」鳳姐道：「我更不管那個，你二爺那裏去了？」平兒說：「聽見老爺生氣，他不敢走開。我聽見事情不好，就耐吩那些人不許吵嚷，不知太太們知道了沒有。但聽見說，老爺叫賴大拿這些女孩子去了。且叫個人前頭打聽打聽，奶奶現在病着，依我竟先別管他們的閒事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賈璉進來。鳳姐欲待問他，見賈璉一臉的怒氣，暫且裝作不知。賈璉飯沒吃完，旺兒來說：「外頭請爺呢，賴大回來了。」賈璉道：「芹兒來了沒有？」旺兒道：「也來了。」賈璉便道：「你去告訴賴大，說老爺上班兒去了，把那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裏，明日老爺回來送進宮去。只叫芹兒在內書房等着我。」旺兒去了，賈璉走進書房，只見那些下人指指點點，不知說什麼。看起這個樣兒來，不像宮裏要人。想着問人，又問不出來，正在心裏疑惑，只見賈璉走出來，賈璉便請了安，垂手侍立，說道：「不知道娘娘宮裏即刻傳那些孩子們做什麼？叫姪兒好趕！幸喜姪兒今日送月錢去，還沒有走，便同着賴大來了。二叔想來是知道的。」賈璉道：「我知道什麼？你纔是明白的呢。」

賈芹摸不着頭腦兒，也不敢再問。賈璉道：「你幹的好事，把老爺都氣壞了。」賈芹道：「姪兒沒有幹什麼。庵裏月錢是月月給的，孩子們經懺是不忘記的。」賈璉見他不知，又是平素常在一處頑笑的，便嘆口氣道：「打嘴的東西，你自己去臨臨罷。」便從靴掖兒裏頭拿出那個揭帖兒來，擲與他瞧。

賈芹拾來一看，嚇得面如土色，說道：「這是誰幹的！我並沒得罪人，爲什麼這麼坑我？我一月送錢去，只走一趟，並沒有這些事。若是老爺回來，打着問我，姪兒便屈死了！我母親知道，更要打死。」說着，見沒人在旁邊，便跪下去，說道：「好叔叔救我！救兒罷！」說着，只管叩頭，滿眼流淚。

賈璉道：「老爺最惱這些，要是問準了有這些事，這場氣也不小。鬧出去也不好聽；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。將來僧們的事多着呢。倒不如趁着老爺上班兒和賴大商量着，若混過去，就可以沒事了。現在沒有對證……」想定主意，便說：「你別瞞我。你幹的鬼鬼祟祟的事，你打諒我都不知道麼？若要完事，就是老爺打着問你，你一口咬定沒有纔好。沒臉的起去罷。」叫人去喚賴大。

不多時，賴大來了，賈璉便與他商量。賴大說：「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像了。奴才今日到庵裏的時候，他們正在裏面喝酒呢。帖兒上的話，是一定有的。」賈璉道：「芹兒，你聽賴大還賴你不成？」賈芹此時紅漲了臉，一句也不敢言語。還是賈璉拉着賴大，央他：「護庇護庇罷，只說芹哥兒是在家裏找來的。你帶了他去，只說沒有見我。明日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。竟是叫了媒人來領了去，一賣完事。果然娘再要的時候兒，僧們再買。」

賴大想來，鬧也無益，且聲名不好，就應了。賈璉叫賈芹：「跟了賴大爺去罷！聽着他教你，你就跟着他。」說罷，賈芹又叩了一個頭，跟着賴大出去。到了沒人的地方兒，又給賴大叩頭。賴大說：「我的老爺，你太鬧的不像了！不知得罪了誰，鬧出這個亂兒！你想想，誰和你不對罷？」賈芹想了一回，並無不對的人，只得無精打彩，跟着賴大走回。未知如何抵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通靈寶玉知奇禍

却說賴大帶了賈芹出來，一宿無話，靜候賈政回來。單是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，都喜歡的了不得，欲要到各處逛遊，明日預備進宮，不料賴大便吩咐了看園的婆子並小廝看守，惟給了些飯食，却是一步不許走開。那些女孩子摸不着頭腦，只得坐着，等到天亮。園裏各處的丫頭，雖都知道拉進女尼們來，預備宮裏使喚，却也不

能深知原委。

到了明日早起，賈政正要下班，因堂上發下兩省城工估銷冊子，立刻要查核，一時不能回家，便叫人回來告訴賈璉，說：「賴大回家，你務必查問明白，該如何辦，就如何辦了，不必等我。」賈璉奉命，先替賈芹喜歡，又想道：「若是辦得一點影兒都沒有，又恐老爺生疑，不如回明太太，討個主意辦去，便是不合老爺的心，我也不至擔甚干係。」主意定了，進內去見王夫人，陳說：「昨日老爺見了揭帖生氣，把芹兒和女尼女道等都叫進府來查辦，今日老爺沒空問這種不成體統的事，叫我來回太太，該怎麼便怎麼樣，我所以來請示太太，這件事如何辦理。」

王夫人聽了詫異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若是芹兒這麼樣起來，這還成僧們家的人了麼？但只是這個貼帖兒的也可惡，這些話可是混嚼說得的麼？你到底問了芹兒，有這件事沒有呢？」

賈璉道：「剛纔也問過了，太太想別說他幹了沒有，就是幹了，一個人幹了混帳事，也肯應承麼？但我想芹兒也不敢行此事，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娘，一時要叫的，倘或鬧出事來，怎麼樣呢？依姪兒的主見，要問也不難，若問出來，太太怎麼個辦法呢？」

王夫人道：「如今那些女孩子在那裏？」賈璉道：「都在園裏鎖着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姑娘們知道不知道？」賈璉道：「大約姑娘們也都知道是預備宮裏頭的話，外頭並沒提起別的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是這些東西，一刻也是留不得的，頭裏我原要打發他們去着呢，都是你們說留着好，如今不是弄出事來了麼？你竟叫賴大把那些女子帶去，細細的問他，本家有人沒有，將文書查出，花上幾十兩銀子，僱隻船，派個妥當人送到本地，一概連文書發還了，也落得無事。若是爲着一兩個不好，個個都押着他們還俗，那又太作孽了，若在這裏發給官媒，雖然我們不要身價，他們弄去賣錢，那裏顧人的死話呢？芹兒呢，你便狠狠的說他一頓，除了祭祀喜慶，無事叫

他不用到這裏來。看仔細，碰在老爺氣頭兒上，那可就喫不了兜着走了！並說與帳房兒裏，把這一項錢糧檔子銷了。還打發個人到水月庵說老爺的諭，除了上坟燒紙，若有本家爺們到他那裏去，不許接待；若再有一點不好風聲，連老姑子一並攆出去。」

賈璉一一答應了出去，將王夫人的話告訴賴大，說：「是太太主意，叫你這麼辦去。辦完了，告訴我去回太太。你快辦去罷。回來老爺問你，也接着太太的話回去。」賴大聽說，便道：「我們太太真是個佛心，這班東西，還着人送回去，既是太太好心，不得不挑個好人。芹哥兒竟交給二爺發開了罷。那個貼帖兒的奴才，想法兒查出來，重重的收拾他纔好！」

賈璉點頭說：「是了。」即刻將賈芹發落。賴大也趕着把女尼等領出，接着主意辦去了。晚上賈政回家，賈璉賴大回明賈政。賈政本是省事的人，聽了也便丟開手了。獨有那些無賴之徒，聽得賈府發出二十四個女孩子出來，那個不想，究竟那些人能發回家不能，未 knowing 着落，亦難虛擬。

且說紫鵲因黛玉漸好，園中無事，聽見女尼等預備宮裏使喚，不知何事，便到賈母那邊打聽打聽。恰遇着鴛鴦下來閒着，坐下說閒話兒，提起女尼的事，鴛鴦詫異道：「我並沒有聽見，回來問問二奶奶就知道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傅試家兩個女人過來，請賈母的安。鴛鴦要陪了上去，那兩個女人因賈母正睡，响覺就與鴛鴦說了一聲兒回去了。紫鵲問：「這是誰家差來的？」鴛鴦道：「好討人嫌，家裏有了一個女孩兒，生得好些，便獻寶的似的，常常在老太太面前誇他家姑娘長得怎麼好，心地怎麼好，禮貌上又能說話兒又簡捷，做活計兒手兒又巧，會寫會算，尊長上頭最孝敬的，就是待下人也是極和平的。」——來了就編這麼一大套，常常說給老太太聽，我聽着很煩，這幾個老婆子真討人嫌，我們老太太偏愛聽那些個話，老太太也罷了，還有寶玉，素常見了老婆子，便很厭煩的，偏見了他們家的老婆子，便不厭煩。你說奇也不奇？前兒還來說他們姑娘現有多少人家

兒來求親，他們老爺總不肯應；心裏只要和僧們這種人家作親纔肯。一回誇獎，一回奉承，把老太太的心都說活了。」紫鵲聽了一呆，便假意道：「若老太太喜歡，爲什麼不就叫寶玉定了呢？」

鴛鴦正要說出原故，聽見上頭說：「老太太醒了。」鴛鴦趕着上去，紫鵲只得起身出來，回到園裏，一頭走，一頭想道：「天下莫非只有一個寶玉，你也想他，我也想他……我們家的那一位，越發癡心起來了！看他的那個神情兒，是一定在寶玉身上的了。三番五次的病，可不是爲着這個是什麼？這家裏金的銀的還鬧不清，若再添一個什麼傅姑娘，更了不得了！我看寶玉的心，也在我們那一位的身上！聽着鴛鴦的說話，竟是見一個愛一個的。這不是我們姑娘白操了心了麼……」

紫鵲本是想着黛玉往下一想，連自己也不得注意了，不免掉下淚來。要想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，又怕他煩惱，若看着他這樣，又可憐見兒的。左思右想，一時煩躁起來，自己啐自己道：「你替人說什麼憂！就是林姑娘真配了寶玉，他的那性情兒，也是難服侍的。寶玉性情雖好，又是貪多嚼不爛的。我倒勸人不必瞎操心，我自己纔是瞎操心呢！從今以後，我盡我的心服侍姑娘，其餘的事全不管。」這麼一想，心裏倒覺清淨。

回到瀟湘館來，見黛玉獨自一人坐在炕上，理從前做過的詩文詞稿。擡頭見紫鵲進來，便問：「你到那裏去了？」紫鵲道：「我今兒瞧瞧姐妹們去。」黛玉道：「敢是找襲人姐姐去麼？」紫鵲道：「我找他做什麼？」

黛玉一想：「這話怎麼順嘴說了出來？」反覺不好意思，便啐道：「你找誰與我什麼相干！倒茶去罷。」紫鵲也心裏暗笑，出來倒茶，只聽見園裏的人一聲聲亂嚷，不知何故，一面倒茶，一面叫人去打聽。回來說道：「怡紅院裏的海棠本來萎了幾棵，也沒人去澆灌他。昨日寶玉走去瞧，見枝頭上好像有了蓓兒似的人，都不信，沒有理他。忽然今日開得很好的海棠花，衆人詫異，都爭着去看。連老太太，太太都鬧動了，來瞧花兒呢！所以大奶奶叫人收拾園裏敗葉枯枝。這些人在那裏傳說。」

黛玉也聽見了，知道老太太來，便更了衣，叫雪雁去打聽：『若是老太太來了，卽來告訴我。』雪雁去不多時，便來說：『老太太，好些人都來了，請姑娘就去罷。』黛玉略自照了一照鏡子，掠了一掠鬢髮，便扶着紫鵲到怡紅院來。已見老太太坐在寶玉常臥的榻上，黛玉便說道：『請老太太安。』退後便見了邢王二夫人。回來與李執，探春，惜春，岫煙，彼此問了好，只有鳳姐因病未來。史湘雲因他叔叔調任回京，接了家去，薛寶琴跟他姊姊家去住了，李家姊妹，因見園內多事，李嬌娘帶了在外居住，所以黛玉今日見的，只有數人。

大家說笑了一回，講究這花開得古怪。賈母道：『這花兒應在三月裏開的，如今雖是十一月，因節氣遲，還算十月，應着小陽春的天氣，這花開，因爲和暖是有的。』王夫人道：『老太太見的多，說得是，也不爲奇。』邢夫人道：『我聽見這花已經萎了一年，怎麼這回不應時候兒開了？必有個原故。』李執笑道：『老太太與太太說的都是，據我的糊塗想頭，必是寶玉有喜事來了，此花先來報信。』

探春雖不言語，心內想：『此花必非好兆，大凡順者昌，逆者亡，草木知運，不時而發，必是妖孽……』只不好說出來。獨有黛玉聽說是喜事，心裏觸動，便高興說道：『當初田家有荆樹一棵，三個弟兄分了家，那荆樹便枯了；後來感動了他弟兄們，仍舊歸在一處，那荆樹也就榮了。可知草木也隨人的。如今二哥哥認真念書，舅舅喜歡，那棵樹也就發了。』賈母、王夫人聽了喜歡，便說：『林姑娘比方得有理，很有意思。』

正說着，賈赦、賈政、賈環、賈蘭都進來看花。賈赦便道：『據我的主意，把他砍去，必是花妖作怪。』賈政道：『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。不用砍他，隨他去就是了。』賈母聽見，便說：『誰在這裏混說？人家有喜事好處，什麼怪不怪？若有好事，你們享去；若是不好，我一個人當去，你們不許混說。』賈政聽了，不敢言語，越趨的，同賈赦等走了出來。

那賈母高興，叫人傳話到廚房裏，快快預備酒席，大家賞花。叫：『寶玉，環兒，蘭兒，各人做一首詩誌喜。』林姑娘

的病纔好，不要他費心，若高興，給你們改改。」李紈道：「你們都陪我喝酒。」李紈答應了是，便笑對探春道：「都是你鬧的。」探春道：「饒不叫我們做詩，怎麼說我鬧的？」李紈道：「海棠社不是你起的麼？如今那棵海棠也要來入社了。」大家聽着都笑了。

一時擺上酒菜，一面喝着，彼此都要討老太太的歡喜，大家說些與頭話。寶玉上來斟了酒，便立成四句詩，寫出來，念與賈母聽道：

海棠何事忽摧墮？今日繁花爲底開？應是北堂增壽考，一陽旋復占先梅。

賈環也寫了來，念道：

草木逢春當茁芽，海棠未發候偏差。人間奇事知多少？冬月開花獨我家。

煙凝媚色春前萎，霜浥微紅雪後開。莫道此花知識淺，欣榮預佐合歡杯。

賈母聽畢，便說：「我不大懂詩，聽去倒是蘭兒的好，環兒做得不好，都上來吃飯罷。」

寶玉看見賈母喜歡，更是興頭，因想起：「晴雯死的那年，海棠死的，今日海棠復榮，我們院內這些人，自然都好；但是晴雯不能像花的死而復生了……」頓覺轉喜爲悲，忽又想起前日巧姐說鳳姐要把五兒補入，「或此花爲他而開，也未可知……」却又轉悲爲喜，依舊說笑。

賈母還坐了半天，然後扶了珍珠回去了。王夫人等跟着過來，只見平兒笑嘻嘻的迎上來，說：「我們奶奶知道老太太在這裏賞花，自己不得來，叫奴才來服侍老太太，太太們還有兩正紅，送給寶二爺包裹這花，當作賀禮。」襲人過來接了，呈與賈母看。賈母笑道：「偏是鳳丫頭行出點事兒來，叫人看着又體面，又新鮮，很有趣兒！」襲人笑着向平兒道：「回去替寶二爺給二奶奶道謝，要有喜，大家喜。」賈母聽了，笑道：「噯，我還忘了呢！」

鳳丫頭雖病着，還是他想到，送得也巧！一面說着，衆人就隨着去了。

平兒私與襲人道：「奶奶說這花開得奇怪，叫你鉅塊紅絢子掛掛，便應在喜事上去了；以後也不必只管當作奇事混說。」襲人點頭答應，送了平兒出去不題。

且說那日寶玉本來穿着一襲圓的皮襖在家歇息，因見花開，只管出來看一回，賞一回，嘆一回，愛一回，心中無數悲喜離合都弄到這株花上去了；忽然聽說賈母要來，便去換了一件狐腋箭袖，罩一件元狐腿外褂，出來迎接賈母。匆匆穿換，未將「通歸寶玉」掛上。及至後來賈母去了，仍舊換衣，襲人見寶玉脖子上沒有掛着，便問：「那塊玉呢？」

寶玉道：「剛纔忙亂換衣，摘下來放在炕桌上，我沒有帶。」襲人回看桌上，並沒有玉，便向各處找尋，蹤影全無，嚇得襲人滿身冷汗。寶玉道：「不用着急，少不得在屋裏的。問他們就知道了。」

襲人當作麝月等藏起，嚇他頑，便向麝月等笑着說道：「小蹄子們頑呢，到底有個頑法。把這件東西藏在那裏了？別真弄丟了，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！」麝月等都正色道：「這是那裏的話？頑是頑，笑是笑，這個事非同兒戲，你可別混說！你自己昏了心了！想想罷，想想攔在那裏了。這會子又混賴人了！」

襲人見他這般光景，不像是頑話，便着急道：「皇天菩薩！小祖宗到底你擺在那裏去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記得明明放在炕桌上的，你們到底找啊！」襲人、麝月、秋紋等也不敢叫人知道，大家偷偷兒的各處搜尋。開了大半天，毫無影響，甚至翻箱倒籠，實在沒處去找，便疑到方纔這些人進來，不知誰檢了去了。

襲人說道：「進來的，誰不知道這玉是性命似的東西呢？誰敢檢了去呢？你們好歹先別聲張，快到各處問去。若有姐妹們檢着嚇我們頑呢，你們給他叩頭，要了回來，若是小丫頭偷了去，問出來，也不同上頭，不論把什麼送他換了出來，都使得的。這可不是小事，真要丟了這個，比丟了寶二爺的還利害呢！」

麝月、秋紋，剛要往外走，襲人又趕出來囑咐道：「頭裏在這裏吃飯的，倒別先問去，找不着，再惹出些風波來，更不好了。」麝月等依言，分頭各處追問。人人不曉，個個驚疑。麝月等回來，俱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覷。寶玉也嚇怔了。襲人急的只是乾哭，找是沒處找，回又不敢回。怡紅院裏的人，嚇得個個像木雕泥塑一般。

大家正在發獸，只見各處知道的都來了。探春叫把園門關上，先命個老婆子帶着兩個丫頭，再往各處去尋去；一面又叫告訴衆人：「若誰找出來，重重的賞銀。」大家一則要脫干係，二則聽見重賞，不願命的混找了一遍。甚至於茅廁裏都找到。誰知那塊玉竟像繡花鍼兒一般，找了一天，竟無影響。

李執急了，說：「這件事不是頑的！我要說句無禮的話了。」衆人道：「什麼呢？」李執道：「事情到了這裏，也顧不得了。現在園裏除了寶玉，都是女人，要求各位姐姐妹妹姑娘都要叫跟來的丫頭脫了衣服，大家搜一搜。若沒有，再叫丫頭們去搜那些老婆子並粗使的丫頭。」大家說道：「這話也說得有禮，現在人多手亂，魚龍混雜，倒是這麼一來，你們也洗洗清。」探春獨不言語。

那些丫頭們，也都願意洗淨自己。先是平兒起。平兒說道：「打我先搜起。」於是各人自己解懷，李執一氣兒混搜。

探春噴着李執道：「大嫂子！你也學那起不成材料的樣子來了！那個人既偷去了，還肯藏在身上？況且這件東西，在家裏是寶，到了外頭，不知道的是廢物，偷他做什麼，我想來必是有人使促狹。」衆人聽說，又見環兒不在這裏，昨兒是他滿屋裏亂跑，都疑到他身上，只是不肯說出來。

探春又道：「使促狹的，只有環兒。你們叫個人去悄悄的叫了他來，背地裏哄着他，叫他拿出來，然後嚇着他，叫他不用聲張，這就完了。」大家點頭稱是。

李執便向平兒道：「這件事還是得你去纔弄得明白。」平兒答應，就趕着去了。不多時，同了賈環來了。衆人

假意裝出沒事的樣子，叫人送了碗茶，擱在裏間屋裏。衆人故意搭趣走開，原叫平兒哄他。平兒便笑着問賈環道：「你二哥哥的玉丟了，你瞧見了沒有？」

賈環便急得紫漲了臉，瞪着眼，說道：「人家丟了東西，你怎麼又叫我來查問，疑我！我是犯過案的賊麼？」平兒見這樣子，倒不敢再問，便又陪笑道：「不是這麼說。怕三爺要拿了去嚇他們，所以白問問瞧見了沒有，好叫他們找。」賈環道：「他的玉在他身上，看見不看見該問他，怎麼問我？捧着他的人多着，咧得了什麼不來問我，丟了東西就來問我！」說着，起身就走。衆人不好攔他。

這裏寶玉倒急了，說道：「都是這勞什子鬧事，我也不要他了！你們也不用鬧了！環兒一去，必是噪得滿院裏都知道了，這可不是鬧事了麼！」襲人等急得又哭道：「小祖宗！你看這玉丟了沒要緊，若是上頭知道了，我們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！」說着，便號咷大哭起來。衆人更加着急，明知此事掩飾不來，只得要商議定了話，回來好回賈母諸人。

寶玉道：「你們竟也不用商議，硬說我砸了就完了。」平兒道：「我的爺，好輕巧話兒！上頭要問爲什麼砸的呢？他們也是個死啊！倘或要起砸破的渣兒來，那又怎麼樣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不然，便說我前日出門丟了。」衆人一想：「這句話倒還混得過去，但是這兩天又沒上學，又沒往別處去。」寶玉道：「怎麼沒有，大前兒還到臨安伯府裏聽戲去了呢，便說那日丟的。」探春道：「那也不妥，既是前日丟的，爲什麼當日不來回？」

衆人正在胡思亂想，要裝點撒謊，只聽得趙姨娘的聲音，哭着喊着走來說：「你們丟了東西，自己不找，怎麼叫人背地裏拷問環兒？我把環兒帶了來，索性交給你們這一起湊上水的該殺該剛，隨你們罷！」說着，將環兒一推，說：「你是個賊！快快的招罷！」氣得賈環也哭喊起來。

李執正要勸解，丫頭來說：「太太來了。」襲人等此時無地可容，寶玉等趕忙出來迎接。趙姨娘暫且也不敢

作聲，跟了出來。王夫人見衆人都有驚惶之色，纔信方纔聽見的話，便道：「那塊玉真丟了麼？」衆人都不敢作聲。王夫人走進屋裏坐下，便叫襲人，慌得襲人連忙跪下，含淚稟。王夫人道：「你起來，快快叫人細細找去，一忙亂倒不好了。」襲人哽咽難言。

寶玉生恐襲人直告訴出來，便說道：「太太，這事不與襲人相干。是我前日到臨安伯府那裏聽戲，在路上丟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爲什麼那日不找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怕他們知道，沒有告訴他們。我叫焙茗等在外頭各處找過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胡說如今脫換衣服，不是襲人他們服侍的麼？」大凡哥兒出門回來，手巾荷包，短了還要查個明白，何況這塊玉不見了，便不問的麼？」寶玉無言可答。

趙姨娘聽見，便得意了，忙接過口道：「外頭丟了東西，也賴環兒？」話未說完，被王夫人喝道：「這裏說這個，你且說那些沒要緊的話。」趙姨娘便不敢言語了。還是李執探春從實的告訴了王夫人一遍。王夫人也急得淚如雨下，索性要回明賈母，去問邢夫人那邊跟來的這些人去。

鳳姐病中，也聽見寶玉失玉，知道王夫人過來，料躲不住，便扶了豐兒來到園裏。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，鳳姐嬌怯怯的說：「請太太安。」寶玉等過來問了鳳姐好。王夫人因說道：「你也聽見了麼？這可不是奇事麼？剛纔眼錯不見就丟了，再找不着。你去想想打從老太太那邊丫頭起，至你們平兒，誰的手不穩？誰的心促狹？我要回了老太太，認真的查出來纔好。不然，是斷了寶玉的命根子了。」

鳳姐回道：「咱們家人多手雜，自古說的：『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』那裏保得住誰是好的？但是一噪鬧，已經都知道了。偷玉的人，若叫太太查出來，明知是死無葬身之地，他着了急，反要毀壞了滅口，那時可怎麼處呢？據我的糊塗想頭，只說寶玉本不愛他，擱丟了，也沒有什麼要緊，只要大家嚴密些，別叫老太太老爺知道，這麼說了，暗暗的派人去各處察訪，哄騙出來，那時玉也可得，罪名也好定。不知太太心裏怎麼樣？」

王夫人遲了半日，纔說道：『你這話雖也有理，但只是老爺跟前怎麼瞞的過呢？』便叫環兒過來道：『你二哥的玉丟了，白問了你一句，怎麼你就亂鬧？若是鬧破了，人家把那個毀壞了，我看你活得活不得！』賈環嚇得哭道：『我再不敢鬧了！』趙姨娘聽了，那裏還敢言語。

王夫人便吩咐衆人道：『想來自然有沒找到的地方兒，好端端的在家裏的，還怕他飛到那裏去不成？只是不許聲張。限襲人三天內給我找出來。要是三天找不着，只怕也瞞不住，大家那就不用過安靜日子了！』說着，便叫鳳姐兒跟到邢夫人那邊，商議緝緝不題。

這裏李執等紛紛議論，便傳喚看園子的一千人來，叫把園門鎖上，快傳林之孝家的來，悄悄兒的告訴了他，叫他：『吩咐前後門上三天之內，不論男女下人，從裏頭可以走動，要走出去時，一概不許放出。只說裏頭丟了東西，待這東西有了着落，然後放人出來。』

林之孝家的答應了，因說：『前次奴才家裏也丟了一件不要緊的東西，林之孝必要明白，上街去找了一個測字的，那人叫做什麼劉鐵嘴，測了一個字，說的很明白。回來接着一找便找着了。』襲人聽見，便央及林家的道：『好林奶奶出去快求林大爺替我們問去！』

那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出去了。邢岫煙道：『若說那外頭測字占卦的，是不中用的。我在南邊聞妙玉能扶乩，何不煩他問一問？况且我聽見說，這塊玉原有仙機，想來問得出來。』衆人都詫異道：『僧們常見的從沒有聽他說起。』麝月便忙求岫煙道：『想來別人求他是不肯的，好姑娘！我給姑娘叩個頭，求姑娘就去。若問出來了，我一輩子總不忘你的恩。』說着，趕忙就要叩下頭去。岫煙連忙攔住，黛玉等也都慇懃着，岫煙速往櫺翠庵去。一面林之孝家的進來說道：『姑娘們大喜，林之孝測了字，回來說：這玉是丟不了的，將來橫豎有人送來還的。』衆人聽了，也都半信半疑，惟有襲人、麝月、喜歡的，了不得。探春便問：『測的是什麼字？』林之孝家的道：『

他的話多，奴才也學不上來。記得是拈了個賞人東西的「賞」字。那劉鐵嘴也不問，便說：「丟了東西不是？」李執道：「這就算好。」林之孝家的道：「他還說：「『賞』字上頭一個『小』字，底下一個『口』字，這件東西，很可嘴裏放得，必是個珠子寶石。」衆人聽了，誇讚道：「真是神仙往下怎麼說？」

林之孝家的道：「他說：「底下一『貝』字拆開，不成一個『見』字，可不是不見了？」因上頭拆了「當」字，叫快到當舖裏找去。」「賞」字加一「人」字，可不是「償」字？只要找着當舖就有人，有了人便贖了來，可不是償還了麼？」衆人道：「既這麼着，就先往左近找起，橫豎幾個當舖都找遍了，少不得就有了。僧們有了東西，再問人就容易了。」李執道：「只要東西，那怕不問人都使得。」林嫂子，煩你就把測字的話快去告訴二奶奶，回了太太，先叫太太放心，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。」林家的答應了便走。

衆人略安了一點兒神，呆呆的等岫煙回來。正呆等，只見跟寶玉的焙茗在門外招手兒，叫小丫頭子快出來。那小丫頭趕忙的出去了。焙茗便說道：「你快進去告訴我們二爺和裏頭太太，奶奶，姑娘們，天大喜事！」那小丫頭道：「你快說罷，怎麼這麼累贅？」焙茗笑着拍手道：「我告訴姑娘，姑娘進去回了，僧們兩個人都得賞錢呢！你打量什麼寶二爺的那塊玉呀，我得了准信來了！」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五回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瘋癲

話說焙茗在門口和小丫頭子說寶玉的玉有了，那小丫頭急忙回來告訴寶玉。衆人聽了，都推着寶玉出去問他，衆人在廊下聽着。寶玉也覺放心，便走到門口問道：「你那裏得了快拿來。」焙茗道：「拿是拿不來的，還得託人做保去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快說是怎麼得的，我好叫人取去。」

焙茗道：「我在外頭，知道林爺爺去測字，我就跟了去。我聽見說在當舖裏找，我沒等他說完，便跑到幾個當

鋪裏去找。比給他們瞧。有一家便說有。我說：「給我罷。」那鋪子裏要票子。我說：「當多少錢？」他說：「三百錢的也有，五百錢的也有。前兒有一個人拿這麼一塊玉，當了三百錢去；今兒又有人也拿一塊玉，當了五百錢去。」

寶玉不等他說完，便道：「你快拿三百五百錢去取了來。我們挑着，看是不是。」裏頭襲人便啞道：「二爺不用理他。我小時候兒聽見我哥哥常說，有些人賣那些小玉兒，沒錢用，便去當，想來是家家當舖裏有的。」衆人正在聽得詫異，被襲人一說，想了一想，倒大家笑起來，說：「快叫二爺進來罷，不用理那糊塗東西了。他說的那些玉，想來不是正經東西。」寶玉正笑着，只見岫煙來了。

原來岫煙走到櫺翠庵，見了妙玉，不及閒話，便求妙玉扶乩。妙玉冷笑幾聲，說道：「我與姑娘往來，爲的是姑娘不是勢利場中的人。今日怎麼聽了那裏的謠言，過來纏我？況且我並不曉得什麼叫「扶乩」。」說着，將要不理。岫煙懊悔此來，知他脾氣是這麼着的，一時我已說出不好白回去，又不好與他質證，他會扶乩的話，只得陪着笑，將襲人等性命關係的話說了一遍，見妙玉略有活動，便起身拜了幾拜。

妙玉歎道：「何必爲人作嫁？但是我進京以來，素無人知。今日你來破例，恐將來纏我不休。」岫煙道：「我也一時不忍，知你必是慈悲的，便是將來他人求你，願不願在你，誰敢相強？」妙玉笑了一笑，叫道：「婆焚香，在箱子裏找出沙盤，乩架，書了符，命岫煙行禮祝告畢，起來同妙玉扶着乩。不多時，只見那仙乩疾書道：

噫！來無跡，去無蹤，青埂峯下倚古松。欲追尋，萬里重，入我門來一笑逢！

書畢，停了乩，岫煙便問：「請的是何仙？」妙玉道：「請的是楞仙。」

岫煙錄了出來，請教妙玉解識。妙玉道：「這個可不能，連我也不懂。你快拿去，他們的聰明人多着呢。」岫煙只得回來，進入院中，各人都問：「怎麼樣了？」岫煙不及細說，便將所錄乩語，遞與李執衆姊妹及寶玉看着，都

解的是：「一時要我是找不着的，然而丟是丟不了的，不知幾時不找便出來了。但是青埂峯不知在那裏？」

李執道：「這是仙機隱語，他們家裏那裏跑出青埂峯來？必是誰怕查出，擦在松樹的山子石底下，也未可定。獨是「入我門來」這句，到底是入誰的門呢？」黛玉道：「不知請的是誰？」岫煙道：「楞仙」探春說道：「若是仙家的門，便難入了。」

襲人心裏着急，便捕風捉影的混找。沒有一塊石底下不找到，只是沒有。回到院中，寶玉也不問有無，只管傻笑。麝月着急道：「小祖宗，你到底是那裏丟的！說明了我們就是受罪，也在明處啊！」寶玉笑道：「我說外頭丟的，你們又不依。你如今問我，我知道麼？」

李執道：「今日從早起鬧起，已到三更來的天了。你瞧林妹妹已經撐不住，各自兒去了。我們也該歇歇兒了，明日再鬧罷。」說着，大家散去。寶玉即便睡下。可憐襲人等哭一回，想一回，一夜無眠，暫且不題。

且說黛玉先自回去，想起金玉的舊話來，反自歡喜，心裏也道：「和尚道士的話，真個信不得。果真「金玉」有緣，寶玉如何能把這玉丟了呢？或者因我之事，拆散了他們的金玉也未可知……」想了半天，更覺安心。把這一天的勞乏，竟不理會，重新倒看起書來。紫鵲倒覺身倦，連催黛玉睡下。

黛玉雖躺下，又想到海棠花上，說：「這塊玉原是胎裏帶來的，非比尋常之物，來去自有關係；若是這花主好事呢，不該失了這玉呀。看來此花開的不祥，莫非他有不吉之事……」不覺又傷心起來。又轉想到喜事上頭，此花又似應開，此玉又似應失。如此一悲一喜，直想到五更方睡着。

次日，王夫人等早派人到當舖裏去查問，鳳姐暗中設法找尋。一連找了幾天，總無下落。還喜賈母賈政未知，襲人等每日提心弔膽。寶玉也好幾天不上學，只是怔怔的不言不語，沒心沒緒的。王夫人只知他因失玉而起，也不着意。

那一日正在納悶，忽見賈璉進來請安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今日聽得軍機賈雨村打發人來告訴二老爺，說舅太爺陞了內閣大學士，奉旨來京，已定明年正月二十日宣麻，有三百里的文書去了。想舅太爺晝夜趲行，半個多月，就要到了。姪兒特來回太太知道。」

王夫人聽說，便欣喜非常，正想娘家入少，薛姨媽家又衰敗了，兄弟又在外任，照應不着，今日忽聽兄弟拜相回京，王家榮耀，將來寶玉都有倚靠，便把失玉的心，又略放開些了，天天只望兄弟來京。

忽一天賈政進來，滿臉淚痕，喘吁吁的說道：「你快去稟知老太太，即刻進宮，不用多人的，是你服侍進去！因娘娘忽得暴病，現在太監在外立等，他說太醫院已經奏明痰厥，不能醫治！」王夫人聽說，便大哭起來。

賈政道：「這不是哭的時候，快快去請老太太，說得寬緩些，不要嚇壞了老人家！」賈政說着，出來吩咐家人伺候。王夫人收了淚，去請賈母，只說元妃有病，進去請安。賈母念佛道：「怎麼又病了！前番嚇的我了不得，後來又打聽錯了。這回情願再錯了也罷！」王夫人一面回答，一面催鴛鴦等開箱取衣服穿戴起來。王夫人趕着回到自己房中，也穿戴好了，過來伺候。一時出廳上轎，進宮不題。

且說元春自選了鳳藻宮後，聖眷隆重，身體發福，未免舉動費力，每日起居勞乏，時發痰疾。因前時侍宴回宮，偶沾寒氣，勾起舊病。不料此回甚屬利害，竟至痰氣壅塞，四肢厥冷。一面奏明，即召太醫調治，豈知湯藥不進，連用通關之劑，並不見效。內宮憂慮，奏請預備後事，所以傳旨命賈氏椒房進見。

賈母王夫人遵旨進宮，見元妃痰塞口涎，不能言語。見了賈母，只有悲泣之狀，卻沒眼淚。賈母進前請安，說些寬慰的話。少時，賈政等職名遞進，宮嬪傳奏，元妃目不能顧，漸漸臉色改變。內宮太監，即要奏聞，恐派各妃看視。椒房姻戚，未便久羈，請在外宮伺候。賈母王夫人怎忍便離，無奈國家制度，只得下來，又不敢啼哭，惟有心內悲戚。朝門內官員有信不多時，只見太監出來，立傳欽天監，賈母便知不好，尚未敢動。

少刻，小太監傳諭出來，說：『賈娘娘薨逝！』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，元妃薨日，是十二月十九日，已交卯年寅月，存年三十一歲。賈母含悲起身，只得出宮上轎回家。賈政等亦已得信，一路悲悽到家中，邢夫人、李執鳳、姐、寶玉等出廳分東西迎著賈母，請了安，並賈政、王夫人請安，大家哭泣不題。

次日早起，凡有品級的，按貴妃喪禮，進內請安哭臨。賈政又是工部，雖按照儀注辦理，未免堂上又要周旋；他些同事又要請教他，所以兩頭更忙，非比從前太后與周妃的喪事了。但元妃並無所出，惟諡曰「賢淑貴妃」。此是王家制度，不必多贅。只講府中男女，天天進宮忙的什麼似的，幸喜鳳姐兒近日身子好些，還得出來照應家事；又要預備王子騰進京，接風賀喜。鳳姐胞兄王仁，知道叔叔入了內閣，仍帶家眷來京。鳳姐心內歡喜，便有些心病，有這些娘家的人來，便也撩開，所以身子倒覺比前好了些。

王夫人看見鳳姐照舊辦事，又把担子卸了一半，又眼見兄弟來京，諸事放心，倒覺安靜些。獨有寶玉，原は無職之人，又不念書，代儒學裏知他家內有事，也不來管他。賈政正忙，自然沒有空兒查他。想來寶玉趁此機會，竟可與姊妹們天天暢樂。不料他自失了玉後，終日懶怠走動，說話也糊塗了。並賈母等出門回來，有人叫他去請安，便去，沒人叫他，他也不動。襲人等懷着鬼胎，又不敢去招惹他，恐他生氣。每天茶飯，端到面前便吃，不來也不要。

襲人看這光景，不像是有氣，竟像是有病。襲人偷着空兒到瀟湘館告訴紫鵲，說是：『二爺這麼着，求姑娘給他開導開導。』紫鵲雖即告訴黛玉，只因黛玉想着親事上頭，一定是自己了，如今見了他，反覺不好意思。若是他來呢，原是小時在一處的，也難不理他。若說我去理他，斷斷使不得，所以黛玉不肯過來。

襲人又背地裏去告訴探春。那知探春心裏明白，知道海棠花開的怪異，寶玉失的更奇，接連着元妃姊姊薨逝，諒家道不祥，日日愁悶，那有心腸去勸寶玉。况兄妹們男女有關，只好過來一兩次。寶玉終是懶懶的，所以

也大不常來。

寶釵也知失玉。因薛姨媽那日應了寶玉的親事，回去便告訴了寶釵。薛姨媽還說：「雖是你姨媽說了我也沒有應准，說等你哥哥回來再定。你願意不願意？」寶釵反正面對母親道：「媽媽這話說錯了。女孩兒家的事，情是父母做主的。如今我父親沒了，媽媽應該做主的，再不然，問哥哥。怎麼問起我來？」所以薛姨媽更愛惜他，說他雖是從小嬌養慣的，却也生來的貞靜，因此在他面前，反不提起寶玉了。

寶釵自從聽此一說，把寶玉二字，自然更不提起了。如今雖然聽見失了玉，心裏也甚驚疑，倒不好問，只得聽旁人說去，竟像不與自己相干的。只有薛姨媽打發丫頭過來了幾次問信，因他自己的兒子薛蟠的事，焦心，只等哥哥進京，便好爲他出脫罪名。又知元妃已薨，雖然賈府忙亂，却得鳳姐好了，出來理家，也把賈家的事，療開了。只苦了襲人，雖然在寶玉跟前低聲下氣的伏侍勸慰，寶玉竟是不懂，襲人只有暗暗地着急而已。

過了幾日，元妃停靈寢廟，賈母等送殯，去了幾天。豈知寶玉一日，似一日，也不發燒，也不疼痛，只是吃不像吃，睡不像睡，甚至說話都無頭緒。那襲人、麝月等一發慌了，回過鳳姐幾次。鳳姐不時過來，起先道是找不着玉生氣，如今看他失魂落魄的樣子，只有日日請醫調治，煎藥喫了幾劑，只有添病的，沒有減病的。及至問他那裏不舒服，寶玉也不說出來。

直至元妃事畢，賈母特記寶玉，親自到園看視。王夫人也隨過來，襲人等忙叫寶玉出去請安。寶玉雖說是有病，每日原起來行動。今日叫他接賈母去，他依然仍是請安。惟是襲人在旁扶着指教。賈母見了，便道：「我的兒，我打諒你怎麼病着，故此過來瞧你。你依舊的模樣兒，我的心放了好些。」王夫人也自然是寬心的。但寶玉並不回答，只管嘻嘻的笑。

賈母等進屋坐下，問他的話，襲人教一句，他說一句，大不似往常，直是一個傻子似的。賈母愈看愈疑，便說：

我纔進來看時，不見有什麼病；如今細細一瞧，這病果然不輕，竟是神魂失散的樣子！到底因什麼起的呢？王夫人知事難瞞，又瞧瞧襲人那可憐的樣子，只得依着寶玉先前的話，將那往臨安伯府裏去聽戲時丟了這塊玉的話，悄悄的告訴了一遍，心裏也彷徨的很，生恐賈母着急，並說：『現在着人在四下裏找尋，求籤問卦，都說在當舖裏找，少不得找着的。』

賈母聽了，急的站起來，眼淚直流，說道：『這件玉，如何是丟得的！你們忒不懂事了！難道老爺，也是擦開手的不成！』王夫人知賈母着急，叫襲人等跪下，自己斂容低首回說：『媳婦恐老太太着急，老爺生氣，都沒敢回。』賈母咳嗽道：『這是寶玉的命根子，因丟了，所以他是這麼失魂喪魄的，還了得！況且這玉滿城裏都知道的，誰檢了去，肯叫你們找出來麼？叫人快快請老爺，我與他說！』那時嚇的王夫人，襲人等哀告道：『老太太這一生氣，回來老爺更了不得了。現在寶玉病着，交給我們儘命的找來就是了。』賈母道：『你們怕老爺生氣，有我呢。』便叫麝月傳人去請。

不一時，傳進話來說：『老爺謝客去了。』賈母道：『不用他也使得；你們便說我說的話，暫且也不用責罰下人。我便叫璉兒來，寫出賞格，懸在前日經過的地方，便說有人檢得送來者，情願送銀一萬兩；如有知人檢得送信找得者，送銀五千兩。如真有了，不可吝惜銀子。這麼一找，少不得就找出來了。若是靠着咱們家幾個人找，就找一輩子也不能得。』王夫人也不敢直言，賈母傳話告訴璉兒，叫他速辦去了。賈母便叫入將寶玉動用之物都搬到我那裏去。只派襲人、秋紋跟過去，餘者仍留園內看屋子。

寶玉聽了，總不言語，只是傻笑。賈母便攜了寶玉起身。襲人等攙扶出園，回到自己房中，叫王夫人坐下，着人收拾裏間屋內安置，便對王夫人道：『你知道我的意思麼？我爲的園裏人少，怡紅院裏的花樹，忽萎忽開，有些奇怪。前頭仗那一塊玉，能除邪祟，如今此玉丟了，生恐邪氣易侵，故我帶他出來，一塊兒住着。這幾天也不用叫

他出去。大夫來，就在這裏瞧。」

王夫人聽說，便接口道：「老太太想的自然是。如今寶玉同着老太太住了，老太太的福氣大，不論什麼都壓住了。」賈母道：「什麼福氣？不過我屋裏乾淨些，經卷也多，都可以念念定定心神。你問寶玉好不好？」

那寶玉見問，只是笑。襲人叫他說好，寶玉也就說好。王夫人見了這般光景，未免落淚。在賈母這裏，不敢出聲。賈母知王夫人着急，便說道：「你回去罷，這裏有我調停他。晚上老爺回來，告訴他不必來見我，不許言語就是了。」王夫人去後，賈母叫鴛鴦找些安神定魄的藥，按方吃了不提。

且說賈政當晚回家，在車內聽見道上人說道：「人要發財，也容易得很！那個問道：『怎麼見得？』這個人又道：『今日聽見榮府裏丟了什麼哥兒的玉了，貼着招帖兒，上頭寫着玉的大小式樣顏色，說有人檢了送去，就給一萬兩銀子，送信的還給五千呢！』」

賈政雖未聽得如此真切，心內詫異，急忙趕回，便叫門上的人問起那事來。門上的人稟道：「奴才頭裏也不知道今日晌午，璉二爺傳出老太太的話，叫人去貼帖兒，纔知道的。」賈政便歎氣道：「家道該衰，偏生養這麼一個孽障，纔養他的時候，滿街的謠言，隔了十幾年，略好了些，這會子又大張曉諭的找玉，成何道理！」說着忙走進裏頭去問王夫人。王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訴。賈政知是老太太的主意，又不敢違拗，只得抱怨王夫人幾句，又走出來，叫嘴着老太太背地裏揭了這個帖兒下來。豈知早有那些遊手好閒的人，揭了去了。

過了些時，竟有人到榮府門上，口稱送玉來的。家人們聽見，喜歡的了不得，便說：「拿來，我給你回去。」那人便從懷內掏出賞格來，指給門上人瞧道：「這不是你府上的帖子麼？寫明送玉來的，給銀一萬兩，二太爺，你們這會子瞧我窮，回來我得了銀子，就是個財主了！別這麼待理不理的！」門上人聽他說來的硬，說道：「你到底略給我瞧一瞧，我好給你回去。」那人初倒不肯，後來聽他說得有理，便掏出那玉，托在掌中一揚，說：「這是不

是？」衆家人原是在外服役，只知道有玉，也不常見，今日纔看見這玉的模樣兒了，急忙跑到裏面，搶頭報似的。

那日賈政賈赦出門，只有賈璉在家，衆人回明，賈璉還細問真不真，門上人口稱「親眼見過，只是不給奴才要見主子，一手交銀，一手交玉。」賈璉却也喜歡，忙去稟知王夫人，即便回明賈母，把個襲人樂得合掌念佛，賈母並不改口，一疊連聲：「快叫璉兒請那人到書房內坐下，將玉取來一看，即便送銀。」

賈璉依言，請那人進來，當客待他，用好言道謝：「要借這玉送到裏頭本人見了，謝銀分釐不短。」那人只得將一個紅綢子包兒送過去。賈璉打開一看，可不是那一塊晶瑩美玉嗎？賈璉素昔原不理論，今日倒要看看。看了半日，上面的字，也彷彿認得出來，什麼「除祟邪」等字。賈璉看了，喜之不盡，便叫家人伺候，忙忙的送與賈母。王夫人認去。

這會子驚動了合家的人，都等着爭看。鳳姐見賈璉進來，便劈手奪去，不敢先看，送到賈母手裏。賈璉笑道：「你這麼一點兒事，還不叫我獻功呢！」賈母打開看時，只見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，一面用手擦摸，鴛鴦拿上眼鏡兒來戴着一瞧，說：「奇怪，這塊玉倒是的，怎麼把頭裏的寶色都沒了呢？」王夫人看了一會子，也認不出，便叫鳳姐過來看。鳳姐看了道：「像倒像，只是顏色不大對，不如叫寶兄弟自己一看，就知道了。」襲人在旁，也看着未必是那一塊，只是盼得的心盛，也不敢說出不像來。

鳳姐於是從賈母手中接過來，同着襲人拿來給寶玉瞧。這時寶玉正睡着纔醒，鳳姐告訴道：「你的玉有了。」寶玉睡眼朦朧，接在手裏也沒瞧，便往地下一擽，道：「你們又來哄我了！」說着，只是冷笑。鳳姐連忙拾起來道：「這也奇了，怎麼你沒瞧就知道呢？」寶玉也不答言，只管笑。王夫人也進屋裏來了，見他這樣，便道：「這不用說了，他那玉原是胎裏帶來的一種古怪東西，自然他有道理，想來這個必是人見了帖兒，照樣做的。」大家此時恍然大悟。賈璉在外間屋裏聽見這話，便說道：「既不是，快些拿來給我問他去！人家這樣事，他敢

來鬼混！賈母嗚住道：「璉兒，拿了去給他，叫他去罷。那也是窮極了的人，沒法兒了，所以見我們家有這樣事，他便想着賺幾個錢，也是有的。如今白白的花了錢，弄了這個東西，又叫他們認出來了。依着我不要難爲他，把這玉還他，說不是我們的，賞給他幾兩銀子。外頭人知道了，纔肯有信兒就送來呢。若是難爲了這一個人，就有眞的，人家也不敢拿來了。」賈璉答應出去。那人還等着呢，半日不見人來，正在那裏心裏發虛，只見賈璉氣忿忿的走出來了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

瞞消息鳳姐設奇謀

洩機關顰兒迷本性

話說賈璉拿了那塊假玉，忿忿走出，到了書房。那個人看見賈璉的氣色不好，心裏先發了虛了，連忙站起來迎着。剛要說話，只見賈璉冷笑道：「好大膽！我把你這個混帳東西！這裏是什麼地方兒，你敢來掉鬼！」回頭便問：「小廝們呢？」外頭轟雷一般，幾個小廝齊聲答應。賈璉道：「取繩子去捆起他來，等老爺回來，回明了，把他送到衙門裏去！」衆小廝又一齊答應：「預備着呢。」嘴裏雖如此，却不動身。

那人先自嚇的手足無措，見這般勢派，知道難逃公道，只得跪下給賈璉叩頭，口口聲聲只叫：「老太爺別生氣！是我一時窮極無奈，纔想到這個沒臉的營生來。那玉是我借錢做的，我也不敢要了，只得孝敬府裏的哥兒頑罷。」說畢，連連叩頭。賈璉道：「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！這府裏希罕你那拐不了的浪東西！」

正鬧着，只見賴大進來，陪着笑，向賈璉道：「二爺別生氣了。拷他算個什麼東西？饒了他，叫他滾出去罷。」賈璉道：「實在可惡！」賴大賈璉，作好作歹。衆人在外頭都說道：「糊塗狗囊的，還不給爺和賴大爺叩頭呢！快快的滾罷！還等窩心脚呢！」那人趕忙叩了兩個頭，抱頭鼠竄而去。從此街上鬧動了：「賈寶玉」弄出「假寶玉」來了！」

且說賈政那日拜客回來，衆人因爲燈節底下，恐怕賈政生氣，已過去的事了，便也都不肯回。只因元妃的事，忙碰了好些時，近日寶玉又病着，雖有舊例家宴，大家無興，也無可記之事。到了正月十七日，王夫人正盼王子騰來京，只見鳳姐進來回說：「今日二爺在外聽得有人傳說我們家大老爺趕着進京，離城只二百多里地，在路上沒了。太太聽見了沒有？」王夫人吃驚道：「我沒有聽見！老爺昨晚也沒有說起！到底在那裏聽見的？」鳳姐道：「說是在樞密張老爺家聽見的。」王夫人怔了半天，那眼淚早流下來了，因拭淚說道：「回來再叫璉兒索性打聽明白了來告訴我！」鳳姐答應去了。

王夫人未免暗裏落淚，悲女哭弟，又爲寶玉耽憂。如此連三接二，都是不遂意的事，那裏攔得住，便有些心口疼痛起來。又加賈璉打聽明白了來，說道：「舅太爺是趕路勞乏，偶然感冒風寒。到了十里屯地方，延醫調治，無奈這個地方沒有名醫，誤用了藥，一劑就死了；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裏沒有？」

王夫人聽了，一陣心酸，便心口疼得坐不住，叫彩雲等扶了上炕，還扎揸着叫賈璉去回了賈政：「卽速收拾行裝，迎到那裏，幫着料理完畢，卽刻回來告訴我們，好叫你媳婦兒放心！」賈璉不敢違拗，只得辭了賈政起身。賈政早已知道，心裏很不受用，又知寶玉失玉以後，神志昏憤，醫藥無效，又值王夫人心疼，那年正值京察，工部將賈政保列一等，二月吏部帶領引見。皇上念賈政勤儉謹慎，卽放了江西糧道。卽日謝恩，已奏明起程日期。雖有衆親朋賀喜，賈政也無心應酬，只念家中人口不甯，又不敢耽延在家。正在無計可施，只聽見賈母那邊叫請老爺，賈政卽忙進去。看見王夫人帶着病，也在那裏，便向賈母請了安。賈母叫他坐下，便說：「你不日就要赴任，我有多少話與你說，不知你聽不聽？」說着，掉下淚來。賈政忙站起來說道：「老太太有話，只管吩咐，兒子怎敢不遵命呢？」

賈母咽哽着說道：「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，你又要做外任去，偏有你大哥在家，你又不能告親老，你這一

去了，我所疼的，只有寶玉；偏偏的又病得糊塗，還不知道怎麼樣呢！我昨日叫賴陞媳婦出去，叫人給寶玉算算命，這先生算得好靈，說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，必要沖沖喜纔好；不然，只怕保不住。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話，所以叫你來商量。你的媳婦也在這裏，你們兩個也商量商量。還是要寶玉好，呢？還是隨他去呢？」

賈政陪笑說道：「老太太當初疼兒子怎麼疼的；難道做兒子的就不會疼自己的兒子不成麼？只爲寶玉不肯上進，所以時常恨他；也不過是「恨鐵不成鋼」的意思。老太太既要給他成家，這也是該當的，豈有逆着老太太不疼他的理？如今寶玉病着，兒子也是不放心。因老太太不叫他見我，所以兒子也不敢言語。我到底瞧瞧寶玉是個什麼病。」

王夫人見賈政說着也有些眼圈兒紅，知道心裏是疼的，便叫襲人扶了寶玉見了他父親。襲人叫寶玉來請安，他便請了個安。賈政見他臉面很瘦，目先無神，大有瘋傻之狀，便叫人扶了進去。便想到：「自己也是望六的人了，如今又放外任，不知道幾年回來。倘或這孩子果然不好，一則老年無嗣，雖說有孫子，到底隔了一層；二則老太太最是疼寶玉的，若有差錯，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……」瞧王夫人一包眼淚，又想到他身上，復站起來說：「老太太這麼大年紀，想法兒疼孫子，做兒子的怎敢違拗？老太太主意該怎麼便怎麼就是了。但只姨太太那邊，不知說明白了沒有？」

王夫人便道：「姨太太是早應了的，只是蟠兒的事沒有結案，所以這些時總沒提起。」賈政又道：「這就是第一層難處了。他哥哥在監裏，妹子怎麼出嫁？況且貴妃的事，雖不禁婚嫁，寶玉應照已出嫁的姊妹，有九個月的功服，此時也難娶親。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已經奏明，不敢耽擱，這幾天怎麼辦呢？」

賈母想了一會，說的話果然不錯。若是等這幾件事過去，他父親又走了，倘或這病一天重似一天，怎麼辦好……只可越些禮辦了纔好……」想定主意，便說道：「你若給他辦呢，我自然有個道理，包管都礙不着。姨太太

那邊我和你媳婦親自過去求他。蟬兒那裏，我央蟬兒去告訴他，說是要救寶玉的命，諸事將就，自然應的。若說服裏娶親，當真使不得；況且寶玉病着，也不可教他成親，不過是沖沖喜。我們兩家願意，孩子們又有「金玉」的道理，婚是不用合的了。即挑了好日子，按着他們家分兒，過了禮，趕着挑個娶親日子，一概鼓樂不用，倒按宮裏的樣子，用十二對提燈，一乘八人轎子，擡了來，照南邊規矩拜了堂，一樣坐牀撒帳，可不是算娶了親了。賈寶玉頭心地明白，是不用慮的。內中又有襲人，也還是個妥妥當當的孩子。再有個明白人常勸他，更好。他又和寶玉頭合的來。

「再者，姨太太會說寶玉頭的「金鎖」，也有個和尚說過，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。焉知寶玉頭過來，不因「金鎖」倒招出他那塊玉來，也定不得。從此一天好似一天，豈不是大家的造化？這會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，鋪排起來。這屋子是要你派的，一概親友不請，也不排筵席。待寶玉好了，過了功服，然後再排席請人。這麼着，都趕的上。你也看見了他們小兩口兒的事，也好放心的去。」

賈政聽了，原不願意，只是賈母做主，不敢違命，勉強陪笑說道：「老太太想得極是，也很妥當。只是要吩咐家下衆人，不許噪鬧得裏外皆知。這要曉不是的。姨太太那邊，只怕不肯。若是果真應了，也只好按着老太太的主意辦法。」賈母道：「姨太太那邊有我呢，你去罷。」

賈政答應出來，心中好不自在。因赴任事多，部裏領憑，親友們薦人，種種應酬不絕，竟把寶玉的事聽憑賈母交與王夫人、鳳姐兒了。惟將榮禧堂後身，王夫人內屋旁邊一大跨所二十餘間房屋，指與寶玉，餘者一概不管。賈母定了主意，叫人告訴他去。賈政只說很好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寶玉見過賈政，襲人扶回裏間炕上，因賈政在外，無人敢與寶玉說話。寶玉便昏昏沈沈的睡去。賈母與賈政所說的話，寶玉一句也沒有聽見。襲人等却靜靜兒的聽得明白。頭裏雖也聽得些風聲，到底影響，只不見

方官員照料。昨日起身，回家眷回南去了。舅太太叫我回來請安問好。說如今想不到不能進京，有多少話不能說。聽見我大舅子要進京，若是路上遇見了，便叫他來到僧們這裏細細的說。」王夫人聽畢，其悲痛自不必言。鳳姐勸慰了一番，說：「請太太略歇歇，晚上來，再商量寶玉的事罷。」說畢，同了賈璉回到自己房中，告訴賈璉，叫他派人收拾新房不題。

一日，黛玉早飯後，帶着紫鵲，到賈母這邊來，一則請安，二則也爲自己散散悶。出了瀟湘館，走了幾步，忽然想起忘了手絹子來，因叫紫鵲回去取來，自己却慢慢的走着等他。剛走到沁芳橋那邊，山石背後——當日同寶玉葬花之處——忽聽一個人嗚嗚咽咽在那裏哭。黛玉終住腳聽時，又聽不出是誰的聲音，也聽不出哭的叨叨的是些什麼話，心裏甚是疑惑，便慢慢的走去，及到了跟前，却見一個濃眉大眼的丫頭在那裏哭呢。黛玉未見他時，還只疑府裏這些大丫頭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，所以來這裏發洩發洩，及至見了這個丫頭，却又好笑。因想到：「這種蠢貨，有什麼情種！自然是那屋裏作粗活的丫頭，受了大女孩子的氣了。」細瞧了一瞧，却不認得。

那丫頭見黛玉來了，便也不敢再哭，站起來拭眼淚。黛玉問道：「你好好的爲什麼在這裏傷心？」那丫頭聽了這話，又流淚道：「林姑娘你評評這個理，他們說話，我又不知道，我就錯說了一句話，我姐姐也不該就打我呀！」黛玉聽了，不懂他說的是什麼，因笑問道：「你姐姐是那一個？」那丫頭道：「就是珍珠姐姐。」黛玉聽了，纔知道他是賈母房裏的，因又問：「你叫什麼？」那丫頭道：「我叫傻大姐兒。」黛玉笑了一笑，又問：「你姐姐爲什麼打你？你說錯了什麼話了？」那丫頭道：「爲什麼呢？就是爲我們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。」

黛玉聽了這句話，如同一個疾雷，心頭亂跳，略定了定神，便叫這丫頭：「你跟了我這裏來。」那丫頭跟着黛玉到那畸角兒上葬桃花的去處，那裏很靜，黛玉因問道：「寶二爺娶寶姑娘，他爲什麼打你呢？」傻大姐道：

我們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了；因爲我們老爺要起身，說就趕着向姨太太商量，把寶姑娘娶過來罷，頭一宗，給寶二爺沖什麼喜，第二宗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又瞅着黛玉笑了一笑，纔說：「趕着辦了，還要給林姑娘說娶婆家呢。」

黛玉已經聽呆了。這丫頭只管說道：「我又不知道他們怎麼商量的，不叫人噪鬧，怕寶姑娘聽見害臊。我白和寶二爺屋裏的襲人姐姐說了一句：『帶們明兒更熱鬧了，又是寶姑娘，又是寶二奶奶，這可怎麼叫呢？』——林姑娘，你說我這話害着珍珠姐姐什麼了呢？他走過來就打了我一頓嘴巴，說我混說，不遵上頭的話，要攆我出去。我知道上頭爲什麼不叫言語呢？你們又沒告訴我，就打我。」說着，又哭起來。

那黛玉此時心裏，竟是油兒，醬兒，醋兒，倒在一處的一般。甜，苦，酸，鹹，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。停了一會兒，頭巍巍的說道：「你別混說了，你再混說，叫人聽見，又要打你了。你去罷。」說着，自己轉身要回瀟湘館去。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，兩隻脚却像踏着棉花一般，早已軟了，只得一步一步，慢慢的走將下來。走了半天，還沒到沁芳橋畔，脚下愈加軟了。走的慢，且又迷迷糊糊，信着脚從那邊繞過來，更添了兩箭地的路。這時剛到沁芳橋畔，却又不覺的順着堤往回裏走起來。

紫鵲取了絹子來，却不見黛玉。正在那裏看時，只見黛玉顏色雪白，身子恍恍惚惚的，眼睛也直直的，在那裏東轉西轉，又見一個丫頭，往前頭走了，離的遠，也看不出是那一個。心中驚疑不定，只得趕過來，輕輕的問道：「姑娘，怎麼又回去？是要往那裏去？」黛玉也模糊聽見，隨口應道：「我問問寶玉去。」紫鵲聽了，摸不着頭腦，只得攙着他到賈母這邊來。

黛玉走到賈母門口，心裏微覺明晰，回頭看見紫鵲攙着自己，便站住了，問道：「你作什麼來的？」紫鵲陪笑道：「我找了絹子來了。頭裏見姑娘在橋那邊呢，我趕着過去問姑娘，姑娘沒理會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打昏你來。」

「賈寶二爺來了呢，不然，怎麼往這裏走呢？」

紫鵲見他心裏迷惑，便知黛玉必是聽見那丫頭什麼話了，惟有點頭微笑而已；只是心裏怕他見了寶玉，——那一個已經是瘋瘋傻傻的，這個又這樣恍恍惚惚，——一時說出些不大體統的話來，那時如何是好？心裏雖如此想，却也不敢違拗，只得攙他進去。

那黛玉却又奇怪了：這時不似先前那樣輕了；也不用紫鵲打簾子，自己掀起簾子進來，却是寂然無聲；因賈母在房裏歇中，疊了頭們也有脫滑頭去的，也有打盹兒的，也有在那裏伺候老太太的，倒是襲人聽見簾子響，從屋裏出來一看，見是黛玉，便讓道：「姑娘屋裏坐罷。」

黛玉笑着道：「寶二爺在家麼？」襲人不知底裏，剛要答言，只見紫鵲在黛玉身後和他努嘴兒，指着黛玉，又搖搖手兒。襲人不解何意，也不敢言語。黛玉却也不理會，自己走進房來，看見寶玉在那裏坐着，也不起身讓坐，只瞧着嘻嘻的傻笑，黛玉自己坐下，却也瞧着寶玉笑。兩個人也不問好，也不說話，也不推讓，只管對着臉傻笑起來。

襲人看見這般光景，心裏大不得主意，只是沒法兒。忽然聽着黛玉說道：「寶玉，你爲什麼病了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爲林姑娘病了。」襲人、紫鵲兩個人，嚇得面色改變，連忙用言語來岔。兩個却又不答言，仍舊傻笑起來。襲人見了這樣，知道黛玉此時心中迷惑，不減於寶玉，因悄和紫鵲說道：「姑娘纔好了，我叫秋紋妹妹同着你攙回姑娘，歇歇去罷。」因回頭向秋紋道：「你和紫鵲姐姐送林姑娘去罷。你可別混說話。」秋紋笑着，也不言語，便來同着紫鵲，攙起黛玉。

那黛玉也就站起來，瞧着寶玉，只管點頭兒。紫鵲又催道：「姑娘，回家去歇歇罷。」黛玉道：「可不是？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。」說着，便回身笑着出來了，仍舊不用丫頭們攙扶，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飛快。紫鵲

秋紋，後面趕忙跟着走。

黛玉出了賈母院門，只管一直走去，紫鵲連忙攙住叫道：「姑娘，往這裏來。」黛玉仍是笑着，隨了往瀟湘館來。離門口不遠，紫鵲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可到了家了。」只這一句話沒說完，只見黛玉身子往前一栽，哇的一聲，一口血直吐出來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癡情 薛寶釵出閣成大禮

話說黛玉到瀟湘館門口，紫鵲說了一句話，更動了心，一時吐血來，幾乎暈倒，虧了還同着秋紋，兩個人攙扶着黛玉到屋裏來。那時秋紋去後，紫鵲、雪雁守着，見他漸漸甦醒過來，問紫鵲道：「你們守着哭什麼？」紫鵲見他說話明白，倒放了心了，因說：「姑娘剛纔打老太太那邊回來，身上覺着不大好，嚇的我們沒了主意，所以哭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那裏就能穀死呢？」這一句話沒完，又喘成一處。

原來黛玉因昨日聽得寶玉、寶釵的事情，這本是他數年的心病，一時急怒，所以迷惑了本性；及至回來，吐了這一口血，心中却漸漸的明白過來，把頭裏的事，一字也不記得了。這會子見紫鵲哭，方模糊想起「傻大姐」的話來。此時反不傷心，惟求速死，以完此債。

這裏紫鵲、雪雁，只得守着，想要告訴人去，怕又像上次招得鳳姐兒說他們失驚打怪的那知秋紋回去，神情慌張，正值賈母剛中覺起來，看見這般光景，便問：「怎麼了？」秋紋嚇的連忙把剛纔的事回了一遍，賈母大驚說：「這還了得？」連忙着人叫了王夫人、鳳姐過來，告訴了他婆媳兩個。鳳姐道：「我都嚇附到了，這是什麼人去走了風？這不更是一件難事了麼？」

賈母道：「且別管那些，先瞧瞧去，是怎麼樣了。」說着，便起身帶着王夫人、鳳姐等，過來看視。見黛玉顏色如

等並無一些血色神氣昏沈，氣息微細，半日又咳嗽了一陣，丫頭遞了痰盒，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，大家都慌了。只見黛玉微微睜眼，看見賈母在他旁邊，便喘吁吁的說道：「老太太，你白疼了我了……」

賈母一聞此言十分難受，便道：「好孩子，你養着罷，不怕的。」黛玉微微一笑，把眼又閉上了。外面丫頭進來，鳳姐道：「大夫來了。」於是大家略避。王大夫同着賈璉進來，診了脈，說道：「尚不妨事。這是鬱氣傷肝，肝不藏血，所以神氣不定。如今要用斂陰止血的藥，方可望好。」王大夫說完，同着賈璉出去開方取藥去了。

賈母看黛玉神氣不好，便出來告訴鳳姐等道：「我看這孩子的病，不是我呪他，只怕難好！你們也該替他預備預備，沖一沖，或者好了，豈不是大家省心，就是怎麼樣，也不至臨時忙亂。咱們家裏這兩天正有事呢。」鳳姐兒答應了。

賈母又問了紫鵲一回，到底不知是那個說的。賈母心裏只是納悶，因說：「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，好些是有的，如今大了，懂的人事，就該要分別些，纔是做女孩兒的本分，我纔心裏疼他。若是他心裏有別的想法，成了什麼人了呢？我可是白疼了他了。你們說了我倒有些不放心。」因回到房中，又叫襲人來問。襲人仍將前日回王夫人的話並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。

賈母道：「我方纔看他，却還不至糊塗。這個理，我就不明白了。咱們這種人家，別的事自然沒有的，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。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，我憑着花多少錢都使得；若是這個病，不但治不好，我也沒有心腸了。」

鳳姐道：「林妹妹的事，老太太不必掛心，橫豎有他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瞧看，倒是姑媽那邊的事要緊。今日早起，聽見說房子不差什麼，就妥當了。竟是老太太到姑媽那邊，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。就只一件，姑媽家裏有寶妹妹在那裏，難以說話，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來，咱們一夜都說結了，就好辦了。」賈母、王夫人

道：「你說的是。今日晚了，明日飯後，偕們娘兒們就過去。」說着，同賈母用了晚飯，鳳姐同王夫人各自歸房不提。

且說次日鳳姐吃了早飯過來，便要試試寶玉，走進裏間說道：「實兄弟大喜！老爺已擇了吉日，要給你娶親了！你喜歡不喜歡？」寶玉聽了，只管瞧着鳳姐笑，微微的點點頭兒。鳳姐笑道：「給你娶林妹妹過來，好不好？」寶玉却大笑起來，鳳姐看着，也斷不透他是明白是糊塗，因又問道：「老爺說你好了，就給你娶林妹妹呢？若還是這麼傻，便不給你娶了。」

寶玉忽然正色道：「我不傻，你纔傻呢！」說着，便站起來說：「我去瞧瞧林妹妹，叫他放心。」鳳姐忙扶住了，說：「林妹妹早知道了。他如今要做新娘子了，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娶過來，他到底是見我不見？」

鳳姐又好笑，又着忙，心裏想：「襲人的話不差！提了林妹妹，雖說仍舊說些瘋話，却覺得明白些。若真明白了，將來不是林姑娘，打破了這個燈虎兒，那饑荒纔難打呢……」便忍笑說道：「你好好兒的便見你，若是瘋瘋顛顛的，他就不見你了。」

寶玉說道：「我有一個心，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。他要過來，橫豎給我帶過來，還放在我肚子裏頭。」鳳姐聽着，竟是瘋話，便出來對着賈母笑。賈母聽了，又是笑，又是疼，便說道：「我早聽見了。如今且不用理他，叫襲人好好的安慰他，偕們走罷。」說着，王夫人也來了。

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裏，只說掛記着這邊的事，來瞧瞧薛姨媽感激不盡，說些薛蟠的話。吃了茶，薛姨媽纔要叫人告訴寶釵，鳳姐連忙攔住道：「姑媽不必告訴寶釵妹妹。」又向薛姨媽陪笑說道：「老太太此來，一則爲瞧姑媽，二則也有句要緊的話，特請姑媽到那邊商量。」薛姨媽聽了，點點頭兒說：「是了。」於是大家又說些閒

話，便回來了。

當晚，薛姨媽果然過來，見過了賈母，到了王夫人屋裏來，不免說起王子騰來，大家落了一回淚。薛姨媽便問道：「剛纔我到老太太那裏，寶哥兒出來請安，還好兒的，不過略瘦些，怎麼你們說得很利害？」

鳳姐便道：「其實也不怎麼樣，只是老太太懸心。目今老爺又要起身外任去，不知幾年纔回。老太太的意思，頭一件叫老爺看着寶兄弟成了家，也放心；二則也給寶兄弟沖沖喜，借寶妹妹的金鎖壓壓邪氣，這怕就好了。」

薛姨媽心裏也願意，只慮着寶釵委屈，便道：「也使得，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計較纔好。」

王夫人便接着鳳姐的話，和薛姨媽說，只說：「姨太太這會子家裏沒人，不如把妝奩一概蠲免，明日就打發蠟兒去告訴蠟兒，一面這裏過門，一面給他變法兒料那官事。」並不提寶玉的心事。又說：「姨太太既作了主，娶過來，早好一天，大家早放一天心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賈母使鴛鴦過來候信。薛姨媽雖忍寶釵委屈，然也沒法兒；又見這般光景，只得滿口應承。鴛鴦回去回了賈母，賈母也甚喜歡，又叫鴛鴦過來，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，不叫他受委屈。薛姨媽也答應了，便議定鳳姐夫婦作媒人。大家散了，王夫人姊妹，不免又敘了半夜話兒。

次日薛姨媽回家，將這邊的話細細的告訴了寶釵，還說：「我已經應承了。」寶釵始則低頭不語，後來便自垂淚。薛姨媽用好言勸慰，解釋了好些話。寶釵自回房內，寶琴隨去解悶。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，叫他「明日起身，一則打聽審詳的事，二則告訴你哥哥一個信兒，你即便回來。」

薛蝌去了四日，便回來回覆薛姨媽道：「哥哥的事，上司已經准了誤殺，一過堂就要題本了；叫僮們預備贖罪的銀子，妹妹的事，說媽媽做主很好的，趕着辦罷。」薛姨媽聽了一則薛蝌可以回家，二則完了寶釵的事，心裏安頓了好些，便是看着寶釵心裏好像不願意似的，「雖是這樣，他是女兒家，素來也孝順守禮的人，知我應

了，他也沒得說的。『便叫薛蝌：『辦泥金庚帖，填上八字，即叫人送到璉二爺那邊去，還問了過禮的日子來，你好預備。本來僭們不驚動親友，哥哥的朋友，是你說的，都是混帳人，親戚呢，就是賈王二家。如今賈家是男家，王家無人在京裏，史姑娘放定的事，他家沒有來請僭們，僭們也不用通知，倒是把張德輝請了來，託他照料些。他上幾歲年紀的人，到底懂事。』薛蝌領命叫人送信過去。』

次日賈璉過來見了薛姨媽，請了安，便說：『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，今日過來回姨太太，就是明日過禮罷。只求姨太太不要挑筋就是了。』說着，捧過通書來。薛姨媽也謙遜了幾句，點頭應允。賈璉趕着回去，回明賈政。賈政便道：『你回老太太說，既不叫親友們知道，諸事甯可簡便些，若是東西上，請老太太瞧了就是了，不必告訴我。』賈璉答應進內，將話回明賈母。

這裏王夫人叫了鳳姐，命人將過禮的物件都送與賈母過目，並叫襲人告訴寶玉。那寶玉又嘻嘻的笑着道：『這裏送到園裏，回來園裏又送到這裏，僭們的人送，僭們的人收，何苦來呢？』賈母、王夫人聽了，都喜歡道：『說他糊塗，他今日怎麼這麼明白呢？』

鴛鴦等忍不住好笑，只得上來，一件一件的，點明給賈母瞧。說：『這是金項圈，這是金珠首飾，共八十件。這是妝蟒四十疋，這是各色綉緞一百二十疋。這是四季的衣服，共一百二十件。外面也沒有預備羊酒，這是折羊酒的銀子。』賈母看了，都說好，輕輕的與鳳姐說道：『你去告訴姨太太，說不是虛禮，求姨太太等蟠兒出來，慢慢的叫人給他妹妹做來就是了。那好日子的被褥，還是僭們這裏代辦了罷。』

鳳姐答應了出來，叫賈璉先過去，又叫周瑞、旺兒等，吩咐他們：『不必走大門，只從園裏從前開的便門內送去。我也就過去。這門離瀟湘館還遠，倘別處的人見了，囑咐他們不用在瀟湘館裏提起。』衆人答應着，送禮而去。

寶玉認以爲真，心裏大樂，精神便覺得好些；只是語言總有些瘋傻，那過禮的回來都不提名說姓；因此，上下人等雖都知道，只因鳳姐吩咐，都不敢走漏風聲。

且說黛玉雖然服藥，這病日重一日。紫鵲等在旁苦勸道：「這事情到了這個分兒，不得不說了。姑娘的心事，我們都知道。至於意外之事，是再沒有的。姑娘不信，只拿寶玉的身子說起。這樣大病，怎麼做得親呢？姑娘別聽瞎說，自己安心保重纔好。」黛玉微微一笑，也不答言，又咳嗽數聲，吐出好些血來。

紫鵲等看去，只有一息奄奄，明知勸不過來，惟有守着流淚。天天三四趟去告訴賈母。鴛鴦測度賈母近日比前疼黛玉的心差了些，所以不常去回。况賈母這幾日的心都在寶釵、寶玉身上，不見黛玉的信兒，也不大提起，只請太醫調治罷了。

黛玉向來病着，自賈母起，直到姊妹們的下人，常來問候；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，連一個問的人都沒有，睜開眼，只有紫鵲一人自料萬無生理，因掙扎着向紫鵲說道：「妹妹，你是我最知心的，雖是老太太派你服侍我，這幾年，我拿你就當着我的親妹妹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氣又接不上來。

紫鵲聽了，一陣心酸，早哭得說不出話來。遲了半日，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說道：「紫鵲妹妹，我躺着不用，你扶起我來，靠着坐坐纔好。」紫鵲道：「姑娘的身上不大好，起來又要抖擻着了。」黛玉聽了，閉上眼，不言語了。一時又要起來，紫鵲沒法，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，兩邊用輦枕靠住。自己却倚在旁邊。黛玉那裏坐得住，下身自覺硌的疼，很命的掌着，叫過雪雁來道：「我的詩本子……」說着，又喘。

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稿，因找來送到黛玉面前。黛玉點點頭兒，又擡眼看那箱子，雪雁不解，只是發怔。黛玉氣的兩眼直瞪，又咳嗽起來，又吐了一口血。雪雁連忙回身取了水來。黛玉漱了，吐在盂內。紫鵲用絹子給他拭了嘴，黛玉便拿那絹子指着箱子，又喘成一處，說不上來，閉了眼。紫鵲道：「姑娘歪歪兒罷。」黛玉又搖

搖頭兒。紫鵲料是要絹子，便叫雪雁開箱，拿出一塊白綾絹子來。黛玉瞧了，撩在一邊，便勁說道：『有字的？』紫鵲這纔明白過來，要拿那塊詩的舊帕，只得叫雪雁拿出來，遞給黛玉。

紫鵲勸道：『姑娘歇歇罷。何苦又勞神？等好了再瞧瞧。』只見黛玉接到手裏，也不瞧詩，硬掙着，伸出那隻手來，狠命的撕那絹子，却是只有打顫的分兒，那裏撕得動。紫鵲早已知他是恨寶玉，却也不敢說破，只說：『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氣？』

黛玉點點頭兒，掖在袖裏，便叫雪雁點燈，雪雁答應，連忙點上燈來。黛玉瞧瞧，又閉了眼坐着，喘了一會子，又道：『籠上火盆……』紫鵲打諒他冷，因說道：『姑娘躺上，多蓋一件罷。那炭氣只怕耽不住。』黛玉又搖頭兒。雪雁只得籠上，擱在地下火盆架上。黛玉點頭，意思叫挪到炕上來。雪雁只得端上來，出去拿那張火盆坑桌。

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，紫鵲只是兩只手的扶着他。黛玉這纔將方纔的絹子拿在手中，瞅着那火點點頭兒，往上一撩，紫鵲嚇了一跳，方欲搶時，兩隻手却不敢動。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。此時那絹子已經燒着了。紫鵲勸道：『姑娘這是怎麼說呢！』

黛玉只作不聞，回手又把那詩稿拿起來瞧了瞧，又撩下了。紫鵲怕他也要燒，連忙將身倚住黛玉，騰出手來拿時，黛玉又早拾起，撩在火上。此時紫鵲却殼不着，乾急。雪雁正拿進桌子來，看見黛玉一撩，不知何物，趕忙搶時，那紙沾火就着，如何能說少待，早已烘烘的着了。雪雁也顧不得燒手，從火裏抓起來，撩在地下亂踏，却已燒得所餘無幾了。

那黛玉把眼一閉，往後一仰，幾乎不省，把紫鵲壓倒。紫鵲連忙叫雪雁上來，將黛玉扶着放倒，心裏突突的亂跳，欲要叫人時，天又晚了，欲不叫人時，自己同着雪雁和鸚哥等幾個小丫頭，又怕一時有什麼變故，好容易熬了一夜。到了次日早起，覺黛玉又緩過一點兒來。飯後，忽然大嘔又吐，又緊起來。

紫鵲看着不好了，連忙將雪雁等叫進來看守，自己却來回賈母。那知道了賈母上房，靜悄悄的，只有二三個老媽媽和幾個做粗活的丫頭在那裏看屋子呢。紫鵲因問道：「老太太呢？」那些人都說：「不知道。」紫鵲聽這話詫異，遂到寶玉屋裏去看，也竟無人。遂問屋裏的丫頭，也說不知。

紫鵲已知八九，但這些人怎麼竟這樣很冷淡……又想到黛玉這幾天竟連一個人問的也沒有，越想越悲，索性激起一腔悶氣來，一扭身便出來了。自己想了又想：「今日倒要看看寶玉是何形狀！看他見了我怎麼樣過的去！那一年我說了一句謊話，他就急病了，今日竟公然做出這件事來！可見天下男子之心，真是冰寒雪冷，令人切齒的……」

一面走，一面想，早已來到怡紅院，只見院門虛掩，裏面却又寂靜的很。紫鵲忽然想到：「他要娶親，自然是有新房子的，但不知他這新房子在何處……」正在那裏徘徊瞻顧，看見墨雨飛跑，紫鵲便叫住他。墨雨過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姐姐在這裏做什麼？」紫鵲道：「我聽見寶二爺娶親，我要來看看熱鬧兒，誰知不在這裏。也不知是幾兒？」墨雨悄悄的道：「我這話，只告訴姐姐——你可別告訴雪雁他們，上頭吩咐了，連你們都不叫知道呢。就是今日夜裏娶，那裏是在這裏，老爺派連二爺另收拾了房子了。」說着，又問：「姐姐有什麼事麼？」紫鵲道：「沒什麼事，你去罷。」墨雨仍舊飛跑去了。

紫鵲自己發了一回歇，忽然想起黛玉來，這時候還不知是死是活，因兩淚汪汪，咬着牙，發狠道：「寶玉，我看他明兒死了，你算是躲的過，不見了你，你過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兒，拿什麼臉來見我！」一面哭，一面走，嗚嗚咽咽的，自回去了。

還未到瀟湘館，只見兩個小丫頭在門裏往外探頭探腦的。一眼看見紫鵲，那一個便叫道：「那不是紫鵲姐姐來了麼？」紫鵲知道不好了，連忙擺手兒不叫嚷，趕忙進去看時，只見黛玉肝火上炎，兩頰紅赤，紫鵲覺得不

妥，叫了黛玉的奶媽王奶奶來一看，他便大哭起來。

這紫鵲因王奶奶有些年紀，可以仗個膽兒，誰知竟是個沒主意的人，反倒把紫鵲弄得心裏七上八下。忽然想起一個人來，便命小丫頭急忙去請。你道是誰？原來紫鵲想起李宮裁是個孀居，今日寶玉結親，他自然迴避。況且園中諸事，向係李執料理，所以打發人去請他。

李執正在那裏給賈蘭改詩，冒冒失失的，見一個丫頭進來回說：「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！那裏都哭呢！」李執聽了，嚇了一大跳，也不及問了，連忙站起身來便走。素雲、碧月跟着一頭走着，一頭落淚，想着：「姊妹們在一處一場，更兼他那容貌才情，真是穿二少雙，惟有青女素娥可以鬢髻一二，竟這樣小小的年紀，就作了一北邙鄉女！」徧徧鳳姐想出一條「偷梁換柱」之計，自己也不好過瀟湘館來，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，真真可憐可歎……」

一頭想着，已走到瀟湘館的門口。裏面却又寂然無聲，李執倒着起忙來。想來必是已死，都哭過了；「那衣衾妝裹未知妥當了沒有……」連忙三步兩步，走進屋子來。裏間門口一個小丫頭已經看見，便說：「大奶奶來了。」紫鵲忙往外走，和李執走了一個對面。李執忙問：「怎麼樣？」紫鵲欲說話時，惟有喉中哽咽的分兒，却一字說不出。那眼淚一似斷綫珍珠一般，祇將一隻手回過去指着黛玉。

李執看了紫鵲這般光景，更覺心酸，也不再問。連忙走過來看時，那黛玉已不能言。李執輕輕叫了兩聲，黛玉却還微微的開眼，似有知識之狀，但只眼皮嘴唇，微有動意，口內尚有出入之息，却要一句話，一點淚，也沒有了。李執回身見紫鵲不在跟前，便問雪雁。雪雁道：「他在外頭屋裏呢。」

李執連忙出來，只見紫鵲在外頭空床上躺着，顏色青黃，閉了眼，只管流淚。那鼻涕眼淚，把一個砌花錦邊的石子，已溼了碗大的一片。李執連忙喚他，那紫鵲纔慢慢的睜開眼，欠起身來。李執道：「傻丫頭，這是什麼時候

且只顧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裳，還不拿出來給他換上，還等多早晚呢？難道他個女孩兒家，你還叫他赤身露體，精着來光着去麼？紫鵲聽了這句話，一發止不住痛哭起來。李執一面也哭，一面着急，一面拭淚，一面拍着紫鵲的肩膀，說：「好孩子，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！快着收拾他的東西罷！再遲一會子就了不得了！」

正鬧着，外邊一個人慌慌張張跑進來，倒把李執嚇了一跳。看時，却是平兒跑進來，看見這樣，只是默磕頭的發怔。李執道：「你這會子不在那邊，做什麼來了？」說着，林之孝家的也進來了。平兒道：「奶奶不放心，叫來瞧瞧。既有大奶奶在這裏，我們奶奶就只顧那一頭兒了。」李執點點頭兒。平兒道：「我也見見林姑娘。」說着，一面往裏走，一面早已流下淚來。

這裏李執因和林之孝家的道：「你來的正好，快出去瞧瞧去，告訴管事的，預備林姑娘的後事。妥當了，叫他來回我，不用到那邊去。」林之孝家的答應了，還站着。李執道：「還有什麼話呢？」林之孝家的道：「剛纔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，那邊用紫鵲姑娘使喚使喚呢。」

李執還未答言，只見紫鵲道：「林奶奶，你先請罷！等着人死了，我們自然是出去的，那裏用這麼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却又不好了，因又改說道：「况且我們在這裏守着病人，身上也不潔淨。林姑娘還有氣兒呢，不時的叫我。」李執在旁邊解說道：「當真的，林姑娘和這丫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，倒是雪雁是他南邊帶來的，他倒不理會，惟有紫鵲，我看他兩個一時也離不開。」

林之孝家的頭裏聽了紫鵲的話，未免不受用，被李執這番一說，却也沒的說。又見紫鵲哭得淚人一般，只好瞧着他微微一笑，因又說道：「紫鵲姑娘這些閒話，倒不要緊，只是他却說得，我可怎麼回老太太呢？——况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的麼？」

正說着，平兒擦着眼淚出來道：「告訴二奶奶什麼事？」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。平兒低了一回

頭說：『這麼着罷，就叫雪姑娘去罷。』李執道：『他使得麼？』平兒走到李執耳邊說了幾句。李執點點頭兒道：『既是這麼着，就叫雪雁過去也是一樣的。』

林之孝家的因問平兒道：『雪姑娘使得麼？』平兒道：『使得都是一樣。』林之孝家的道：『那麼姑娘就叫雪姑娘跟我過去。我先過去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——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，回來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。』李執道：『是了，你這麼大年紀，連這麼點事還不擔呢？』林家的笑道：『不是不擔頭一宗，這件事，老太太和二奶奶辦的，我們都不能很明白再者，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。』

說着，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。原來雪雁因這幾日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麼，便也把心冷淡了。況且聽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，也不敢不去。連忙收拾了頭，平兒叫他換了新鮮衣服，跟着林家的去了。隨後平兒又和李執說了幾句話，李執又囑咐平兒打那麼催着林之孝家的叫他男人快辦了來。

平兒答應着出來，轉了個彎子，看見林家的帶着雪雁在前頭走呢，趕忙叫住道：『我帶了他去罷，你先告訴林大爺辦林姑娘的東西去罷。奶奶那裏，我替回就是了。』那林家的答應着去了。這裏平兒帶了雪雁到了新房子裏回明了自去辦事。

却說雪雁看見這般光景，想起他家姑娘，也未免傷心。只是在賈母、鳳姐跟前，不敢說出。因又想到：『也不知我作什麼，我且瞧瞧。』寶玉成日家和我們姑娘好的蜜裏調油，這時候總不見面了，也不知是真病假病……怕我們姑娘不依他，假說丟了玉，妝出傻子樣兒來，叫我們姑娘寒了心，他好娶寶姑娘的意思……我看看他去。看他見了我，不依他，難道今兒還妝傻麼……』一面想着，已溜到裏間屋子門口，偷偷兒的瞧。

這時寶玉雖因失玉昏憤，但只聽見娶了黛玉為妻，真乃是從古至今，天上人間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了。那身子頓覺健旺起來，祇不過不似從前那般靈透。所以鳳姐的妙計，百發百中，巴不得即見黛玉，盼到今日完姻。

這裏寶玉便叫襲人快快給他妝新；坐在王夫人屋裏，看見鳳姐、尤氏，忙忙碌碌，再盼不到吉期，只管問襲人道：「林妹妹打園裏來，爲什麼這麼費事，還不來？」襲人忍着笑道：「等好時辰就來。」又聽見鳳姐與王夫人道：「雖然有服，外頭不用鼓樂，咱們南邊規矩要拜堂的，冷清清使不得。我傳了家裏學過音樂學過戲子的那些女人來吹打熱鬧些。」王夫人點頭說：「使得。」

一時，大轎從大門進來，家裏細樂迎出去，十二對宮燈排着進來，倒也新鮮雅致。僕相請了新人出轎，寶玉見新人蒙着蓋頭，喜娘披紅扶着，下手扶新人的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雪雁。寶玉看見雪雁，猶想：「因何紫鵲不來，倒是他呢……」又想到：「是了，雪雁原是他南邊家裏帶來的，紫鵲仍是我們家的，自然不必帶來。」因此，見了雪雁，竟如見了黛玉的一般歡喜。僕相贊禮，拜了天地，請出賈母，受了四拜，後請賈政夫婦。登堂行禮畢，送入洞房。還有坐牀撒帳等事，俱是按金陵舊例。賈政原爲賈母作主，不敢違拗，不信沖喜之說。那知今日寶玉居然像個好人一般，賈政見了，倒也喜歡。

那新人坐了牀，便要揭起蓋頭的。鳳姐早已預備，故請賈母、王夫人等進去照應。寶玉此時到底有些傻氣，便走到新人跟前說道：「妹妹，身上好了好些，天不見了，蓋着這勞什子做什麼？」欲待要揭去，反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來。寶玉又轉念一想道：「林妹妹是愛生氣的，不可造次……」又歇了一歇，仍是按捺不住，只得上前揭了。喜娘接去蓋頭，雪雁走開，鶯兒等上來伺候。寶玉睜眼一看，好像寶釵，心中不信，自己一手持燈，一手擦眼一看，可不是寶釵麼？只見他盛妝豔服，豐肩軟體，鬢低鬢蹊，眼瞶息微，真是荷粉露垂，杏花煙潤了。

寶玉發了一回怔，又見鶯兒立在旁邊，不見了雪雁。寶玉此時心無主意，自己反以爲是夢中了，呆呆的只管

站着。衆人接過燈去，扶了寶玉仍舊坐下，兩眼直視，半語全無。賈母恐他病發，親自扶他上牀。鳳姐、尤氏請了寶釵進入裏間牀上坐下，寶釵此時自然是低頭不語。

寶玉定了一回神，見賈母、王夫人坐在那邊，便輕輕的叫襲人道：「我是在那裏呢？這不是做夢麼？」襲人道：「你今日好日子，什麼夢不夢的混說！老爺可在外頭呢？」寶玉悄悄兒的，拿手指着道：「坐在那邊這一位美人兒是誰？」襲人握了自己的嘴，笑的說不出話來。歇了半日，纔說道：「是新娶的二奶奶。」衆人都回過頭去，忍不住的笑。

寶玉又道：「好糊塗！你說「二奶奶」到底是誰？」襲人道：「寶姑娘。」寶玉道：「林姑娘呢？」襲人道：「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，怎麼混說起林姑娘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剛纔不是看見林姑娘了麼？還有雪雁呢？怎麼說沒有你們這都是做甚麼頑呢？」鳳姐便走上來，輕輕的說道：「寶姑娘在屋裏坐着呢！別混說回來得罪了他老太太不依的。」

寶玉聽了，這會子糊塗更利害了。本來原有昏憤的病，加以今夜神出鬼沒，更叫他不得主意，便也不顧別的了；口口聲聲，只要找林妹妹去。賈母等上前安慰，無奈他只是不懂，又有寶釵在內，又不好明說。知寶玉舊病復發，也不講明，只得滿屋裏點起安息香來，定住他的神魂，扶他睡下。衆人鴉雀無聲。

停了片時，寶玉便昏沉睡去，賈母等纔得略略放心，只好坐以待旦，叫鳳姐去請寶釵安歇。寶釵置若罔聞，也便和衣在內暫歇。賈政在外，未知內裏原由，只就方纔眼見的光景想來，心下倒放寬了。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，略歇了一歇。衆人賀喜送行，賈母見寶玉睡着，也回房去暫歇。

次日賈政辭了宗祠，過來拜別賈母，稟稱：「不孝遠離，惟願老太太順時頤養！兒子一到任所，即修稟請安，不必掛念。寶玉的事，已經依了老太太完結，只求老太太完結，只求老太太完結。」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，並不將寶玉復病的話

說起，只說：『我有一句話：寶玉昨夜完姻，並不是同房；今日你起身，必該叫他遠送纔是。他因病沖喜，如今纔好些，又是昨日一天勞乏，出來恐怕着了風，故此問你：你叫他送呢？我即刻去叫他；你若疼他，我就叫人帶了他來。你見見，叫他給你叩頭就算。』賈政道：『叫他送什麼？只要他從此以後認真念書，比送我還喜歡呢。』賈母聽了，又放了一條心，便叫賈政坐着，叫鴛鴦去如此如此……『帶了寶玉，叫襲人跟着來。』鴛鴦去了不多一會，果然寶玉來了，仍是叫他行禮，他便行禮。寶玉見了父親，神志略斂些，片時清楚，也沒什麼大差。賈政吩咐了幾句，寶玉答應了。賈政叫人扶他回去了。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，又切實的叫王夫人管叫兒子，『斷不可如前驕縱。明年鄉試，務必叫他下場。』

王夫人一一的聽了，也沒提起別的，即忙命人扶了寶釵過來，行了新婦送行之禮，也不出房。其餘內眷，俱送至二門而回。賈珍等也受了一番訓飭。大家舉酒送行，一班子弟及晚輩親友，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。不言賈政起程赴任，且說寶玉回來，舊病陡發，更加昏憤得很。連飲食也不能進了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八回

苦絳珠魂歸離恨天

病神瑛淚灑相思地

話說寶玉見了賈政，回至房中，更覺頭昏腦悶，懶待動彈，連飯也沒喫，便昏沉睡去。仍舊延醫診治，服藥不效，索性連人也認不明白了。大家扶着他坐起來，還是像個好人，一連鬧了幾天。那日恰是「回九」之期，若不過去，薛姨媽臉上過不去。若說去呢，寶玉這般光景，賈母明知是爲黛玉而起，欲要告訴明白，又恐氣急生變。寶釵是新媳婦，又難勸慰，必得姨媽過來纔好。若不同九，姨媽嗔怪，便與王夫人鳳姐商議道：『我看寶玉竟是魂不守舍，起虧是不怕的。用兩乘小轎，叫人擡着，從園裏過去，應了回九的吉期，以後請姨媽過來安慰寶釵，偕們一

心一計的調治寶玉，可不兩全？」

王夫人答應了，即刻預備。幸虧寶釵是新媳婦，寶玉是個瘋傻的，由人撥弄過去了。寶釵也明知其事，心裏只怨母親辦得糊塗，事已至此，不肯多言。獨有薛姨媽看見寶玉這般光景，心裏懊悔，只得草草完事。到家，寶玉越加沉重。次日，連起坐都不能了。日重一日，甚至湯水不進。薛姨媽等忙了手腳，各處遍請名醫，皆不識病源。只有城外破寺中住着個窮醫，姓畢，別號知庵的，診得病源是悲喜激射，冷暖失調，飲食失時，憂忿滯中，正氣壅閉。此內傷外感之症。於是度量用藥。至晚服了二更後，果然省些人事，便要水喝。賈母、王夫人等纔放了心，請薛姨媽帶了寶釵，都到賈母那裏，暫且歇息。

寶玉片時清楚，自料難保。見諸人散後，房中只有襲人，因喚襲人至跟前，拉着手哭道：「我問你寶姊妹怎麼來的？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妹過來，怎麼被寶姊妹趕了去了？他爲什麼霸佔住在這裏？我要說呢，又恐怕得罪了他。你們聽見林妹妹哭得怎麼樣了？」襲人不敢明說，只得說道：「林姑娘病着呢。」

寶玉又道：「我瞧瞧他去。」說着，要起來。豈知連日飲食不進，身子那能動轉，便哭道：「我要死了！我有一句心裏的話，只求你回明老太太，橫豎林妹妹也是要死的。我如今也不能保。兩處兩個病人，都要死的。死了越發難張羅，不如騰一處空房子，趁早將我同林妹妹兩個擡在那裏，活着也好，一處醫治服侍，死了也好，一處停放。你依我這話，不枉了幾年的情分。」

襲人聽了這些話，便哭的哽噎氣噎，寶釵恰好同了鶯兒過來，也聽見了。便說道：「你放着病不保養，何苦說這些不吉利的話？老太太纔安慰了些，你又出事來。老太太一生疼你一個，如今八十多歲的人了，雖不圖你的封誥，將來你成了人，老太太也看着樂一天，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。太太更是不必說了一生的心血精神，扶養了你這一個兒子，若是半途死了，太太將來怎麼樣呢？我雖是命薄，也不至於此——據此三件看來，你便

「要死，那天也不容你死的；所以你是不能死的。只管安穩着。養個四五天後，風邪散了，太和正氣一足，自然這些邪病都沒有了。」

寶玉聽了，竟是無言可答。半晌，方纔嘻嘻的笑道：「你是好些時不和我說話了，這會子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？」寶釵聽了這話，便又說道：「實告訴你說罷：那兩日你不知人事的時候，林妹妹已經亡故了！」寶玉忽然坐起來，大聲詫異道：「果真死了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果真死了。豈有紅口白舌說人死的呢？老太太、太太知道你姊妹和睦，你聽見他死了，自然你也要死，所以不肯告訴你。」

寶玉聽了，不禁放聲大哭，倒在牀上。忽然眼前漆黑，辨不出方向。心中正自恍惚，只見眼前好像有人走來，寶玉茫然問道：「借問此是何處？」那人道：「此是陰司泉路。你壽未終，何故至此？」寶玉道：「適間有一故人已死，遂尋訪至此，不覺迷途。」那人道：「故人是誰？」寶玉道：「姑蘇林黛玉。」那人冷笑道：「林黛玉生不同人，死不同鬼，無魂無魄，何處尋訪？凡人魂魄聚而成形，散而成氣，生前聚之，死則散焉。常人尚無可尋訪，何況林黛玉呢？汝快回去罷。」

寶玉聽了，呆了半晌，道：「既云死者散也，又如何有這個「陰司」呢？」那人冷笑道：「那「陰司」說有便有，說無就無，皆爲世俗溺於生死之說，設言以警世。」又道：「上天深怒愚人，或不守分安常，或生祿未終自行夭折，或嗜淫慾，尙氣逞凶，無故自殞者，特設此地獄，因其魂魄受無邊的苦，以償生前之罪。汝尋黛玉，是無故自陷也。且黛玉已歸太虛幻境，汝若有心尋訪，潛心修養，自然有時相見，如不安生，即以自行夭折之罪，囚禁陰司，除父母外，欲圖一見黛玉，終不能矣。」那人說畢，袖中取出一石，向寶玉心口擲來。

寶玉聽了這話，又被石子打着心窩，嚇的卽欲回家，只恨迷了道路。正在躊躇，忽聽那邊有人喚他。回首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賈母、王夫人、寶釵、襲人等圍繞哭泣，叫着，自己仍舊躺在牀上。見案上紅燈，窗前皓月，依然錦繡

夢中繁華世界。定神一想，原來竟是一場大夢。渾身冷汗，覺得心內清爽。仔細一想，真正無可奈何，不過長歎數聲而已。

寶釵早知黛玉已死，因賈母等不許衆人告訴寶玉知道，恐添病難治，自己却深知寶玉之病實因黛玉而起，失玉次之，故趁勢說明，使其一痛決絕，神魂歸一，庶可療治。賈母、王夫人等，不知寶釵的用意，深怪他造次。以後見寶玉醒過來，方纔放心，立即到外書房，請了畢大夫進來診視。那大夫進來診了脈，便道：『奇怪！這回脈氣沉靜，神安鬱散，明日進調理的藥，就可以望好了。』說着出去，衆人各自安心散去。

襲人起初深怨寶釵不該告訴，惟是口中不好說出，鴛兒背地也說寶釵道：『姑娘忒性急了。』寶釵道：『你知道什麼？好歹橫豎有我呢。』那寶釵任人誹謗，並不介意，只窺察寶玉心病，暗下鍼砭。

一日，寶玉漸覺神志安定。雖一時想起黛玉，尚有糊塗，更有襲人緩緩的將『老爺選定的寶姑娘，爲人和厚，嫌林姑娘秉性古怪，原恐早夭，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，病中着急，所以叫雪雁過來哄你』的話，時常勸解，寶玉終是心酸落淚，欲待尋死，又想着夢中之言，又恐老太太太生氣，又不能擦開，又想黛玉已死，寶釵又是第一等人物，方信『金玉姻緣』有定，自己也解了好些。寶釵看來不妨大事，於是自己心也安了，只在賈母、王夫人等前盡行過家庭之禮，後便設法以釋寶玉之憂。寶玉雖不能時常坐起，亦常見寶釵坐在床前，禁不住生來舊病。寶釵每以正言勸解，以『養身要緊，你我既爲夫婦，豈在一時』之語安慰他。

那寶玉心裏雖不順遂，無奈日裏賈母、王夫人及薛姨媽等輪流相伴，夜間寶釵獨去安寢，賈母又派人服侍，只得安心靜養。又見寶釵舉動溫柔，也就漸漸的將愛慕黛玉的心腸，略移在寶釵身上。——此是後話。

却說寶玉成家的那一日，黛玉白日已經昏暈過去，却心頭口中一絲微氣不斷，把個李紈和紫鵲哭的死去活來。到了晚間，黛玉却又緩過來了。微微睜開眼，似有要水要湯的光景。此時雪雁已去，只有紫鵲和李紈在旁。

紫鵲便端了一盞桂元湯和的梨汁，用小銀匙灌了兩三匙。黛玉閉了眼，靜養了一會子，覺得心裏似明似暗的。此時李執見黛玉略緩，明知是「迴光返照」的光景，却料着還有一半能耐，自己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。

這裏黛玉睜開眼一看，只有紫鵲和奶媽並幾個小丫頭在那裏，便一手攥了紫鵲的手，使着勁說道：「我是不中用的人了！你服侍我幾年，我原指望他們兩個總在一處，不想我……」說着，又喘了一會子，閉了眼歇着。紫鵲見他攥着不肯鬆手，自己也不敢挪動。看他的光景，比早半天好些，只當還可以回轉，聽了這話，又寒了半截。

半天，黛玉又說道：「妹妹！我這裏並沒親人，我的身子是乾淨的，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又閉了眼不言語了。那手却漸漸緊了，喘成一處，只是出氣大，入氣小，已經促疾的很了。紫鵲慌了，連忙叫人請李執，可巧探春來了，紫鵲見了，忙悄悄的說道：「三姑娘！瞧瞧林姑娘罷！」說着，淚如雨下。探春過來，摸了摸黛玉的手，已經涼了，連目光也都散了。

探春、紫鵲正哭着，叫人端水來，給黛玉擦洗。李執趕忙進來了。三個人纔見了，不及說話，剛擦着，猛聽黛玉直聲叫道：「寶玉！寶玉！你好……」說到「好」字，便渾身冷汗，不作聲了。紫鵲等急忙扶着，那汗愈多，那身子便漸漸的冷了。探春、李執叫人亂着攏頭穿衣，只見黛玉兩眼一翻，嗚呼！

香魂一縷隨風散，愁緒三更入夢遙！

當時黛玉氣絕，正是寶玉娶寶釵的這個時辰，紫鵲等都大哭起來。李執、探春，想他素日的可疼，今日更加可憐，也便傷心痛哭。因瀟湘館離新房子甚遠，所以那邊並沒聽見。

一時，大家痛哭了一陣，只聽得遠遠一陣音樂之聲，側耳一聽，却又沒有了。探春、李執，走出院外再聽時，惟有

竹梢風動，月影移牆，好不淒涼冷淡。一時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，將黛玉停放畢，派人看守，等明早去回鳳姐。

鳳姐因見賈母、王夫人等忙亂，賈政起身，又爲寶玉昏憤更甚，正在着急異常之時，若是又將黛玉的凶信一回，恐賈母、王夫人愁苦交加，急出病來，只得親自到園，到了瀟湘館內，也不免哭了一場。見了李執、探春，知道諸事齊備，便說：『很好，只是剛纔你們爲什麼不言語，叫我着急？』探春道：『剛纔送老爺，怎麼好說呢？』鳳姐道：『這倒是你們兩個可憐他些。這麼着，我還得那邊去招呼那個冤家呢。但是這件事好累贅，若是今日不回，使不得；若回，又恐怕老太太攔不住。』李執道：『你去見機行事，得回再回方好。』鳳姐點頭忙忙的去。

鳳姐到了寶玉那裏，聽見大夫說不妨事，賈母、王夫人略覺放心，鳳姐便背了寶玉，緩緩的將黛玉的事回明了。賈母、王夫人聽得都嚇了一大跳。賈母眼淚交流，說道：『是我弄壞了他了，但只是這個丫頭也忒傻氣。』說着，便要回園裏去哭他一場，又惦记着寶玉，兩頭難顧，王夫人等含悲共勸賈母：『不必過去，老太太身子要緊。』

賈母無奈，只得叫王夫人自去；又說：『你替我告訴他的陰靈：「並不是我忍心不來送你，只爲有個親疏。你是我的外孫女兒，是親的了，若與寶玉比起來，可是寶玉比你更親些。倘寶玉有些不好，我怎樣見他父親呢？」』說着，又哭起來。

王夫人勸道：『林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，但只壽夭有定。如今已經死了，無可盡心，只是葬禮上要上等的發送。一則可以少盡僧們的心，二則就是姑太太和外孫女兒的陰靈兒，也可以少安了。』

賈母聽到這裏，越發痛哭起來。鳳姐恐怕老人家傷感太過，明仗着寶玉心中不甚明白，便偷偷的使人來撒個謊兒，哄老太太說：『寶玉那裏找老太太呢。』賈母聽見，纔止住淚問道：『不是又有什麼緣故？』鳳姐陪笑道：『沒什麼緣故，他大約是想老太太的意思。』賈母連忙扶了珍珠兒，鳳姐也跟着過來。

走至半路，正遇王夫人過來，一一回明了賈母，賈母自然又是哀痛的。只因要到寶玉那邊，只得忍淚含悲的說道：「既這麼着，我也不過去了，由你們辦罷。我着心裏也難受，只別委屈了他就是了！」

王夫人鳳姐一一答應了，賈母纔過寶玉這邊來，見了寶玉，因問：「你做什麼找我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昨日晚上看見林妹妹來了，他說要回南去，我想沒人留的住，還得老太太給我留一留他。」賈母聽了，說：「使得，只管放心罷。」襲人因扶寶玉躺下。

賈母出來，到寶釵這邊來，那時寶釵尚未回九，所以每見了人，倒有些含羞之意。這一天，見賈母滿面淚痕，賈母叫他坐下，寶釵側身陪着坐了，纔問道：「聽得林妹妹病了，不知他可好些了？」賈母聽了這話，那眼淚止不住流下來，因說道：「我的兒，我告訴你，你可別告訴寶玉，都是因你林妹妹，纔叫你受了多少委屈！你如今做了媳婦，我纔告訴你這如今你林妹妹沒了兩三天了，就是娶你的那個時辰死的。如今寶玉這一番病，還是爲着這個！你們先都在園子裏，自然也都是明白的。」寶釵把臉飛紅了，想到黛玉之死，又不免落下淚來。賈母又說了一回話去了。

自此寶釵千回萬轉，想了一個主意，不肯造次，所以過了回九，纔想出這個法子來。如今果然好些，然後大家說語，纔不至似前留神。獨是寶玉，雖然病勢一天好似一天，他的癡心，總不能解，必要親去哭他一場。賈母等知他病未除根，不許他胡思亂想，怎奈他鬱悶難堪，病多反覆，倒是大夫看出心病，索性叫他散開了，再用藥調理，倒是好得快些。寶玉聽說，立刻要往瀟湘館來。賈母只得叫人擡了竹椅子來，扶寶玉坐上。賈母、王夫人即便先行，到了瀟湘館內，一見黛玉靈柩，賈母已哭得淚乾氣噎，鳳姐等再三勸住。王夫人也哭了一場。李執便請賈母、王夫人在裏間歇着，猶自落淚。

寶玉一到，想起未病之先，常到這裏，今日屋在人亡，不禁號咷大哭。想起從前何等親密，今日死別，怎不更加

傷感？衆人原恐寶玉病後過哀，都來勸解。寶玉已經哭得死去活來，大家攙扶歇息。其餘隨來的，如寶釵俱極痛哭。獨是寶玉叫紫鵲來見，問明姑娘臨死有何話說。

紫鵲本來深恨寶玉，今見如此，心裏已回過來些；見寶玉夫人都在這裏，不敢灑落寶玉，便將林姑娘怎麼復病，怎麼燒燬帕子，焚化詩稿，並將臨死說的話一一的都告訴了。寶玉又哭得氣噎喉乾，探春趁便又將黛玉臨終囑咐帶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。寶玉夫人又哭起來，多虧鳳姐能言勸慰，略略止些，便請寶玉等回去。寶玉那裏肯捨，無奈寶玉母逼着，只得勉強回房。

寶玉有了年紀的人，打從寶玉病起，日夜不甯，今又大痛一陣，已覺頭暈身熱；雖是不放心，慌着寶玉，却也支持不住，回到自己屋中睡下。王夫人更加心痛難禁，也便回去，派了彩雲，幫着襲人照應，並說：「寶玉若再悲戚，速來告訴我們。」

寶釵知是寶玉，一時必不能捨，也不相勸，只用諷刺的話說他。寶玉倒恐寶釵多心，也便飲泣收心，歇了一夜，倒也安穩。明日一早，衆人都來瞧他，但覺氣虛身弱，心病倒覺去了幾分；於是加意調養，漸漸的好起來。寶玉幸不成病，惟是王夫人心病未痊，那日薛姨媽過來探望，看見寶玉精神略好，也就放心，暫且住下。

一日，寶玉特請薛姨媽過去商量，說：「寶玉的命，多虧姨太太救的。如今想來不妨了，獨委屈了你的姑娘。如今寶玉調養百日，身體復舊，又過了娘的功服，正好圓房，要求姨太太作主，另擇個上好的吉日。」薛姨媽便道：「老太太主意很好，何必問我？寶玉頭雖生得粗笨，心裏却還是極明白的。他的性情，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，但願他們兩口兒言和意順，從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，我姊姊也安慰些，我也放了心了。老太太便定個日子，還通知親戚不用呢？」

寶玉道：「寶玉和你們姑娘，生來第一件大事；況且經了多少周折，如今纔得安逸，必要大家熱鬧幾天。親戚

都要請的。一來淵願，二則僧們吃盃喜酒，也不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。『薛姨媽聽說，自然也是歡喜的，便將要辦妝奩的話也說了一番。』賈母道：『僧們親上做親，我想也不必這些。若說動用的，他屋裏已經滿了，必定寶丫頭他心愛的要你幾件，姨太太就拿了來。我看寶丫頭也不是多心的人，不比的我那外孫女兒的脾氣，所以他不得長壽。』說着，連薛姨媽也便落淚。

恰好鳳姐進來，笑道：『老太太姑媽又想着什麼了？』薛姨媽道：『我和老太太說起你林妹妹來，所以傷心。』鳳姐笑道：『老太太和姑媽且別傷心。我剛纔聽了個笑話兒來了，意思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。』賈母拭了拭眼淚，微笑道：『你又不又要編派誰呢？你說來，我和姨太太聽聽，說不笑，我們可不依。』只見那鳳姐未曾開口，先用兩隻手比着，笑彎了腰了。未知他說出些什麼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九回 守宮箴惡奴同破例 閹邸報老舅自擔驚

話說鳳姐見賈母和薛姨媽爲黛玉傷心，便說有個笑話兒，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。未曾開口，先自笑着，因說道：『老太太和姑媽打諒是那裏的笑話兒？就是僧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。』賈母道：『怎麼了？』鳳姐拿手比着道：『一個這麼坐着，一個這麼站着，一個這麼扭過去，一個這麼轉過來，一個又……』

說到這裏，賈母已經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『你好生說罷，倒不是他們兩口兒，我倒把人摳的受不了了。』薛姨媽也笑道：『你往下直說罷，不用比了。』鳳姐纔說道：『剛纔我到寶兄弟屋裏，我聽見好幾個人笑，我只道是誰，巴着窗戶眼兒一瞧，原來寶妹妹坐在炕沿上，寶兄弟站在地下，寶兄弟拉着寶妹妹的袖子，口口聲聲只叫：『寶姐姐，你爲什麼不會說話了？你這麼說一句話，我的病包管全好。』寶妹妹却扭着頭，只管躲。寶兄弟却作了一個揖，上前又拉寶妹妹的衣服，寶妹妹急得一扯，寶兄弟自然病後是腳軟的，索性一撲，撲在寶妹妹身上了。』

寶妹妹急得紅了臉，說道：「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！」

說到這裏，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，鳳姐又道：「寶兄弟便立起身來，笑道：『虧了跌人這一交，好容易纔跌出你的話來了！』」薛姨媽笑道：「這是寶丫頭古怪，這有什麼的？既作了兩口兒，說說笑笑，怕什麼？他沒見他連二哥和你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這是怎麼說呢？我說個笑話給姑媽解悶兒，姑媽反倒拿我打起卦來了。」賈母也笑道：「要這麼着纔好。夫妻固然要和氣，也得有個分寸兒，我愛寶丫頭，就在這尊重上頭。只是我愁着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，這麼說起來，比頭裏竟明白多了。你再說說，還有什麼笑話兒沒有？」鳳姐道：「明兒寶玉圓了房，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子，那時候不更是笑活兒了麼？」

賈母笑道：「猴兒我在這裏同着姨太太想你林妹妹，你來攛個笑話，還罷了；怎麼臊起皮來了？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，你不用太高興了；你林妹妹恨你，將來不要獨自一個到園裏去，隄防他拉着你不依！」鳳姐笑道：「他倒不怨我，他臨死咬牙切齒，倒恨着寶玉呢。」賈母、薛姨媽聽着，還道是頑話兒，也不理會，便道：「你別胡拉扯了，你去叫外頭挑個很好的日子，給你寶兄弟圓了房兒罷。」鳳姐去了，擇了吉日，重新擺酒唱戲，請親友，這不在話下。

却說寶玉雖然病好復元，寶釵有時高興，翻書觀看，談論起來，寶玉所有眼前常見的，尙可記憶；若論靈機，大不似從前活變了，連他自己也不解。寶釵明知是通靈失去，所以如此，倒是襲人時常說他：「你何故把從前的靈機都忘了？那些舊毛病忘了纔好，爲甚麼你的脾氣仍是照舊，在道理上更糊塗了呢？」寶玉聽了，並不生氣，反是嘻嘻的笑。

有時寶玉順性胡鬧，多虧寶釵勸着，諸事略覺收斂些。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，惟知悉心服侍。別的丫頭，素仰寶釵貞靜和平，各人心服，無不安靜。只有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，時常要到園裏去逛。賈母等一則怕他招

受暑二則恐他觀景傷情，雖黛玉之概已寄放城外庵中，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在，不免勾起舊病來，所以也不使他去。

況且親戚姐妹們，薛寶琴已回到薛姨媽那邊去了。史湘雲因史侯回京，也接了家去了，又有了出嫁的日子，所以不大常來；只有寶玉娶親那一日，與吃喜酒這天，來過兩次，也只在賈母那邊住下，爲着寶玉已經娶過親的人，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，也不肯如從前的談諧談笑，就是有時過來，也只和寶釵說話，見了寶玉，不過問好而已。那邢岫煙却是因迎春出嫁之後，便隨着邢夫人過去。李家姊妹，也另住在外，卽同着李嬌娘過來，亦不過到太太們與姊妹們處請安問好，卽回到李執那裏，略住一兩天就去了。——所以園內的，只有李執、探春、惜春了。賈母還要將李執搬進來，爲着元妃薨後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，也無暇及此，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，園裏尙可住得，等到秋天再搬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，曉行夜宿，一日到了本省，見過上司，卽到任拜印受事，便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。賈政向來作京官，只曉得郎中事務，都是一景兒的事情，就是外任，原是學差，也無關於吏治上，所以外省州縣折收糧米，勒索鄉愚，——這些弊端，雖也聽見別人講究，却未嘗親辦其事，只有一心做好官，便與幕賓商議，出示嚴禁，并諭以一經查出，必定詳參揭報。初到之時，果然胥吏畏懼，便百計鑽營，偏遇賈政這般古執。那些家人，跟了這位老爺，在都中一無出息，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，便在京指着在外發財的名頭，向人借貸做衣裳，裝體面，心裏想着到了任，銀錢是容易的了，不想這位老爺，就發作認真，要查辦起來。州縣饋送一概不受。門房簽押等，人心裏盤算道：「我們再挨半個月衣服，也要當完了債，又逼起來，那可怎麼樣好？呢眼見得白花花銀子，只是不能到手。」那些長隨也道：「你們爺們到底還沒有什麼本錢來的？我們纔冤花了若干的銀子，當了個門子，來了一個多月，連半個錢也沒見過，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。明兒我們

齊打夥兒告假去！次日，果然聚齊，都來告假。賈政不知就裏，便說：『要來也是你們，要去也是你們！既嫌這裏不好，就都請便！』

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，只剩下些家人。又商議道：『他們可去的去了；我們去不了的，到底想個法兒纔好。』內中有一個管門的，叫李十兒，便說：『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，着什麼忙？我見這長字號兒的在這裏，不犯給他出頭，如今都餓跑了，瞧瞧你十太爺的本領，少不得本主兒依我。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個錢，回家受用，若不隨我，我也不管了。橫豎拚得你們過！』衆人都說：『好十爺，你還主兒信得過，若你不管，我們實在是死症了。』李十兒道：『不要我出了頭，得了銀錢，又說我得了大分兒了，窩兒裏反起來，大家沒意思！』衆人道：『你萬安，沒有的事，就沒有多少，也強似我們腰裏掏錢。』

正說着，只見糧房書辦走來找周二爺。李十兒坐在椅子上，蹺着一隻腿，挺着腰，說道：『找他做什麼？』書辦便垂手陪着笑，說道：『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，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，知道不好說話，到了這時候，都沒有開倉，若是過了漕，你們太爺們來做甚麼的？』

李十兒道：『你們混說，老爺是有根蒂的。他說到那裏是要辦到那裏。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，因我說了緩幾天，纔歇的。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麼？』書辦道：『原爲打聽催文的事，沒有別的。』李十兒道：『越發胡說方纔我說催文，你就信嘴胡謔，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帳，我叫本官打了你，退你！』

書辦道：『我在這衙門內已經三代了，外頭也有些體面，家裏還過得，就規規矩矩伺候本官，陞了還能夠，不像那些「等米下鍋」的。』說着，回了一聲：『二太爺，我走了。』李十兒便站起，堆着笑道：『這麼不禁頑，幾句話就臉急了！』書辦道：『不是我臉急，若再說什麼，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？』

李十兒過來拉着書辦的手，說：『你貴姓啊？』書辦道：『不敢，我姓詹，單名是個會字。從小兒也在京裏混了

幾年。」李十兒道：「詹先生，我是久聞你的名的。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，有什麼話，晚上到這裏管們說一說。」書辦也說：「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？把我一詐，就嚇毛了！」

大家笑着走開。那晚便與書辦咕啣了半夜。第二天，拿話去探賈政，被賈政痛罵了一頓。隔一天拜客，裏頭吩咐伺候，外頭答應了。停了一會子，打點已經三下了，大堂上沒有人接鼓，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。賈政踱出暖閣，站班喝道的衙役，只有一個。賈政也不查問，在擗下上了轎，等轎夫又等了好一會，來齊了，擡出衙門，那個轎只響得一聲。吹鼓亭的鼓手，只有一個打鼓，一個吹號筒。賈政便也生氣，說：「往常還好，怎麼今兒不齊全至此？」擡頭看那執事，都是撓前落後，勉強拜客回來，便傳誤班的要打。有的說：「因沒有帽子誤的。」有的說：「是號衣當了誤的。」又有的說：「三天沒吃飯，擡不動。」賈政生氣，打了一兩個，也就罷了。

隔一天，管廚房的上來要錢，賈政將帶來的銀兩付了，以後便覺樣樣不如意，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了好些。無奈便喚李十兒來問道：「我跟我這些人，怎樣都變了？你也管管。現在帶來銀兩，早使沒有了。藩庫俸銀尙早該打發京裏取去。」

李十兒稟道：「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？不知道怎麼樣，這些人都是沒精打彩的，叫奴才也沒法兒。老爺說家裏取銀子，取多少？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幾天有生日別的，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，我們到底送多少呢？」

賈政道：「爲什麼不早說？」李十兒道：「老爺最聖明的。我們新來乍到，又不與別位老爺很來往，誰肯送信巴不得老爺不去，便好想老爺的美缺。」賈政道：「胡說！我這官是皇上放的，不與節度做生日，便叫我不做成。」

李十兒笑着回道：「老爺說的也不錯。京裏離這裏很遠，凡百樣事，都是節度奏聞。他說好就好，說不好便吃

不住。到得明白，已經遲了。——就是老太太太們，那個不願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做官呢？」

賈政聽了這話，自然心裏明白道：「我正要問你爲什麼不說起來？」李十兒回說：「奴才本不敢說。老爺既問到這裏，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，若說了，少不得老爺又生氣。」賈政道：「只要說得在理。」李十兒說道：「那些書吏衙役，都是花了錢，買着糧道的衙門來想發財，俱要養家活口。自從老爺到了任，並沒見爲國家出力，倒先有了口碑載道。」賈政道：「民間有什麼話？」李十兒道：「百姓說：凡有新到任的老爺，告示出的愈利害，愈是想錢的法兒。州縣害怕了，好多的送銀子。收糧的時候，衙門裏便說新道爺的法令，明是不敢要錢，這一留難叨蹬，那些鄉民心裏願意花幾個錢，早了事。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，反說不諳民情，便是本家大人，是老爺最相好的，他不多幾年，已巴到極頂的分兒，也只爲識時務，能夠下和上睦罷了。」

賈政聽到這裏，說道：「胡說，我就不識時務麼？若是上和下睦，叫我與他們『貓鼠同眠』麼？」李十兒回說道：「奴才爲着這點忠心，兒掩不住，纔這麼說。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，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時候，老爺又說奴才沒良心，有什麼話，不告訴老爺了？」賈政道：「依你怎麼做纔好？」

李十兒道：「也沒有別的，趁着老爺的精神年紀，裏頭的照應，老太太的硬朗，爲顧着自己就是了。不然，到不了，一年，老爺家裏的錢也都貼補完了，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，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，自然弄了錢，藏着受用，倘遇着一兩件爲難的事，誰肯幫助老爺？那時辯也辯不清，悔也悔不及！」

賈政道：「據你一說，是叫我做貪官麼？送了命還不要緊，必定將祖父的功勳抹了纔是？」李十兒回稟道：「老爺極聖明的人，沒看見舊年犯事的幾位老爺麼？這幾位都與老爺相好，老爺常說是個做清官的，如今名在那裏，現在幾位親戚，老爺向來說他們不好的，如今陞的陞，遷的遷，只在要做的，好就是了。老爺要知道，民也要廟官也要顧。若是依着老爺，不准州縣得一個大錢，外頭這些差役誰辦呢？只要老爺外面還是這樣清名聲原

好裏頭的委屈，只要奴才辦去，關礙不着老爺的；奴才跟主兒一場，到底也要掏出忠心來。」

賈政被李十兒一番言語，說得心無主見道：「我是要顧性命的，你們鬧出來，不與我相干！」說着，便踱了進去。李十兒便自己做起威福，鈞連內外一氣的哄着賈政辦事，反覺得事事周到，件件隨心，所以賈政不但不疑，反多相信。便有幾處揭報，上司見賈政古樸忠厚，也不查察，惟是幕友們耳目最長，見得如此，得便用言規諫，無奈賈政不信，也有辭去的，也有與賈政相好，在內維持的。於是，潛務事畢，尚無隕越。

一日，賈政無事，在書房中看書，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子，外面官封上開着「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飛遞江西糧道衙門」。賈政拆開封看時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金陵契好，桑梓情深。昨歲供職來都，竊喜常依座右。仰蒙雅愛，許結「朱陳」，至今佩德勿諼。祇因調任海疆，未敢造次奉求。衷懷歉仄，自歎無緣。今幸槩載遙臨，快慰平生之願。正申燕賀，先蒙翰教。邊帳光生，武夫額手。雖隔重洋，尚叨懋蔭。想蒙不棄卑寒，希望薦蘿之附。小兒已承青盼，淑媛素仰芳儀。如蒙踐諾，即遣冰人途路，雖遙一水可通。不敢云百輛之迎，敬備仙舟以俟。茲修寸幅，恭賀陞祺，並求金允。臨穎不勝待命之至。世弟周瓊頓首。

賈政看了，心想：「兒女姻緣，果然有一定的。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，又是同鄉的人，素來相好，又見那孩子長得好，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，因未說定，也沒有與他們說起。後來他調了海疆，大家也不說了。不料我今陞任至此，他寫書來問。我看看門戶，却也相當，與探春倒也相配。但是我並未帶家眷，只可寫字與他商議……」正在躊躇，只見門上傳進一角文書，是調取到省會議事件。賈政只得收拾上省候節度派委。

一日，在公館閒坐，見桌上堆着一堆邸報。賈政一一看去，見刑部一本「爲報明事會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……」賈政便吃驚道：「了不得，已經題本了！」隨用心看下去，是薛蟠毆傷張三身死，串囑屍證，捏供誤殺一

案。賈政一拍桌道：「完了！」只得又着底下是。

據京營節度使咨稱：緣薛蟠籍隸金陵，行過太平縣，在李家店歇宿，與店內當槽之張三素不相識；於某年月日，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民吳良同飲，令當槽張三取酒，因酒不甘，薛蟠令換好酒。張三因稱酒已沽定，難換。薛蟠因伊揪強，將酒照臉潑去，不期去勢甚猛，恰值張三低頭拾箸，一時失手，將酒碗擲在張三額門，皮破血出，逾時殞命。李店主趨救不及，隨向張三之母告知，伊母張王氏往看見已身死，隨喊稟地保，赴縣呈報。前署縣詣驗，作將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傷，漏報填格，詳府審轉。看得薛蟠實係潑酒失手，擲碗誤傷張三身死，將薛蟠照過失殺人，准門殺罪收贖等因前來。臣等細閱各犯證屍親前後供詞不符，且查門毆律註云：「相爭爲鬥，相打爲毆，必實無爭鬥情形，邂逅身死，方可以失過人殺定擬。」應令該節度審明實情，妥擬具題。今據該節度疏稱：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，醉後拉着張三右手，先毆腰眼一拳，張三被毆回罵，薛蟠將碗擲出，致傷額門深重，骨碎腦破，立時殞命。是張三之死實由薛蟠以酒碗擲傷深重致死，自應以薛蟠擬抵，將薛蟠依門殺律擬絞監候。吳良擬以杖徒，承審不實之府州縣，應請……

以下註着「此稿未完。」賈政因薛姨媽之託，曾託過知縣，若請旨革審起來，牽連着自己，好不甘心，即將下一本開看，偏又不是，只好推來覆去，將報看完，終沒有接這一本的心中，狐疑不定，更加害怕起來。

正在納悶，只見李十兒進來，「請老爺到官廳伺候去，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二鼓了。」賈政只是發怔，沒有聽見。李十兒又請了一遍。賈政道：「這便怎麼處？」李十兒道：「老爺有什麼心事？」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。李十兒道：「老爺放心，若是部裏這麼辦了，還是便宜薛大爺呢！奴才在京的時候，聽見薛大爺在店裏叫了好些媳婦，都喝醉了生事，直把個當槽兒的活活打死的。奴才聽見是不但託了知縣，還求璉二爺去花了好些錢，各衙門打通了，纔提的，不知道怎麼部裏沒有弄明白。如今就是鬧破了，也是官官相護的，不過認個承審不實，

革職處分罷；那裏還肯認得銀子聽情的話呢？老爺不用想，等奴才再打聽罷；不要誤了上司的事。」

賈政道：「你們那裏知道？只可惜那知縣聽了一個情，把這個官都丟了；還不知道有罪沒有罪。」李十兒道：「如今想他也無益。外頭伺候着好半天了，請老爺就去罷。」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

話說賈政去見了節度，進去了半日，不見出來，外頭議論不一。李十兒在外，也打聽不出什麼事來，便想到報上的饑荒，實在也着急。好容易聽見賈政出來，便迎上來跟着，等不得回去，在無人處，便問：「老爺進去這半天，有什麼要緊的事？」賈政笑道：「並沒有事。只爲鎮海總制是這位大人的親戚，有書來囑託照應我，所以說了些好話；又說我們如今也是親戚了。」李十兒聽得，心內喜歡，不免又壯了些膽子，便竭力慫恿賈政許這親事。賈政心想薛蟠的事，到底有什麼挂礙，在外頭信息不通，難以打點，故回到本任來，便打發家人進京打聽，順便將總制求親之事，回明賈母。如若願意，即將三姑娘接到任所，家人奉命，趕進京中，回明了王夫人，便在吏部打聽得賈政並無處分，惟將署太平縣的這位老爺革職，即寫了稟帖，安慰了賈政，然後住着等信。

且說薛姨媽爲着薛蟠這人命官司，各衙門內，不知花了多少銀錢，纔定了誤殺具題，原打量將當舖折變給人，備銀贖罪，不想刑部駁審，又託人花了好些錢，總不中用，依舊定了個死罪，監着守候秋天大審。薛姨媽又氣又疼，日夜啼哭。

寶釵雖時常過來勸解，說：「哥哥本來沒造化，承受了祖父這些家業，就該安安頓頓的守着過日子。在南邊已經鬧得不像樣，便是香菱那件事情，就了不得。因爲仗着親戚們的勢力，花了些銀錢，這算白打死了一個公子。哥哥就該改過，做起正經人來，也該奉養母親纔是；不想進了京，仍是這樣。媽媽爲他受了不知多少氣，哭掉

了多少眼淚。給他娶了親，原想大家安安逸逸的過日子，不想命該如此，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個不安靜的；所以哥哥躲出門外，真正俗語說的，「冤家路兒狹」，不多幾天就鬧出人命來了！媽媽和二哥哥也算不是不盡心的了，花了銀錢不算，自己還求三拜四的謀幹，無奈命裏應該，也算自作自受。

「大凡養兒女是爲着老來有靠，便是小戶人家，還要掙一碗飯養活母親，那裏有將現成的開光了，反害的老人家哭的死去活來的？不是我說哥哥的這樣行爲，不是兒子，竟是個冤家對頭。媽媽再不明白，明哭到夜，夜哭到明，又受嫂子的氣，我呢，又不能常在這裏勸解，我看見媽媽這樣那裏放得下心，他雖說是傻，也不肯叫我回去。前兒老爺打發人回來說，看見京報，嚇的了不得，所以纔叫人來打點的，我想哥哥鬧了事，擔心的人也不少，幸虧我還是在跟前的一樣，若是離鄉調遠，聽見了這個信，只怕我想媽媽也就想煞了！我求媽媽暫且養養神，趁哥哥的活口現在，問問各處的帳目，人家該借們的，借們該人家的，也該請個舊夥計來算一算，看看還有幾個錢沒有。」

薛姨媽哭着說道：「這幾天爲鬧你哥哥的事，你來了，不是你勸我，便是我告訴你衙門的事，你還不知道！京裏的官商名字已經退了兩個當舖，已經給了人家，銀子早已拿來使完了。還有一個當舖，管事的逃了，虧空了好幾千兩銀子，也夾在裏頭打官司。你二哥哥天天在外頭要帳，料着京裏的帳已經去了幾萬銀子，只好拿南邊公分裏銀子，並住房折變纔夠。前兩天還聽見一個謊信，說是南邊的公當舖也因為折了本兒收了。若是這麼着，你娘的命，可就活不成了！」說着，又大哭起來。

寶釵也哭着勸道：「銀錢的事，媽媽操心也不中用，還有二哥哥給我們料理，單可恨這些夥計們，見借們勢頭兒敗了，就各自奔各自的也罷了，我還聽見說，幫着人家來擠我們的訛頭，可見我哥哥活了這麼大交的人，總不過是些個酒肉兄弟，急難中是一個沒有的。媽媽若是疼我，聽我的話，有年紀的人，自己保重些。媽媽這一

一日寶蟾走來，笑嘻嘻的向金桂道：「奶奶，看見二爺沒有？」金桂道：「沒有。」寶蟾笑道：「我說二爺的那種假正經是信不得的，偕們前日送了酒去，他說不會喝，剛纔我見他到太太屋裏去，那臉上紅撲撲兒的，一臉酒氣，奶奶不信，回來只在偕們院門口等他。他打那邊來時，奶奶叫住他問問，看他說什麼。」

金桂聽了一心的怒氣，便道：「他那裏就出來呢！他既無情義，問他作什麼！」寶蟾道：「奶奶又迂了。他好說，偕們也好說；他不好說，偕們再另打主意。」金桂聽得有理，因叫寶蟾瞧着他，看他出去了。

寶蟾答應着出來，金桂却去打開鏡奩，又照了一照，把嘴唇兒又抹了一抹，然後拿一條灑花絹子，纔要出來，又似忘了什麼的，心裏倒不知怎麼是好了。只聽寶蟾外面說道：「二爺今日高興啊！那裏喝了酒來了。」金桂聽了，明知是叫他出來的意思，連忙掀起簾子出來。只見薛蝌和寶蟾說道：「今日是張大爺的好日子，所以被他們強不過，喫了半點。到這時候，臉還發燒呢。」一句話沒有說完，金桂早接口道：「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偕們自己家裏的酒是有趣兒的！」薛蝌被他拿話一激，臉越紅了，連忙走過來陪笑道：「嫂子說那裏的話。」寶蟾見他二人交談，便躲到屋裏去了。

這金桂初時原要假意發作薛蝌兩句；無奈一見他兩頰微紅，雙眸帶澀，別有一種謹愿可憐之意，早把自己那驕悍之氣，感化到爪窪國去了。因笑說道：「這麼說，你的酒是硬強着纔肯喝的呢！」薛蝌道：「我那裏喝得來。」金桂道：「不喝也好，強如像你哥哥喝出亂子來，明兒娶了你們奶奶，也像我這樣守活寡受孤單呢。」說到這裏，兩個眼已經也斜了，兩腮上也覺紅暈了。

薛蝌見這話越發邪僻了，打算着要走。金桂也看出來了，那裏容得他走，早早走過來一把拉住。薛蝌急了道：「嫂子你放尊重些！」說着，渾身亂顫。金桂索性老着臉道：「你只管進來，我和你說一句要緊的話兒！」

正鬧着的時候，忽聽背後一個人叫道：「奶奶香菱來了！」把金桂嚇了一跳。回頭瞧時，却是寶蟾掀着簾子，

看他二人的光景，一擡頭，見香菱從那裏來了，趕忙知會金桂。金桂這一驚不小，手已鬆了。薛蝌得便脫身跑了。那香菱正走着，原不理會，忽聽寶蟾一叫，纔瞧見金桂在那裏拉着薛蝌，往裏死拽。香菱却嚇的心頭一跳，自己連忙轉身回去。

這裏金桂早已連嚇帶氣，呆呆的覷着薛蝌去了。怔了半天，恨了一聲，自己掃興歸房；從此，把香菱恨入骨髓。那香菱本是要到寶琴那裏去，剛走出腰門，看見這般嚇回去了。

是日寶釵在賈母屋裏聽得王夫人告訴老太太要聘探春一事，賈母說道：「既是同鄉的人很好，只是聽見說那孩子到過我們家裏，怎麼你老爺沒有提起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連我們也不知道。」賈母道：「好便好，但是道兒太遠。雖然老爺在那裏，倘或將來老爺調任，可不是我們孩子太單了麼？」

王夫人道：「兩家都是做官的，也是拿不定。或者那邊還調進來，即不然，終有個葉落歸根。況且老爺既在那裏做官，上司已經說了，好意不給麼？想來老爺的主意定了，只是不敢做主，故遣人來回老太太的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願意更好，只是三丫頭這一去了，不知三年兩年，那邊可能回家。若再遲了，恐怕我趕不上再見他一面了。」說着，掉下淚來。

王夫人道：「孩子們大了，少不得要給人家的。就是本鄉本土的人，除非不做官，還使得；若是做得官，誰保得住總在一處？只要孩子們有造化就好。譬如迎姑娘，倒配得近呢，偏是常常聽見他被女婿打鬧，甚至不給飯喫。就是我們送了東西去，他也摸不着。近來聽見益發不好了，也不放他回來。兩口子拌起嘴來，就說僧們使了他的銀錢。可憐這孩子，總不得個出頭的日子。前日我惦記他，打發人去瞧他，迎丫頭藏在耳房裏，不肯出來。老婆子們必要進去，看見我們姑娘這樣冷天，還穿着幾件舊衣裳，他一包眼淚的，告訴婆子們說：「回去別說我這麼苦，這也是命裏所招，也不用送什麼衣服東西來，不但摸不着，反要添一頓了。」說是我告訴的。」老太太想想，

這倒是近處眼見的，若不好，更難受。倒虧了大太太也不理會他，大老爺也不出個頭。如今迎姑娘實在比僧們三等使喚的丫頭還不如。我想探丫頭雖不是我養的，老爺既看見過女婿，定然是好纒許的。只請老太太示下，擇個好日子，多派幾個人，送他到老爺任上，該怎麼着，老爺也不肯將就。」賈母道：「有他老子作主，你就料理妥當，揀個長行的日子送去，也就定了一件事。」王夫人答應着是。

寶釵聽得明白，也不敢則聲，只是心裏叫苦：「我們家裏姑娘們，就算他是個尖兒，如今又要遠嫁，眼看着這裏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。」見王夫人起身告辭出去，他也送了出來。一時回到自己房中，並不與寶玉說話。見襲人獨自一個做活，便將聽見的話說了。襲人也很不受用。

却說趙姨娘聽見探春這事，反喜歡出來，心裏說道：「我這個丫頭，在家忒瞧不起我，我何從還是個娘，比他的丫頭還不濟，況且伏上水，護着別人。他擋在頭裏，連環兒也不得出頭。如今老爺接了去，我倒乾淨，想要他孝敬我，不能殼了，只願意他像迎丫頭似的，我也稱稱願。」

一面想着，一面跑到探春那邊，與他道喜說：「姑娘，你是要高飛的人了，到了姑爺那邊，自然比家裏還好，想來你也是願意的。便是養了你一場，並沒有借你的光兒，就是我有七分不好，也有三分的好，總不要一去了，把我擱在腦杓子後頭。」探春聽着毫無道理，只低頭作活，一句也不言語。趙姨娘見他，不理氣忿忿的，自己去了。這裏探春又氣又笑，又傷心，但不過自己掉淚而已。坐了一回，悶悶的走到寶玉這邊來。寶玉因問道：「三妹妹，我聽見林妹妹死的時候，你在那裏來着？我還聽見說林妹妹死的時候，遠遠有音樂之聲，想來或者他是有來歷的，也未可知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那是你心裏想着罷了，只是那夜却怪，不似人家鼓樂之音。你的話或者也是。」

寶玉聽了，更以為實，又想前日自己神魂飄蕩之時，曾見一人，說是「黛玉生不同人，死不同鬼」，必是那裏

的仙子臨凡。忽又想起那年唱戲做的嫦娥飄飄豔豔，何等風致！過了一回，探春去了，因必要紫鵲過來，立刻回了賈母去叫他無奈紫鵲心裏不願意。雖經賈母王夫人派了過來，也就沒法。只是在寶玉跟前，不是噯聲，就是嘆氣的。寶玉背地裏拉着他，低聲下氣，要問黛玉的話，紫鵲從沒好話回答。寶釵倒背裏誇他有忠心，並不嗔怪他。那雪雁雖是寶玉娶親這夜出過力的，寶釵見他心地不甚明白，便回了賈母王夫人，將他配了一個小廝，各自過活去了。王奶奶養着他，將來好送黛玉的靈柩回南。鶯兒等小丫頭仍服侍老太太。

寶玉本想念黛玉，因此及彼，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經雲散，更加納悶，悶到無可如何，忽又想黛玉死得這樣清楚，必是離凡返仙去了，反又歡喜。忽然聽見襲人和寶釵那裏講究探春出嫁之事，寶玉聽了，噯喲的一聲，哭倒在炕上。嚇得寶釵，襲人都來扶起，說：「怎麼了？」

寶玉早哭的說不出來，定了一會子神，說道：「這日子過不得了！我姊妹們都一個一個的散了。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！大姊姊呢，已經死了；這也罷了，沒天天在一塊；二姊姊呢，碰了一個混帳不堪的東西！三妹妹又要遠嫁，總不得見的了！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裏去；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；這些姊妹，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裏，單留我做什麼！」

襲人忙又拿話解勸。寶釵擺着手說：「你不用勸他，讓我來問他。」因問着寶玉道：「據你的心裏，要這些姊妹都在家裏陪到你老了，都不要爲終身的事麼？若說別人，或者還有別的想法，你自己的姊妹，不用說。沒有遠嫁的，就是老爺作主，你有什麼法兒？打量天下，獨是你一個人喜姊妹，姊妹呢，若是都像你，就連我也不能陪你了。大凡人念書，原爲的是明理，怎麼你益發糊塗了？這麼說起來，我同襲姑娘各自一邊兒去，讓你把姊妹姊妹們都邀來守着你。」

寶玉聽了，兩隻手拉住寶釵，襲人道：「我也知道，爲什麼散的這麼早呢？等我化了灰的時候，再散也不遲！」

襲人掩着他的嘴道：「又胡說！纔這兩天身上好些；二奶奶纔喫飯；若是你又鬧翻了，我也不管了！」

寶玉慢慢的聽他兩個人說話，都有道理，只是心上不知怎麼樣纔好；只得強說道：「我却明白，但只是心裏鬧得慌。」寶釵也不理他，暗叫襲人快把定心丸給他喫了，慢慢的開導他。襲人便欲告訴探春說，臨行不必來辭。寶釵道：「這怕什麼？等稍停幾日，待他心裏明白了，還要叫他們多說幾句話兒呢。況且三姑娘是極明白的人，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，少不得有一番箴諫，他以後便不是這樣了。」

正說着，賈母那邊打發鴛鴦過來說：「知道寶玉舊病又發，叫襲人勸說安慰，叫他不要胡思亂想。」襲人答應了，鴛鴦坐了一會子，去了。

那賈母又想起探春遠行，雖不備妝奩，其一應動用之物，俱該預備；便把鳳姐叫來，將老爺的主意，告訴了一遍，即叫他料理。鳳姐答應，不知怎麼辦理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籤占異兆

却說鳳姐回至房中，見賈璉尚未回來，便分派那管辦探春行妝奩事的一千人。那天已有黃昏以後，因忽然想起探春來，要瞧瞧他去，便叫豐兒與兩個丫頭跟着，頭裏一個丫頭打着燈籠，走出門來，見月光已上，照耀如水，鳳姐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，因而走至茶房窗下，聽見裏頭有人喊喊喳喳的，又似笑，又似哭，又似議論什麼的。鳳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麼是非，心內大不受用，便命小紅進去，裝做無心的樣子，細細的打聽着，用話套出原委來。小紅答應着去了。

鳳姐只帶着豐兒，來至圍門前，門尚未關，只虛虛的掩着；於是主僕二人，方推門進去。只見園中月色，比着外面更覺明朗，滿地下重重樹影，杳無人聲，甚是淒涼寂靜。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，只聽唿唿的一聲風過，吹的

那樹枝上落葉，滿園中喇喇的作聲，枝梢上吱吱發哨，將那些寒鴉宿鳥，都驚飛起來。

鳳姐吃了酒，被風一吹，只覺身上起發慄來，那豐兒也把頭一縮，說：「好冷呀！」鳳姐也掌不住，便叫：「豐兒，快回去把那件銀鼠坎肩兒拿來，我在三姑娘那裏等着。」豐兒巴不得一聲，也要回去穿衣裳來，答應了一聲，回頭就跑了。

鳳姐剛舉步，走了不遠，只覺身後咻咻咻，似有聞嗅之聲，不覺毛髮森然直豎起來，由不得回頭一看，只見黑油油的一個東西，在後頭伸着鼻子聞他呢。那兩隻眼睛，恰似燈光一般，鳳姐嚇的魂不附體，不覺失聲的咳了一聲，却是一隻大狗。那狗回頭抽身，拖着一個掃帚尾巴，一氣跑上大土山上，方站住了，回身猶向鳳姐拱爪兒。

鳳姐兒此時心跳神移，急急的向秋爽齋來。已將來至門口，方轉過山子，只見迎面有一個人影兒一恍。鳳姐心中疑惑，心裏想着必是那一房的丫頭，便問：「是誰？」問了兩聲，並沒有人出來，已經嚇得神魂飄蕩，恍恍惚惚的，似乎背後有人說道：「嬌娘，連我也認不得了！」鳳姐忙回頭一看，只見這人形容俊俏，衣履風流，十分眼熟，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裏的媳婦來。只見那人又說道：「嬌娘只管享榮華受富貴的心，盛把我那年說的「立萬年永遠之基」都付於東洋大海了！」鳳姐聽說，低頭尋思，總想不起。那人冷笑道：「嬌娘那時怎樣疼我了，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！」

鳳姐聽了，此時方想起來是賈蓉的前妻秦氏，便說道：「噫！你是死了的人，哪！怎麼跑到這裏來了呢？」啐了一口，方轉回身，脚下不防一塊石頭絆了一交，猶如夢醒一般，渾身汗如雨下，雖然毛髮悚然，心中却也明白，只見小紅豐兒，影影綽綽的來了。鳳姐恐怕落人褒貶，連忙爬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們做什麼呢？去了這半天，快拿來，我穿上罷。」一面豐兒走至跟前，服侍穿上，小紅過來攙扶。鳳姐道：「我纔到那裏，他們都睡了，偕們回去罷。」

一面說，一面帶了兩個丫頭，急急忙忙，回到家中。

賈璉已回來了，只是見他臉上神色更變，不似往常；待要問他，又知他素日性格，不敢突然相問，只得睡了。至次日五更，賈璉就起來，要往總理內庭都檢點太監裘世安家去打聽事務，因太早了，見桌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，便拿起來，閒看。第一件是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新獲了一起私帶神槍火藥出邊事，共有十八名人犯，頭一名鮑音，口稱係太師鎮國公賈化家人。第二件是蘇州刺史李孝一本，參劾縱放家奴，倚勢陵辱軍民，以致因姦不遂，殺死節婦，一家人命三口事。兇犯姓時名福，自稱係世襲三等職銜賈範家人。賈璉看見這兩件事，心中早又不自在起來。待要看第三件，又恐遲了，不能見裘世安的面，因此急急的穿了衣服，也等不得吃東西，恰好平兒端上茶來，喝了兩口，便出來騎馬走了。平兒在房內收拾換下的衣服。

此時鳳姐尚未起來，平兒因說道：「今兒夜裏我聽着奶奶沒睡什麼覺，我這會子替奶奶捶着，好生打個盹兒罷。」鳳姐也不言語，平兒料着這意思是了，便爬上炕來，坐在身邊，輕輕的捶着。纔捶了幾拳，那鳳姐剛有要睡之意，只聽那邊大姐兒哭了，鳳姐又將眼睜開，平兒連向那邊叫道：「李媽，你到底是怎麼着？姐兒哭了，你到底拍着他些，你也忒好睡了！」

那邊李媽從夢中驚醒，聽得平兒如此說，心中沒好氣，只得狠命拍了幾下，嚶嚶嚶的罵道：「真真的小短命鬼兒，放着屍不挺，三更半夜，號你娘的喪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咬牙，便向那孩子身上擰了一把，那孩子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了。

鳳姐聽見說：「了不得！你聽聽！他該挫磨孩子了！你過去把那黑心的養漢婆娘，下死勁的打他幾下子，把姐兒抱過來罷！」平兒笑道：「奶奶別生氣，他那裏敢挫磨姐兒？只怕是不隄防，錯撞了一下子，也是有的，這會子打他幾下子不要緊，明兒叫他們背地後嚼舌根，倒說三更半夜打人。」

鳳姐聽了，半日不言語；長歎一聲說道：『你瞧瞧！這會子不是我七旺八旺的呢！明兒要是我死了，剩下這小孽障，還不知怎麼樣呢！』平兒笑道：『奶奶，這是怎麼說？大五更的，何苦來呢？』

鳳姐冷笑道：『你那裏知道！我是早已明白了！我也不久！雖然活了二十五歲，人家沒見的也見了，沒吃的也吃了，也算全了！所有世上有的，也都有了！氣也算賭盡了，強也算爭足了！就是「壽」字兒上頭缺一點兒也罷了！』

平兒聽說，由不得滾下淚來。鳳姐笑道：『你這會子不用假慈悲。我死了，你們只有歡喜的。你們一心一計，和氣氣的，省得我是你們眼裏的刺似的。只有一件，你們知好歹，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！』

平兒聽說這話，越發哭的淚人似的。鳳姐笑道：『別扯你娘的臊了！那裏就死了呢？哭的那麼痛！我不死，還叫你哭死了呢！』平兒聽說，連忙止住哭，道：『奶奶說得這麼傷心！』一面說，一面又搥，半日不言語。

鳳姐又朦朧睡去。平兒方下炕來，只聽外面脚步響，誰知賈璉去遲了，那裘世安已經上朝去了，不遇而同。心中正沒好氣，進來就問平兒道：『那些人還沒起來麼？』平兒回說：『沒有呢。』賈璉一路擰簾子進來，冷笑道：『好好這會子還都不起來，安心打掃臺打撒手兒！』一疊聲又要吃茶。

平兒忙倒了一碗茶來。原來那些丫頭老婆見賈璉出了門，又復睡下，不打諒這會子回來，原不會預備，平兒便把溫過的拿來。賈璉生氣，舉起碗來，豁琅一聲，摔了個粉碎。

鳳姐驚醒，嚇了一身冷汗，啜約一聲，睜開眼，只見賈璉氣狠狠的坐在旁邊，平兒彎着腰拾碗片子呢。鳳姐道：『你怎麼就回來了？』問了一聲，半日不答應，只得又問一聲。

賈璉喝道：『你不要我回來，叫我死在外頭麼？』鳳姐笑道：『這又是何苦來呢？常時我見你不像今兒回來的快，問你一聲，也沒什麼生氣的。』賈璉又喝道：『又沒遇見，怎麼不快回來呢？』鳳姐笑道：『沒有遇見，少不

得耐煩些；明兒再去早些兒，自然遇見了。」

賈璉喝道：「我可不「吃着自己的飯，替人家趕獐子」呢！我這裏一大堆的事，沒個動秤兒的；沒來由，爲人家的事瞎鬧了這些日子，當什麼正經呢！那有事的人，還在家受用，死活不知，還聽見說要鑼鼓喧天的擺酒唱戲做生日呢！我可瞎跑他娘的腿子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，又罵平兒。

鳳姐聽了氣的乾咽，要和他分證。想了一想，又忍住了，勉強陪笑道：「何苦來生這麼大氣！大清早起，和我吵鬧什麼？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？你既應了，就得耐煩些，少不得替人家辦辦——也沒見這個人自己有爲難的事，還有心腸唱戲擺酒的鬧。」賈璉道：「你可說麼？你明兒倒也問問他！」

鳳姐詫異道：「問誰？」賈璉道：「問誰？問你哥哥。」鳳姐道：「是他麼？」賈璉道：「可不是他，還有誰呢？」鳳姐忙問道：「他又有什麼事，叫你替他跑？」賈璉道：「你還在墻子裏呢！」鳳姐道：「真真這就奇了！我連一個字兒也不知道！」

賈璉道：「你怎麼能知道呢！這個事，連太太和姨太太都不知道呢。頭一件，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；二則你身上又常壞不好，所以我在外頭壓住了，不叫裏頭知道的。說起來，真真令人惱！你今兒不問我，我也不便告訴你。你打諒你哥哥行事像個人呢！你知道外頭人都叫他什麼？」鳳姐道：「叫他什麼？」賈璉道：「叫他什麼？」叫他「忘仁」！」

鳳姐撲嗤的一笑：「他可不叫王仁，叫什麼呢？」賈璉道：「你打諒那個王仁麼？是忘了仁義禮智信的那個「忘仁」哪？」鳳姐道：「這是什麼人，這麼刻薄嘴兒糟蹋人！」賈璉道：「並不是糟蹋他，今兒索性告訴你，你也可以知道你那哥哥的好處。你可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麼？」

鳳姐想了一想道：「噯，噯！可是呀，我還忘了問你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麼？我記得年年都是寶玉去。前日老

爺降了，二叔那邊送過戲來，我還偷偷兒的說：「二叔爲人最是畜刻的，不比得大舅太爺。他們各自家裏還『烏眼雞』是的不麼？昨兒大舅太爺沒了你，瞧他是個兄弟，他還出了個頭兒攪了個事兒麼？」所以那一天說趕他的生日，僧們還他一班戲，省了親戚跟前落虧欠。如今這麼早就做生日，也不知是什麼意思！」

賈璉道：「你還作夢呢！一到京，接着大舅太爺的首尾，就開了一個弔，他怕僧們知道攔他，所以沒告訴僧們，弄了好幾千銀子。後來二爺噴着他，說他不該一網打盡，他吃不住了，變了個法兒，就指着你們二叔的生日撒了個網，想着再弄幾個錢，好打點二舅太爺，也不管親戚朋友冬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，這麼丟臉！你知道我起早爲什麼？這如今因海疆的事情，御史參了一本，說是大舅太爺的虧空，本員已故，應着落其弟王勝，姪兒王仁賠補。爺兒兩個急了，找了我給他們託人情。我見他們嚇的那麼個樣兒，再者又關係太太和你，我纔應了。想着找總理內庭都檢點老裘替他辦，或者前任後任挪移挪移，偏又去晚了，他進裏頭去了，我白起來跑了一趟，他們家裏還在那裏定戲擺酒，你說，叫人生氣不生氣！」

鳳姐聽了，纔知王仁所行如此，但他素性好強護短，聽見賈璉如此說，便道：「憑他怎那樣，到底是你的親大舅兒，再者這件事，死的大太爺活的二叔，都感激你罷了。沒什麼說的，我們家的事，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了。省的帶累別人受氣，背地裏罵我。」說着，眼淚早流下來，掀開被窩，一面坐起來，一面挽頭髮，一面披衣裳。

賈璉道：「你倒不用這麼着，是你哥哥不是我，我並沒說你呀。況且我出去了，你身上又不好，我都起來了，他們還睡覺，僧們老輩子有這個規矩麼？你如今做好好先生，不管事了。我說了一句，你就起來，明兒我要嫌這些人，難道你都替了他們麼？好沒意思啊！」

鳳姐聽了這些話，纔把淚止住了，說道：「天也不早了，我也該起來了。你有這麼說的，你替他們家在心的辦辦，那就是你的情分了。再者也不光爲我，就是太太聽見也喜歡。」賈璉道：「是了，知道了。」大蘿蔔還用尿澆

平兒道：「奶奶這麼早起來做什麼？那一天奶奶不是起來有一定的時候兒呢？爺也不知是那裏的邪火，拿着我們出氣。何苦來呢？奶奶也算替爺爭殼了。那一點兒不是奶奶當頭陣？不是我說，爺把現成兒的也不知吃了多少。這會子替奶奶辦了一點子事，又關着好幾層兒呢，就是這麼拿糖作醋的起來，也不怕人家寒心？且這也不單是奶奶的事呀。我們起遲了，原該爺生氣，左右到底是奴才呀。奶奶跟前，儘着身子累的成了一個病包兒了，這是何苦來呢？」說着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。

那賈璉本是一肚子悶氣，那裏見得這一對嬌妻美妾，又尖利，又柔情的話呢？便笑道：「殼了算了罷！他一個人就殼使的了，不用你幫着。左右我是外人，多早晚我死了，你們就清淨了！」鳳姐道：「你也別說那個話，誰知道誰怎麼樣呢？你不死，我還死呢！早死一天，早心淨。」說着，又哭起來。平兒只得又勸了一回。那時天已大亮，日影橫窗，賈璉也不便再說，站起來出去了。

鳳姐自己起來，正在梳洗，忽見王夫人那邊小丫頭過來道：「太太說了，叫問二奶奶今日過舅太爺那邊去不去？要去，說叫二奶奶同着寶二奶奶一路去呢。」鳳姐因方纔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氣，恨娘家不給爭氣，又兼昨夜園中受了那一驚，也實在沒精神，便說道：「你先回太太去。我還有一兩件事沒辦清，今日不能去。況且他們那又不是什麼正經事。寶二奶奶要去，各自去罷。」小丫頭答應着回去，覆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鳳姐梳了頭，換了衣服，想了想，雖然自己不去，也該帶個信兒。再者，寶釵還是新媳婦，出門子自然要過去照應照應的。於是見過王夫人，支吾了一件事，便過來到寶玉房中。只見寶玉穿着衣服，歪在炕上，兩個眼睛呆呆的看寶釵梳頭。鳳姐站在門口，還是寶釵一回頭看見了，連忙起身讓坐。寶玉也爬起來，鳳姐纔笑嘻嘻的坐下。寶釵因說麝月道：「你們瞧着二奶奶進來，也不言語聲兒！」麝月笑着道：「二奶奶頭裏進來就擺手兒。」

不叫言語呢。」

鳳姐因向寶玉道：「你還不走，等什麼呢？沒見這麼大人了，還是這麼小孩子氣的。人家各自梳頭，你爬在旁邊看什麼成日家一塊兒在屋裏，還看不厭，也不怕丫頭們笑話！」說着，嗤的一笑，又瞅着他咂嘴兒。

寶玉雖也有些不好意思，還不理會，把個寶釵直臊的滿臉通紅，又不好聽着，又不好說什麼。只見襲人端過茶來，只得搭訕着自己遞了一袋煙。鳳姐兒笑着站起來接了，道：「二妹妹，你別管我們的事，你快穿衣服罷。」寶玉一面也搭訕着，找這個，弄那個。鳳姐道：「你先去罷，那裏有個爺們等着奶奶們一塊兒走的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只是嫌我這衣裳不大好，不如前年穿着老太太給的那件「雀金泥」好。」鳳姐因慳他道：「你爲什麼不穿？」寶玉道：「穿着太早了。」

鳳姐忽然想起，自悔失言，幸虧寶釵也和王家是內親，只是那些丫頭們跟前，已經不好意思了。襲人却接着說道：「二奶奶還不知道呢，就是穿得，他也不穿了。」鳳姐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

襲人道：「告訴二奶奶，真真是我們這位爺的行事都是天外飛來的。那一年因二舅太爺的生日，老太太給了他這件衣裳，誰知那一天就燒了。我媽病重了，我沒在家，那時候還有晴雯妹妹呢，聽見說病着，整給他補了一夜，第二天，老太太纔沒瞧出來呢。去年那一天，上學天冷，我叫焙茗拿了去給他披披，誰知這位爺見了這件衣裳，想起晴雯來了，說了總不穿了，叫我給他收一輩子呢。」

鳳姐不等說完，便道：「你提晴雯，可惜了兒的！那孩子模樣兒手兒都好，就只嘴頭兒利害些。偏偏兒的太太不知聽了那裏的謠言，活活兒的把個小命兒要了，還有一件事，那一天，我瞧見廚房裏柳家的女人，他女孩子叫什麼五兒，那丫頭長的和晴雯，脫了個影兒似的。我心裏要叫他進來，後來我問他媽，他媽說是很願意。我想着寶二爺屋裏的小紅，跟了我，我還沒還他呢，就把五兒補過來。平兒說：「太太那一天說了，凡像那個樣兒

的，都不叫派到寶二爺屋裏呢。」我所以也就攔下了。這如今寶二爺也成了家了，還怕什麼呢？不如我就叫他進來——可不知寶二爺願意不願意。要想着晴雯，只瞧見這五兒就是了。」

寶玉本要走，聽見這些話又歎了。襲人道：「爲什麼不願意早就要弄了來的。只是因爲太太的話說的結實罷了。」鳳姐道：「那麼着，我明日就叫他進來。太太的跟前，有我呢。」寶玉聽了，喜不自勝，纔走到賈母那邊去了。

這裏寶釵穿衣服。鳳姐兒看他兩口兒這般恩愛纏綿，想起賈璉方纔那種光景，好不傷心，坐不住，便起身向寶釵笑道：「我和你到太太屋裏去罷。」笑着出了房門，一同來見賈母。寶玉正在那裏回賈母往舅舅家去。賈母點頭說道：「去罷，只是少吃酒，早些回來，你身子纔好些。」寶玉答應着出來，剛走到院內，又轉身回來，向寶釵耳邊說了幾句，不知什麼。寶釵笑道：「是了，你快去罷。」將寶玉催着去了。

這裏賈母和鳳姐寶釵說了沒三句活，只見秋紋進來傳說：「二爺打發焙茗轉來說，請二奶奶。」寶釵說道：「他又忘了甚麼，又叫他回來？」秋紋道：「我叫小丫頭問了焙茗，說是二爺說了一句話，叫我回來告訴二奶奶，若是去呢，快些來罷，若不去呢，別儘在風地裏站着。」說的賈母、鳳姐並地下站着的衆老婆子，頭都笑了。寶釵飛紅了臉，把秋紋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好個糊塗東西，這也值得這樣慌慌張張跑了來說！」秋紋也笑着回去，叫小丫頭去罵焙茗。那焙茗一面跑着，一面回頭說道：「二爺把我巴巴的叫下馬來，叫回來說的，我若不說，回來對出來，又罵我了。這會子說了他們又罵我。」

那丫頭笑着跑回來說了，賈母向寶釵道：「你去罷，省的他這麼記掛。」說的寶釵站不住，又被鳳姐攙他頭，笑，正不好意思，纔走了，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了來了，給賈母請安，見過了鳳姐，坐着吃茶。賈母因問道：「這一向怎麼不來？」大了道：「因這幾日廟中作好事，有幾位誥命夫人不時在廟裏起坐，所以沒得空兒來。今日特

來回老祖宗，明日還有一家作好事，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，若高興，也去隨喜隨喜。」賈母便問：「做什麼好事？」

大了道：「前月爲王大人府裏不乾淨，見神見鬼的，偏生那太太夜間又看見去世的老爺，因此，昨日在我廟裏告訴我，要在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，做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，保佑家口安甯，亡者昇天，生者獲福，所以我不得空兒來請老太太的安。」

却說鳳姐素日最厭惡這些事的，自從昨夜見鬼，心中總只是疑疑惑惑的，如今聽了大了這些話，不覺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，已有三分信意，便問大了道：「這散花菩薩是誰？他怎麼就能避邪除鬼呢？」

大了見問，便知他有些信意，說道：「奶奶今日問我，告訴我告訴奶奶知道，這個散花菩薩來歷根基不淺，道行非常，生在西天大樹國中，父母打柴爲生，養下菩薩來，頭長三角，眼橫四目，身長八尺，兩手拖地，父母說：「這是妖精！」便棄在冰山之後了。誰知這山上有一個得道的老猢猻出來打食，看見菩薩頂上白氣冲天，虎狼遠避，知道來歷非常，便抱回洞中撫養。誰知菩薩帶了來的聰慧禪，也會談與猢猻天天談道參禪，說的天花散漫，香雨繽紛，至一千年後便飛昇了。至今山上猶見談經之處，天花散漫，所求必靈，時常顯聖，救人苦厄。因此世人纔蓋了廟，塑了像供奉着。」

鳳姐道：「這有什麼憑據呢？」大了道：「奶奶又來盤駁了。一個佛爺，可有什麼憑據呢？就是撒謊，也不過哄一兩個人罷了。難道古往今來，多少明白人多被他哄了不成？奶奶只想惟有佛家香火，歷來不絕，他到底是視國佑民，有些靈驗，人纔信服。」

鳳姐聽來大有道理，因道：「既這麼，我明日去試試。你廟裏可有籤？我去求一籤。我心裏的事，籤上批的出來，我從此就信了。」大了道：「我們的籤最是靈的，明日奶奶去求一籤，就知道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既這麼着，索性等

到後日初一，你再求去。」說着，大家吃了茶，到王夫人各房裏去請了安，回去不提。

這裏鳳姐勉強扎揸着，到了初一清晨，令人預備了車馬，帶着平兒並許多奴僕，來至散花寺，大了帶了衆姑子，接了進去，獻過茶，洗手後至大殿上焚香。那鳳姐兒也無心瞻仰聖像，一乘虔誠，叩了頭，舉起籤筒，默默的將他見鬼之事，並身體不安等故，祝告了一回，纔搖了三下，只聽喇的一聲，筒中攛出一枝籤來，於是叩頭拾起一看，只見上寫「第三十三籤，上上大吉。」

大了忙查查籤簿時，看見上面寫着「王熙鳳衣錦還鄉。」鳳姐一見這幾個字，吃一大驚，便問大了道：「古人也，也有叫王熙鳳的麼？」大了笑道：「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，難道「漢朝王熙鳳求官」的這一段事也不曉得？」周瑞家的在旁笑道：「前年李先兒還說這一回書的，我們還告訴他，重着奶奶的名字，不要叫呢。」

鳳姐笑道：「可是呢，我倒忘了。」說着，又瞧底下的，寫道是

去國離家二十年，於今衣錦返家園。蜂採百花成蜜後，爲誰辛苦爲誰甜？行人至，音信遲，認宜和，婚再議。看完了，不甚明白。

大了道：「奶奶大喜這一籤，巧得很！奶奶自幼在這裏長大，何曾回南京去了？如今老爺放了外任，或者接家眷來，順便返家，奶奶可不是「衣錦還鄉」了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抄了個籤經，交與丫頭。鳳姐也半信半疑的，大了擺了齋來，鳳姐只動了一動，放下了要走，又給了香銀，大了苦留不住，只得讓他走了。

鳳姐回至家中，見了賈母、王夫人等，問起籤來，命人一解，都歡喜非常道：「或者老爺果有此心，僧們走一趟也好。」鳳姐兒見人人這麼說，也就信了，不在話下。

却說寶玉這一日正睡午覺，醒來不見寶釵，正要問時，只見寶釵進來，寶玉問道：「你那裏去了，半日不見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給鳳姐姐瞧一回籤。」寶玉聽說，便問是怎麼樣的，寶釵把籤帖念了一回，又道：「家中人人都

說好的；據我看，這「衣錦還鄉」四字裏頭還有原故，後來再瞧罷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你又多疑了，妄解聖意。」錦衣還鄉」四字，從古至今，都知道是好的；今兒你又偏生看出原故來，了。依我說，這「錦衣還鄉」還有什麼別的解說？」寶釵正要解說，只見王夫人那裏打發丫頭過來請二奶奶，寶釵立刻過去，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回 甯國府骨肉病災侵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

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喚寶釵，寶釵連忙過來請了安。王夫人道：「你三妹妹如今要出嫁了，只得你們作嫂子的大家開導開導他，也是你們姊妹之情，況且他也是個明白孩子。我看你們兩個也很合得來。只是我聽見說寶玉聽見他三妹妹要出門，哭的了不得，你也該勸勸他。如今我的身子是十病九痛的，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，兩日不好，你還心地明白些，諸事也別說，只管吞着不肯得罪人，將來這一番家事，都是你的擔子。」寶釵答應着。

王夫人又說道：「還有一件事，你二嫂子昨日帶了柳家媳婦的丫頭來，說補在你們屋裏？」寶釵道：「今日平兒纔帶過來，說是太太和二奶奶的生意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是呀，你二嫂子和我說，我想也沒要緊，不便駁他的回。只是一件，我見那孩子眉眼兒上頭也不是個很安頓的，起先爲寶玉房裏的丫頭狐狸似的，我攛了幾個月，時候你也知道，不然，你怎麼搬回家去了呢？如今有你，自然不比先前了。我告訴你，不過留點神兒就是了。你們屋裏就是襲人那孩子，還可以使得？」寶釵答應了，又說了幾句話，便過來了。飯後，到了探春那邊，自有一番懇懇勸慰之言，不必細說。

次日，探春將要起身，又來辭寶玉。寶玉自然難割難分。探春便將綢帶大體的話說的，寶玉始而低頭不語，後

來轉悲作喜，似有醒悟之意。於是探春放心，辭別衆人，竟上轎登程，水舟陸車而去。

先前衆姊妹們都住在大觀園中。後來賈妃薨後，也不修葺。到了寶玉娶親，林黛玉一死，史湘雲回去，寶琴在
家住着，園中人少，況且天氣寒冷，李紈姊妹，探春、惜春等，俱搬回舊所，到了花朝月夕，依舊相約玩耍。如今探春
一去，寶玉病後不出房門，益發沒有高興的人了，所以園中寂寞，只有幾家看園的人住着。

那日，尤氏過來送探春起身，因天晚省得套車，便從前年在園裏開通甯府的那個便門裏走過去。覺得淒涼
滿目，臺榭依然，女牆一帶，都如種作園地一般，心中悵然如有所失。因到家中，便有些身上發熱，扎掙一兩天，竟
躺倒了。日間的發燒猶可，夜裏身熱異常，便譫語縣縣。賈珍連忙請了大夫看視，說感冒起的，如今纏經入了足
陽明胃經，所以譫語不清，如有所見，有了大穢，即可身安。

尤氏服了兩劑，並不稍減，更加發起狂來。賈珍着急，便叫賈蓉去打聽，「外頭有好醫生，再請幾位來瞧瞧。」
賈蓉回道：「前日這位太醫是最興時的了，只怕我母親的病，不是藥治得好的。」賈珍道：「胡說不吃藥，難道
由他去罷！」

賈蓉道：「不是說不治，爲的是前日母親往西府去，回來是穿着園子裏走過來的。一到了家，就身上發熱，別
是撞着邪了罷。外頭有個毛半仙，是南方人，卦起的很靈，不如請他來占個卦占的有影兒呢，就依着他，是要不
中用，再請別的好大夫來。」

賈珍聽了，即刻叫人請來。坐在書房內，喝了茶，便說：「府上叫我，不知占什麼事？」賈蓉道：「家母有病，請教
一卦。」毛半仙道：「既如此，取淨水洗手，設下香案，讓我出了一課來看就是了。」

一時，下人安排定了，他便懷裏掏出卦筒來，走到上頭，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，手內搖着卦筒，口裏念道：「
伏以太極兩儀，網繆交感，圖書出而變化不窮，神聖作而誠求必應。茲有信官賈某，爲因母病，虔請伏羲、文王、周

公孔子——四大聖人——鑒臨在上。誠感則靈，有凶報凶，有吉報吉。先請內象三爻。『說着，將筒內的錢倒在盤內說：『有靈的，頭一爻就是交。』拿起來又搖了一搖，倒出來，說是單。第三爻又是交，檢起錢來，嘴裏說是『內爻已示，更請外象三爻，完成一卦。』起出來，是單拆單。

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銅錢，便坐下說道：『請坐請坐，讓我來細細的看看。這個卦乃未濟之卦。世爻是第三爻，午火兄弟劫財，悔氣是一定該有的。如今尊駕爲母問病，用神是初爻，真是父母爻動出官鬼來。五爻上又有一層官鬼，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輕的。還好，還好，如今子亥之水休囚，寅木動而生火，世爻上動出一個子孫來，倒是剋鬼的。況且日月生身，再隔兩日子水官鬼落空，交到戌日就好了。但是父母爻上變鬼，恐怕令尊大人也有些關礙。就是本身世爻，比劫過重。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，也不好。』說完了，便撮着鬚子坐着。

賈蓉起先聽他搗鬼，心裏忍不住要笑，聽他講的卦理明白，又說生怕父親也不好，便說道：『卦是極高明的，但不知我母親到底是什麼病。』毛半仙道：『據這卦上，世爻午火變水相剋，必是寒火凝結，若要斷得清楚，操善也不大明白，除非用『大六壬』纔斷得準。』

賈蓉道：『先生都高明的麼？』毛半仙道：『知道些。』賈蓉便要請教，報了一個時辰。毛先生便畫了盤子，將神將排定算去，是戌上白虎。『這課叫做『魄化課。』大凡白虎乃是凶將，乘旺象氣受制，便不能爲害；如今乘着死神死煞，及時令囚死，則爲餓虎，定是傷人。就如魄神受驚消散，故名『魄化。』這課象說是人身喪魄，憂患相仍，病多喪死，認有憂驚。按象有日暮虎臨，必定是傍晚得病的象。內說：『凡占此課，定是伏虎有舊宅作怪，或有形嚮。』如今尊駕爲大人而占，正合着虎在陽爻，男在陰爻。此課十分凶險呢！』

賈蓉沒有聽完，嚇得面上失色道：『先生說得很是，但與那卦又不大相合，到底有妨礙麼？』毛半仙道：『你不用慌，待我慢慢的再看。』低着頭，又咕嚕了一會子，便說：『好了，有救星了！算出已上有貴神救解，謂之『魄』』

化魂歸。」先憂後喜，是不妨事的；只要小心些就是了。」

賈蓉奉上卦金，送了出門，回稟賈珍，說是母親的病是在舊宅傍晚得的，爲撞着什麼伏屍白虎。賈珍道：「你說你母親前日從園裏走回來的，可不是那裏撞着的？你還記得你二孀娘到園裏去，回來就病了？你雖沒有見甚麼，後來那些丫頭老婆們都說是山子上一個毛烘烘的東西，眼睛有燈籠大，會說話，把他二奶奶趕了回來，嚇出一場病來。」

賈蓉道：「怎麼不記得！我還聽見寶叔家的焙茗說：『晴雯是做了園裏芙蓉花的神了；林姑娘死了，半空裏有音樂，必定他也是管什麼花兒了。想這許多妖怪在園裏，還了得頭裏人多陽氣重，常來常往，不打緊，如今冷落的時候，母親打那裏走，不知撞了什麼花兒呢？不然，就是撞着那一個那卦也還是準的。』」

賈珍道：「到底說有妨礙沒有呢？」賈蓉道：「據他說，到了戌日就好了。只願早兩天好，或過兩天纔好。」賈珍道：「這又是什麼意思？」賈蓉道：「那先生若是這樣準，生怕老爺也有些不自在。」

正說着，裏頭喊說：「奶奶要坐起到那邊園裏去，丫頭們都按捺不住。」賈珍等進去安慰定了，只聽尤氏嘴裏亂說：「穿紅的來叫我穿綠的來趕我。」地下這些人又怕又好笑。賈珍便命人買些紙錢，送到園裏燒化。果然那夜出了汗，便安靜些，到了戌日，也就漸漸的好起來。

由是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都說大觀園中有了妖怪，嚇得那些看園的人也不修花補樹，灌溉果蔬。起先晚上不敢行走，以致鳥獸逼人，甚至日裏也是約伴械持而行。過了些時，果然賈珍也病，竟不請醫調治，輕則到園化紙許願，重則詳星拜斗。賈珍方好，賈蓉等相繼而病。如此接連數月，鬧得兩府俱怕。從此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妖，園中出息一概全蠲，各房月錢重新添起，反弄得榮府中更加拮据。那些看園的沒有了想頭，個個要離此處，每每造言生事，便將花妖樹怪編派起來，各要搬出，將園門封固，再無人敢到園中，以致崇樓高閣，瓊館瑤臺，皆爲禽

獸以棲。

却說晴雯的表兄吳貴正住在園門口。他媳婦自從晴雯死後，聽見說作了花神，每日晚間，便不敢出門。這一日，吳貴出門買東西，回來晚了。那媳婦兒本有些感冒着了，日間吃錯了藥，晚上吳貴到家，已死在炕上。外面的人，因那媳婦兒不妥當，便都說妖怪爬過牆吸了精去死的。於是老太太着急的，不得再另派了好些人，將寶玉的住房圍住，巡邏打更。這些小丫頭們還說有的看見紅臉的，有的看見很俊的女人的，噪鬧不休，嚇得寶玉天天害怕。虧得寶釵有把持的，聽得丫頭們混說，便嚇着他要打，所以那些謠言略好些。無奈各房的人都是疑神疑鬼的不安靜，也添了人坐更，於是更加了好些食用。

獨有賈赦不大很信說：『好好園子，那裏有什麼鬼怪！』挑了個風清日暖的日子，帶了好幾個家人，手裏持着器械，到園裏看動靜。衆人勸他不依，到了園中，果然陰氣逼人。賈赦還強着前走，跟的人都探頭縮腦。內中有一個年輕的家人，心內已經害怕，只聽呼的一聲，回過頭來，只見五色燦爛的一件東西跳過去了，嚇的噤啞一聲，腿子發軟，便躄倒了。

賈赦回身查問，那小子喘吁吁的回道：『親眼看見一個黃臉紅鬚綠衣青裳的妖精，走到樹林子後頭山窟窿裏去了！』賈赦聽了，便有些膽怯，問道：『你們都看見麼？』有幾個『推順水船兒』的回道：『怎麼沒瞧見，因老爺在頭裏，不敢驚動罷了。奴才們還撐得住。』說得賈赦害怕，也不敢再走，急急的回來，吩咐小子們不要提及，只說看過了，沒有什麼東西，心裏實也相信，要到真人府裏請法官驅邪。

豈知那些家人無事還要生事，今見賈赦怕了，不但不瞞着，反添了些謔說得人人吐舌。賈赦沒法，只得請道士到園作法事，驅邪逐妖。擇吉日，先在省親正殿上舖排起壇場來，上供三清聖像，旁設二十八宿並馬趙溫周四大將，下排三十六天將圖像，香花燈燭設滿一堂，鐘鼓法器排到兩邊，壇上插着五方旗號。道紀司派定四十

九位道衆的執事，淨了一天的壇。三位法官，行香取水畢，然後播起法器。法師們俱戴上七星冠，披上九宮八卦仙衣，踏着登雲履，手執牙笏，便拜表請聖，念了一天的消災驅邪接福的洞元經，以後便出榜召將榜上大書「太乙混元上清三境靈寶符錄演教大法師行文勅令本境諸神到壇聽用」。

那日兩府上下爺們，仗着法師擒妖，都到園中觀看，都說：「好大法令！呼神遣將鬧起來，不管有多少妖怪也嚇跑了！」大家都擠到壇前，只見小道士們將旗旛舉起，按定五方站住，伺候法師號令。三位法師——一位手提寶劍，拿着法水，一位捧着七星皂旗，一位舉着桃木打妖鞭——立在壇前，只聽法器一停，上頭令牌三下，口中念念有詞，那五方旗便團團散佈。法師下壇，叫本家領着，到各處樓閣殿亭，房廊屋舍，山崖水畔，灑了法水，將劍指畫了一陣回來，連擊令牌，將七星旗祭起。衆道士將旗旛一聚，接下打妖鞭，望空打了三下。本家衆人，都道：「拿住妖怪，爭着要看，及至跟前，並不見有什麼形響。」只見法師叫衆道士，拿取瓶罐，將妖收下，加上封條。法師硃筆書符收禁，令人帶回本觀塔下鎖住，一面撤壇謝將。賈赦恭敬叩謝了法師。

賈蓉等小弟兄背地都笑個不住，說：「這樣的大排場，我打量拿着妖怪給我們瞧瞧，到底是些什麼東西！那裏知道是這樣收羅，究竟妖怪拿去了沒有？」賈珍聽見，罵道：「糊塗東西！妖怪原是聚則成形，散則成氣，如今多少神將在這裏，還敢現形麼？無非把妖氣收了，便不作祟，就是法力了！」

衆人將信將疑，且等不見響動，再說。那些小人只知妖怪被擒，疑心去了，便不大驚小怪；往後果然沒人捉起了。賈珍等病愈復原，都道法師神力，獨有一個小子笑說道：「頭裏那些響動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跟着大老爺進園這一日，明明是個大野雞飛過去了。拴兒嚇昏了眼，說得活像我們都替他圓了個慌。大老爺就認真起來，倒瞧了個很熱鬧的壇場。」衆人雖然聽見，那裏肯信，究無人敢住。

一日，賈赦無事，正想要叫幾個家人搬住在園中看守舊屋，惟恐夜晚藏匿歹人，方要傳出話去，只見賈璉進

來，請了安，回說：『今日到我大舅家去，聽見一個謊信，說是二叔被節度使參進來，爲的是失察屬員，重徵糧米，請旨革職的事。』

賈赦聽了，吃驚道：『只怕是謠言罷！前日你二叔帶書子來，說探春於某日到了任所，擇了某日吉時，送了你妹子到了海疆，路上風平浪靜，合家不必掛念，還說節度認親，倒設席賀喜。那裏有做了親戚，倒題參起來的？且不必言語，快些到吏部打聽明白，就來回我。』

賈璉卽刻出去，不到半日，回來說：『纔到吏部打聽，果然二叔被參。題本上去，虧得皇上恩典，沒有交部；便下旨意，說：『這失察屬員，重徵糧米，苛虐百姓，本應革職，姑念初膺外任，不諳吏治，被屬員蒙蔽，着降三級，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，並令卽日回京。』這信是准的。正在吏部說話的時候，來了一個江西引見知縣，說起我們二叔是感激的，俱說是個好上司，只是用人不當，那些家人在外招搖誑騙，欺凌屬員，已經把好名聲都弄壞了。節度大人早已知道，也說我們二叔是個好人，不知怎麼樣，這回又參了，想是忒鬧得不好，恐將來弄出大禍，所以借了一件失察的事情參的，倒是避重就輕的意思，也未可知。』賈赦未聽說完，便叫賈璉：『先去告訴你孀子知道，且不必告訴老太太就是了。』賈璉去回王夫人，未知有何話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二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真禪雨村空遇舊

話說賈璉到了王夫人那邊，一一的說了；次日，到了部裏打點停當，回來又到王夫人那邊，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。王夫人便道：『打聽准了麼？果然這樣，老爺也願意，合家也放心。那外任是何嘗做得的？若不是那樣參了回來，只怕叫那些混帳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！』賈璉道：『太太那裏知道？』

王夫人道：『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，並沒有一個錢拿回來，把家裏的倒摸掬了好些去了。你瞧那些跟老爺

去的人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，那些小老婆子們便金頭銀面的妝扮起來了；可不是在外頭瞞着老爺弄錢？你叔叔便由着他們鬧去。若弄出事來，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，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！」

賈璉道：「太太說得很是，方纔我聽見，嚇的不得了，直等打聽明白纔放心。也願意老爺做個京官，安安逸逸的做幾年，纔保得住一輩子的聲名，就是老太太知道了，倒也是放心的。只要太太說得寬綏些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知道，你到底再去打聽打聽。」

賈璉答應了，纔要出來，只見薛姨媽家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，到王夫人裏間屋內，也沒說請安，便道：「我們太太叫我來告訴這邊的姨太太說：『我們家不得了，又鬧出事來了。』」

王夫人聽了，便問：「鬧出什麼事來？」那婆子又說：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」王夫人說道：「糊塗東西，有要緊事，你到底說啊！」婆子便說道：「我們家二爺不在家，一個男人也沒有，這件事情出來，怎麼辦？要求太太打發幾位爺們去料理料理。」

王夫人聽着不懂，便着急道：「究竟要爺們去幹什麼事？」婆子道：「我們大奶奶死了。」王夫人聽見，便啐道：「這種女人死了罷咧，也值得大驚小怪的！」婆子道：「不是好好兒死的，是混鬧死的，快求太太打發人去辦辦。」說着就要走。王夫人又生氣，又好笑，說：「這婆子好混帳，連哥兒倒不如你過去瞧瞧，別理那糊塗東西。」那婆子沒聽見打發人去，只聽見說：「別理他……」他便賭氣跑回去了。

這裏薛姨媽正在着急，再等不來，好容易見那婆子來了，便問：「姨太太打發誰來？」婆子嘆氣說道：「人再不要有急難事，什麼好親好眷，看來也不中用。姨太太不但不肯照應我們，倒罵我糊塗。」

薛姨媽聽了，又氣又惱，道：「姨太太不管，你姑奶奶怎麼說了？」婆子道：「姨太太既不管，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，我也沒有去告訴。」薛姨媽啐道：「姨太太是外人，姑娘是我養的，怎麼不管？」婆子一時省悟

道：「是啊！這麼着我還去。」

正說着，只見賈璉來了，給薛姨媽請了安，道了惱，回說：「我姨子知道弟婦死了，問老婆子，再說不明，着急得很，打發我來問個明白，還叫我在這裏料理。該怎麼樣，姨太太只管說了辦去。」薛姨媽本來氣得乾哭，聽見賈璉的話，便笑着說：「倒要二爺費心。我說姨太太是待我最好的，都是這老貨說不清，幾乎誤了事。請二爺坐下，等我慢慢的告訴你。」便說：「不為別的事，為的是媳婦不是死好的。」賈璉道：「想是為兄弟犯事，怨命死的。」薛姨媽道：「若這樣倒好了，前幾個月頭裏，他天天蓬頭赤脚的瘋鬧。後來聽見你兄弟問了死罪，他雖哭了。」場以後倒搽脂抹粉的起來。我若說他，又要鬧個了不得，我總不理他。有一天，不知怎麼樣，來要香菱去作伴。我說：「你放着寶蟾還要香菱做什麼？況且香菱是你不喜的，何苦招氣生？」他必不依。我沒法兒，便叫香菱到他屋裏去。可憐這香菱不敢違我的話，帶着病就去了。誰知道他待香菱很好，我倒歡喜。你大妹妹知道了，說：「只怕不是好心罷。」我也不理會。頭幾天香菱病着，他倒親手去做湯給他喝。那知香菱沒福，剛端到跟前，他自己潑了手，連碗都砸了。我只說必要遷怒在香菱身上，他倒沒生氣，自己還拿簪帚掃了，拿水潑淨了地，仍舊兩人很好。昨日晚上，又叫寶蟾去做了兩碗湯來，自己說要同香菱一塊兒喝。隔了一回，聽見那屋裏兩隻腳蹬的響，寶蟾急的亂嚷，以後香菱也嚷着，扶着牆出來叫人。

「我忙着看去，只見媳婦鼻子眼睛裏都流出血來，在地下亂滾，兩手在心口亂抓，兩腳亂蹬，把我嚇死了，問他也說不出來，只管直嚷，鬧了一回就死了。我瞧那光景是眼了毒的寶蟾，便哭着來揪香菱，說他把藥毒死了奶奶了。我看香菱也不是這麼樣的人，再者，他病的起還起不來，怎麼能藥人呢？無奈寶蟾一口咬定。我的二爺這叫我怎麼辦？只得硬着心腸，叫老婆子們把香菱捆了，交給寶蟾，便把房門反扣了。我和你二妹妹守了一夜，等府裏的門開了，纔告訴去的。」二爺你是明白人，這件事怎麼好？」

賈璉道：『夏家知道了沒有？』薛姨媽道：『也得撕擄明白了，纔好報啊？』賈璉道：『據我看起來，必要經官纔了得下來。我們自然疑在寶蟾身上——別人就說寶蟾爲什麼藥死他奶奶，也是沒答對的。若是在香菱身上，倒還裝得上。』

正說着，只見榮府女人們進來說：『我們二奶奶來了。』賈璉雖是大伯子，因從小兒見的，也不迴避。寶釵進來見了母親，又見了賈璉，便在裏間屋內同寶琴坐下。薛姨媽也將前事告訴了一遍。寶釵便說：『若把香菱細了，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的麼？』薛姨媽說這湯是寶蟾做的，就該細起寶蟾來問他呀。一面便該打發人報夏家去，一面報官的是。』

薛姨媽聽見有理，便問賈璉。賈璉道：『二妹子說的很是。報官還得我去託了刑部裏的人，相驗問口供的時候，方有照應。只是要細寶蟾放香菱，倒怕難些。』薛姨媽道：『並不是我要細香菱，我恐怕香菱病中受冤着急，一時尋死，又添了一條人命，纔細了交給寶蟾，也是一個主意。』

賈璉道：『雖是這樣說，他們倒幫了寶蟾了。若要放都放，要細都細：他們三個人是一處的。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。』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去。寶釵就派了帶來幾個女人幫着細寶蟾。只見香菱已哭得死去活來。寶蟾方得意洋洋，以後見人要細他，便亂嚷起來。那禁得榮府的人吆喝着，也就細了。竟開着門，好叫人看着。這裏報夏家的人已經去了。

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裏，因近年消索，又記掛着女兒，新近搬進京來。父親已沒，只有母親，又過繼了一個混帳兒子，把家業都花完了，不時的常到薛家。那金桂原是個水性人兒，那裏守得住空房，況兼天天心裏想念薛蟠，便有些飢不擇食的光景。無奈他這個乾兄弟又是個蠢貨，雖有些知覺，祇是尙未入港，所以金桂時常回去，也幫貼他些銀錢。這些時正盼金桂回家，只見薛家的人來，心裏就想：『又拿什麼東西來了……』不料說這

裏站娘服毒死了，他便氣得亂嚷亂叫。金桂的母親聽見了，便哭喊起來，說：『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，爲什麼服了毒呢！』哭着喊着，帶了兒子，也等不得僱車，便要走來。

那夏家本是買賣人家，如今沒了錢，那顧什麼臉面。兒子頭裏就走，他跟一個老婆子，出了門，在街上啼啼哭哭的，僱了一輛破車，便跑到薛家。進門也不打話，就一聲兒一聲肉的要討人命。那時賈璉到刑部託人家裏，只有薛姨媽、寶釵、寶琴，何曾見過這陣仗兒，都嚇得不敢則聲。便要與他講理，他也不聽，只說：『我女孩兒在你家，得過什麼好處！兩口朝打暮罵的，鬧了幾時，還不容他兩口子在一處，你們商量着把女婿弄在監裏，永不見面。你們娘兒們仗着好親戚受用也罷了，還嫌他礙眼，叫人藥死了他，倒說是服毒，他爲什麼服毒？』說着，直奔薛姨媽來。薛姨媽只得退後，說：『親家太太，且請瞧瞧你女兒，問問寶釵，再說歪話不遲。』

那寶釵、寶琴，因外面有夏家的兒子，難以出來攔護，只在裏邊着急。恰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照着一進門來，見一個老婆子指着薛姨媽的臉哭罵。周瑞家的知道是金桂的母親，便走上來說：『這位是親家太太麼？大奶奶自己服毒死的，與我們姨太太什麼相干？也不犯這麼糟蹋呀。』那金桂的母親問：『你是誰？』薛姨媽見有了人，膽子略壯了些，便說：『這就是我們親戚賈府裏的。』

金桂的母親便說道：『誰不知道你們有仗腰子的親戚，纔能發叫姑爺坐在監裏！如今我的女孩兒倒白死了不成？』說着，便拉薛姨媽說：『你到底把我女兒怎樣弄殺了！給我瞧瞧。』周瑞家的一面勸說：『只管瞧瞧，用不着拉拉扯扯。』便把手一推。夏家的兒子便跑進來不依道：『你仗着府裏的勢頭兒，來打我母親麼？』說着，便將椅子打去，却沒有打着。

那裏跟寶釵的人聽見外頭鬧起來，趕着來瞧，恐怕周瑞家的吃虧，齊打躬的上去，半勸半喝。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潑來說：『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，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，如今也都不要命了！』說着，仍奔薛姨媽

媽拚命。底下的人雖多，那裏擋得住。自古說的：「一人拚命，萬夫莫當。」

正鬧到危急之際，賈璉帶了七八個家人進來，見是如此，便叫人先把夏家的兒子拉出去，便說：「你們不許鬧，有話好好說。快將家裏收拾收拾，刑部裏頭的老爺們就來相驗了。」金桂的母親正在撒潑，只見來了一位老爺，幾個在頭裏吆喝，那些人都垂手侍立。金桂的母親見這個光景，也不知是賈府何人，又見他兒子已被衆人揪住，又聽見說刑部來驗，他心裏原想看兒女屍首，先鬧了一個稀爛，再去喊官去，不承望這裏先報了官，也便軟了些。

薛姨媽已嚇糊塗了，還是周瑞家的回說：「他們來了，也沒有去瞧他姑娘，便作踐起姨太太來了。我們爲好勸他，那裏跑進一個野男人，在奶奶們裏頭撒村混打，這可不是沒有王法了！」賈璉道：「這會子不用和他講理，等一會子打着問他說：男人有男人的所在，裏頭都是些姑娘奶奶們，況且有他母親，還瞧不見他姑娘麼？他跑進來不是要打搶來了麼？」家人們做好做歹，壓伏住了。

周瑞家的仗着人多，便說：「夏太太，你不懂事！既來了，該問個青紅皂白！你們姑娘是自己服毒死了？不然，就是寶蟾藥死主子了？怎麼不問明白，又不看屍首，就想託人來了呢？我們就肯叫一個媳婦兒白死了不成？現在把寶蟾細着，因爲你們姑娘有了些病兒，所以叫香菱陪着他，也在一個屋裏住，故此兩個人都看守在那裏。原等你們來瞧着刑部相驗，問出道理來纔是呵！」

金桂的母親此時勢孤，也只得跟着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兒屋裏。只見滿臉黑血，直挺挺的躺在炕上，便叫哭起來。寶蟾見是他家的人來，便哭喊說：「我們姑娘好意待香菱，叫他在一塊兒住，他到抽空兒藥死我們姑娘！」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，便齊聲吆喝道：「胡說！昨日奶奶喝了湯，纔藥死的，這湯可不是你做的！」寶蟾道：「湯是我做的，端了來，我有事走了。不知香菱起來放了些什麼在裏頭藥死的。」

金桂的母親聽未說完，就奔香菱；衆人攔住。薛姨媽便道：「這樣子是砒霜藥的，家裏決無此物。不管香菱，寶蟾終有替他買的回來刑部少不得問出來，纔賴不去。如今把媳婦權放平正，好等官來相驗。」

衆婆子上來擡放寶釵道：「都是男人進來，你們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檢點。」只見炕褥底下有一個揉成團的紙包兒。金桂的母親瞧見，便拾起打開看時，並沒有什麼東西，便撩開了寶蟾看見道：「可不是有了憑據了？這個紙包兒我認得，頭幾天耗子鬧得慌，奶奶家去與舅爺要的拿回來攔在首飾匣內，必是香菱看見了，拿來藥死奶奶的。若不信，你們看首飾匣裏有沒有了。」

金桂的母親便依寶蟾所言，取出匣子，只有幾枝銀簪子。薛姨媽便說：「怎麼好些首飾都沒有了！」寶釵叫人打開箱櫃，俱是空的，便道：「嫂子這些東西，被誰拿去了？這可要問寶蟾。」金桂的母親心裏也虛了好些，見薛姨媽查問寶蟾，便說：「姑娘的東西，他那裏知道？」周瑞家的道：「親家太太，別這麼說呢。我知道寶姑娘是天天跟着大奶奶的，怎麼說不知？」

這寶蟾見問得緊，又不好胡說，只得說道：「奶奶自己每每帶回家去，我管得麼？」衆人便道：「好個親家太太，哄着拿姑娘的東西，哄完了，叫他尋死，來訛我們！好罷了！回來相驗，便是這麼說！」寶釵叫人到外頭告訴璉二爺說：「別放了夏家的人。」

裏面金桂的母親忙了手脚，便罵寶蟾道：「小蹄子，別嚼舌頭了！姑娘幾時拿東西到我家去？」寶蟾道：「如今東西是小，給姑娘償命是大。」寶琴道：「有了東西，就有償命的人了！快請璉二哥哥問准了夏家的兒子買砒霜的話，回來好回刑部裏的話。」

金桂的母親着了急道：「這寶蟾必是撞見鬼了，混說起來！我們姑娘何嘗買過砒霜？若這麼說，必是寶蟾藥死了的！」寶蟾急的亂嚷說：「別人賴我也罷了！怎麼你們也賴起我來呢！你們不是常和姑娘說叫他別受委

屈，鬧得他們家破人亡，那時將東西捲包兒一走，再配一個好姑爺？這個話是有的沒有？」

金桂的母親還未及答言，周瑞家的便接口說道：「這是你們家的人說的，還賴什麼呢？」金桂的母親恨的咬牙切齒的罵寶蟾說：「我待你不錯呀，爲什麼你倒拿話來葬送我呢！回來見了官，我就說是你藥死姑娘的。」

寶釵氣得瞪着眼說：「請太太放了香菱罷，不犯着白害別人。我見官自有我的話。」寶釵聽出這個話頭兒來了，便叫人反倒放開了寶蟾說：「你原是個爽快人，何苦白冤在裏頭！你有話，索性說了，大家明白，豈不完了事了呢？」寶蟾也怕見官受苦，便說：「我們奶奶天天抱怨說：『我這樣人，爲什麼撞着這個瞎眼的娘，不配給二爺，偏給了這麼個混帳糊塗行子？要是能夠同二爺過一天，死了也是願意的。』說到那裏，便恨香菱，我起初不理會，後來看見與香菱好了，我知道香菱教他什麼了，不承望昨日的湯不是好意。」金桂的母親接說道：「益發胡說了！若是要藥香菱，爲什麼倒藥了自己呢？」

寶釵便問道：「香菱，昨日你吃湯來着沒有？」香菱道：「頭幾天我病得擡不起頭來，奶奶叫我喝湯，我不敢說不喝，剛要掙扎起來，那碗湯已經潑了，倒叫奶奶收拾了個難，我心裏很過不去。昨日聽見叫我喝湯，我喝不下去，沒有法兒。正要喝的時候兒，偏又頭暈起來，只見寶蟾姐姐端了去，我正歡喜，剛合上眼，奶奶自己喝着湯，叫我嘗嘗，我便勉強也喝了。」

寶蟾不待說完便道：「是了！我老實說罷。昨日奶奶叫我做兩碗湯，說是和香菱同喝。我氣不過，心裏想着香菱那裏配我做湯給他喝呢？我故意的一碗裏頭多抓了一把鹽，記了暗記兒，原想給香菱喝的。剛端進來，奶奶恰攔住我，叫我外頭叫小子們僱車，說今日回家去。我就去說了回來，見鹽多的這碗湯在奶奶跟前呢。我恐怕奶奶喝着鹹，又要罵我。正沒法的時候，奶奶往後頭走動，我眼錯不見，就把香菱這碗湯換了過來。也是合該如此。」

奶奶回來就拿湯去，便到香菱床邊勸着說：「你到底嘗嘗。」香菱也不覺鹹。兩個人都喝完了。我正笑香菱沒嘴道兒，那裏知道這死鬼奶奶要藥香菱，必定趁我不在，將砒霜撒上了，也不知道我換了碗——這可就是一「天理昭彰，自害自身」了！」於是衆人往前後一想，真正一絲不錯，便將香菱也放了，扶着他仍舊睡在床上。

不說香菱得放，且說金桂的母親心虛事實，還想辯辭；薛姨媽等你言我語，反要他兒子償還金桂之命。正在噪鬧，賈璉在外頭說：「不用多說了，快收拾停當。刑部的老爺就到了。」此時惟有夏家母子着忙。想來總要吃虧的不得已，反求薛姨媽道：「千不是，萬不是，終是我死的女孩兒不長進。這也是他自作自受，若是刑部相驗，到底府上臉面不好看，求親家太太息了這件事罷！」寶釵道：「那可使得不得？已經報了，怎麼能歇呢？」

周端家的等人，大家做好做歹的勸說：「若要息事，除非夏親家太太自己出去攔驗，我們不提長短罷了。」賈璉在外，也將他兒子嚇住。他情願迎到刑部具結攔驗。衆人依允，薛姨媽命人買棺成殮不提。

且說賈雨村陞了京兆府尹，兼管稅務，一日出都查勘開墾地畝，路過知機縣到了急流津，正要渡過彼岸；因待人夫，暫且停轎。只見村旁有一座小廟，牆壁坍塌，露出幾株古松，倒也蒼老。雨村下轎，閒步進廟，但見廟內神像，金身脫落，殿宇歪斜，旁有斷碣，字蹟模糊，也看不明白。意欲行至後殿，只見一株翠柏，下隱着一間茅廬，廬中有一個道士，合眼打坐。

雨村走近看時，面貌甚熟，想着倒像在那裏見過的，一時再想不出來。從人便欲吆喝。雨村止住，徐步向前，叫一聲「老道。」那道士雙眼微啓，微微的笑道：「貴官何事？」雨村便道：「本府出都查勘事件，路過此地，見老道靜修自得，想來道行深通，意欲冒昧請教。」那道人說：「來自有地，去自有方。」

雨村知道有些來歷的，便長揖請問：「老道從何處修來，在此結廬，此廟何名，廟中共有幾人，或欲真修，豈無

名山或欲募緣，何不通衢？那道人道：「葫蘆」尚可安身，何必名山結舍？廟名久隱，斷碣猶存；形影相隨，何須修募？豈似那「玉在匱中求善價，釵於匣內待時飛」之輩耶？」

兩村原是個穎悟人，初聽見「葫蘆」兩字，後聞「玉釵」一對，忽然想起甄士隱的事來，重復將那道士端詳一回，見他容貌依然，便屏退從人，問道：「君家莫非甄老先生麼？」那道士從容笑道：「什麼「真」什麼「假」，要知道「真」卽是「假」，「假」卽是「真」。」

兩村聽見說出「賈」字來，益發無疑，便從新施禮道：「學生自蒙慨贈到都，託庇獲雋公車，受任貴鄉，始知老先生超悟塵凡，飄舉仙境。學生雖溯洄思切，自念風塵俗吏，未由再覩仙顏，今何幸於此處相遇！求老仙翁指示愚蒙，倘荷不棄，京寓甚近，學生常得供奉，得以朝夕聆教。」

那道士也站起來回禮道：「我於蒲團之外，不知天地間尙有何物。適纔尊官所言，貧道一概不解。」說畢，依舊坐下。

兩村復又心疑：「想去若非士隱，何貌言相似若此……雖別來十九載，面色如舊，必是修煉有成，未肯將前因說破。但我既遇恩公，又不可當面錯過。看來不能以富貴動之，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說了……」想罷，又道：「仙師既不肯說破前因，弟子於心何忍？」正要下禮，只見從人進來稟說：「天色將晚，快請渡河。」

兩村正無主意，那道士道：「請尊官速登彼岸，見面有期，遲則風浪頓起。果蒙不棄，貧道他日尙在渡頭候教。」說畢，仍合服打坐。兩村無奈，只得辭了道士出了廟，正要過渡，只見一人飛奔而來，未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鱖生大浪 癡公子餘痛觸前情

話說賈兩村剛欲過渡，見有人飛奔而來，跑到跟前，口稱：「老爺！方纔進的那廟，火起了！」兩村回首看時，只

見烈焰燒天，飛灰蔽日。雨村心想：「這也奇怪！我纔出來，走不多遠，這火從何而來？莫非士隱遭劫於此……」欲待回去，又恐誤了過河，若不去，心下又不安。想了一想，便問道：「你方纔見那老道士出來了沒有？」

那人道：「小的原隨老爺出來，因腹內疼痛，略走了一走，回頭看見一片火光，原來就是那廟中火起，特趕來稟知老爺，並沒見有人出來。」雨村雖則心裏狐疑，究竟是名利關心的人，那肯回去看視，便叫那人：「你在這裏等火滅了，進去瞧瞧那老道在與不在，即來回稟。」那人只得答應了。

雨村過河，仍自去查看，查了幾處，遇公館便自歇下。明日又行一程，進了衙門，衆衙役接着，前呼後擁的走着。雨村坐在轎內，聽見轎前開路的人噪鬧，雨村問是何事，那開路的拉了一個人過來跪在轎前，稟道：「那人酒醉，不知迴避，反沖突過來，小的吆喝他，他倒恃酒撒賴，躺在街心，說小的打了他了。」雨村便道：「我是管理這個地方的，你們都是我的子民，知道本府經過，喝了酒，不知退避，還敢撒賴！」那人道：「我喝酒是自己的錢，醉了納的是皇上的地，便是大人老爺也管不得！」雨村怒道：「這人目無法紀，問他叫什麼名字？」那人回道：「我叫醉金剛倪二。」

雨村聽了生氣，叫人打這金剛，他是金剛，不是手下把倪二按倒，着實的打了幾鞭，倪二負痛酒醒求饒。雨村在轎內笑道：「原來是這麼個金剛，我且不打你，叫人帶到衙門，慢慢的問你。」衆衙役答應，拴了倪二，拉着便走。倪二哀求，也不中用。雨村進內覆旨回署，那裏把這件事放在心上。

那街上看熱鬧的，三三兩兩，傳說：「倪二仗着有些氣力，恃酒訛人，今兒撞在賈大人手裏，只怕不輕饒的！」這話已傳到他妻子耳邊。那夜果等倪二不見回家，他女兒便到各處賭場尋覓。那賭博的都是這麼說，他女兒急得哭了。衆人都道：「你不用着急，那賈大人是榮府的一家，榮府裏的一個什麼二爺和你父親相好，你快同你母親去找他，說個情，就放出來了。」倪二的女兒聽了，想了一想：「果然我父親常說，問壁賈二爺和他好，爲

什麼不找他去？趕着回來，即與母親說了：娘兒兩個去找賈芸。

這日賈芸恰在家，見他母女兩個過來，便讓坐。賈芸的母親便倒茶。倪家母女，即將倪二被賈大人拿去的話說了一遍。『求二爺說情放出來。』賈芸一口應承道：『這算不得什麼，我到西府裏說一聲就放了。那賈大人全仗我家的西府裏，纔得做了這麼大官，只要打發個人去一說就完了。』倪家母女歡喜，回來便到府裏告訴了倪二，叫他不用忙，已經求了賈二爺，他滿口應承，討個情便出來的。倪二聽了也歡喜。

不料賈芸自從那日給鳳姐送禮不收，不好意思進來，也不常到榮府。那榮府的門上原看着主子的行事，叫誰走動，纔有些體面，一時來了，他便進去通報。若主子不大理了，不論本家親戚，他一概不回，支了去就完事。那日賈芸到府上說：『給璉二爺請安。』門上的說：『二爺不在家，等回來，我們替回罷。』賈芸欲要說：『請二奶奶的安。』生恐門上厭煩，只得回家。又被倪家母女催逼着說：『二爺常說府上是不論那個衙門，說一聲誰敢不依。如今還是府裏的一家，又不爲什麼大事，這個情還討不來，白是我們二爺了。』賈芸臉上下不來，嘴裏還說硬話：『昨日我們家裏有事，沒打發人說去，少不得今日說了就放。什麼大不了的！』倪家母女只得聽信。豈知賈芸近日，大門竟不得進去，繞到後頭要進園門找寶玉，不料園門鎖着，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。想起：『那年倪二借銀與我，買了香料送給他，纔派我種樹。如今我沒有錢打點好，就把我拒絕，他也不是什麼的人，拿着太爺留下的公中銀錢，在外放加一錢，我們窮本家，要借一兩也不能，他打諒保得住一輩子的了！那裏知道外頭的聲名很不好，我不說罷了。若說起來，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！』一面想着，來到家中，只見倪家母女正等着呢。

賈芸無言可支，便說道：『西府裏已經打發人說了，只言賈大人不依，你還求我們家的奴才周瑞的親戚冷子興去纔中用。』倪家母女聽了，說：『二爺這樣體面爺們，還不中用，若是奴才是更不中用了。』賈芸不好意思。

心裏發急道：「你不知道！如今的奴才，比主子強多着呢！」倪家母女聽來無法，只得冷笑幾聲，說：「這倒難爲二爺白跑了這幾天！等我們那一個出來，再道乏罷。」說畢出來，另託人將倪二弄了出來，再打了幾板，也沒有什麼罪。

倪二回家，他妻女將賈芸不肯說情的話說了一遍，倪二正喝着酒，便生氣要找賈芸說：「這小雜種！沒良心的東西！頭裏他沒有飯吃，要到府裏鑽謀事，辦虧我倪二爺，邦了他，如今我有了事，他不管好罷咧！若是我倪二鬧出來，連兩府裏都不乾淨！」他妻女忙勸道：「咳！你又喝了黃湯，便是這樣有天沒日頭的前日可不是醉了鬧的亂子，捱了打，還沒好呢，你又鬧了！」

倪二道：「捱了打，怕他不成！只怕拿不着由頭！我在監裏的時候，倒認得了好幾個有義氣的朋友。聽見他們說起來，不獨是城內姓賈的多，外省姓賈的也不少。前日監裏收下了好幾個賈家的家人，我倒說這裏的賈家小輩子，並奴才們雖不好，他們老一輩的還好，怎麼犯了事？我打聽打聽，說是這裏和賈家是一家，都是在外省審明白了，解進來問罪的，我纔放心。若說賈二這小子，他忘恩負義，我便和幾個朋友說他家怎樣倚勢欺人，怎樣盤剝小民，怎樣強娶有夫婦女，叫他們噪鬧出來，有了風聲，到了都老爺耳朵裏，這一鬧起來，叫他們纔認得倪二金剛呢！」他女人道：「你喝了酒，睡去罷。他又強占誰家的女人來了？沒有的事，你不用混說了。」

倪二道：「你們在家裏，那裏知道外頭的事？前年我在賭場裏，撞見了小張，說他女人被賈家占了，他還和我商量，我倒勸他纔了事，但不知這小張如今那裏去了，這兩年沒見。若撞着了，我倪二出個主意，叫賈老二死給我瞧瞧，好好的孝敬孝敬我倪二，太爺纔罷了，你倒不理我了！」說着，倒身躺下，嘴裏還是咕咕嚶嚶的說了一回，便睡去了。他妻女只當是醉話，也不理他。明日早起，倪二又往賭場中去了，不題。

且說兩村回到家中，歇息了一夜，將道上遇見甄士隱的事告訴了他夫人一遍，他夫人便埋怨他：「爲什麼

不回去瞧一瞧？倘或燒死了，可不是僧們沒良心！」說着，掉下淚來。雨村道：「他是方外的人了，不肯和僧們在一處的。」

正說着，外頭傳進話來，稟說：「前日老爺吩咐瞧火燒廟去的人回來了。」雨村踱了出來，那衙役打千請了安，回說：「小的奉老爺的命回去，也不等火滅，便冒火進去瞧那個道士，那裏知道他坐的地方多燒了，小的想着那道士必定燒死了。那燒的牆屋往後場去，道士的影兒都沒有了，只有一個蒲團，一個瓢兒，還是好好的，小的各處找尋他的屍首，連骨頭都沒有一點兒。小的恐老爺不信，想要拿這蒲團瓢兒回來做個證見，小的這麼一拿，豈知都成了灰了。」雨村聽畢，心下明白，知士隱仙去，便把那衙役打發了出去。回到房中，並沒提起士隱火化之言，恐他婦女不知，反生悲感，只說並無形迹，必是他先走了。

雨村出來，獨坐書房，正要細想士隱的話，忽有家人傳報說：「內廷傳旨，交看事件。」雨村疾忙上轎進內，只聽見人說：「今日賈存周江西糧道被參回來，在朝內謝罪。」雨村忙到了內閣，見了各大人，將海疆辦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來，即忙找着賈政，先說了些爲他抱屈的話，後又道喜，問一路可好。賈政也將違別以後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。雨村道：「謝罪的本，上去了沒有？」賈政道：「已上去了。等膳後下來，看旨意罷。」

正說着，只聽裏頭傳出旨來，叫賈政，賈政即忙進去。各大人有與賈政關切的，都在裏頭等着。等了好一回，方見賈政出來，看見他帶着滿頭的汗，衆人迎上去接着，問有什麼旨意。賈政吐舌道：「嚇死人，嚇死人，倒蒙各位大人關切，且喜沒了什麼事。」衆人道：「旨意問了些什麼？」賈政道：「旨意問的是雲南私帶神槍一案。本上表明是原任太師賈化的家人。主上一時記着我們先祖的名字，便問起來。我忙着叩頭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，主上便笑了，還降旨說：「前放兵部，後降府尹的，不是也叫賈化麼？」

那時雨村也在旁邊倒嚇了一跳，便問賈政道：「老先生怎麼奏的？」賈政道：「我便慢慢奏道：「原任太師

賈化是雲南人；現在府尹賈某是浙江湖州人。」主上又問：「蘇州刺史奏的賈範，是你一家了？」我又叩頭奏道：「是。」主上便變色道：「縱使家奴強占良民妻女，還成事麼？」我一句不敢奏。主上又問：「賈範是你什麼人？」我忙奏道：「是遠族。」主上哼了一聲，降旨叫出來了。可不是詫異？」

衆人道：「本來也巧。怎麼一連有這兩件事？」賈政道：「事倒不奇，倒都是姓賈的不好。算來我們寒族人多，年代久了，各處都有。現在雖沒有事，究竟主上記着一個賈字就不好。」衆人說：「真是真假是假，怕什麼？」賈政道：「我心裏巴不得不做官，只是不敢告老。現在我們家裏兩個世襲，這也無可奈何的。」

兩村道：「如今老先生仍是工部，想來京官是沒有事的。」賈政道：「京官雖然無事，我究竟做過兩次外任，也就說不起了。」衆人道：「二老爺的人品行事，我們都佩服的，就是令兄大老爺，也是個好人。只要在令姪輩身上嚴緊些就是了。」

賈政道：「我因在家的日子少，舍姪的事情，不大查考，我心裏也不甚放心。諸位今日提起，都是至相好，或者聽見東宅的姪兒家有什麼不奉規矩的事麼？」衆人道：「沒聽見別的，只有幾位侍郎心裏不大和睦，內監裏頭也有些想來不怕什麼，只要囑咐那邊令姪，諸事留神就是了。」衆人說畢，舉手而散。

賈政然後回來。衆子姪等都迎接上來。賈政迎着請賈母的安，然後衆子姪俱請了賈政的安，一同進府。王夫人等已到了榮禧堂迎接。賈政先到了賈母那裏拜見了，陳述些遠別的話。賈母問探春消息，賈政將許嫁探春的事都稟明了，還說：「兒子起身急促，難過重陽，雖沒有親見，聽見那邊親家的人來，說的極好。親家老爺太太都說請老爺太太的安，還說今冬明春，大約還可調進京來，這便好了。如今聞得海疆有事，只怕那時還不能調。」

賈母始則因賈政降調回來，知探春遠在他鄉，一無親故，心下不悅；後聽賈政將官事說明，探春安好，也便轉

悲爲喜，便笑着叫賈政出去。然後弟兄相見，衆子姪拜見，定了明日清晨拜祠堂。

賈政回到自己屋內，王夫人等見過寶玉，賈環、賈蘭拜見。賈政見了寶玉，果然比起身之時，臉面豐滿，倒覺安靜，並不知他心裏糊塗，所以心甚歡喜，不以降調爲念，心想幸虧老太太辦理的好，又見寶釵、沈厚更勝先時，蘭兒文雅俊秀，便喜形於色，獨見環兒仍似先前，究不甚鍾愛。歇息了半天，忽然想起：「爲何今日短了一人？」

王夫人知是想着黛玉，前因家書未報，今日又初次到家，正是歡喜，不便直告，只說是病着。豈知寶玉的心裏已如刀絞，因父親到家，只得把持心性，伺候王夫人家筵，接風子孫敬酒。鳳姐雖是姪媳，現辦家事，也隨了寶釵等遞酒。賈政便叫遞了一巡酒，都歇息去罷。命衆家人不必伺候，待明早拜過宗祠，然後進見，分派已定。

賈政與王夫人說些別後的話，餘者王夫人都不敢言，倒是賈政先提起王子騰的事來。王夫人也不敢悲戚。賈政又說蟠兒的事，王夫人只說他是自作自受，趁便也將黛玉已死的話告訴。賈政反嚇了一驚，不覺掉下淚來，連聲嘆息。王夫人掌不住，也哭了。旁邊彩雲等即忙拉衣，王夫人止住，重又說些喜歡的話，便安寢了。

次日一早，至宗祠行禮，衆子姪都隨往。賈政便在祠旁廂房坐下，叫了賈珍、賈璉過來，問起家中事務。賈珍揀可說的說了。賈政又道：「我初回家，也不便來細細查問，只是聽見外頭說起，你家裏更不比從前，諸事要謹慎纔好。你年紀也不小了，孩子們該管管教，別叫他們在外頭得罪人。連兒也該聽着，不是纔回家便說你們因我有所聞，所以纔說的。你們更該小心些。」賈珍等臉上通紅的，也只答應個「是」字，不敢說什麼。賈政也就罷了。回歸西府，衆家人叩頭畢，仍復進內，衆女僕行禮，不必多說。

只說寶玉，因昨日賈政問起黛玉，王夫人答以有病，他便暗裏傷心。直待賈政命他回去，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淚。回到房中，見寶釵和襲人等說話，他便獨坐在外間納悶。寶釵叫襲人送過茶來，知他必是怕老爺查問功課，所以如此，只得過來安慰。寶玉便借此過去，向寶釵說：「你今夜先睡一回，我要定定神。這時更不如從前，三

言倒忘兩語，老爺瞧了不好。你們睡罷，叫襲人陪着我。寶釵聽說有理，便自己到房先睡。

寶玉輕輕的叫襲人坐着，央他把紫鵲叫來，有話問他。但是紫鵲見了我，臉上嘴裏，總是有氣似的，須得你去解釋開了他來纔好。襲人道：「你說要定神，我倒喜歡。怎麼又想到這上頭去了？有話你明日問不得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就是今晚得閒，明日倘或老爺叫幹什麼，便沒空兒。好姐姐，你快去叫他來。」襲人道：「他不是二奶奶叫不來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所以央你去說明白了纔好。」襲人道：「叫我說什麼？」

寶玉道：「你還不知道我的心，也不知道他的心。麼都爲的是林姑娘。你說我並不是負心的。我如今叫你們弄成了一個負心人了。」說着這話，便瞧瞧裏頭，用手一指說：「他是不願意的，都是老太太他們捉弄的好。端端把一個林妹妹弄死了，就是他死，也該叫我見見，說個明白。他自己死了，也不怨我。你是聽見三姑娘他們說的，臨死還怨恨我。那紫鵲爲他姑娘，也恨得我了不得。你想我是無情的人麼？晴雯到底是個丫頭，也沒有什麼大好處。他死了，我老實告訴你罷。我還做個祭文去祭他，那時林姑娘還親眼見的。如今林姑娘死了，難道倒不如晴雯麼？連我祭都不能祭一祭。况且林姑娘死了，還有靈聖的，他想起來，不更要怨我麼？」

襲人道：「你要祭便祭去，要我們做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自從好了起來，就想做一篇祭文的，不知道我如今一點靈機都沒有了。若祭別人，胡亂却使得；若是他，斷斷亵俗不得一點兒的。所以叫紫鵲來，問他姑娘這條心，他們打從那樣上看出來的。我沒病的頭裏，還想得出來。一病以後，都不記得。你說林姑娘已經好了，怎麼忽然死的？他好的時候，我不去，他怎麼說？我病時候他不來，他也怎麼說？所有他的東西，被我誑了過來。你二奶奶總不叫我動，不知什麼意思。」襲人道：「二奶奶惟恐你傷心罷了，還有什麼？」

寶玉道：「我不信。既是他這麼念我，爲什麼臨死都把詩稿燒了，不留給我作個紀念？又聽見說天上有音樂，想必是他成了神，或是登了仙去。我雖見過棺材，到底不知道棺材裏有他沒有。」襲人道：「你這話益發糊

塗了；怎麼一個人不死，就擱上一個空棺材，當死了人呢？寶玉道：『不是呀！大凡成仙的人，或是肉身去的，或是脫胎去的。——好姐姐！你到底叫了紫鵲來！』

襲人道：『如今等我細細的說明了你的心。他若肯來，還好；若不肯來，還得費多少話。就是來了，見你也不肯細說。據我主意，明後日等二奶奶上去了，我慢慢的問他，或者倒可仔細；遇着閒空兒，我再慢慢的告訴你。』寶玉道：『你說得也是，你不知道我心裏的着急！』

正說着，麝月出來說：『二奶奶說天已四更了，請二爺進去睡罷。襲人姐姐必是說高了興了，忘了時候兒了。』襲人聽了道：『可不是該睡了？有話明日再說罷。』寶玉無奈，只得含愁進去。又向襲人耳邊道：『明日不要忘了。』襲人笑說：『知道了。』

麝月笑道：『你們兩個又鬧鬼了。何不和二奶奶說了，就到襲人那裏睡去？由着你門說一夜，我們也不管。』寶玉擺手道：『不用言語。』襲人恨道：『小蹄子！你又嚼舌根，看我明日撕你的嘴！』回轉頭來對寶玉道：『這不是你鬧的說了四更天的話？』一面說，一面送寶玉進屋，各人散去。

那夜寶玉無眠，到了明日，還思這事。只聞得外頭傳進話來，說：『衆親朋因老爺回來，都要送戲接風。老爺再四推辭，說唱戲不必竟在家裏備了水酒，倒請親朋過來，大家談談。於是定了後日擺席請人，所以進來告訴。』不知所請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甯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

話說賈政正在那裏設宴請酒，忽見賴大急忙走上榮禧堂來，回賈政道：『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，帶領好幾位司官，說來拜望。奴才要取職名來回，趙老爺說：我們至好，不用的一面就下車來，走進來了。請老爺同爺們快

接去。『賈政聽了，心想：『趙老爺並無來往，怎麼也來？現在有客，留他不便；不留又不好。』正在思想，賈璉說：『叔叔快去罷。再等一回，人都進來了。』』

正說着，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：『趙老爺已進二門了。』賈政等搶步接去，只見趙堂官滿臉笑容，並不說什麼，一徑走上廳來，後面跟着五六位司官，也有認得的，也有認不得的，但是總不答話。賈政等心裏不得主意，只得跟了上來讓坐。衆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，見他仰着臉，不大理人，只拉着賈政的手，笑着說了幾句寒溫的話。衆人看見來頭不好，也有躲進裏面屋裏的，也有垂手侍立的。

賈政正要陪笑敘話，只見家人慌張報道：『西平王爺到了。』賈政慌忙去接，已見王爺進來。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，便說：『王爺已到，隨來各位老爺，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。』衆官聽了出去，賈政等知事不好，連忙跪接。西平郡王用手扶起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『無事，不敢輕造，有奉旨交辦事件，要赦老接旨。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，想有親友在此未便，且請衆位府上親友各散，獨留本宅的人聽候。』

趙堂官回說：『王爺雖是恩典，但東邊的這位王爺，辦事認真，想是早已封門。』衆人知是兩府干係，恨不能脫身。只見王爺笑道：『衆位只管就請，叫人來給我送出去，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：『這都是親友，不必盤查，快快放出。』』那些親友聽見就一溜煙如飛的出去了。獨有賈赦、賈政一千人，嚇得面如土色，滿身發顫。

不多一會，只見進來無數番役，各門把守。本宅上下人等，一步不能亂走。趙堂官便轉過一副臉來，回王爺道：『請爺直旨意，就好動手。』這些番役都擦衣勒臂，專等旨意。西平王慢慢的說道：『小王奉旨，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賈赦家產。』賈赦等聽見，俱俯伏在地。王爺便站在上頭，說：『有旨意，賈赦交通外官，倚勢凌弱，辜負朕恩，有忝祖德，着革去世職，欽此。』趙堂官一疊聲叫拿下賈赦，其餘皆看守。

維時，賈赦、賈政、賈璉、賈珍、賈蓉、賈蕙、賈芝、賈蘭俱在，惟寶玉假說有病，在賈母那邊打混；賈環本來不大見人

的；所以就將現在幾人看住。趙堂官即叫他的家人，傳齊司員，帶同番役，分頭按房，查抄登帳。這一言不打緊，嚇得賈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，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，就要往各處動手。

西平王道：「聞得赦老與政老同房各舉的，理應遵旨查看賈赦的家資，其餘且按房封鎖；我們覆旨去，再候定奪。」趙堂官站起來說：「回王爺，賈赦、賈政並未分家，聞得他姪兒賈璉現在承總管家，不得不盡行查抄。」西平王聽了，也不言語。趙堂官便說：「賈赦、賈璉兩處，須得奴才帶領去查抄纔好。」西平王便說：「不必忙，先傳言後宅，且請內眷迴避，再查不遲。」

一言未了，老趙家奴番役，已經拉着本宅家人，領路分頭查抄去了。王爺喝令：「不許囉哩，待本爵自行查看。」說着，便慢慢的站起來要走，又吩咐道：「跟我的人，一個不許動，都給我站在這裏候着，回來一齊瞧着登數。」正說着，只見錦衣司官跪稟說：「在內查出御用衣裙並多少禁用之物，不敢擅動，特來請示王爺。」一會兒，又有一起人來攔住王爺，回說：「東跨房抄出兩箱房地契文，一箱借票，都是違例取利的。」老趙便說：「好個重利盤剝，很該全抄！請王爺就此坐下，奴才去全抄來，再候定奪罷。」

說着，只見王府長史來稟說：「守門軍進來說：主上特命北靜王到這裏宣旨，請爺接去。」趙堂官聽了，心裏喜歡說：「我好晦氣，碰着這個酸王，如今那位來了，我就好施威。」一面想着，也迎出來，只見北靜王已到大廳，就向外站着說：「有旨意，錦衣府趙全聽宣。」說：「奉旨意着錦衣官惟提賈赦質審，餘交西平王遵旨查辦，欽此。」西平王領了旨意，甚是喜歡，便與北靜王坐下，着趙堂官提取賈赦回衙。

裏頭那些查抄的人，聽得北靜王到，俱一齊出來。及聞趙堂官走了，大家沒趣，只得侍立聽候。北靜王便揀選兩個誠實司官，並十來個老年番役，餘者一概逐出。西平王便說：「我正與老趙生氣，幸得王爺到來降旨，不然這裏很喫大虧。」北靜王說：「我在朝內，聽見王爺奉旨查抄賈宅，我甚放心，諒這裏不致荼毒，不料老趙這麼

混帳。但不知現在賈政及寶玉在那裏，裏面不知鬧到怎麼樣了。」衆人回稟：「賈政等在房下看守着，裏面已抄得亂騰騰的了。」西平王便吩咐司員：「快將賈政帶來問話。」

衆人命帶了上來，賈政跪了請安，不免含淚乞恩。北靜王便起身拉着說：「政老放心。」便將旨意說了。賈政感激涕零，望北又謝了恩，仍上來聽候。王爺道：「政老，方纔老趙在這裏的時候，番役呈稟有禁用之物並重利欠票，我們也難掩過。這禁用之物，原辦進貴妃用的，我們聲明也無礙，獨是借券，想個什麼法兒纔好。如今政老且帶司員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，也就了事，切不可再有隱匿，自干罪戾。」

賈政答應道：「犯官再不敢，但犯官祖父遺產，並未分過，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東西，便爲己有。」兩王便說：「這也無妨，惟將赦老那一邊所有的交出就是了。」又吩咐司員等依命行去，不許胡混妄動，司員領命去了。

且說賈母那邊女眷也擺宴家。王夫人正在那裏說寶玉不到外頭，恐他老子生氣。鳳姐帶病哼唧唧的說：「我看寶玉也不是怕人，他見前頭陪客的人也不少，所以在這裏照應也是有的。倘或老爺想起裏頭少個人在那裏照應，太太便把寶兄弟獻出去，可不是好？」賈母笑道：「鳳丫頭病到這地位，這張嘴還是那麼尖巧。」正說到高興，只聽見邢夫人那邊的人，一直聲的嚷進來，說：「老太太不好了，多多少少的穿靴戴帽的強……強盜來了，翻箱倒籠的來拿東西。」賈母等聽着發呆，又見平兒披頭散髮，拉着巧姐，哭啼啼的來說：「不好了！我正與姐兒吃飯，只見來旺被人拴着進來，說：『姑娘快快傳進去，請太太們迴避。』外面王爺就要進來查抄家產。」我聽着了忙，正要進房拿要緊東西，被一夥人混推混趕出來了，你們這裏該穿該帶的快快收拾。」王邢二夫人聽得，俱魂飛天外，不知怎樣纔好。獨見鳳姐先前圓睜兩眼聽着，後來便一仰身，跌到在地下了。賈母沒有聽完，便嚇得涕淚交流，連話也說不出來。

那時一屋子人拉這個，扯那個，鬧得翻天覆地；又聽見一疊聲嚷說：『叫裏面女眷們迴避！王爺進來了！』可憐寶釵、寶玉等正在沒法，只見地下這些丫頭婆子，亂拉亂扯的時候，賈璉喘吁吁的跑進來說：『好了！好了！幸虧王爺救了我們了！』

衆人正要問他，賈璉見鳳姐倒在地下，哭着亂叫；又見老太太嚇壞了，也急得死去。還虧平兒將鳳姐叫醒，令人扶着；老太太也回過氣來，哭得氣短神昏，躺在炕上。李紈再三寬慰，然後賈璉定神，將兩王恩典說明，惟恐賈母、邢夫人知道，賈赦被拿，又要嚇死，暫且不敢明說，只得出來照料自己屋內。

一進屋門，只見箱開櫃破，物件搶得半空。此時急得兩眼直豎，流淚發呆。聽見外頭叫，只得出來。見賈政同司員登記物件。一人報說：『赤金首飾共一百二十三件。珠寶俱全。珍珠十二掛。淡金盤二件。金碗二對。金搶碗二個。金匙四十把。銀大碗八十個。銀盤二十個。三鑲金象牙箸二把。鍍金執壺四把。鍍金折盃三對。茶托二件。銀碟七十六件。銀酒杯三十六個。黑狐皮十八張。青狐六張。貂皮三十六張。黃狐皮十張。猓獺皮十二張。蘇葉皮三張。洋灰皮六十張。灰狐腿皮四十張。醬色羊皮三十張。獬廌皮二張。黃腿狐二把。小白狐皮二十塊。洋呢三十度。嗶嘰二十三度。姑絨十二度。香鼠桶子十件。豆鼠皮四方。天鵝絨一卷。梅鹿皮一方。雲狐桶子二件。貉崽皮一卷。鴨皮七把。灰鼠一百六十張。權子皮八張。虎皮六張。海豹三張。海龍十六張。灰色羊皮四十張。黑色羊皮六十三張。元狐帽簷十副。倭刀帽簷十二副。貂帽簷二副。小狐皮十六張。江貉皮二張。獺子皮二張。貓皮三十五張。倭緞十二度。紬緞一百三十卷。紗綾一百八十一卷。羽綾縐三十一卷。氈氍三十卷。妝蟒緞八卷。葛布三捆。各色布三捆。各色皮衣一百三十二件。棉夾單紗衣三百四十件。玉玩三十二件。帶頭九副。銅錫等物五百餘件。鐘表十八件。朝珠九掛。各色妝蟒三十四件。上用蟒緞迎手靠背三分。宮妝衣裙八套。脂玉圈帶一條。黃緞十二卷。潮銀五千二百兩。赤金五千兩。錢七千吊。』——一切動用傢伙，攢釘登記，以及榮國賜第，俱一一開列。其房地契紙，家

人文書，亦俱封裹。

賈璉在旁邊，只不聽見報他的東西。心裏正在疑惑，只聞兩家王爺問賈政道：「所抄家資，內有借券，實係盤剝，究竟是誰行的？政老據實纔好。」賈政聽了，跪在地下叩頭說：「實在犯官不理家務，這些事全不知道，問犯官姪兒賈璉纔知。」賈璉忙走上跪下稟說：「這一箱文書，既在奴才屋內抄出來的，敢說不知道。廢？只求王爺開恩，奴才叔父，並不知道的。」兩王道：「你父已經獲罪，只可併案辦理。你全認了，也是正理。」如此，叫人將賈璉看守，餘俱散收宅內。又說：「政老，你須小心候旨，我們進內覆旨去了。這裏有官役看守。」說着，上轎出門。賈政等就在二門跪送。北靜王把手一伸，說：「請放心！」覺得臉上有不忍之色。

此時賈政神魂方定，猶是發怔。賈蘭便說：「請爺爺進內瞧老太太，再想法兒打聽東府裏的事。」賈政卽忙起身進內。只見各門上婦女亂嘈嘈的，不知要怎樣。賈政無心查問。一直到賈母房中，只見人人淚痕滿面。王夫人、寶玉等圍住賈母，寂靜無言，各各掉淚。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。因見賈政進來，都說：「好了！好了！好了！」便告訴老太太說：「老爺仍舊好好的進來，請老太太安心罷。」

賈母奄奄一息的，微開雙目，說：「我的兒！不想還見得着你！」一聲未了，便噯啣痛哭起來了。於是滿屋裏人俱哭個不住。賈政恐哭壞老母，卽收淚說：「老太太放心罷。本來事情原不小，蒙皇上天恩，兩位王爺的恩典，萬般軫恤，就是大老爺暫時拘質，等問明白了，皇上還有恩典。如今家裏一些也不動了。」賈母見賈赦不在，又傷心起來，賈政再三安慰方止。

衆人俱不敢走散。獨邢夫人回至自己那邊，見總門封鎖了；丫頭婆子，亦鎖在幾間屋內。邢夫人無處可走，放聲大哭起來，只得往鳳姐那邊去。見二門旁邊亦上封條，惟有屋門開着，裏頭嗚咽不絕。邢夫人進去，見鳳姐面如紙灰，合眼躺着，平兒在旁暗哭。邢夫人打諒鳳姐死了，又哭起來。平兒迎上來說：「太太不要哭。奶奶抬回來，

覺得像是死的了；幸得歇息一回，甦過來，哭了幾聲；如今痰息氣定，略安一安神，太太也請定定神罷。但不知老太太怎樣了？那夫人也不答言，仍走到賈母那邊。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，自己夫子被拘，媳婦病危，女兒受苦，現在身無所歸，那裏禁得住衆人勸慰。李執等令人收拾房屋，請邢夫人暫住，王夫人撥人服侍。

賈政在外，心驚肉跳，拈鬚搓手的等候旨意，聽見外面看守軍人亂嚷道：「你到底是一邊的！既碰在我們這裏，就記在這裏冊上，拴着他交給裏頭錦衣府的爺們。」賈政出外看時，見是焦大，便說：「你怎麼跑到這裏來？」

焦大見問，便號天蹠地的哭道：「我天天勸這些不長進的爺們，倒拿我當作冤家！連爺還不知道焦大跟着太爺受的苦？今朝弄到這個田地，珍大爺、蓉哥兒，都叫什麼王爺拿了去了！裏頭女主兒們都被什麼府裏衙役搶得披頭散髮，關在一處空房裏，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，都像豬狗似的攔起來了！所有的都抄出攔着木器釘得破爛，磁器都打得粉碎，他們還要把我活起來八九十歲，只有跟着太爺捆人的，那裏倒叫人捆起我來！我說是西府裏的，就跑出來！那些人不依，押到這裏，不想這個也是那麼着！我如今也不要命了，和那些人拚了罷！」說着，撞頭。

衆役見他年老，又是兩王吩咐，不敢發狠，便說：「你老人家安靜些。這是奉旨的事，你且這裏歇歇，聽個信兒再說。」賈政聽明，雖不理他，但只是心裏刀絞似的，便道：「完了！完了！不料我們家一敗塗地如此！」

正在着急聽候內信，只見薛蝌氣噓噓的跑進來說：「好容易進來了姨父在那裏？」賈政道：「來得好！但是外頭怎麼放進來的？」薛蝌道：「我再三央說，又許他們錢，所以我纔能夠出入的。」賈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，便煩他再去打聽打聽，「就有好親戚，在火頭上也不便送信，是你就好通信了。」薛蝌道：「這裏的事，我倒想不到。那邊東府的事，我已聽見說了。」賈政道：「究竟犯什麼事？」

薛蝌道：『今兒爲我哥哥打點決罪的事，在衙內聞得有兩位御史，風聞得珍大爺引誘世家子弟賭博，這款還輕，還有一大款是強占良民妻女爲妾，因其女不從，凌逼致死。那御史恐怕不確，還將偕們家的鮑二拿去，又還拉出一個姓張的來，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，爲的是姓張的曾在都察院告過的。』賈政尙未聽完，便躁脚道：『了不得！罷了！罷了！』嘆了一口氣，撲簌簌的掉下淚來。

薛蝌寬慰了幾句，即便又出來打聽去了。隔了半日，仍舊進來，說：『事情不好！我在刑科打聽，倒沒有聽見兩王覆旨的信，但聽見說李御史今早參奏平安州奉承京官，迎合上司，虐害百姓，好幾大款。』賈政慌道：『那管他人的事！到底打聽我們的怎麼樣？』

薛蝌道：『說是平安州就有我們那參的京官，就是赦老爺。是說的攬包詞訟，所以火上澆油。就是同朝這些官府俱藏躲不迭，誰肯送信，即如纔散的這些親友，有的竟回家去了，也有遠遠的歇下打聽的。可恨那些貴本家，便在路上說：『祖宗掉下的世職，弄出事來了，不知道飛到那個頭上，大家也好施威。』』

賈政沒有聽完，復又頓足道：『都是我們大爺忒糊塗！東府也忒不成事體！如今老太太與璉兒媳婦是死是活，還不知道呢！你再打聽去，我到老太太那邊瞧瞧，若有信，能夠早一步纔好。』正說着，聽見裏頭亂嚷出來，說：『老太太不好了！』急得賈政即忙進去。未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回 王照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

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，忙進去看視，見賈母驚嚇氣逆，王夫人、鴛鴦等喚醒回來，即用疏氣安神的丸藥服了，漸漸的好些，只是傷心落淚。賈政在旁勸慰，總說是：『兒子們不肖，招了禍來，累老太太受驚，若老太太寬慰些，兒子們尙可在外料理，若是老太太有什麼不自在，兒子們的罪孽更重了。』

賈母道：「我活了八十多歲，自作女孩兒起，到你父親手裏，都託着祖宗的福，從沒有聽見過那些事！如今到老了，見你們倘或受罪，叫我心裏過得去麼？倒不如合上眼，隨你們去罷了！」說着，又哭。

賈政此時着急異常，又聽外面說：「請老爺，內廷有信。」賈政急忙出來，見是北靜王府長史，一面見，便說：「大喜！」賈政謝了，請長史坐下，便問王爺有何諭旨。那長史道：「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旨，將大人懼怕的心，感激天恩的話，都代奏了。主上甚是憫恤，並念及貴妃溘逝未久，不忍加罪。着加恩仍在工部員外行走。所封家產，惟將賈赦的入官，餘俱給還。並傳旨令盡心供職，惟抄出借券，令我們王爺查核。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，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，盡行給還。賈璉着革去職銜，免罪釋放。」賈政聽畢，即起身叩謝天恩，又拜謝王爺恩典。先請長史大人代為稟謝，明晨到闕謝恩，並到府裏叩頭。那長史去了。

少停，傳出旨來，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，入官者入官，給還者給還，將賈璉放出，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，造冊入官。可憐賈璉屋內東西，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還外，其餘雖未盡入官的，早被查抄的人盡行搶去。所存者只有傢伙物件。賈璉始則懼罪，後蒙釋放，已是大幸。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，並鳳姐的體己，不下七八萬金一朝而盡，怎得不痛？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，鳳姐病在垂危，一時悲痛，又見賈政含淚叫他，問道：「我因官事在身，不大理家事，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。你父親所為固難勸諫，那重利盤剝，究竟是誰幹的？況且非僧們這樣人家所為。如今入了官，在銀錢是不打緊的，這種聲名出去，還了得麼？」

賈璉跪下說道：「姪兒辦家事，並不敢存一點私心。所有出入諸帳目，自有賴大、吳新登、戴良等登記，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。現在這幾年，庫內的銀子出多入少，雖沒貼補在內，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，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。這些放出去的帳，連姪兒也不知道那裏的銀子，要問周瑞、旺兒纔知道。」

賈政道：「據你說來，連你自己屋裏的事還不知道，那些家中上下的事，更不知道了；我這會也不查問你。現

在你是無事的人，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，還不快去打聽打聽！」賈璉一心委屈，含着眼淚，答應了出去。賈政嘆氣連連的想道：「我祖父勤勞王事，立下功勳，得了兩個世職，如今兩房犯事，都革去了我賈這些子姪，沒一個長進的，老天啊！老天啊！我賈家何至一敗如此！我雖蒙聖恩格外垂慈，給還家產，那兩處食用，自應歸併一處，叫我一人那裏支持得住！方纔璉兒所說，更加詫異，說不但庫上無銀用了，而且尚有虧空，這幾年究竟是虛名在外，只恨我自己爲什麼糊塗，若此倘或我珠兒在世，尚有膀臂，寶玉雖大，更是無用之物。」想到那裏，不覺淚滿衣襟。又想：「老太太偌大年紀，兒子們並沒有自能奉養，一日反累他嚇得死去活來，種種罪孽，叫我委之何人！」

正在獨自悲切，只見家人稟報：「各親友進來看候。」賈政「一道謝，說起『家門不幸，是我不管教子姪，所以至此。』有的說：『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妥，那邊珍哥更加驕縱，若說因官事錯誤，得個不是，於心無愧。如今自己鬧出來的，倒帶累了二老爺。』有的說：『人家鬧的也多，也沒見御史參奏，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，何至如此？』有的說：『也不怪御史，我們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幾個泥腿在外頭哄嚷出來的，御史恐參奏不實，所以誣了這裏的人去，纔說出來的。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，爲什麼還有這事？』有的說：『大凡奴才們是一個養活不得的，今兒在這裏，都是好親友，我纔敢說。就是尊駕在外任，我保不得你是不愛錢的。那外頭的風聲也不好，都是奴才們鬧的，你該隄防些。如今雖說沒有動你的家，倘或再遇着主上疑心起來，好些不便呢！』賈政聽說，心下着忙道：「衆位聽見我的風聲怎樣？」衆人道：「我們雖沒聽見實據，只聽外面人說，你在糧道任上，怎麼叫門上家人要錢。」賈政聽了，便說道：「我是對得天的，從不敢起這要錢的念頭，只是奴才在外招搖撞騙，鬧出事來，我就吃不住了。」衆人道：「如今怕也無益，只好將現在的管家們，都嚴嚴的查一查，若有抗主的奴才，查出來嚴嚴的辦一辦。」

賈政聽了點頭，便見門上進來回稟說：「孫姑爺那邊打發人來說，自己有事不能來，着人來瞧瞧。說大老爺該他一種銀子，要在二老爺身上還的。」賈政心內憂悶，只說：「知道了。」衆人都冷笑道：「人說令親孫紹祖混帳，真有些！如今丈人抄了家，不但不來瞧着，幫補照應，倒趕忙的來要銀子，真真不在理上！」賈政道：「如今且不必說他。那頭親事，原是一家兒配錯的，我的姪女兒的罪已經受夠了，如今又招我來！」

正說着，只見薛蝌進來說道：「我打聽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參的辦法，只怕大老爺和珍大爺吃不住。」衆人都道：「二老爺，還得是你出去求求王爺，怎麼挽回挽回纔好！不然這兩家就完了。」賈政答應致謝，衆人都散。

那時天已點燈時候，賈政進去請賈母的安，見賈母略略好些，回到自己房中，埋怨賈璉夫婦，不知好歹。如今鬧出放帳取利的事情，大家不好，方見鳳姐所爲，心裏很不受用。鳳姐現在病重，他所有什物，盡被抄搶一光，心內鬱結，一時未便埋怨，暫且隱忍不言，一夜無話。次早，賈政進內謝恩，並到北靜王府，西平王府兩處叩謝，求兩位王爺照應他哥哥姪兒兩位，感許。賈政又在同寅相好處託情。

且說賈璉打聽得父兄之事不很妥，無法可施，只得回到家中。平兒守着鳳姐哭泣，秋桐在耳房中抱怨鳳姐。賈璉走近旁邊，見鳳姐奄奄一息，就有許多怨言，一時也說不出來。平兒哭道：「如今事已如此，東西已去，不能復來，奶奶這樣，還得再請個大夫，調治調治纔好。」賈璉啞道：「我的性命還不保，我還管他麼！」

鳳姐聽見，睜眼一瞧，口雖不言語，那眼淚流個不盡。見賈璉出去，便向平兒道：「你別不達時務了！到了這樣田地，你還顧我做什麼？我已不得今兒就死纔好，只要你能夠眼裏有我，我死之後，你扶養大了巧姐兒，我在陰司裏也感激你的。」平兒聽了，放聲大哭。

鳳姐道：「你也是聰明人，他們雖沒有來說我，他必抱怨我。雖說事是外頭鬧的，我若不貪財，如今也沒有我。」

的事；不但是枉費心計，揀了一輩子的強，如今落在人後頭，我只恨用人不當！恍惚聽得那邊珍大爺的事，說是強估良民妻子爲妾，不從逼死，有個張姓的在裏頭，你想想還有誰？若是這件事審出來，咱們二爺是脫不了的！我那時怎樣見人，我要即時就死，又就不起吞金服毒的你倒還要請大夫，可不是你爲顧我，反倒害了我了麼！」平兒愈聽愈慘，想來實在難處，恐鳳姐自尋短見，只得緊緊守着。

幸賈母不知底細，因近日身子好些，又見賈政無事，寶玉寶釵在旁，天天不離左右，略覺放心。素來最疼鳳姐，便叫鴛鴦：「將我的東西拿些給鳳丫頭，再拿些銀錢交給平兒，好好的服侍好了鳳丫頭，我再慢慢的分派。」又命王夫人照看了邢夫人，又加以甯國府第入官，所有財產房地，並家奴等，俱造冊收盡。這裏賈母命人將車接了尤氏婆媳等過來，可憐赫赫甯府，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，並佩鳳、偕鸞二人，連一個下人沒有。賈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，就在惜春所住的間壁，又派了婆子四人，丫頭兩個服侍。一應飯食起居，在大廚房內分送。衣裙什物，又是賈母送去。零星需用，亦在帳房內開銷，俱照榮府每人月例之數。

那賈赦、賈珍、賈蓉，在錦衣府使用，帳房內實在無項可支。如今鳳姐一無所有，賈璉又多債務滿身，賈政不知家務，只說已經託人自有照應。賈璉無計可施，想到那親戚裏頭，薛姨媽家已敗，王子騰已死，餘者親戚雖有，俱是不能照應，只得暗暗差人下屯，將地畝暫賣了數千金，作爲監中使費。賈璉如此一行，那些家奴，見主家勢敗，也便趁此弄鬼，並將東莊租稅，也就指名借用些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題。

且說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，現在子孫在監質審，邢夫人、尤氏等日夜啼哭，鳳姐病在垂危，雖有寶玉、寶釵在側，只可解勸，不能分憂，所以日夜不甯。思前想後，眼淚不乾。一日傍晚，叫寶玉回去，自己掙扎坐起，叫鴛鴦等各處佛堂上香，又命自己院內焚起斗香，用拐拄着，出到院中。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，鋪下大紅猩猩拜墊。

賈母上香跪下，叩了好些頭，念了一回佛，含淚祝告天地道：「皇天菩薩在上，我賈門史氏，虔誠禱告，求菩薩

慈悲！我賈門數世以來，不敢行兇竊道。我幫夫助子，雖不能爲善，亦不敢作惡。必是後輩兒孫，驕侈淫佚，暴殄天物，以致闔府抄檢。現在兒孫監禁，自然凶多吉少，皆由我一人罪孽，不教兒孫，所以至此！我叩求皇天保佑，在監逢凶化吉，有病的早早安身。今縱有闔家罪孽，情願一人承當，只求饒恕兒孫。若皇天見憐，念我虔誠，早早賜我一死，寬免兒孫之罪。」默默說到此，不禁傷心，嗚嗚咽咽，哭泣起來。

鴛鴦、珍珠，一面勸解，一面扶進房去，只見王夫人帶了寶玉、寶釵過來請晚安。見賈母悲傷，三人大哭起來。寶釵更有一層苦楚，想哥哥也在外監，將來要處決，不知可能減緩否。翁姑雖然無事，眼見家業蕭條，寶玉依然瘋傻，毫無志氣。想到後來終身，更比賈母、王夫人哭得更痛。

寶玉見寶釵如此大慟，他也有一番悲戚。想的是老太太年高不得安逸，老爺太太見此光景，不免悲傷。衆姊妹風流雲散，一日少似一日。回想在園中吟詩處社，何等熱鬧，自從林妹妹一死，我鬱悶到今，又有寶姊姊過來，未便時常悲切。見他憂兄思母，日夜難得笑容。今見他悲哀欲絕，心裏更加不忍，竟號咷大哭。

鴛鴦、雲彩、鴛兒、襲人見他們如此，也各有所思，便也嗚咽起來。餘者丫頭們看得傷心，也便陪哭。竟無人解慰，滿屋中哭聲驚天動地。外頭上夜婆子嚇慌，急報於賈政知道。

那賈政正在書房納悶，聽見賈母的人來報，心中着忙，飛奔進內，遠遠聽見哭聲甚衆，打諒老太太不好，急得魂魄俱喪，疾忙進內，只見坐着悲啼，神魂方定，說道：「老太太傷心，你們該勸解，怎麼的齊打夥兒哭起來了？」衆人聽得賈政聲氣，急忙止哭，大家對面發怔。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，又說了衆人幾句。

各自心想道：「我們原恐老太太悲傷，故來勸解，怎麼忘情，大家痛哭起來？」正自不解，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兩個女人進來，請了賈母的安，又向衆人請安畢，便說：「我們家老爺、太太、姑娘打發我來說，聽見府裏的事，原沒有什麼大事，不過一時受驚，恐怕老爺、太太煩惱，叫我們過來告訴一聲，說這裏二老爺是不怕的，我

們姑婆本欲自己來的，因不多幾日就要出閣，所以不能來了。」

賈母聽了，不便道謝，說：「你回去給我問好。這是我們的家運，合該如此。承你老爺，太太惦记，過一日再來奉謝。你家姑娘出閣，想來你姑爺是不用說的，了他們的家計如何？」兩個女人回道：「家計倒不怎麼樣，只是姑爺長的很好，爲人又和平。我們見過好幾次，看來與這裏寶二爺差不多，還聽得說，才情學問都好的。」

賈母聽了，喜歡道：「他們都是南邊人，雖在這裏住久了，那些大規矩，還是從南方禮兒，所以新姑爺，我們都沒見過。我前兒還想起我娘家的人來，最疼的，就是你們姑娘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在我跟前的日子，倒有二百多天。混得這麼大了，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婿，又爲他嬌娘不在家，我又不便作主。他既如今配了個好姑爺，我也放心。月裏出閣，我原想過來吃杯喜酒的，不料我家鬧出這樣事來，我的心就像在熱鍋裏熬的似的，那裏能夠再到你們家去？你回去說我問好，我們這裏的人，都說請安問好。你替我另告訴你家姑娘，不要將我放在心裏。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，就死也不算得沒福的了！只願他過了門，兩口子和順百年到老，我便安心了！」說着，不覺掉下淚來。那女人道：「老太太也不必傷心。姑娘過了門，等回了九，少不得同姑爺過來請老太太的安，那時老太太見了，纔喜歡呢。」賈母點頭。

那女人出去，別人都不理論，只有寶玉發了一回怔，心裏想道：「如今一天一天的都過不得了，爲什麼人家養了女兒，到大了必要出嫁？一出了嫁，就改變史妹妹這樣一個人，又被他嬌娘硬壓着配人了！他將來見了我，必是又不理我了！我想一個人到了這個沒人理的分兒，還活着做什麼！」想到那裏，又是傷心。見賈母此時纔安，又不敢哭泣，只是悶悶的。

一時賈政不放心，又進來瞧瞧老太太，見是好些，便出來傳了賴大，叫他將園府裏管事家人的「花名冊子」拿來，一齊點了一點。除去賈赦入官的人，尚有三十餘家，共男女二百十二名。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人

共二十一名進來。問起歷年居家用度，共有若干進來，該用若干出去。我管總的家人將近年支用簿子呈上。賈政看時，所入的不敷所出，又加連年宮裏花用，帳上在外浮借的也不少。再查東省地租，近年所交不及祖上一半。如今用度，比祖上更加十倍。

賈政不看則已，看了急得躁腳道：「這了不得！我打諒雖是璉兒管事，在家自有把恃，豈知好幾年頭裏，已就「童年用了卯年」的，還是這樣妝好看！竟把世職俸祿，當作不打緊的事情，有什麼不敗呢！我如今就要省儉起來，已是遲了！」想到那裏，背着手踱來踱去，竟無方法。

衆人知賈政不知理家，也是白操心着急，便勸說道：「老爺也不用焦心，這是家家這樣的。若是統總算起來，連王爺家還不夠，不過是妝着門面，過到那裏就到那裏。如今老爺到底得了主上恩典，纔有這點子家產，若是一併入了官，老爺就不過了不成？」

賈政怒道：「放屁！你們這班奴才，最沒有良心的！仗着主子好的時候，任意開銷；到弄光了，走的走，跑的跑，還顧主子的死活麼！如今你們道是沒有查封是好的，那知道外頭的聲音大本兒都保不住，還攔得住你們在外頭支架子，說大話，誑人騙人到鬧出事來，往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！如今大老爺與珍大爺的事，說是僮們家人鮑二在外傳播的，我看這人口冊上，並沒有鮑二，這是怎麼說？」

衆人回道：「這鮑二是不在冊檔上的。先前在甯府冊上，爲二爺見他老實，把他們兩口子叫過來了。及至他女人死了，他又回甯府去。後來老爺衙門有事，老太太們爺們往陵上去，珍大爺替理家事，帶過來的，以後也就去了。老爺數年不管家事，那裏知道這些事來？老爺打諒冊上沒有名字的就只有這個人，不知那個手下沒有親戚們，奴才還有奴才呢！」賈政道：「這還了得！想去一時不能清理，只得喝退衆人，早打了主意在心裏了。且聽賈赦等事審得怎樣再定。」

一日，正在書房籌算，只見一人飛奔進來，說：『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。』賈政聽了，心下着急，只得進去。未知吉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

話說賈政進內，見了樞密院各位大人，又見了各位王爺，北靜王道：『今日我們傳你來，有遵旨問你的事。』賈政即忙跪下。衆大人便問道：『你哥哥交通外官，恃強凌弱，縱子聚賭，強佔良民妻女，不遂逼死的事，你都知不知道？』賈政回道：『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，查看賑恤，於上年冬底回家，又蒙堂派工程，後又任江西糧道，題參回都，仍在工部行走，日夜不敢怠惰。一應家務，並未留心稽察，實在糊塗，不能教管子姪，這就是辜負聖恩，只求主上重重治罪。』北靜王據說轉奏。

不多時，赦旨出來，北靜王便述道：『主上因御史參奏賈赦交通外官，恃強凌弱，據該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來，賈赦包詞安認，嚴鞠賈赦，據供平安州原係姻親往來，並未干涉官事，該御史亦不能指實。惟有倚勢強索石獸子古扇一款，是實的，然係玩物，究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。雖石獸子自盡，亦係瘋傻所致，與逼勒至死者有間。今從寬將賈赦發往台站效力贖罪。所參賈珍強佔良民妻女爲妾，不從逼死一款，提取都察院原案，看得尤二姐實係張華指腹爲婚，未娶之妻，因伊貧苦，自願退婚，尤二姐之母，願給賈珍之弟爲妾，並非強佔。再尤三姐自刎掩埋，並未報官一款，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，本意爲伊擇配，因被逼索定禮，衆人揚言穢亂，以致羞忿自盡，並非賈珍逼勒致死。但身係世襲職員，罔知法紀，私埋人命，本應重治，念伊究屬功臣後裔，不忍加罪，亦從寬革去世職，派往海疆效力贖罪。賈蓉年幼無干，省釋。賈政實係在外任多年，居官尚屬勤慎，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。』

賈政聽了，感激涕零，叩首不及；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。北靜王道：『你該叩謝天恩，更有何奏？』賈政道：『罪官仰蒙聖恩，不加大罪，又蒙將家產給還，實在捫心愧怍，願將祖宗遺受重祿，積餘置產，一並交官。』北靜王道：『主上仁慈待下，明慎用刑，賞罰無差，如今既蒙莫大深恩，給還財產，你又何必多此一奏？』衆官也說不必。

賈政便謝了恩，叩謝了王爺出來，恐賈母不放心，急忙趕回。上下男女女人等，不知傳進賈政是何吉凶，都在外頭打聽。一見賈政回家，都略略的放心，也不敢問。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，將蒙聖恩寬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。賈母雖則放心，只是兩個世職革去，賈赦又往台站效力，賈珍又往海疆，不免又悲傷起來。邢夫人、尤氏聽見那話，更哭起來。

賈政便道：『老太太放心。大哥雖則台站效力，也是爲國家辦事，不致受苦；只要辦得妥當，就可復職。珍兒正是年輕，很該出力，若不是這樣，便是祖宗餘德，亦不能久享。』說了些寬慰的話。

賈母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，那邊東府賈珍，究竟隔了一層；只有邢夫人、尤氏痛哭不已。邢夫人想着家產一空，丈夫年老遠出，膝下雖有璉兒，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，如今是都靠着二叔，他兩口子更是順着那邊去了。獨我一人孤苦伶仃，怎麼好？那尤氏本來獨掌甯府的家計，除了賈珍，也算是惟他獨尊；又與賈珍夫婦相和。如今犯事遠出，家財抄盡，依住榮府，雖則老太太疼愛，終是依人門下，又帶了佩鳳、偕鳳、蓉兒夫婦，又是不能與家立業的人，又想着二妹妹、三妹妹，俱是璉二叔鬧的，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，依舊夫婦完聚，只留我們幾人，怎生度日！想到這裏，痛哭起來。

賈母不忍，便問賈政道：『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，可能回家？』蓉兒既沒他的事，也該放出來了。』賈政道：『若在定例，大哥是不能回家的。我已託人徇個私情，叫我們大老爺同珍兒回家，好置辦行裝。衙門內業已應了，想來蓉兒同着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，只請老太太放心，兒子辦去。』

賈母又道：「我這幾年老的不成人了，總沒有問過家事。如今東府裏全抄去了，房屋人官，不消說的。你大哥那邊，連兒那裏，也都抄去了。僧們西府銀庫，東省地土，你知道到底還剩了多少？他兩個起身，也得給他們幾千銀子纔好。」

賈政正是沒法，聽見賈母一問，心想着：「若是說明，又恐老太太着急；若不說明，不用說將來，現在怎麼辦？」定了主意，便回道：「若老太太不問，兒子也不敢說。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裏，現在連兒也在這裏，昨日兒子已查了。舊庫的銀子，早已虛空；不但用盡，外頭還有虧空。現在大哥這件事，若不化銀託人，雖說主上寬恩，只怕他們爺兒兩個，也不大好。就是這項銀子，尚無打算。東省的地畝，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，兒算一時也弄不轉來；只好儘所有的蒙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，折變了給大哥兒作盤費罷了。過日的事，只可再打算。」

賈母聽了，又急得眼淚直流，道：「怎麼說着！僧們家到了這樣田地了麼！我雖沒有經過，我想起我家向日，比這樣還強十倍，也是擺了幾年虛架子，沒有出這樣事，已經塌下來了；不消一二年就完了。據你說起來，僧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！」

賈政道：「若是這兩個世俸不動，外頭還有些挪移。如今無可指稱，誰肯接濟？」——說着，也淚流滿面。——「想起親戚來，用過我們的，如今都窮了；沒有用過我們的，又不肯照應。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，只看家下的人丁册子，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，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。」

賈母正在憂慮，只見賈赦、賈珍、賈蓉一齊進來，給賈母請安。賈母看這般光景，一隻手拉着賈赦，一隻手拉着賈珍，便大哭起來。他兩人臉上羞慚，又是賈母哭泣，都跪在地下，哭着說道：「兒孫們不長進，將祖上功勳去了，又累老太太傷心，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！」滿屋中人看這光景，又一齊大哭起來。

賈政只得勸解：「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。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，遲則人家就不依了。」老太太含

悲忍淚的說道：「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們說說話兒去罷！」又吩咐賈政道：「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！想來外面挪移，恐不中用。那時誤了欽限，怎麼好？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。就是家中如今亂糟糟的，也不是常法兒！」一面說着，便叫鴛鴦吩咐去了。

這裏賈赦等出來，又與賈政哭了一會，都不免將從前任性，過後懊悔，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，各自同媳婦那邊去悲傷去了。賈赦年老，倒還撻的下，獨有賈珍與尤氏，怎忍分離？賈璉、賈蓉兩個，也只有拉着父親啼哭。雖說是比軍流減等，究竟生離死別，這也是事到如此，只得大家硬着心腸過去。

却說賈母叫邢王兩夫人同了鴛鴦等開箱倒籠，將做媳婦到如今積攢的東西都拿出來；又叫賈赦、賈政、賈珍等來，一一的分派，說：「這裏現有的銀子，交賈赦三千兩，你拿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，留一千給大太太另用，這三千給珍兒，你只許拿一千去，留下二千，交你媳婦過日子。仍舊各自度日，房子是在一處，飯食各自吃着，不許叫璉兒用。如今他還病得神昏氣喪，叫平兒來拿去。這是你祖父留下來的衣服，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，如今我用不着。男的呢，叫大老爺、珍兒、璉兒、蓉兒拿去分了；女的呢，叫大太太、珍兒、媳婦、鳳丫頭拿了分去。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，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送回南去。」分派定了，又叫賈政道：「你說現在還該着人的使用，這是少不得的，你就拿這金子變賣償還，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。你也是我的兒子，我並不偏向寶玉，已經成了家，我剩下這些金銀等物，大約還值幾千兩銀子，這都是給寶玉的了。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，蘭兒也好，我也分給他們些。」——這便是我的事情完了。

賈政等見母親如此明斷分晰，俱跪下哭着說：「老太太這麼大年紀，兒孫們沒點孝順，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，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！」賈母道：「別瞎說，若不鬧出這個亂兒，我還收着呢。只是現在家人過多，只有二

老爺是當差的，留幾個人就殺了。你就吩咐管事的，將人叫齊了，也分派妥當。各家有人就罷了。譬如一抄盡了，怎麼樣呢？我們裏頭的，也要叫人分派。該配人的配人，賞去的賞去。如今雖說僧們這房子沒入官，你到底把這園子交了纔是。那些田地原交蓮兒清理，該賣的賣，該留的留，斷不要支架子，做空頭。我索性說了罷！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，二太太那裏收着，該叫人就送去罷。倘或再有點事出來，可不是他們一躲過了風暴，又遭了雨了麼？」

賈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，一聽賈母的話，一一領命，心想：「老太太實在果真是理家的人！都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鬧壞了！」賈政見賈母勞乏，求着老太太歇歇養神。賈母又道：「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，等我死了，做結果我的使用。餘的都給我服務的丫頭。」賈政等聽到這裏，更加傷感，大家跪下，說：「請老太太寬懷。只願兒子們託老太太的福，過了些時，都邀了恩眷，那時兢兢業業的治家起來，以贖前愆，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的時候。」

賈母道：「但願這樣纔好！我死了也好見祖宗。你們別打諒我是享得富貴，受不得貧窮的人哪。不過這幾年看着你們轟轟烈烈，我落得都不管，說說笑笑，養身子罷了。那知道家運一敗，直到這樣？若說外頭好看，裏頭空虛，是我早知道的了。只是「居移氣，養移體」一時下不得台來。如今借此正好收斂，守住這個門頭，不然，叫人笑話你。你還不知，只打諒我知道窮了，便着急的要死。我心裏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勳，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祖宗還強，能殼守住，也就罷了。誰知他們爺兒兩個，做些什麼勾當！」

賈母正是長篇大論的說，只見豐兒慌慌張張的跑來，回王夫人道：「今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，哭了一場，如今氣多接不上來，平兒叫我來回太太。」豐兒沒有說完，賈母聽見，便問：「到底怎麼樣？」王夫人便代回道：「如今說是不大好。」賈母起身道：「噯！這些冤家，竟要磨死我了！」說着，叫人扶着，要親自去看。

賈政卽忙攔住勸道：「老太太傷了好一回的心，又分派了好些事，這會該歇歇。便是孫子媳婦有什麼事，該叫媳婦瞧去就是了，何必老太太親身過去呢？倘再傷感起來，老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，叫做兒子的怎麼處呢？」賈母道：「你們各自出去，等一會兒再進來，我還有話說。」賈政不敢多言，只得出來料理兒姪起身之事，又叫賈璉挑人跟去。

這裏賈母纔叫鴛鴦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，跟着過來。鳳姐正在氣厥，平兒哭得眼紅，聽見賈母帶着王夫人寶玉寶釵過來，疾忙出來迎接。賈母便問：「這會便怎麼樣了？」平兒恐驚了賈母，便說：「這會子好些。老太太既來了，請進去瞧瞧。」他先跑進去輕輕的揭開帳子，鳳姐開眼瞧着，只見賈母進來，滿心慚愧。先前原打算賈母等惱他不疼的了，是死活由他的，不料賈母親自來瞧，心裏一寬，覺那塞壅的氣，略鬆動些，便要扎揸坐起。賈母叫平兒按着不要動，「你好些麼？」

鳳姐含淚道：「我從小兒過來，老太太，太太怎麼樣疼我！那知我福氣薄，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；不但不能殼在老太太跟前盡點孝心，公婆前討個好，還是這樣把我當人，叫我幫着料理家務，被我鬧的七顛八倒，我還有什麼臉兒見老太太，太太呢？今日老太太，太太親自過來，我更當不起了，恐怕該活三天的，又折上了兩天去了。」說着，悲咽。

賈母道：「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，與你什麼相干？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，這也算不了什麼呀。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，任你自便。」說着，叫人拿上來給他瞧瞧。

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，如今被抄盡淨，自然愁苦，又恐人埋怨，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。今見賈母仍舊疼他，王夫人也不嗔怪，過來安慰他，又想賈母無事，心下安放好些，便在枕上與賈母叩頭，說道：「請老太太放心。若是我的病，記着老太太的福好了些，我情願自己當個粗使丫頭，盡心竭力的服侍老太太，太太罷！」

賈母聽他說得傷心，不免掉下淚來。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，心下只知安樂，不知憂患的人如今碰來碰去，都是哭泣的事，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，見人哭，他就哭。鳳姐看見衆人憂悶，反倒勉強說幾句寬慰賈母的話，求着：『請老太太太太回去，我略好些，過來叩頭。』說着，將頭仰起。

賈母叫平兒：『好生服侍，短什麼，到我那裏要去。』說着，帶了王夫人，將要回到自己房中，只聽得兩三處哭聲。賈母實在不忍聞見，便叫王夫人散去，叫寶玉：『去見你大爺大哥，送一送就回來。』自己躺在榻上下淚。幸虧鴛鴦等能用百般言語勸解，賈母暫且安歇不言。

賈赦等分離悲痛，那些跟去的人，誰是願意的，不免心中抱怨，叫苦連天。正是生離果勝死別，看者比受者更加傷心。好好的，一個榮國府，鬧得人號鬼哭。賈政最循規矩，在倫常上是講究的，執手分別後，自己先騎馬趕至城外，舉酒送行，又叮嚀了好些國家軫恤勳臣，力報國稱的話。賈赦等揮淚分頭而別。

賈政帶了寶玉回來，未及進門，只見門上有好些人在那裏亂嚷，說：『今日旨意，將榮國公世職，着賈政承襲。』那些人在那裏要喜錢，門上人和他們分爭，說：『是本來的世職，我們本家襲了，有什麼喜報。』那些人說道：『那世職的榮耀，比任什麼還難得，你們大老爺鬧掉了，想要這個，再不能的了！如今聖上的恩典，比天還大，又賞給二老爺襲了，這是千載難逢的，怎麼不給喜錢？』

正鬧着，賈政回家，門上回了，雖則歡喜，究竟是哥哥犯事所致，反覺感極涕零，趕着進內，告訴賈母。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，過來安慰，聽得世職復還，自是歡喜，又見賈政進來，賈母拉了說些勤勉報恩的話。獨有邢夫人，尤氏心下悲苦，只不好露出來。

且說外面這些趨炎附勢的親戚朋友，先前賈宅有事，都遠避不來，今見賈政襲職，知聖眷尚好，大家都來賀喜。那知賈政純厚性成，因他襲哥哥的職，心內反生煩惱，只好感激激天恩，於第二日進內謝恩，到底將賞還府第。

園子，具摺奏請入官。內廷降旨不必，賈政方得放心回來，以後循分供職。但是家計蕭條，入不敷出，賈政又不能在外應酬。

家人們見賈政忠厚，鳳姐抱病，不能理家；賈璉的虧累，一日重似一日，難免典房賣地。府內家人，幾個有錢的，怕賈璉纏擾，都妝窮躲事，甚至告假不來，各自另尋門路。獨有一個包勇，雖是新投到此，恰遇榮府壞事，他倒有些真心辦事，見那些人欺瞞主子，便時常不忿。奈他是個新來乍到之人，一句話也插不上，他便生氣，每天吃了就睡。衆人嫌他不肯隨和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，並不當差。賈政道：「隨他去罷。原是甄府薦的，不好意思。橫豎家內添這一人吃飯，雖說是窮，也不在他一人身上。」並不叫來驅逐。衆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怎樣不好，賈璉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，只得由他。

忽一日，包勇耐不過，吃了幾杯酒，在榮府街上閒逛，見有兩個人說話。那人說道：「你瞧！這麼個大府，前兒抄了家，不知如今怎麼樣了？」那人道：「他家怎麼能敗？聽見說，裏頭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，雖是死了，到底有根基的。況且我常見他們來往的，都是王公侯伯，那裏沒有照應？便是現在的府尹，前任的兵部，也是他們的一家。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你白住在這裏，別人猶可，獨是那個賈大人更了不得！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，前兒御史雖參了，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跡再辦，你道他怎麼樣？他本沾過兩府的好處，怕人說他迴護他家，他倒狠狠的踢了一脚，所以兩府裏纔到底抄了你道如今世情還了得麼？」兩人無心說閒話，豈知旁邊有人跟着聽的明白。包勇心下暗想：「天下有這樣負恩的人，但不知是我老爺的什麼人……我若見了他，便打他一個死鬧出事來，我承當去！」

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，忽聽那邊喝道而來。包勇遠遠站着，只見那兩人輕輕的說道：「這來的就是那個賈大人了。」包勇聽了，心裏懷恨，趁了酒興，便大聲的道：「沒良心的男女，怎麼忘了我們賈家的恩了！」兩

出在轎內聽得一個「賈」字，便留神觀看。見是一個醉漢，便不理他過去了。那包勇醉着，不知好歹，便得意洋洋，回到府中，問起同伴，知是方纔見的那位大人，是這府裏提拔起來的，他不念舊恩，反來踢弄僮們家裏，見了他罵他幾句，他竟不敢答言。

那榮府的人本嫌包勇，只是主人不計較他，如今他又在外闖禍，不得不回，趁賈政無事，便將包勇喝酒鬧事的話回了。賈政此時正怕風波，聽得家人回稟，便一時生氣，叫進包勇，罵了幾句，便派去看園，不許他在外行走。那包勇本是直爽的脾氣，投了主子，他便赤心護主，豈知賈政反倒責罵他，他也不敢再辯，只得收拾行李，往園中看守澆灌去了。未知後時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八回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

却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奏請入官，內廷不收，又無人居住，只好封鎖；因園子接連尤氏，惜春住宅，太覺曠闊無人，遂將包勇罰看荒園。此時賈政理家，又奉了賈母之命，將人口漸漸減少，諸凡省儉，尚且不能支持。幸喜鳳姐爲賈母鍾愛，王夫人等雖則不大歡喜，若說治家辦事，尙能出力，所以將內事仍交鳳姐辦理。但近來因被抄以後，諸事運用不來，也是每形拮据。那些房頭上下人等，原是寬裕慣的，如今較之往日，去其七，怎能周到，不免怨言不絕。鳳姐也不敢推辭，扶病承歡賈母。過了些時，賈赦、賈珍，各到當差地方，恃有用度，暫且自安。寫信回家，都言安逸，家中不必掛念。於是賈母放心，邢夫人、尤氏，也略略寬懷。

一日，史湘雲出嫁回門，來賈母這邊請安。賈母提起他女婿甚好，史湘雲也將那裏家中平安的話說了，請老太太放心。又提起黛玉去世，不免大家落淚。賈母又想迎春、若楚，越覺悲傷起來。史湘雲勸解一回，又到各家請安問好畢，仍到賈母房中安歇。言及薛家這樣人家，被薛大哥鬧得家敗人亡，今年雖是緩決人犯，明年不知

可能減等。賈母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呢。昨兒蟠兒媳婦死得明白，幾乎又鬧出一場大事來。倒幸虧老佛爺有眼，叫他帶來的丫頭自己供出來了，那夏奶奶纔沒的鬧了；自家攔住相驗，你姨媽這裏纔將皮裏肉的打發出去了。你說說，真是六親同運，薛家是這樣了，姨太太守着薛蝌過日，這孩子有良心，他說哥哥在監裏，尚未結局，不肯娶親；你那妹妹在大太太那邊，也就很苦。琴姑娘爲他公公死了，尙未滿服，梅家尙未娶去。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爺一死，鳳丫頭的哥哥也不成人，那二舅太爺也是個小器的，又是官項不清，也是打饑荒。甄家自從抄家以後，別無信息。」

湘雲道：「三姊姊去了，曾有書字回來麼？」賈母道：「自從嫁了去，二老爺回來說你三姊姊在海疆很好；只是沒有書信，我也日夜惦記。爲着我們家連連的出些不好事，所以我也顧不來。如今四丫頭也沒有給他提親，環兒呢，誰有工夫提起他來？如今我們家的日子，比你從前在這裏的時候更苦些。可憐你的寶姊姊自過了門，沒過一天安逸日子。你二哥哥還是這樣瘋瘋癲癲，這怎麼處呢？」

湘雲道：「我從小兒在這裏長大的，這裏那些人的脾氣，我都知道的。這一回來了，竟都改了樣子了。我打諒我隔了好些時沒來，他們生疏我，細想起來，竟不是的。就是見了我，瞧他們的意思，原要像先前一樣的熱鬧，不知道怎麼說說就傷心起來了，我所以坐坐就到老太太這裏來了。」賈母道：「如今這樣日子，在我也罷了，你們年輕輕兒的人，還了得！我正要想個法兒，叫他們還熱鬧一天纔好；只是打不起這個精神來。」湘雲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寶姊姊不是後兒的生日，叫我多住一天，給他拜過壽，大家熱鬧一天，不知老太太怎麼樣？」

賈母道：「我真正氣糊塗了，你不提，我竟忘了。後日可不是他的生日？我明日拿出錢來，給他辦個生日。他沒有定親的時候，倒做過好幾次。如今他過了門，倒沒有做。寶玉這孩子，頭裏很伶俐，很淘氣；如今爲着家裏的事，不好把這孩子越發弄的話都沒有了。倒是珠兒媳婦還好，他有的時候是這麼着，沒的時候他也是這麼着帶。」

着蘭兒靜靜兒的過日子，還難爲他。」

湘雲道：「別人倒不離，獨有二嫂子，連模樣兒都改了，說話也不伶俐了。明日等我來引逗他們，看他們怎麼樣。但只他們嘴裏不說，心裏要抱怨我，說我有……」湘雲說到這裏，却把臉飛紅了。

賈母會意道：「這怕什麼？本來姊妹們都是在一處樂慣了的，說說笑笑，再別要留這些心。大凡一個人，有也罷，沒也罷，總要受得富貴，耐得貧賤纔好。你寶姊姊生來是個大方的人，頭裏他家這樣好，他也一點兒不驕傲；後來他家壞了事，他也是舒舒坦坦的。如今在我家裏，寶玉待他好，他也是那樣安頓，一時待他不好，不見他有什麼煩惱。我看這孩子，倒是個有福氣的。你林姊姊，那是個最小性兒又多心的，所以到底不長命。鳳丫頭也見過些事，很不該略見些風波，就改了樣子。他若這樣沒見識，也就是小器了。後兒寶丫頭的生日，我替他另拿出銀子來，熱熱鬧鬧，給他做個生日，也叫他喜歡這一天。」

湘雲答應道：「老太太說得很是，索性把那些姊妹們都請來了，大家敘一敘。」賈母道：「自然要請的。」一時高興，便叫：「鴛鴦」拿出一百銀子來，交給外頭，叫他明日起，預備兩天的酒飯。鴛鴦領命，叫婆子交了出去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傳話出去，打發人去接迎春，又請了薛姨媽，寶琴，叫帶了香菱來，又請李嬌娘。不多半日，李紋，李綺都來了。寶釵本沒有知道，聽見老太太的丫頭來請，說：「薛姨太太來了，請二奶奶過去呢。」寶釵心裏喜歡，便是隨身衣服過去，要見他母親。只見他妹子寶琴並香菱都在這裏，又見李嬌娘等人也都來了，心想那些，人必是知道我們家的事情完了，所以來問候的，便去問了李嬌娘好。見了賈母，然後與他母親說了幾句話，便與李綺姊妹們問好。

湘雲在旁說道：「太太們請都坐下，讓我們姊妹們給姊姊拜壽。」寶釵聽了，倒呆了一呆，回來一想，「可不

是明日是我的生日麼？」便說：「姐妹們過來瞧老太太是該的；若說爲我的生日，是斷斷的不可。」

正推讓着，寶玉也來請薛姨媽，李嬌娘的安。聽見寶釵自己推讓，他心裏本早打算過寶釵生日，因家中鬧得七顛八倒，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。今見湘雲等衆人要拜壽，便喜歡道：「明日纔是生日，我正要告訴老太太來。」

湘雲笑道：「扯臊！老太太還等你告訴！你打諒這些人爲什麼來？是老太太請的！」寶釵聽了，心下未信，只聽賈母合他母親道：「可憐寶丫頭做了一年新媳婦，家裏接二連三的有事，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，今日我給他做個生日，請姨太太太們來，大家說說話兒。」

薛姨媽道：「老太太這些時心裏纔安，他小人兒家，還沒有孝敬老太太，倒要老太太操心。」湘雲道：「老太太最疼的孫子是二哥哥，難道二嫂子就不疼了麼？況且寶姊妹也配老太太給他做生日。」寶釵低頭不語。

寶玉心裏想道：「我只說史妹妹出了閣是換了一個人了，我所以不敢親近他，他也不來理我，如今聽他的話，原是和先前一樣的，爲什麼我們那個過了門，更覺得靦覷了，話都說不出來了呢？」正想着，小丫頭進來說：「二姑奶奶回來了。」隨後李執鳳姐都進來。

大家廝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說：「本要趕來見見，只是他攔着不許來，說是僧們家正是晦氣時候，不要沾染在身上。我扭不過，沒有來，直哭了兩三天。」鳳姐道：「今兒爲什麼肯放你出來？」迎春道：「他又說僧們家二老爺又襲了職，還可以走走，不妨事的，所以纔放我來。」說着，又哭起來。賈母道：「我原爲氣得慌，今日接你們來給孫子媳婦做生日，說說笑笑解個悶兒，你們又提起這些煩事來，又招起我的煩惱來了。」迎春等都不敢作聲了。

鳳姐雖勉強說了幾句有興的話，終不似先前爽利，招人發笑。賈母心裏要寶釵喜歡，故意的催鳳姐兒說話。

鳳姐也知賈母之意，竭力張羅，說道：「今兒老太太歡喜了些，你看這些人好幾時沒有聚在一處，今兒齊全。」說着回過頭去，看見婆婆尤氏不在這裏，又縮住了口。賈母爲着「齊全」二字，也想邢夫人等，命人叫去。邢夫人尤氏，惜春等見聽老太太叫，不敢不來，心內也十分不願意，想着家業零敗，偏又高興給寶釵做生日，到底老太太偏心，便來了也是無精打彩的。賈母問起岫煙來，邢夫人假說病着不來。賈母會意，知薛姨媽在這裏，有些不便，也不提起。

一時擺下菓酒，賈母說：「也不送到外頭。今日只許僧們娘兒們樂一樂。」寶玉雖然娶過親的人，因賈母疼愛，仍在裏頭打混，但不與湘雲、寶琴等同席，便在賈母身旁，設着一個坐兒，他代寶釵輪流敬酒。賈母道：「如今且坐下，大家喝酒。到挨晚兒，再到各處行禮去。若如今行起來了，大家又鬧規矩，把我的興頭打回去，就沒趣了。」賈釵便依言坐下。

賈母又叫人來道：「僧們今兒索性灑脫些，各留一兩個人伺候。我叫鴛鴦帶了彩雲、鶯兒、襲人、平兒等在後間去，也喝一鍾酒。」鴛鴦等說：「我們還沒有給二奶奶叩頭，怎麼就好喝酒去呢？」賈母道：「我說了，你們只管去，用的着你們再來。」鴛鴦等去了。

這裏賈母纔讓薛姨媽等喝酒。見他們都不是往常的樣子，賈母着急道：「你們到底是怎麼着？大家高興些纔好。」湘雲道：「我們又吃又喝，還要怎樣？」鳳姐道：「他們小的時候兒都高興，如今都礙着臉不敢混說，所以老太太瞧着冷靜了。」寶玉輕輕的告訴賈母道：「說是沒有什麼說的，再說就說到不好的上頭來了。不如老太太出個主意，叫他們行個令兒罷。」賈母側着耳朵聽了，笑道：「若又行令，又得叫鴛鴦去。」

寶玉聽了，不待再說，就出席到後間去找鴛鴦，說：「老太太要行令，叫姐姐去呢。」鴛鴦道：「小爺，讓我們舒舒服服的喝一杯罷，何苦來又攪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當真老太太說的叫你去呢，與我什麼相干？」鴛鴦沒法，說

道：「你們只管喝，我去了就來。」便到賈母那邊。

賈母道：「你來了？不是要行令麼？」鴛鴦道：「聽見寶二爺說老太太叫我，敢不來麼？不知老太太要行什麼令兒？」賈母道：「那文的怪悶的慌，武的又不好，你倒是想個新鮮頑意兒纔好。」

鴛鴦想了想道：「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紀，不肯費心，倒不如拿出令盆骰子來，大家擲個曲牌名兒，賭輸贏酒罷。」賈母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便令人取骰盆放在桌上。鴛鴦道：「如今用四個骰子擲去，擲不出名兒來的罰一杯，擲出名兒來，每人喝酒的杯數兒，擲出來再定。」衆人聽了道：「這是容易的，我們都隨着。」

鴛鴦便打點兒。衆人叫鴛鴦喝了一杯，就在他身上數起，恰是薛姨媽先擲。薛姨媽便擲了一下，却是四個么。鴛鴦道：「這是有名的，叫做『商山四皓』，有年紀的喝一杯。」於是賈母、李嬪、邢王二夫人都該喝。賈母舉杯要喝，鴛鴦道：「這是姨太太擲的，還該姨太太說個曲牌名兒，下家兒接一句千家詩說不出的罰一杯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你又來算計我了。我那裏說得出來？」賈母道：「不說到底寂寞，還是說一句的好。下家兒就是我了。若說不出來，我陪姨太太喝一鍾就是了。」薛姨媽便道：「我說個『臨老入花叢』。」賈母點點頭兒道：「將謂偷閒學少年。」

說完，骰盆過到李紋，便擲了兩個四，兩個二。鴛鴦道：「也有名了。這叫做『劉阮入天台』。」李紋便接着說了個「二士入桃源」。下手兒便是李紈，說道：「『尋得桃源好避秦』。」大家又喝了一杯。骰盆又過到賈母跟前，便擲了兩個二，兩個三。賈母道：「這要喝酒了。」鴛鴦道：「有名兒的，這是『江燕引雛』。」衆人都該喝一杯。鳳姐道：「雖是雛，到飛了好些了。」衆人眼瞧他「瞧鳳姐便不言語。賈母道：『我說什麼呢？』公領孫罷。」下手是李綺，便說道：「『閒看兒童捉柳花』。」衆人都說好。

寶玉巴不得要說，只是令盆輪不到，正想着恰好到了跟前，便擲了一個二，兩個三，一個么，便說道：「這是什

麼？」鴛鴦笑道：「這是個『臭』！先喝一杯再擲罷。」寶玉只得喝了又擲。這一擲擲了兩個三，兩個四。鴛鴦道：「有了，這叫做『張敞畫眉』。」寶玉明白打趣他。寶釵的臉也飛紅了。鳳姐不大懂得，還說：「二兄弟快說了，再找下家兒是誰？」寶玉明知難說，自認：「罰了罷，我也沒下家。」過了令盆，輪到李紈，便擲了一下。鴛鴦道：「大奶奶擲的是『十二金釵』。」

寶玉聽了，趕到李紈身邊看時，只見紅綠對開，便說：「這一個好看得很！」忽然想起「十二釵」的夢來，便呆呆的退到自己座上，心裏想：「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，怎麼家裏這些人，如今七大小小的就剩了這幾個？」又復又看看湘雲寶釵都在，只是不見了黛玉。一時按捺不住，眼淚便要下來，恐人看見，便說身上躁的很，脫脫衣服去掛了籌，出席去了。

這史湘雲看見寶玉這般光景，打諒寶玉擲不出好的，被別人擲去了，心裏不喜歡，便去了；又嫌那個令兒沒趣，便有些煩。只見李紈道：「我不說了。席間的人也不齊，不如罰我一杯。」賈母道：「這個令兒也不熱鬧，不如獨了罷，讓鴛鴦擲一下，看擲出個什麼來。」小丫頭便把令盆放在鴛鴦跟前。鴛鴦依命，復擲了兩個二，一個五。那一個骰子，只管在盆中轉。鴛鴦叫道：「不要五！」那骰子單單轉出一個五來。鴛鴦道：「了不得！我輸了！」

賈母道：「這是不算什麼的麼？」鴛鴦道：「名兒倒有，只是我說不上曲牌名來。」賈母道：「你說名兒，我給你謔。」鴛鴦道：「這是『浪擲浮萍』。」賈母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我替你說個『秋魚入菱窠』。」鴛鴦下手的，就是湘雲，便道：「『白萍吟盡楚江秋』。」衆人都道：「這句很確。」賈母道：「這令完了，咱們喝兩杯吃飯罷。」回頭一看，見寶玉還沒進來，便問道：「寶玉那裏去了？還不來。」鴛鴦道：「換衣服去了。」賈母道：「誰跟了去的？」那鴛兒便上來回道：「我看見二爺出去，我叫襲人姐姐跟了去了。」賈母、王夫人纔放心。

等了一會，王夫人叫人去找來，小丫頭子到了新房，只見五兒在那裏插蠟，小丫頭便問：「寶二爺那裏去了？」

『五兒道：』在老太太那邊喝酒呢。』小丫頭道：『我在老太太那裏，太太叫我來找的，豈有在那裏，倒叫我來找的理？』五兒道：『這就不知道了，你到別處找去罷。』小丫頭沒法，只得回去，過見秋紋，便道：『你見二爺那裏去了？』秋紋道：『我也找他，太太們等他吃飯。這會子那裏去了呢？你快回老太太去，不必說不在家，只說喝了酒不大受用，不吃了，略躺一躺再來，請老太太們吃飯罷。』小丫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，珍珠依言回了賈母，賈母道：『他本來吃不多，不吃也罷了，叫他歇歇罷。告訴他今兒不必過來，有他媳婦在這裏。』珍珠便向小丫頭道：『你聽見了？』小丫頭答應着，不便說明，只得在別處轉了一轉，說告訴了衆人，也不理會，便吃畢飯，大家散坐說話不題。

且說寶玉一時傷心，走了出來，正無主意，只見襲人趕來，問是怎麼了。寶玉道：『不怎麼，只是心裏煩得慌。何不趁他們喝酒，偕們兩個到珍大奶奶那裏逛逛去？』襲人道：『珍大奶奶在這裏，去找誰？』寶玉道：『不找誰，瞧瞧他。』既在這裏住的房屋怎麼樣？』襲人只得跟着，一面走，一面說。走到尤氏那邊，有一個小門兒半開半掩，寶玉也不進去，只見看園門的兩個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，寶玉問道：『這小門開着麼？』婆子道：『天是不開的。今兒有人出來說，今日預備老太太要用園裏的果子，故開着門等着。』寶玉便慢慢的走到那邊，果見腰門半開，寶玉便走了進去。襲人忙拉住道：『不用去。園裏不乾淨，常沒有人，不要撞見什麼。』寶玉便仗着酒氣，說道：『我不怕那些。』襲人苦苦的拉住，不容他去。婆子們上來說道：『如今這園子安靜的了，自從那日道士拿了妖去，我們摘花兒，打果子，一個人常走的。二爺要去，偕們都跟着。有這些人怕什麼？』寶玉喜歡，襲人也不便相強，只得跟着。

寶玉進得園來，只見滿目淒涼，那些花木枯萎，更有幾處亭館，彩色久經剝落，遠遠望見一叢修竹，倒還茂盛。寶玉一想，說：『我自病時出園，住在後邊，一連幾個月不准我到這裏，瞬息荒涼，你看獨有那幾竿翠竹青葱，這

不是瀟湘館麼？」襲人道：「你幾個月沒來，連方向都忘了？他們只管說話，不覺將怡紅院走過了。」回過頭來，用手指着道：「這纔是瀟湘館呢。」寶玉順着襲人的手一瞧，道：「可不是過了？他們回去瞧瞧。」襲人道：「天晚了，老太太必是等着吃飯，該回去了。」寶玉不言，找着舊路，竟往前走。

你道寶玉雖離了大觀園，將及一載，豈遂忘了路徑？只因襲人恐他見了瀟湘館，想起黛玉，又要傷心，所以用言混過。豈知寶玉只望裏走，天又晚了，恐招了邪氣，故寶玉問他，只說已走過了，欲寶玉不去，不料寶玉的心在瀟湘館內。襲人見他往前急走，只得趕上，見寶玉站着似有所見，如有所聞，便道：「你聽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瀟湘館倒有人住着麼？」襲人道：「大約沒有人罷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明明聽見有人在內啼哭，怎麼沒有人？」襲人道：「是你疑心，素常你到這裏，常聽見林姑娘傷心，所以如今還是那樣。」

寶玉不信，還要聽去。婆子們趕上說道：「二爺快回去罷，天已晚了，別處我們還敢走走，只是這裏路又隱僻，又聽得人說，這裏林姑娘死後，常聽見有哭聲，所以人都不敢走的。」寶玉聽說，都吃了一驚。寶玉道：「可不是。」說着，便滴下淚來，道：「林妹妹！林妹妹！好好兒的，是我害了你！你別怨我！這是父母作主，並不是我負心。」愈說愈痛，便大哭起來。

襲人正在沒法，只見秋紋帶着些人趕來，對襲人道：「你好大膽！怎麼領了二爺到這裏來？老太太、太太他們打發人各處都找到了！剛纔腰門上有人說是你同二爺到這裏來了，嚇得老太太、太太們了不得，罵着我，叫我帶人趕來，還不快些回去呢？」寶玉猶自痛哭，襲人也不顧他哭，兩個人拉着就走，一面替他拭眼淚，告訴他老太太着急。寶玉沒法，只得回來。襲人知老太太不放心，將寶玉仍送到賈母那邊，衆人都等着未散。

賈母便說：「襲人，我素常知你明白，纔把寶玉交給你，怎麼今兒帶他園裏去？他的病纔好，倘或撞着什麼，又緊起來，這便怎麼處？」襲人也不敢分辨，只得低頭不語。寶釵看寶玉顏色不好，心裏着實的吃驚，倒還是寶玉

恐襲人受委屈，說道：「青天白日，怕什麼？我因為好些時沒到園裏逛逛，今兒趁着酒興走走，那裏就撞了什麼了呢？」

鳳姐在園裏喫過大虧的，聽到那裏，寒毛倒豎，說：「寶兄弟膽子忒大了！」湘雲道：「不是膽大，倒是心實。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，還是尋什麼仙去了。」寶玉聽着，也不答言。獨有王夫人急得一言不發。賈母問道：「你到園裏，可曾嚇着麼？」這回不用說了。以後要逛，到底多帶幾個人纔好。不然，大家早散了。回去好好的睡一夜，明日一早過來，還要找補，叫你們再樂一天呢。不要爲他又鬧出什麼原故來。」

衆人聽了，辭了賈母出來，薛姨媽便到王夫人那裏住下。史湘雲仍在賈母房中，迎春便往惜春那邊去了。餘者各自回去不題。獨有寶玉一到房中，咳嗽嘆氣。寶釵明知其故，也不理他，只是怕他憂悶，勾出舊病來，便進裏間，叫襲人來，細問他寶玉到園怎麼樣的光景。未知襲人怎生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

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，恐寶玉悲傷成疾，便將黛玉臨死的話，與襲人假作閒談，說是「人生在世，有意有情，到了死後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，並不是生前那樣個人死後還是這樣。活人雖有癡心，死的竟不知道。況且林姑娘既說仙去，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，那裏還肯混在世上？只是人自己疑心，所以招些邪魔外祟來纏擾了。」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，原說給寶玉聽的。襲人會意，也說是「沒有的事。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裏，我們也算好的，怎麼不會夢見了一次？」

寶玉在外間聽得，細細的想道：「果然也奇。我知道林妹妹死了，那一日不想幾遍，怎麼從沒夢過？想是他到天上去了，瞧我這凡夫俗子，不能交通神明，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。我就在外間睡着，或者我從園裏回來，他知

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。大家問起寶玉晚上好麼。寶釵便說：『回去就睡了，沒有什麼。』衆人放心，又說些閒話。只見小丫頭進來說：『二姑奶奶要回去了。聽見說孫姑爺那裏人來，到太太那裏說了好些話，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，讓他去罷。如今二姑奶奶在太太那邊哭呢，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。』賈母衆人聽了，心中好不自在，都說：『二姑娘這樣一個人，爲什麼命裏遭着這樣的人，一輩子不得出頭，這便怎麼好？』說着，迎春進來，淚痕滿面，因爲是寶釵的好日子，只得含着淚，辭了衆人要回去。賈母知道他的苦處，也不好強留，只說道：『你回去罷了，但是不要悲傷，碰着了這樣人，也是沒法兒的。過幾天，我再打發人接你去。』迎春道：『老太太始終疼我，如今也疼不來了，可憐我，只是沒有再來的時候了。』說着，眼淚直流。衆人都勸道：『這有什麼不得回來的，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遠，要見面就難了。』賈母等想起探春，不覺也大家落淚。只爲是寶釵的生日，即轉悲爲喜道：『這也不難，只要海疆平靜，那邊親家調進京來，就見的着了。』大家說：『可不是這麼着呢？』說着，迎春只得含淚而別。

衆人送了出來，仍回賈母那裏。從早至暮，又鬧了一天。衆人見賈母勞乏，各自散了。獨有薛姨媽辭了賈母，到寶釵那裏說道：『你哥哥是今年過了，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時候減了等，纔好贖罪。這幾年叫我孤苦伶仃，怎麼處？我想要與你二哥哥完婚，你想想好不好？』寶釵道：『媽媽是爲着大哥哥娶了親，嚇怕了的，所以把二哥哥的事猶豫起來。據我說，很該就辦。那姑娘是媽媽知道的，如今在這裏也很苦，娶了去，雖說我家窮，究竟比他傍人門戶好多着呢。』薛姨媽道：『你得便的時候，就去告訴老太太，說我家沒人，就要揀日子了。』寶釵道：『媽媽只管同二哥哥商量，挑個好日子，過來和老太太大說了，娶過去就完了一宗事。這裏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纔好。』薛姨媽道：『今日聽見史姑娘也就回去了，老太太心裏要留你妹妹在這裏住幾天，所以他住下了。我想他也不是不多早晚就走的人了，你們姊妹們也多敘幾天話兒。』寶釵道：『正是呢。』於是薛姨媽

媽又坐了一坐出來，辭了衆人回去了。

却說寶玉晚間歸房，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夢，或者他已經成仙，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人，也是有的；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，也未可知。便想了一個主意，向寶釵說道：『我昨夜偶然在外間睡着，似乎比在屋裏睡的安穩些。今日起來，心裏也覺清淨些。我的意思，還要在外間睡兩夜，只怕你們又來攔我。』寶釵聽了，明知早晨他嘴裏念詩是爲着黛玉的事了，想來他那個獸性是不能勸的，倒好叫他睡兩夜，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罷了。況且昨夜聽他睡的倒也安靜，便道：『好沒來由，你只管睡去，我們攔你做什麼？但只不要胡思亂想，招出些邪魔外祟來。』寶玉笑道：『誰想什麼？』

襲人道：『依我勸二爺，竟還是屋裏睡罷。外邊一時照應不到，着了風，倒不好。』寶玉未及答言，寶釵却向襲人使了個眼色。襲人會意，便道：『也罷，叫個人跟着你罷。夜裏好倒茶倒水的。』寶玉便笑道：『這麼說，你就跟着我來。』襲人聽了，倒沒意思起來，登時飛紅了臉，也不言語。寶釵素知襲人穩重，便說道：『他是跟慣了我的，還叫他跟着我罷。叫麝月、五兒照料着也罷了。況且今日他跟着我鬧了一天也乏了，該叫他歇歇去。』寶玉只得笑着出來。

寶釵因命麝月、五兒給寶玉仍在外間鋪設了；又囑咐兩個人：『睡醒些，要茶要水，都留點神兒。』兩個答應着，看見寶玉端然坐在牀上，閉目合掌，居然像個和尚一般，兩個也不敢言語，只管瞧着他笑。寶釵又命襲人出來照應。襲人看見這般，却也好笑，便輕輕的叫道：『該睡了。怎麼又打起坐來了？』寶玉睜開眼看見襲人，便道：『你們只管睡罷，我坐一坐就睡。』襲人道：『因爲你昨日那個光景，鬧得二奶奶一夜沒睡，你再這麼着，成何事體？』寶玉料着自己已不睡，都不肯睡，便收拾眼下。襲人又囑咐了麝月等幾句，纔進去關門睡了。

這裏麝月、五兒兩個人也收拾了被褥，伺候寶玉睡着，各自歇了。那知寶玉要睡越睡不着，見他兩個人在那

裏打鋪，忽然想起那年襲人不在家時，晴雯、麝月兩個人服侍，夜間麝月出去，晴雯要嚇他，因為沒穿衣服，着了涼，後來還是從這個病上死的。想到這裏，一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。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了個影兒，因又將想晴雯的心腸移在五兒身上。自己假裝睡着，偷偷的看那五兒，越瞧越像晴雯，不覺獸性復發，聽了聽裏間已無聲息，知是睡了，却見麝月也睡着了，便故意叫了麝月兩聲，却不答應。

五兒聽見寶玉叫人，便問道：「二爺要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要漱漱口。」五兒見麝月已睡，只得起來，重新剪了蠟花，倒了一鍾茶來，一手托着茶盃，却因趕忙來的，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紅綾子小襖兒，鬆鬆的挽着一個髻兒。寶玉看時，居然晴雯復生，忽又想起晴雯說的：「早知担個虛名，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。」不覺呆呆的癡看，也不接茶。

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，也無心進來了。後來聽得鳳姐叫他進來服侍寶玉，竟比寶玉盼他進來的心還急，不想進來以後，見寶釵、襲人一般尊貴穩重，看着心裏實在敬慕，又見寶玉瘋瘋傻傻，不是先前風致，又聽見王夫人爲女孩子們和寶玉頑笑都攞了，所以把這件事擱在心上，倒無一毫的兒女私情了。怎奈這位獸爺今晚把他當作晴雯，只管愛惜起來，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，又不敢大聲說話，只得輕輕的說道：「二爺漱口啊！」寶玉笑着，接了茶在手中，也不知道漱了沒有，便笑嘻嘻的問道：「你和晴雯姐姐好不好？」五兒聽了，摸不着頭腦，便道：「都是姊妹，也沒有什麼不好的。」寶玉又悄悄的問道：「晴雯病重了，我看他去，不是你也去了麼？」五兒微微笑着點頭兒。寶玉道：「你聽見他說什麼了沒有？」五兒搖着頭說道：「沒有。」寶玉已經忘神，便把五兒的手一拉，五兒急得紅了臉，心裏亂跳，便悄悄的說道：「二爺有什麼話只管說，別拉拉扯扯的。」寶玉纔放了手，就道：「他和我說來着：『早說担了個虛名，也就打正經主意了。』你怎麼沒聽見麼？」

五兒聽見這話，明明是輕薄自己的意思，又不敢怎麼樣，便說道：「那是他自己沒臉，這也是我們女孩兒家

說得的麼？」寶玉着急道：「你怎麼也是這個道學先生！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樣，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。你怎麼倒拿這些話糟蹋他？」此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寶玉是怎麼個意思，便說道：「夜深了，二爺睡罷，別緊坐着，看涼着了。剛纔姐姐二奶奶和襲人怎麼囑咐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不涼。」說到這裏，忽然想起五兒沒穿着大衣服，就怕他也像晴雯着了涼，便問道：「你爲什麼不穿上衣裳就過來？」五兒道：「爺叫的緊，那裏有儘着穿衣裳的空兒？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，我也穿上了。」

寶玉聽了，連忙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綾子綿襖兒揭起來遞給五兒，叫他披上。五兒只不肯接，說：「二爺蓋着罷，我不涼。我涼，我有我的衣裳。」說着，回到自己鋪邊，拉了一件長襖披上。又聽了聽麝月睡的正濃，纔慢慢過來，說：「二爺今晚不是要養神呢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實告訴你罷，什麼是養神，我倒是要遇仙的意思。」五兒聽了，越發動了疑心，便問道：「遇什麼仙？」寶玉道：「你要知道，這話長着呢。你挨着我來坐下，我告訴你。」五兒紅了臉，笑道：「你在那裏躺着，我怎麼坐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個何妨？那一年冷天，也是你麝月姐姐和晴雯頑我怕凍着他，還把他攬在一個被裏握着呢。這有什麼的大凡一個人，總不要酸文假醋纔好。」

五兒聽了，句句都是寶玉調戲之意，那知這位猷爺却是實心實意的話兒。五兒此時走開不好，站着不好，坐下不好，倒沒了主意了。因微微的笑着道：「你別混說了。看人家聽見，說是什麼意思，怨不得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功夫。你自己放着二奶奶和襲人姐姐都是仙人兒似的，只愛和別人胡纏明兒，再說這些話，我回了二奶奶，看你什麼臉兒人！」

正說着，只聽外面咕咚一聲，把兩個人嚇了一跳。裏面寶猷咳嗽了一聲，寶玉聽見，連忙努嘴兒。五兒也就忙忙的息了燈，悄悄的躺下了。原來寶猷，襲人因昨夜不會睡，又兼日裏勞乏了一天，所以睡去，都不會聽見他們說話。此時院中一響，早已驚醒聽了聽，也無動靜。寶玉此時睡在牀上，心裏疑惑：「莫非林妹妹來了，聽見我和

五兒說話，故意嚇我們的……」翻來覆去，胡思亂想；五更以後，纔朦朧睡去。

却說五兒被寶玉鬼混了半夜，又兼寶釵咳嗽，自己懷着鬼胎，生怕寶釵聽見了，也是思前想後，一夜無眠。次日一早起來，見寶玉尙自昏昏睡着，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。那時麝月已醒，便道：「你怎麼這麼早起來了？你難道一夜沒睡麼？」五兒聽這話，又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，便只是訕笑，也不答言。不一時，寶釵襲人也都起來，開了門，見寶玉尙睡，却也納悶：怎麼外邊兩夜睡得倒這般安穩？及寶玉醒來，見衆人都起來了，自己連忙爬起，揉着眼睛，細想昨夜又不曾夢見，可是「仙凡路隔」了。慢慢的下了牀，又想昨夜五兒說的「寶釵襲人都是天仙一般」，却話却也不錯，便怔怔的瞅着寶釵。寶釵見他發怔，雖知他爲黛玉之事，却也定不得夢不夢，只是嗽的自己倒不好意思，便道：「二爺昨夜可真遇着仙了麼？」寶玉聽了，只道昨晚的話寶釵聽見了，笑着勉強說道：「這是那裏的話！」

那五兒聽了這句話，越發心虛起來，又不好說的，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。只見寶釵又笑着問五兒道：「你聽見二爺睡夢中和人說話來着麼？」寶玉聽了，自己坐不住，搭訕着走開了。五兒把臉飛紅，只得含糊道：「前半夜倒說了幾句，我也沒聽真。什麼「擔了虛名」，又什麼「沒打正經主意」，我也不懂，勸着二爺睡了。後來我也睡了，不知二爺還說來着沒有？」寶釵低頭一想，這話明是爲黛玉了。但儘着叫他在外頭，恐怕心邪了，招出些花妖柳怪來，况兼他的舊病，原在姊妹上情重，祇好設法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，然後能免無事。想到這裏，不免面紅耳熱起來，就訕訕的進房梳洗去了。

且說賈母兩日高興，略吃多了些，這晚有些不受用，第二天便覺得胸口飽悶。鴛鴦等要回賈政，賈母不叫言語，說：「我這兩日嘴饞些，吃多了點子，我餓一頓就好了，你們快別吵嚷。」於是鴛鴦等並沒有告訴人。

這日晚間，寶玉回到自己屋裏，見寶釵自賈母王夫人處纔請了晚安回來，寶玉想着早起之事，未免報頭抱

他。寶釵看他這樣，也曉得是個沒意思的光景；因想着他是個癡情人，要治他的這病，少不得仍以癡情治之。想了一回，便問寶玉道：「你今夜還在外間睡去罷咧？」寶玉自覺沒趣，便道：「裏間外間都是一樣的。」寶釵意欲再說，反覺不好意思。襲人道：「罷呀，這倒是什麼道理呢？我不信睡得那麼安穩。」

五兒聽見這話，連忙接口道：「二爺在外間睡，別的倒沒什麼，只是愛說夢話，叫人摸不着頭腦兒，又不敢駁他的回。」襲人便道：「我今日擲擲牀上睡，看說夢話不說。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蓋鋪在裏間就完了。」寶釵聽了，也不作聲。寶玉自己慚愧，那裏還有強嘴的分兒，便依着搬進裏間來。一則寶玉抱歉，欲安寶釵之心，二則寶釵恐寶玉思鬱成疾，不如假以詞色，使得稍覺親近，以爲「移花接木」之計。於是當晚襲人果然挪出去。寶玉因心中愧悔，寶釵欲籠絡寶玉之心，自過門至今日，方纔如魚得水，恩愛纏綿，所謂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」的了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次日，寶釵、寶玉同起，寶玉梳洗了，先過賈母這邊來。這裏賈母因疼寶玉，又想寶釵孝順，忽然想起一件東西，便叫鴛鴦開了箱子，取出祖上所遺一個「漢玉玦」。雖不及寶玉，他那塊玉石掛在身上却也希罕。鴛鴦找出來遞與賈母，便說道：「這件東西，我好像從沒見過。老太太這些年還記得這樣清楚，說是那一箱什麼匣子裏裝着，我按着老太太的話，一拿就拿出來了。老太太怎麼想着拿出來做什麼？」

賈母道：「你那裏知道？這塊玉還是祖爺爺給我們老太爺，老太爺疼我，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去，親手遞給我的。還說：『這玉是漢時所佩的東西，很貴重，你拿着就像見了我一般。』我那時還小，拿了來，也不當什麼，便擦在箱子裏。到了這裏，我見傭們家的東西也多，這算得什麼？從沒帶過，一擦便擦了六十多年。今兒見寶玉這樣孝順，他又丟了一塊玉，故此想着拿出來給他，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。」

一時寶玉請了安，賈母便歡喜道：「你過來，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。」寶玉走到牀前，賈母便把那塊漢玉遞

給寶玉，寶玉接來一瞧，那玉有三寸方圓，形似甜瓜，色有紅暈，甚是精緻。寶玉口稱讚。賈母道：「你愛麼？這是我祖爺爺給我的。我傳了你罷。」寶玉笑着，打了個千謝了，又拿了要送給他母親瞧。賈母道：「你太太瞧了，告訴你老子，又說疼兒子，不如疼孫子了。他們從沒見過。」寶玉笑着去了。寶釵等又說了幾句話，也辭了出來。

自此，賈母兩日不進飲食，胸口仍是結悶，覺得頭暈目眩咳嗽。邢王二夫人、鳳姐等請安，見賈母精神尚好，不過叫人告訴賈政，立刻來請了安。賈政出來，即請大夫看脈。不多一時，大夫來診了脈，說是有年紀的人，停了些飲食，感冒了些風寒，略發散些就好了。開了方子，賈政看了，知是尋常的藥品，命人煎好，進服以後，賈政早晚進來請安。一連三日，不見稍減。賈政又命賈璉探聽好大夫，「快去請來瞧老太太的病。咱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，我瞧着不怎麼好，所以叫你去。」賈璉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記得那年寶兄弟病的時候，倒是請了一個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，如今不如找他。」賈政道：「醫道却是極難，愈是不與時的大夫，倒有本領。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。」賈璉即忙答應去了。回來說道：「這劉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，過十來天進城一次。這時等不得，又請了一位，也就來了。」賈政聽了，只得等着不題。

且說賈母病時，合宅女眷，無日不來請安。一日，衆人都在那裏，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：「園裏攏翠庵的妙師父，知道老太太病着，特來請安。」衆人道：「他不常過來，今兒特地來，你們快些請去。」鳳姐走到牀前，回賈母。

岫煙是妙玉的舊相識，先走出去接他。只見妙玉頭帶妙常冠，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紬襖兒，外罩一件水田青緞鑲邊長背心，揜着秋香色的絲縷，腰下繫一條深墨畫的白綾裙，手執麈尾念珠，跟着一個侍兒，飄飄拽拽的走來。岫煙見了問好，說：「在園中同住的時候，可以常常來瞧瞧你。近來因為園內人少，一個人輕易難出來，況且僧們這裏的腰門常關着，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。今兒幸會。」

妙玉道：「頭裏你們是熱鬧場中，雖在外園裏住，我也不便常來親近；如今知道這裏的事情也不大好，又聽說是老太太病着，又惦记你，並要瞧瞧寶姑娘。我那管你們的門關不關，我要來就來；我不來，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呀。」岫烟笑道：「你還是那種脾氣！」一面說着，已到賈母房中。衆人見了，都問了好。

妙玉走到賈母牀前問候，說了幾句套話。賈母便道：「你是個女菩薩，你瞧瞧我的病可好得了好不了？」妙玉道：「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，壽數正有呢。一時感冒吃幾帖藥，想來也就好了。有年紀的人，要寬心些。」

賈母道：「我倒不爲這些，我是極愛尋快樂的。如今這病也不覺怎樣，只是胸膈悶飽。剛纔大夫說是氣惱所致。你是知道的，誰敢給我氣受？這不是那大夫脈理平常麼？我和璉兒說了，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。明兒仍請他來。」說着，叫鴛鴦吩咐廚房裏辦一桌淨素菜來，請他在這裏便飯。

妙玉道：「我已喫過午飯了，我是不吃東西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不吃也罷，管們多坐一會，說些閒話兒罷。」妙玉道：「我已久不見你們，今兒來瞧瞧。」又說了一回話，便要走。回頭見惜春站着，便問道：「四姑娘爲什麼這樣瘦？不要只管愛畫勞了心。」

惜春道：「我久不畫了。如今住的房屋，不比園裏內顯亮，所以沒興畫。」妙玉道：「你如今住在那一所了？」惜春道：「就是你纔進來的那個門東邊的房子，你要來很近。」妙玉道：「我高興的時候來瞧瞧你。」惜春等說着，送了出去。回身過來，聽見丫頭們回說大夫在賈母那邊呢，衆人暫且散去。

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，延醫調治不效，以後又添腹瀉。賈政着急，知病難醫，即命人到衙門告假，日夜同王夫人親視湯藥。一日，見賈母略進些飲食，心裏稍寬，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。王夫人叫彩雲看去，問是誰。彩雲看了，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，便道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婆子道：「我來了半日，這裏找不着一個姐姐們；我不敢冒撞，我心裏又急。」彩雲道：「你急什麼？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？」婆子道：「姑娘不好了！前兒鬧了一

場，姑娘哭了一夜，昨日痰堵住了。他們又不請大夫，今日更利害了！」彩雲道：「老太太病着呢，快別大驚小怪。」

王夫人在內已聽見了，恐老太太聽見不受用，忙叫彩雲帶他外頭說去。豈知賈母病中心靜，偏偏聽見，便道：「迎丫頭要死了麼？」王夫人便道：「沒有。婆子們不知輕重，說是這兩日有些病，恐不能就好。到這裏問大夫。」賈母道：「瞧我的大夫就好，快請了去。」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太太去。

那婆子去了，這裏賈母便悲傷起來，說道：「我三個孫女兒，一個享盡了福，死了三丫頭遠嫁，不得見面，迎丫頭雖苦，或者熬得出來，不打諒他，竟年輕兒的就死了，留着我這麼大年紀的人，活着做什麼！」王夫人、鴛鴦等解勸了好半天。那時寶釵、李氏等不在房中，鳳姐近來有病，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，便叫人叫了他們來陪着。自己回到房中，叫彩雲來埋怨：「這婆子不懂事，以後我在老太太那裏，你們有事，不用來回！」丫頭們依命不言。

豈知那婆子剛到邢夫人那裏，外頭的人已傳進來，說：「二姑奶奶死了！」邢夫人聽了，也便哭了一場。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，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瞧。知賈母病重，衆人都不敢回。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，結縭年餘，不料被孫家搓磨，以致身亡，又值賈母病重，衆人不便離開，竟容孫家草草完結。

賈母病勢日增，只想這些孫女兒。一時想起湘雲，便打發人去瞧他。回來的人悄悄的找鴛鴦，因鴛鴦在老太太身旁，王夫人等都在那裏，不便上去；到了後頭，找了琥珀，告訴他說：「老太太想史姑娘，叫我們去打聽，那裏知道史姑娘哭得不得，說是姑爺得了暴病，大夫都瞧了，說這病只怕不能好，若變了癆病，還可推過四五年；所以史姑娘心裏着急。又知道老太太病，只是不能過來請安，還叫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。倘或老太太問起來，務必託你們變個法兒回老太太纔好。」琥珀聽了，咳了一聲，也就不言語了。半日，說道：「你去罷。」琥珀

也不回去，心裏打算告訴鴛鴦，叫他撒謊去；所以走到賈母牀前。只見賈母神色大變，地下站着一屋子的人，喊的說：『瞧着是不好了！』也不敢言語了。

這裏賈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旁，向耳邊說了幾句話。賈璉輕輕的答應出去了，便傳齊了現在家裏的一千人，說：『老太太的事，待一出來了，你們快快分頭派人辦去。頭一件，先請出板來，瞧瞧好掛裏子。快到各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，都開明了，便叫裁縫去做孝衣。那棚扛執事，都去講定。帳房裏還須多派幾個人。』賴大等回道：『二爺，這些事不用爺費心，我們早已算好了。只是這項銀子，在那裏打算？』賈璉道：『這種銀子，不用打算了。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。剛纔老爺的主意，只要辦的好，我想外面也要好看。』賴大等答應，派人分頭辦去。賈璉復回到自己房中，便問平兒：『你奶奶今兒怎麼樣？』平兒把嘴往裏一努，說：『你瞧去。』賈璉進內，見鳳姐正要穿衣，一時動不得，暫且靠在炕桌兒上。賈璉道：『你只怕養不住了。老太太的事，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。你還脫得過麼？快叫人將屋內收拾收拾，就該掙扎上去了。若有了事，你還能回來嗎？』鳳姐道：『僧們這裏還有什麼收拾的？不過就是這點子東西，還怕什麼？你先去罷，看老爺叫你。我換件衣裳就來。』

賈璉先回到賈母房裏，向賈政悄悄的回道：『諸事已交派明白了。』賈政點頭。外面又報道：『太醫來了。』賈璉慌忙接入，又診了一回，出來悄悄的告訴賈璉：『老太太的脈氣不好，防着些。』賈璉會意，與王夫人等說知。王夫人即忙使眼色，叫鴛鴦過來，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。鴛鴦自去料理。

賈母睜眼要喝茶，那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。賈母剛用嘴接着了，便道：『不要那個倒一鍾茶來，我喝！』衆人不敢違拗，即忙送上來。一口喝了，還要，又喝一口，便說：『我要坐起來！』賈政等道：『老太太要什麼，只管說，可以不必坐起來纔好。』賈母道：『我喝了口水，心裏好些，略靠着和你們說說話。』珍珠忙用手輕輕的扶起，看見賈母這會精神好些，未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

却說賈母坐起說道：「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。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，福也享盡了。自你們老爺起，兒子，孫子，也都算是好的了。就是寶玉呢，我疼了他一場。」說到那裏，拿眼滿地下瞧着。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牀前。賈母從被窩裏伸出手來，拉着寶玉道：「我的兒！你要爭氣纔好……」寶玉嘴裏答應，心裏一酸，那眼淚便要流下來，又不敢哭，只得站着聽。賈母說道：「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，我就安心了。我的蘭兒在那裏呢？」李紈也推寶蘭上去。賈母放了寶玉，拉着寶蘭道：「你母親是要孝順的。將來你成了人，也叫你母親風光風光。鳳丫頭呢？」鳳姐本來站在賈母旁邊，趕忙走到跟前說：「在這裏呢。」賈母道：「我的兒！你是太聰明了，將來修修福罷。我也沒有修什麼，不過心實吃虧。那些吃齋念佛的事，我也不大幹，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，送送人，不知送完了沒有？」鳳姐道：「沒有呢。」賈母道：「早該施捨完了纔好。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罷了，最可惡的是史丫頭，沒良心，怎麼總不來瞧我。」鴛鴦等明知其故，都不言語。

賈母又瞧了一瞧寶釵，嘆了口氣，只見臉上發紅。賈政知是迴光返照，即忙進上參湯。賈母的牙關已經緊了，合了一回眼，又睜着滿屋裏瞧了一瞧。王夫人、寶釵上去輕輕扶着。邢夫人、鳳姐等連忙穿衣。底下婆子們已將牀安設停當，鋪了被褥。聽見賈母喉間略一響動，臉變笑容，竟是去了。享年八十二歲。衆婆子疾忙停牀。於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着，邢夫人等在內一邊跪着，一齊舉起哀來。外面家人，各樣預備齊全，只聽裏頭信兒一傳出，來從榮府大門起，至內宅門，扇扇大開，一色淨白紙糊了，孝棚高起，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，上下人等，登時成服。

賈政報了禮部奏聞。主上深仁厚澤，念及世代功勳，又係元妃祖母，賞銀一千兩，諭禮部主祭。家人各處

報喪去。衆親友雖知賈家勢敗，今見聖恩隆重，都來探喪。擇了吉時成殮，停靈正寢。賈赦不在家，賈政爲長，賈玉、賈環、賈蘭是親孫，年紀又小，都應守靈前。賈璉雖也是親孫，帶着賈蓉，尙可分派家人辦事。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，內裏邢王兩夫人、李執鳳姐、寶釵等是應靈旁哭泣的。尤氏雖可照應，因賈珍外出，依住榮府，一向總不上前。且又榮府的事不甚諳練，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了。惜春年小，雖在這裏長的，他於家事全不知道。——所以內裏竟無一人支持。只有鳳姐，可以照管裏頭的事，况又賈璉在外作主，裏外他二人，倒也相宜。

鳳姐先前仗着自己的才幹，原打諒老太太死了，他大有一番作用。邢王兩夫人等本知他曾辦過秦氏的事，必是妥當。於是仍叫鳳姐總理裏頭的事。鳳姐本不敢辭，自然應了。心想：「這裏的事，本是我管的。那些家人都是我手下的人，太太和珍大嫂子的人，本來難使喚些，如今他們都去了，銀項雖沒有了對牌，這種銀子是現成的。外頭的事，又是他辦着。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，想來也不致落褒貶，必是比甯府裏還得辦些……」心下已定，且待明日接了事。

後日一早，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，將「花名冊」取上來。鳳姐一一的瞧了，總共只有男僕二十一人，女僕只有十九人，餘者俱是些丫頭。連各房算上，也不過三十多人，難以點派差使。心裏想道：「這回老太太的事，倒沒有東府裏的人多。」又將莊上的算出幾個，也不敷差遣。正在打算，只見一個小丫頭過來，說：「鴛鴦姐姐請二奶奶。」鳳姐只得過去，只見鴛鴦哭得淚人一般，一把拉着鳳姐兒，說道：「二奶奶請坐！我給二奶奶叩個頭。雖說服中不行禮，這個頭是要叩的。」鴛鴦說着跪下，慌的鳳姐趕忙拉住，說道：「這是什麼禮？有話好好的說。」便拉他起來。

鴛鴦說道：「老太太的事，一應內外，都是二爺和二奶奶辦。這種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。老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糟蹋過什麼銀錢，如今臨了這件大事，必得求二奶奶體體面面的辦一辦纔好。我方纔聽見老爺說什麼

「詩云子曰：『我不懂，又說什麼？』喪與其易，寧戚。」我更不明白，我問寶二奶奶，說是老爺的意思，老太太的喪事，只要悲切，纔是真孝，不必糜費圖好看的念頭。我想老太太這樣一個人，怎麼不該體面些？我雖是奴才，頭敢說什麼？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這一場，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風光？我想二奶奶是能辦大事的，故此我請二奶奶來，求作個主。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，老太太死了，我也是跟老太太的，若是瞧不見老太太的事，怎麼辦？將來怎麼見老太太呢？」

鳳姐聽了這話來的古怪，便說：「你放心，要體面是不難的，況且老爺雖說要省，那勢派也錯不得。便拿這項銀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，也是該當的。」鴛鴦道：「老太太的遺言說，所有剩下的東西，是給我們的。二奶奶倘或用着不穀，只管拿這個去折變補上，就是老爺說什麼，我也不好違老太太的遺言。那日老太太分派的時候，不是老爺在這裏聽見的麼？」鳳姐道：「你素來最明白的，怎麼這會子那樣的着急起來了？」

鴛鴦道：「不是我着急，爲的是老太太是不管事的，老爺是怕招搖的。若是二奶奶心裏也似老爺的想頭，——說抄過家的人家，喪事還是這麼好，將來又要抄起來——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，怎麼處在我呢？是個丫頭，好歹礙不着，到底是這裏的聲名！」鳳姐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只管放心，有我呢。」鴛鴦千恩萬謝的託了鳳姐。

那鳳姐出來想道：「鴛鴦這東西好古怪，不知打了什麼主意，論理，老太太身上，本該體面些，噯！不要管他，且按着僮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。」於是叫了旺兒家來的，傳話出去，請二爺進來。不多時，賈璉進來，說道：「怎麼找我在裏頭照應着些，就是了。橫豎作主是僮們二老爺，他說怎麼着，僮們就怎麼着。」

鳳姐道：「你也說起這個話來了，可不是鴛鴦說的話，應驗了麼？」賈璉道：「什麼鴛鴦的話？」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了一遍。賈璉道：「他們的話算什麼，剛纔二老爺叫我去，說：『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真辦，但知道的呢，說是老太太自己結果自己，不知道的，只說僮們都隱匿起來了，如今很寬裕。』老太太的這種銀子用不

了，誰還要麼？仍舊該用在老太太身上。老太太南邊的墳地雖有，陰宅却沒有。老太太的柩是要歸到南邊去的。該留這銀子在祖墳上蓋起些房屋來，再餘下的，買幾頃祭田。僧們回去也好，就是不回去，也叫這些貧窮族中住着也好。按時按節，早晚上香，時常祭掃祭掃。『你想這些話，可不是正經主意。據你這個話，難道都花了罷？』

鳳姐道：『銀子發出來了沒有？』賈璉道：『誰見過銀子？我聽見僧們太太聽見了二老爺的話，極力的攛掇二太太和二老爺說：『這是好主意！』叫我怎麼着？現在外頭棚杠上要支幾百銀子，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。我去要，他們都說：『且先叫外頭辦了，回來再算。你想這些奴才們，有錢的早溜了，按住冊子叫去，有的說告病，有的說下莊子去了，走不動的有幾個。只有賺錢的能耐，還有賠錢的本事麼？』』

鳳姐聽了，呆了半天，說道：『這還辦什麼？』正說着，見來了一個丫頭，說：『太太的話，問二奶奶今日第三天了，裏頭還很亂，供了飯，還叫親戚們等着麼？叫了半天，來了菜，短了飯，這是什麼辦事的道理？』鳳姐急忙進去，咳嗽人來伺候，胡弄着將早飯打發了。

偏偏那日人來的多。裏頭的人，都死眉瞪眼的。鳳姐只得在那裏照料了一會子，又惦记着派人，趕着出來，叫了旺兒家的傳齊了家下女人們，一分派了。衆人都答應着不動。鳳姐道：『什麼時候，還不供飯？』衆人道：『傳飯是容易的，只要將裏頭的東西發出來，我們纔好照管去。』鳳姐道：『糊塗東西，派定了你們，少不得有的。』衆人只得勉強應着。

鳳姐即往上房去發應用之物。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，見人多難說。看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，只得找了鴛鴦，說要老太太存的這一分傢伙。鴛鴦道：『你還找我呢？那一年二爺當了贖了來了麼？』鳳姐道：『不用銀的金的，只要這一分平常使的。』鴛鴦道：『太太太太，大奶奶屋裏使的，是那裏來的？』鳳姐一想不差，轉身就走。只得到王夫人那邊找了玉釧彩雲，纔拿了一分出來。急忙叫彩明登帳，發與衆人收管。

鴛鴦見鳳姐這樣慌張，又不好叫他回來，心想：「他頭裏作事，何等爽利周到！如今怎麼掣肘的這個樣兒？我看這兩三天連一點頭腦都沒有，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麼？」那裏知邢夫人一聽賈政的話，正合着將來家計艱難的心，巴不得留一點子作個收局，況且老太太的事，原是長房作主，賈赦雖不在家，賈政又是拘泥的人，有件事便說請老太太的主意。邢夫人素知鳳姐手脚大，賈璉的鬧鬼，却疑死拿住不放鬆。

鴛鴦只道已將這頂銀子交了出去了，故見鳳姐掣肘如此，便以爲不肯用心，便在賈母靈前，嘮嘮叨叨，哭個不了。邢夫人等聽了話中有話，不想到自己不令鳳姐便宜行事，反說：「鳳丫頭果然有些不用心。」王夫人到了晚上，叫了鳳姐過來，說：「偕們家雖說不濟，外頭的體面是要的。這兩三日人來人去，我瞧着那些人都照應不到，想是你沒有吩咐——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兒纔好。」

鳳姐聽了，呆了一會，要將銀兩不湊手的話說了，但是銀錢是外頭管的，王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，鳳姐也不敢辨，只好不言語。邢夫人在旁說道：「論理，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，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，但是我們動不得身，所以託你的。你是打不得撒手的。」鳳姐紫漲了臉，正要回說，只聽外頭鼓樂一奏，是燒黃昏紙的時候了。大家舉起哀來，又不得說。鳳姐原想回來再說，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，說道：「這裏有我們呢，你快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。」

鳳姐不敢再言，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，又叫人傳齊了衆人，又吩咐了一會，說：「大娘嬪子們可憐我罷！我上頭捱了好些話，爲的是你們不齊集，叫人笑話，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！」那些人回道：「奶奶辦事，不是今兒個一遭兒，我們敢遠撻麼？只是這回的事，上頭過於累贅，只說打發這頓飯罷，有的在這裏喫，有的要在那裏喫，請了那位太太，又是那位奶奶不來，諸如此類，那得齊全，還求奶奶勸勸那些姑娘們不要挑筋就好了。」

鳳姐道：「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丫頭們是難纏的，太太們的也難說話，叫我說誰去呢？」衆人道：「從前奶奶

在東府裏還是署事，要打要罵，怎麼那樣鋒利？誰敢不依？如今這些姑娘們難道都管不住了？」鳳姐嘆道：「東府裏的事，雖說託辦的，太太雖在那裏，不好意思說什麼？如今是自己的事情，又是公中的人，人說得話，再者，外頭的銀錢，也叫不靈，即如棚裏要一件東西，傳了出來，總不見拿進來，這叫我什麼法兒呢？」衆人道：「二爺在外頭，倒怕不應付麼？」鳳姐道：「還提那個？他也是那裏爲難！第一件，銀錢不在他手裏，要一件得回一件，那裏湊手？」衆人道：「老太太這項銀子，不在二爺手裏麼？」鳳姐道：「你們回來問管事的便知道了。」

衆人道：「怨不得我們聽見外頭男人抱怨說：這麼件大事，僧們一點摸不着，盡當苦差，叫人怎麼能齊心呢？」鳳姐道：「如今不用說了，眼面前的事，大家留些神罷。倘或鬧的上頭有了什麼說的，我和你們不依的。」衆人道：「奶奶要怎麼樣，他們敢抱怨麼？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，我們實在難周到的。」鳳姐聽了沒法，只得央說道：「好大娘們，明兒且幫我一天的，我把姑娘們鬧明白了，再說罷了。」衆人聽命而去。

鳳姐一肚子的委屈，愈想愈氣。直到天亮，又得上去，要把各處的人整理整理，又恐那夫人生氣，要和王夫人說，怎奈那夫人挑唆，這些丫頭們見那夫人不助着鳳姐的威風，更加作踐起他來。幸得平兒替鳳姐排解說：「二奶奶巴不得要好，只是老爺太太們吩咐了外頭，不許糜費，所以我們二奶奶不能應付到了。」說過幾次，纔得安靜些。雖說僧經道懺，用祭供飯，絡繹不絕，終是銀錢吝嗇，誰肯踴躍，不過草草了事。連日王妃誥命，也來得不少。鳳姐也不能上去照應，只好在底下張羅，叫了那個走了這個，發一回急，夾及一回，胡弄過了一起，又打發一起。別說鴛鴦等看去不像樣，連鳳姐自己心裏也過不去了。

邢夫人雖說是家婦，仗着「悲感爲孝」四個字，倒也都不理會。王夫人落得跟了邢夫人行事，餘者更不必說了。獨有李執，瞧出鳳姐的苦處，也不敢替他說話，只自嘆道：「俗語說的：『牡丹雖好，全仗綠葉扶持。』太太們不虧了鳳丫頭，那些人還幫着麼？若是三姑娘在家還好，如今只有他幾個自己的人，瞎張羅，前面背後的也

抱怨說是一個錢摸不着，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！老爺是一味的盡孝，庶務上頭不大明白。這樣的一件大事，不撒散幾個錢，就辦的開了麼？可憐鳳丫頭鬧了幾年，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，只怕保不住臉了！於是抽空兒叫了他的人來吩咐道：『你們別看着人家的樣兒，也糟踢起。』二奶奶來別打諒什麼穿孝守靈就算了。大事了不過混過幾天就是了。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，就插個手兒，也未爲不可。這也是公事，大家都該出力的。』那些素服李紈的人都答應着說：『大奶奶說得很是，我們也不敢那麼着。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話兒，好像怪連二奶奶的似的。』

李紈道：『就是鴛鴦，我也告訴過他。我說：『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；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裏，叫他巧媳婦還作的出沒米的粥來麼？如今鴛鴦也知道了，所以也不怪他了。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，這也奇怪。』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，倒沒有作過什麼威福；如今老太太死了，沒有了仗腰子的了，我看他倒有些氣質不大好了。我先替他愁這會子，幸喜大老爺不在家，纔躲過去了。不然，他有什麼法兒？』

說着，只見賈蘭走來說：『媽媽，睡罷。一天到晚，人來客去的也乏了。歇歇罷。我這幾天，總沒有摸摸書本兒。今日爺爺叫我裏睡，我喜歡的很，要理過一兩本書纔好。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。』李紈道：『好兒子，看書呢。自然是好的。今日且歇歇罷，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。』賈蘭道：『媽媽要睡，我也就睡在被窩裏頭想想也罷了。』衆人聽了，都誇道：『好哥哥！怎麼這點年紀，得了空兒，就想到書上，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，還是那麼孩子氣。這幾天跟着老爺跪着，瞧他很不受用。』巴不得老爺一動身，就跑過來找二奶奶，不知唧唧喳喳說些甚麼。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，他又去找琴姑娘。琴姑娘也是遠避他，那姑娘也不很同他說話。倒是偕們本家的什麼喜姑娘、四姑娘、哥哥長、哥哥短的和那親密我們看那寶二爺，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，只怕他心裏也沒有的事。白過費了老太太的心，疼了他這麼大那裏及蘭哥兒一零兒呢！大奶奶，你將來是不愁的了！』

李執道：「就好也還小；只怕到他大了，僮們家還不知怎麼樣了呢！環哥兒，你們瞧着怎麼樣？」衆人道：「這一個更不像樣兒了，兩個眼睛倒像個活猴兒是，東溜溜西看看，雖在那裏號喪，見了奶奶姑娘們來了，他在孝幔子裏頭靜偷着眼兒瞧人呢！」李執道：「他的年紀，其實也不小了。前日聽見說，還要給他說親呢，如今又得等着了。噯，還有一件事，僮們家這些人，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，且不必說閒話，後日送殯，各房的車輛是怎麼樣了？」

衆人道：「璉二奶奶這幾天鬧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了，也沒見傳出去。昨日聽見我的男人說，璉二爺派了蓄二爺料理，說是僮們家的車也不彀趕車的也少，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。」李執笑道：「車也都是借得的麼？」衆人道：「奶奶說笑話兒了，車怎麼借不得？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都用車，只怕難借，想來還得僱呢。」

李執道：「底下人的只得僱，上頭的車也有僱的麼？」衆人道：「現在大太太、東府裏的大奶奶、小蓉、大奶奶，都沒有車了，不僱那裏來的呢？」李執聽了，嘆息道：「先前見有僮們家兒的太太、奶奶們坐了僱的車來，僮們都笑話如今輪到自己頭上了！你明兒去告訴你的男人，我們的車馬，早早兒的預備好了，省得擠。」衆人答應了出去不題。

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着，賈母死後，只來的一次，屈指算是後日送殯，不能不去；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，暫且不妨，只得坐夜前一日過來，想起賈母素日疼他，又想到自己命苦，剛配了一個才貌雙全的男人，性情又好，偏偏的得了冤孽症候，不過捱日子罷了，於是更加悲痛，直哭了半夜。鴛鴦等再三勸慰不止。

寶玉瞧着，也不勝悲傷，又不好上前去勸。見他淡妝素服，不敷脂粉，更比未出嫁的時候，猶勝幾分。轉念又看寶琴等也都是淡素妝飾，自有一種天生丰韻，獨有寶釵，渾身孝服，那知道比尋常穿顏色時更有一番雅致。心裏想道：「所以千紅萬紫，終讓梅花爲魁，殊不知並非爲梅花開的早，竟是一「潔白清香」四字是不可及的了！」

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妹，也是這樣打扮，又不知怎樣的丰韻了！想到這裏，不覺又心酸起來，那淚珠兒直滾滾的下來了。趁着賈母的事，不妨放聲大哭。

衆人正勸湘雲不止，外間又添出一個哭的來了。大家只道是想着賈母疼他的好處，所以傷心，豈知他們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心事。這場大哭，不禁滿屋的人，無不下淚。還是薛姨媽，李嬌娘等勸住。

次日是坐夜之期，更加熱鬧。鳳姐這日竟支撐不住，也無方法，只得用盡心力，甚至咽喉嚔啞；敷衍過了半日，到了下半年人客更多了，事情也更繁了，瞻前不能顧後，正在着急，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：「二奶奶在這裏呢！怪不得太太說裏頭人多，照應不過來，二奶奶是躲着受用去了！」鳳姐聽了這話，一口氣撞上來，往下一咽，眼淚直流，只覺得眼前一黑，嗓子裏一甜，便噴出鮮紅的血來，身子站不住，就蹲倒在地。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扶住，只見鳳姐的血吐個不止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

話說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，又氣又急，又傷心，不覺吐了一口血，便昏暈過去，坐在地下。平兒急來扶住，忙叫人來攙扶着，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，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，立刻叫小紅斟上一杯開水，送到鳳姐唇邊。鳳姐咽了一口，昏迷仍睡。秋桐過來，略瞧了一瞧，却便走開，平兒也不叫他。只見豐兒在旁站着，平兒叫他快快的去回明白了，說二奶奶吐血發昏，不能照應的話，告訴了邢王二夫人。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。因這時女親在內不少，也不好說別的心裏却不全信，只說：「叫他歇着去罷。」衆人也並無言語，只說：「這裏人客往來不絕，幸得幾個內親照應。」

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，也有偷閒竭力的；亂亂噪噪，已鬧到七顛八倒，不成事體了。

到二更多天，遠客去後，便預備辭靈。孝幕內的女眷，大家都哭了一陣，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，大家扶住，搖開了一陣，纔醒過來，便說老太太疼我一場，我跟了去的話。衆人都打諳人到悲痛，俱有這些言語，也不理會。到了辭靈之時，上上下下也有百十餘人，只有鴛鴦不在。衆人忙亂之時，誰去檢點，到了琥珀等一干的人奠哭之時，纔要找鴛鴦。想來是他哭乏了，暫在別處歇着，也不言語。

辭靈以後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，便商量着派人看家。賈璉回說：『上人裏頭，派了芸兒在家照應，不必送殯；下人裏頭，派了林之孝的一家人照應拆棚等事，但不知裏頭派誰看家？』賈政道：『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，不能去，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，還叫四丫頭陪着，帶領了幾個丫頭婆子，照看上屋裏纔好。』

賈璉聽了，心中想：『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不合，所以攙掇着不叫他去。若是上頭，就是他照應，也是不中用的。我們那一個又病着，也難照應。』想了一回，回賈政道：『老爺且歇歇兒，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。』賈政點了點頭，賈璉便進去了。

誰知此時鴛鴦哭了一場，想到『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輩子，身子也沒有着落，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，老太太的這般行爲，我也瞧不上。老爺是不管事的人，以後便亂世爲王起來了。我們這些人，不是要叫他們撥弄了麼？誰收在屋子裏誰配小子，我是受不得這樣磨折的，倒不如死了乾淨！但是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？……』一面想，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間房內。

剛跨進門，只見燈光慘淡，隱隱有個女人，拿着汗巾子，好似要上吊的樣子。鴛鴦也不驚怕，心裏想道：『這一個是誰？和我的心思一樣，倒比我走在頭裏了。』便問道：『你是誰？偕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，要死一塊兒死。』那個人也不答言，鴛鴦走到跟前一看，並不是這屋子的丫頭，再仔細一看，覺得冷氣侵人，一時就不見了。鴛鴦

呆了一呆，退出在炕沿上坐下，細細一想道：『哦！是了！這是東府裏的小蓉大奶奶啊！他早死了了，怎麼到這裏來？必是來找我來了。他怎麼又上弔呢？……』想了一想道：『是了，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……』

鴛鴦這麼一想，邪侵入骨，便站起來，一面哭，一面開了妝匣，取出那年較的一縷頭髮，揣在懷裏，就在身上解下一條汗巾，按着秦氏方纔立的地方拴上，自己又哭了一回，聽見外面人客散去，恐有人進來，急忙關上屋門，然後端了一個腳凳，自己站上，把汗巾拴上扣兒，套在咽喉，便把腳凳蹬開，可憐咽喉氣絕，香魂出竅！

正無投奔，只見秦氏隱隱在前，鴛鴦的魂魄急忙趕上，說道：『蓉大奶奶，你等等我。』那個人道：『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，乃警幻之妹，可卿是也。』鴛鴦道：『你明明是蓉大奶奶，怎麼說不是呢？』那人道：『這也有個緣故，待我告訴你，你自然明白了。我在警幻宮中，原是個鍾情的首座，管的是風情月債，降臨塵世，自當爲第一情人，引這些癡情怨女，早早歸入情司，所以該當懸樑自盡的。因我看破凡情，超出情海，歸入情天，所以太虛幻境，「癡情」一司，竟自無人掌管，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，替我掌管此司，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。』鴛鴦的魂道：『我是個最無情的，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？』

那人道：『你還不知道呢。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「情」字，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，還自謂風月多情，無關緊要，不知「情」之一字，喜怒哀樂未發之時，便是個性；喜怒哀樂已發，便是情了。至於你我這個情，正是未發之情，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，欲待發洩出來，這情就不爲真情了。』鴛鴦的魂聽了，點頭會意，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。

這裏琥珀辭了靈，聽那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，想着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的。在賈母的外間屋裏找了一遍，不見，便找到套間裏頭。剛到門口，見門兒掩着，從門縫裏望裏看時，只見燈光半明不滅的，影影綽綽，心裏

姐來着沒有？」珍珠道：「我也找他，太太們等他說話呢。必在套間裏睡着了罷。」琥珀道：「我瞧了屋裏沒有，那燈也沒人夾蠟花兒，漆黑怪怕的，我沒進來。如今僮們一塊兒進去瞧瞧，看有沒有。」

琥珀等進去，正夾蠟花，珍珠道：「誰把腳凳擦在這裏，幾乎絆我一交！」說着，往上一瞧，嚇的噁呀一聲，身子往後一仰，可巧的栽在琥珀身上。琥珀也看見了，便大喊起來，只是兩隻腳挪不動。外頭的人也聽見了，跑進來一瞧，大家嚷着，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。王夫人、寶釵等聽了，都哭着去瞧。邢夫人道：「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，快叫人去告訴老爺！」

只有寶玉聽見此信，便嚇的雙眼直豎。襲人等慌忙扶着說道：「你要哭就哭，別閉着氣。」寶玉死命的纔哭出來了。心想：「鴛鴦這樣一個人，偏又這樣死法！」又想：「實在天地的靈氣，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！他算得了死所，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，還是老太太的兒孫，誰能趕得上？」復又喜歡起來。那時寶釵聽見寶玉大哭，也出來了。及到眼前，見他又笑，襲人等忙說：「不好了！又要瘋了！」寶釵道：「不妨事，他有他的意思。」寶玉聽了，更喜歡寶釵的話：「到底他還知道我的心，別人那裏知道！」

正在胡思亂想，賈政等進來，着實的感覺着說道：「好孩子，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！」卽命賈璉出去，吩咐人連夜買棺盛殮，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殯送出，也停在老太太棺後，全了他的心志。

賈璉答應出去，這裏命人將鴛鴦放下，停放裏間屋內。平兒也知道了，過來同襲人、鴛兒等一千人，都哭的哀哀欲絕。內中紫鵲也想起自己終身，一無着落，恨不跟了林姑娘去，又全了主僕的恩義，又得了死所。如今空懸在寶玉屋內，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，畢竟算不得什麼。於是更哭得哀切。王夫人卽傳了鴛鴦的嫂子進來，叫他看着入殮。遂與邢夫人商量了，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，還說等開了，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。他嫂子叩了頭出去，反喜歡說：「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，有造化的，又得了好名聲，又得了好

發送！旁邊一個婆子說道：『罷呀！嫂子這會子你把一個死姑娘賣了一百銀，便這麼喜歡了；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，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，你該更得意了！』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，心便紅了臉，走開了。剛走到二門上，見林之孝帶了人，擡了棺材來了，他只只得也跟進去，幫着盛殮，假意號哭了幾聲。

賈政因他爲賈母而死，要了香來，上了三炷，作了一個揖，說：『他是殉葬的人，不可作了頭論；你們小一輩，都該行個禮。』寶玉聽了，喜不自勝，走上來，恭恭敬敬，叩了幾個頭。賈璉想他素日好處，也要上來行禮，被那夫人說道：『有了一個爺們，便罷了，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。』賈璉就不便過來了。

寶釵聽了，心中好不自在，便說道：『我原不該給他行禮，但只老太太去世，爺們都有未了之事，不敢胡爲。他肯替爺們盡孝，爺們也該託託他，好好的替爺們服侍老太太去，也少盡一點子心，哪！』說着，扶了鶯兒，走到靈前，一面奠酒，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。奠畢，拜了幾拜，狠狠的哭了他一場。衆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子都是傻子，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，也有說他知禮的。賈政反倒合了意，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，仍是鳳姐、惜春、餘者都遣去伴靈。

一夜誰敢安眠，一到五更，聽見外面人齊，到了辰初發引，賈政居長，衰麻哭泣，極盡孝子之禮。靈柩出了門，便有各家的路祭，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說。走了半日，來至鐵檻寺安靈，所有孝男等，俱應在廟伴宿不題。

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人拆了棚，將門窗上好，打掃淨了院子，派了巡更的人，到晚打上夜，只是榮府規例：一到二更，三門掩上，男人便進不去了，裏頭只有女人們查夜。鳳姐雖隔了一夜，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，只是那裏動得，只有平兒同着惜春各處走了一走，吩咐了上夜的人，也便各自歸房。

却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，去年賈珍管事之時，因他和鮑二打架，被賈珍打了一頓，攆在外頭，終日在賭場過日。近知賈母死了，必有些事情領辦，豈知探了幾天的信，一些也沒有想頭，便嘆聲嘆氣的回到賭場中，悶悶的

坐下。那些人便說道：『老三你怎麼樣，不下來撈本了麼？』何三道：『倒想要撈一撈呢，就只沒有錢咧。』
那些人道：『你到你們周太太爺那裏去了幾日，府裏的錢，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，又來和我們裝窮兒了！』
何三道：『你們還說呢！他們的錢，不知有幾百萬，只藏着不用，明日留着，不是火燒了，便是賊偷了，他們纔死心呢！』那些人道：『你又撒謊，他家抄了家，還有多少金銀？』何三道：『你們還不知道呢，抄去的是擦不了的。如今老太太死，還留了好些金銀，他們一個也不使，都在老太太屋裏擱着，等送了殯回來纔分呢。』

內中有一個人聽在心時，擲了幾骰便說：『我輸了幾個錢，也不翻本兒了，睡去了。』說着便走出來，拉了何三道：『老三，我和你說句話。』何三跟他出來。那人道：『你這樣一個伶俐人，這樣窮，我替你不服這口氣。』何三道：『我命該窮，可有什麼法兒呢？』那人道：『你纔說榮府的銀子那麼多，爲什麼不去拿些使喚使喚？』何三道：『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銀雖多，你我去白要一二錢，他們給俺們麼？』那人笑道：『他不給俺們，俺們就不會拿麼？』

何三聽了這話裏有話，便問道：『依你說，怎麼樣拿呢？』那人道：『我說你沒有本事；若是我，早拿了來了。』何三道：『你有什麼本事？』那人便輕輕的說道：『你若想發財，就引個頭兒。我有好些朋友，都是通天的本事，不要說他們送殯去了，家裏剩下幾個女人，就讓有多少男人，也不怕！只怕你沒這麼大膽子罷咧。』何三道：『什麼敢不敢，你打諒我怕那個乾老子麼？我是瞧着乾媽的情兒上頭，纔認他個乾老子罷咧，他又算了人了，你剛纔說的，就怕弄不來，倒招了饑荒。他們那個衙門不熟，別說拿不來，倘或拿了來，也要鬧出來的。』

那人道：『這麼說，你的運氣來了我的朋友，還有海邊上的呢，現今都在這裏看個風頭，等個門路，若到了手，你我在這裏也無益，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，不好麼？你若撩不下你乾媽，俺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，大家夥兒樂一樂，好不好？』何三道：『老大，你別是醉了罷，這些話混說的什麼。』說着，拉了那人，走到一個僻靜地方，

又各人商量了一回，各自分頭而去，暫且不題。

且說包勇自被賈政吆喝，派去看園，賈母的事出來，也忙了不會派他差事，他也不理會，纔是自做自吃；悶來睡一覺醒時，便在園裏耍刀弄棒，倒也無拘無束。那日賈母一早出殯，他雖知道，因沒有派他差事，他任意閒遊。只見一個女尼，帶了一個道婆，來到園內腰門那裏扣門，包勇走來說道：「女師父，那裏去？」道婆道：「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，不見四姑娘送殯，想來是在家看家，想他寂寞，我們師父來瞧他一瞧。」包勇道：「主子都不在家，園內是我看的，請你們回去罷。要來呢，等主子們回來了再來。」婆子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個黑炭頭，也要管起我們的走動來了！」包勇道：「我嫌你們這些人，我不叫你們來，你們有什麼法兒？」婆子生了氣，說道：「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！連老太太在日還不能攔我們的來往走動呢！你是那裏的這麼個橫強盜，這樣沒法沒天的！我偏要打這裏走！」說着，便把手在門環上狠狠的打了幾下。

妙玉已氣的不言語，正要回身便走，不料裏頭看二門的婆子聽見有人拌嘴，連忙開門一看，見是妙玉已經回身走去，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。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們四姑娘，都親近得很，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放他進來，那時如何擔得住？趕忙走來說：「不知師父來，我們開門遲了。我們四姑娘在家裏，還正想師父呢，快請回來。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的，他不知僧們的事，回來回了太太，打他一頓，攆出去就完了。」妙玉雖是聽見，總不理他。那經得看腰門的婆子趕上，再四央求，後來纔說出怕自己擔不是，幾乎急的跪下。妙玉無奈，只得隨了那婆子過來。包勇見這般光景，自然不好攔他，氣得瞪眼嘆氣而回。

這裏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裏，道了惱，敝了些閒話，說起：「在家看家，只好熬個幾夜；但是二奶奶病着，一個人又悶，人是害怕，能有一個人在這裏，我就放心，如今裏頭一個男人也沒有。今兒你既光降，肯伴我一宵，咱們下棋說話兒，可使得麼？」妙玉本自不肯，見惜春可憐，又提起下棋，一時高興，應了，打發道婆回去，取了他

的茶具，表梅命侍兒送了過來，大家坐談一夜。惜春欣幸異常，便命彩屏去開上年燭的雨水，預備好茶。那妙玉自有茶具。那道婆去了不多一時，又來了一個侍者，帶了妙玉日用之物。惜春親自烹茶。兩人言語投機，說了半天。那時已是初更時候，彩屏放下棋盤。兩人對弈，惜春連輸兩盤。妙玉又讓了四個子兒，惜春方贏了半子。

這時已是四更，天空地闊，萬籟無聲。妙玉道：「我到五更，須得打坐一回。我自有人服侍，你自去歇息。」惜春猶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己養神，不便纏他。正要歇去，猛聽得東邊上房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。惜春那裏的老婆子們也接着聲喊道：「不得了了！不得了了！嚇得惜春、彩屏等心膽俱裂。聽見外頭上夜的男人齊聲喊起來，妙玉道：「不好了！必是這裏有了賊了！」

正說着，這裏不敢開門，便掩了燈光，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。只見幾個男人站在院內，嚇得不敢作聲。回身擺着手，輕輕的爬下來說：「不得！外頭有幾個大漢站着。」說猶未了，又聽得房上響聲不絕，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咳嗽拿賊。一個人說道：「上房裏的東西都丟了，並不見人。東邊有人去了，他們到西邊去。」惜春的老婆子聽見有自己人，便在外間屋裏說道：「這裏有好些人上了屋了。」上夜的都道：「你瞧！這可不是麼？」大家一齊喊起來。只聽得房上飛下好些瓦來，衆人都不敢上前。

正在沒法，只聽園邊腰門一聲大響，打進門來。見一個梢長大漢，手執木棍，衆人嚇得藏躲不及，聽得那人喊道：「不要跑了！他們一個個你們都跟我來！」這些家人聽了這話，越發嚇得骨軟筋酥，連跑也跑不動了。只見這人站在當地，只管亂喊。家人中有一個眼尖些的，看出來了。你道是誰？正是甄家薦來的包勇。這些人便不覺膽壯起來，便顛纜的說道：「有一個走了，有的在屋上呢！」包勇便在地下一撲，簷上屋，追趕那賊。

這些賊人明知賈府無人，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，見有個絕色女尼，便頓起淫心。又欺上房俱是女人，不足畏懼。正要踰進門去，因聽外面有人進來追趕，所以賊衆上屋。見人不多，還想抵擋。猛見一人上屋趕來，那些人

見是一人，越發不理論了，便用短兵抵住。那包勇用力一棍打去，將賊打下屋來。那些賊飛奔而逃，從圍牆過去。包勇也在屋上追捕。豈知圍內早藏下了幾個在那裏接賊，已經接過好些。見賊夥跑回，大家舉械保護。見追的只有一人，明欺寡不敵衆，反倒迎上來。包勇一見生氣，道：「這些毛賊，敢來和我鬪敵！」那夥賊便說：「我們有一個夥計被他們打倒了，不知死活，僧們索性搶了他出來。」

這裏包勇聞聲即打。那夥賊便輪起器械，四五個人圍住包勇，亂打起來。外頭上夜的人都仗着胆子，只顧趕了來。衆賊見打他不過，只得跑了。包勇還要趕時，被一個箱子一絆，立定看時，心想東西未丟，衆賊遠逃，也不追趕，便叫衆人將燈照着。地下只有幾個空箱，叫人收拾，他便欲跑回上房。因路徑不熟，走到鳳姐那邊，見裏面燈燭輝煌，便問：「這裏有賊沒有？」裏頭的平兒戰兢兢的說道：「這裏也沒開門，只聽上房叫喊，說有賊呢。你到那裏去罷。」包勇正摸着不着路頭，遙見上夜的人過來，纔跟着一齊尋到上房。見是門開戶啓，那些上夜的在那裏啼哭。

一時賈芸、林之孝都進來，見是失盜，大家着急。進內查點，老太太的房門大開，將燈一照，鎖頭擰折，進內一瞧，箱櫃已開，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：「你們都是死人麼！賊人進來，你們不知道的麼！那些上夜的人，啼哭着說道：『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，是管二三更的。我們都沒有住脚前後走的。他們是四更五更，我們的下班時，只聽見他們喊起來，並不見一個人。趕着照着，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丟了。求爺們問管四五更的。』林之孝說道：『你們個個要死回來再說，僧們先到各處看去。』上夜的男人領着走到尤氏那邊，門兒關緊，有幾個接聲說：『嚇死我們了！』林之孝問道：『這裏沒有丟東西？』裏頭人方開了門道：『這裏沒有丟東西。』

林之孝帶着人走到惜春院內，只聽見裏面說道：『了不得了！嚇死了姑娘了！醒醒兒罷！』林之孝便叫人開門，問是怎樣了。裏頭婆子開門說：「賊在這裏打仗，把姑娘都嚇壞了。虧得妙師父和彩屏，纔將姑娘救醒。東西

是沒失。」林之孝道：「賊人怎樣打仗？」上夜的男人說：「幸虧包大爺上了房，把賊打跑了去了；還聽見打倒一個人呢。」包勇道：「在園門那裏呢。」

賈芸等走到那邊，果見一人躺在地下，死了。細細一瞧，好像周瑞的乾兒子。衆人見了詫疑，派一個人看守着；又派兩個人照着前後門，俱仍舊關鎖着。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，報了營官，立刻到來查勘。尋察賊蹤，是從後來道上屋的。到了西院屋上，見那瓦破碎不堪，一直過了後園去了。衆上夜的齊聲說道：「這不是賊，是強盜。」

營官着急道：「並非明火執仗，怎算是強盜？」上夜的道：「我們趕賊，他在屋上擲瓦，我們不能進前，幸虧我們家的姓包的上屋打退。趕到園裏，還有好幾個賊，竟與姓包的打仗，打不過姓包的，纔都跑了。」營官道：「可又來若是強盜，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麼？不用說了，你們快查清了東西，遞了失單，我們報就是了。」

賈芸等又到上房，已見鳳姐扶病過來，惜春也來了。賈芸請了鳳姐的安，問了惜春的好，大家查看失物。因鴛鴦已死，琥珀等又送靈去了，那些東西，都是老太太的，並沒見數，只用封鎖，如今打從那裏查去。衆人都說：「箱櫃東西不少，如今一空，偷的時候不少，那些上夜的人管什麼的？況且打死的賊，是周瑞的乾兒子，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。」鳳姐聽了，氣得眼睛直瞪瞪的，便說：「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捆起來，交給營裏審問。」衆人叫苦連天，跪地哀求，不知怎生發放，並失去的物有無着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讎仇趙妾赴冥曹

話說鳳姐命捆起上夜衆女人，送營審問，女人跪地哀求。林之孝同賈芸道：「你們求也無益。老爺派我們看家，沒有事是造化，如今有了事，上下都擔不是誰，救得你，若說是周瑞的乾兒子，連太太起裏，裏外外的都不乾淨。」鳳姐喘吁吁的說道：「這都是命裏所招，和他們說什麼帶了他們去就是了。這丟的東西，你告訴營裏說：

實在是老太太的東西，問老爺纔知道；等我們報了去，請了老爺們回來，自然開了失單送來。文官衙門裏，我們也是這樣報。」賈芸、林之孝答應出去。

惜春一句話也沒有只是哭道：「這些事，我從來沒有聽見過，爲什麼偏偏碰在他們兩個人身上！明日老爺太太要回來，我們怎麼見人說把家交給他們，如今鬧得這個分兒，還想活着麼！」鳳姐道：「他們願意麼？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裏？」惜春道：「你還能說，況且你又病着，我是沒有說的。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的他，攪擾着太太派我看家的，如今我的臉攔在那裏呢！」說着，又痛哭起來。鳳姐道：「姑娘，你快別這樣想。若說沒臉，大家一樣的。你若這麼糊塗想頭，我更攔不住了。」

二人正說着，只聽見外頭院子裏有人大聲的說道：「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！我們甄府裏從來是一概不許上門的！不想這府裏倒不講究這個呢！昨兒老太太的殯纔出去，那個什麼庵裏的尼姑，死要到他們這裏來。我吆喝着不准他們進來，腰門上的老婆子倒罵我死央及着叫那姑子進去。那腰門子一會兒開着一會兒關着，不知做什麼；我不放心，沒敢睡。聽到四更，這裏就喊起來。我來叫門，倒不開了。我聽見聲兒緊了，打開了門，見西邊院子裏有人站着，我便趕走打死了。我今日纔知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。那個姑子就在裏頭今日天沒亮溜出去了，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麼？」

平兒等聽着，都說：「這是誰這麼沒規矩？姑娘奶奶都在這裏，敢在外頭混鬧嗎？」鳳姐道：「你聽見說他甄府裏別就是甄家薦來的那個厭物罷？」惜春聽得明白，更加心裏受不的。鳳姐接着問惜春道：「那個人混說什麼姑子？你們那裏弄了個姑子住下了？」惜春便將妙玉來瞧他，留着下棋守夜的話說了。鳳姐道：「是他麼？他怎麼肯這樣，是再沒有的話，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鬧出來，老爺知道了，也不好。」

惜春愈想愈怕，站起來要走。鳳姐雖說坐不住，又怕惜春害怕，弄出事來，只得叫他先別走：「且看着人把偷

剩下的東西收起來，再派了人看着，纔好走呢。」平兒道：「僧們不敢收；等衙門裏來了，踏看了纔好收呢。僧們只好看着，但不知老爺那裏有人去了沒有？」鳳姐道：「你叫老婆子問去。」一回進來，說：「林之孝是走不開，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，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，已經丟二爺去了。」鳳姐點頭，同惜春坐着發愁。

且說那夥賊原是何三等邀的，偷搶了好些金銀財寶，接運出去，見人追趕，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，要往西邊屋內偷去，在窗外看見裏面燈光底下兩個美人一個姑娘，一個姑子，那些賊那顧性命，傾起不良，就要踹進來，因見包勇來趕，纔獲賊而逃，只見了何三大家且躲入窩家。到第二天，打聽動靜，知是何三被他們打死，已經報了文武衙門。這裏是躲不住的，便商量趁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。若遲了，通緝文書一行，關津上就過不去了。

內中一個人膽子極大，便說：「僧們走是走，我就只捨不得那個姑子。長得實在好看，不知是那個庵裏的雞兒呢？」一個人道：「啊呀！我想起來了！必就是賈府園裏的什麼懽翠庵裏的姑子。不是前年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麼寶二爺有原故，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相思病來了，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！」那一個人聽了，說：「僧們今日躲一天，叫僧們大哥借錢置辦些賣買行頭，明日亮鐘時候，陸續出關，你們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。」衆賊議定，分賊俵散不題。

且說賈政等送殯到了寺內，安厝畢，親友散去。賈政在外廂房伴靈，邢王二夫人等在內，一宿無非哭泣。到了第二日，重新上祭。正擺飯時，只見賈芸進來，在老太太靈前叩了個頭，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，跪下請了安，喘吁吁的，將昨夜府裏被盜，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，包勇趕賊，打死了一個，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，說了一遍。

賈政聽了發怔。邢王二夫人等在裏頭也聽見了，都嚇得魂不附體，並無一言，只有啼哭。賈政過了一會子，問

失單怎樣開的。賈芸回道：『家裏的人都不知道，還沒有開單。』賈政道：『還好，僧們動過家的，若開出好的來，反就罪名快叫璉兒。』

賈璉領了寶玉等去別處上祭未回，賈政叫人趕了回來。賈璉聽了，急的直跳。一見芸兒，也不顧賈政在那裏，便把賈芸狠狠的罵了一頓，說：『不配擡舉的東西！我將這樣重任託你，押着人上夜巡更，你是死人麼！虧你還有臉來告訴。』說着，往賈芸臉上啐了幾口。賈芸垂手站着，不敢回一言。

賈政道：『你罵他也無益了。』賈璉然後跪下說：『這便怎麼樣？』賈政道：『也沒法兒，只有報官緝賊；但是，一件，老太太遺下的東西，僧們都沒動。你說要銀子，我想老太太死得幾天，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？原打諒完了事，算了帳，還人家再有的，在這裏和南邊置墳產的，所有東西也沒有數兒。如今說文武衙門要失單，若將幾件好的東西開上，恐有礙，若說金銀衣飾若干，又沒有實在數目，謊開使不得。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。爲什麼這樣的理不開，你跪在這裏是怎麼樣呢？』

賈璉也不敢答言，只得站起來就走。賈政又叫道：『你那裏去？』賈璉又跪下道：『趕回去料理清楚再來回。』賈政哼的一聲，賈璉把頭低下。賈政道：『你進去回了你母親，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丫頭去，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單子。』賈璉心裏明白，老太太東西都是鴛鴦經管，他死了問誰？就問珍珠，他們那裏記得清楚？只不敢駁回，連連的答應了出來。走到裏頭，邢王二夫人又埋怨了一頓，叫賈璉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：『明兒怎麼見我們？』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，一面令人套車，預備琥珀等進城，自己騎上騾子，跟了幾個小廝，如飛的回去。賈芸也不敢再回賈政，斜簽着身子，慢慢的溜出來，騎上了馬，來趕賈璉，一路無話。

回到了家中，林之孝請了安，一直跟了進來。賈璉到了老太太上房，見了鳳姐，惜春在那裏，心裏又恨，又說不出來，便問林之孝道：『衙門裏瞧了沒有？』林之孝自知有罪，便跪下回道：『文武衙門都瞧了，來蹤去跡也看

了，屍也驗了。」

賈璉嘆驚道：「又驗什麼屍？」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夥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回了賈璉。賈璉道：「叫芸兒。」賈芸進來，也跪着聽話。賈璉道：「你見老爺時，怎麼沒有回周瑞的乾兒子做了賊，被包勇打死的話？」賈芸說道：「上夜的人說像他的，恐怕不真，所以沒有回。」賈璉道：「好糊塗東西！你若告訴了，我就帶了周瑞來一認，可不就知道了！」林之孝回道：「如今衙門裏把屍首放在市口兒超認去了。」賈璉道：「這又是個糊塗東西！誰家的人做了賊，被人打死，要償命麼？」林之孝回道：「這不用人家認，奴才就認得是他。」

賈璉聽了，想道：「是啊！我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，可不是周瑞家的麼？」林之孝回道：「他和鮑二打架來着，爺還見過的呢。」賈璉聽了，更生氣，便要打上夜的人。林之孝哀告道：「請二爺息怒，那些上夜的人，派了他們還敢偷懶？只是爺府上的規矩，三門裏一個男人不敢進去的，就是奴才們裏頭不叫，也不敢進去。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刻刻查點，見三門關的嚴嚴的，外頭的門，一重沒有開，那賊是從後夾道子來的。」

賈璉道：「裏頭上夜的女人呢？」林之孝將分更上夜，奉奶奶的命，搵着等候審問的話回了。賈璉又問：「包勇呢？」林之存說：「又往園裏去了。」賈璉便說：「去叫來。」小廝們便將包勇帶來，說：「還虧你在這裏，若沒有你，只怕所有房屋裏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。」包勇也不言語，惜春恐他說出那話，心下着急，鳳姐也不敢言語。只見外頭說：「琥珀姐姐等回來了。」大家見了，不免又哭一場。

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，只有些衣服，尺頭，錢箱未動，餘者都沒有了。賈璉心裏更加着急，想着外頭的棚杠銀，廚房的錢，都沒有付給明兒，拿什麼還呢？便呆想了一會，只見琥珀等進去，哭了一會，見箱櫃開着，所有的東西，怎能記憶，便胡亂想猜，虛擬了一張失單，命人即送到文武衙門。賈璉復又派人上夜，鳳姐，惜春各自回房。賈璉不敢在家安歇，也不及埋怨鳳姐，竟自騎馬趕出城外。這裏鳳姐又恐惜春短見，又打發豐兒過去安慰。

天已二更，不言這裏賊去關門，衆人更加小心，誰敢睡覺；且說夥賊一心想着妙玉，知是孤庵女衆，不難欺負。到了三更靜，便拿了短兵器，帶了些悶香，跳上高牆，遠遠瞧見櫺翠庵內燈光猶亮，便潛身溜下，藏在房頭僻處。等到四更，見裏頭只有一盞海燈。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，歇了一會，便嘆聲嘆氣的說道：『我自元墓到京，原想傳個名兒，爲這裏請來，不能又棲他處。昨日好心去瞧四姑娘，反受了這蠢人的氣，夜裏又受了大驚。』今日回來，那蒲團再坐不穩，只覺肉跳心驚。因素常一個人打坐的，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。豈知到了五更，寒顫起來，正要叫人，只聽見窗外一響，想起昨晚的事，更加害怕，不免叫人。豈知那些婆子們都不答應，自己坐着，覺得一股香氣，透入頤門，便手足麻木，不能動彈。口裏也說不出話來，心中更自着急。只見一個人拿着明晃晃的刀進來。

此時妙玉心中却是明白，只不能動，想是要殺自己，索性橫了心，倒也不怕。那知那個人把刀插在背後，騰出手來，將妙玉輕輕的抱起，輕薄了一會子，便拖起背在身上。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癡如醉。可憐一個極潔極淨的女兒，被這強盜的悶香薰住，由着他擺弄了去了。

却說這賊背了妙玉，來到園後牆邊，搭了樓梯，爬上牆，跳出去了。外邊早有夥計弄了車輛在園外等着。那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，反打起官銜燈籠，叫開柵欄，急急行到城外，正是開門之時。門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，也不及查詰，趕出城外，那夥賊加鞭，趕到二十里坡，和衆強徒打了照面，各自分頭奔南海而去。

不知妙玉被劫，或是甘受污辱，還是不屈而死，不知下落，也難妄擬。只言櫺翠庵一個跟妙玉的女尼，他本住在靜室後面。睡到五更，聽見前面有人聲響，只道妙玉打坐不安。後來聽見有男人脚步，門窗響動，欲要起來瞧看，只是身子發軟，懶怠開口，又不聽見妙玉言語，只睜着兩眼聽着。到了天亮，纔覺得心裏清楚，披衣起來，叫了道婆預備妙玉茶水，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，豈知妙玉的蹤跡全無，門窗大開，心裏詫異，昨晚響動，甚是疑心，說：

「這樣早，他到那裏去了……」走出院門一看，有一個樓梯靠牆立着；地下還有一把刀鞘，一條搭膊。便道：「不好了，昨晚是賊燒了悶香了！」急叫人起來查看，庵門仍是緊閉。

那些婆子侍女們都說：「昨夜煤氣薰着了，今早都起不起來，這麼早，叫我們做什麼？」那女尼道：「師父不知那裏去了！」衆人道：「在觀音堂打坐呢。」女尼道：「你們還做夢呢！你來瞧瞧！」衆人不懂，也都着忙開了庵門，滿園裏都找到了，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裏去了。衆人來叩腰門，又被包勇罵了一頓。衆人說道：「我們妙玉師父昨晚不知去向，所以來找。求你老人家叫開腰門，問一問來了沒有就是了。」包勇道：「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，已經偷到手了，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！」衆人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說這些話的，防着割舌下地獄！」包勇生氣道：「胡說！你們再鬧，我就要打了！」衆人陪笑央告道：「求爺叫開門，我們瞧瞧，若沒有，再不敢驚動你太爺了。」包勇道：「你不信，你去找，若沒有，回來問你們！」包勇說着，叫開腰門，衆人且找到惜春那裏。

惜春正是愁悶，怯着妙玉清早去後，不知聽見我們姓包的話沒有，只怕又得罪了他，以後總不肯來，我的知己是沒有了。況我現在實難見人，父母早死，嫂子嫌我，頭裏有老太太，到底疼我些，如今也死了，留下我孤苦伶仃，如何了局？想到迎春姊妹磨折死了，史姊妹守着病人，三姊妹遠去，這都是命裏所招，不能自由。獨有妙玉如開雲野鶴，無拘無束，我能學他，就造化不小了！但是我是世家之女，怎能遂意？這回看家已大擔，不是還有何顏在這裏？又恐太太們不知我的心事，將來的後事如何呢？想到其間，便要把自己的青絲綬去，要想出家。彩屏等聽見急忙來勸，豈知已將一半頭髮鉸去了。彩屏愈加着忙，說道：「一事未了，又出一事，這可怎麼好呢？」正在鬧鬧，只見妙玉的道婆來找妙玉。彩屏問起來由，先嚇了一跳，說：「是昨日一早去了沒來！」裏面惜春聽見急忙問道：「那裏去了？」道婆們將昨夜聽見的響動，被煤氣薰着，今早不見妙玉，庵內梯子刀鞘的話說了一遍。惜春驚疑不定，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：「必是那些強盜看見了他，昨晚搶去了，也未可知。但是他素來

孤潔的很，豈肯惜命？怎麼你們都沒聽見麼？」衆人道：「怎麼沒聽見，只是我們這些人都是睜着眼，連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必是那賊子燒了悶香，妙姑一人，想也被賊悶住，不能言語。況且賊人必多，拿刀弄杖威逼着他，還敢聲喊麼？」

正說着，包勇又在腰門那裏嚷說：「裏頭快把這些混帳的婆子趕了出來罷！快關腰門！」彩屏聽見，恐耽不是，只得叫婆子出去，叫人關了腰門。惜春於是更加苦楚，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禮相勸，仍舊將一半青絲籠起。大家商議：「不必聲張，就是妙玉被搶，也當着不知，且等老爺太太回來再說。」惜春心裏從此死定了一個出家的念頭，暫且不題。

且說賈璉回到鐵檻寺，將到家中查點了上夜的人，開了失單報去的話，回了賈政道：「怎樣開的？」賈璉便將琥珀所記得的數目單子呈出，并說：「這上頭元妃賜的東西，已經注明，還有那人家不大的東西，不便開上，等姪兒脫了孝，出去託人細細的緝訪，少不得弄出來的。」賈政聽了合意，心點頭不言。賈璉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，商量着：「勸老爺早些回家纔好呢，不然都是亂麻是的。」邢夫人道：「可不是我們在這裏，也是提心弔膽。」賈璉道：「這是我們不敢說的，還是太太的主意，二老爺是依的。」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妥了。

過了一夜，賈政也不放心，打發寶玉進來，說：「請太太們今日回家，過兩三日再來。家人們已經派定了，裏頭請太太們派人罷。」邢夫人派了麝哥等一千人伴靈，將周瑞家的等人派了總管，其餘上下人等都回去。一時忙亂套車備馬，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，衆人又哭了一場都起來。

正要走時，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起。周姨娘打諒他還哭，便去拉他。豈知趙姨娘滿嘴白沫，眼睛直豎，把舌頭吐出，反把家人嚇了一大跳。賈環過來亂嚷，趙姨娘醒來說道：「我是不回去的，跟着老太太回南去。」衆人道：「老太太那用你跟呢？」趙姨娘說：「我跟了一輩子老太太，老爺還不依，弄神弄鬼，算計我——我想

仗着馬道婆，要出我的氣。銀子白花了些，也沒有弄死了一個！如今我回去了，又不知誰來算計我！」

衆人聽見，早知是鴛鴦附在他身上。那王二夫人都不言語，瞧着。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：「鴛鴦姊，你死是自己願意的，與趙姨娘什麼相干，放了他罷。」見邢夫人在這裏也不敢說別的。

趙姨娘道：「我不是鴛鴦，他早到仙界去了。我是閻王差人拿我去的。要問我爲什麼和馬婆子用魘魔法的。案件。」說着便叫：「好璉二奶奶！你在這裏老爺面前少頂一句兒罷。我有一千日不好，還有一天的好呢。二奶奶親二奶奶並不是我要害你，我一時糊塗聽了那個老娼婦的話。」正鬧着，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。婆子們去回說：「趙姨娘中了邪了，三爺看着呢。」賈政道：「沒有的事，我們先走了。」於是爺們等先回。

這裏趙姨娘還是混說，一時救不過來。邢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，便說：「多派幾個人在這裏瞧着他，偕們先走到城裏，打發大夫出來瞧罷。」王夫人本嫌他，也打撒手兒。寶釵本是仁厚的人，雖想着他害寶玉的事，心裏究竟過不去，背地裏託了周姨娘在這裏照應。那周姨娘也是個好人，便應承了。李紈說道：「我也在這裏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可以不必。」於是大家都要起身。

賈環急忙道：「我也在這裏麼？」王夫人啐道：「糊塗東西！你姨媽的死活都不知，你還要走麼？」賈環就不敢言語了。寶玉道：「好兄弟，你是走不得的，我進了城，打發人來瞧你。」說畢，都上車回家。寺裏只有趙姨娘、賈環、鴛鴦等人。

賈政、邢夫人等先後到家，到了上房，哭了一場。林之孝帶了家下衆人請了安，跪着。賈政喝道：「去罷！明日問你！」鳳姊那日發暈了幾次，竟不能出接，只有惜春見了，覺得滿面羞慚。邢夫人也不理他，王夫人仍是照常。李紈、寶釵拉着手說了幾句話。獨有尤氏說道：「姑娘，你操心了，倒照應了好幾天。」惜春一言不答，只紫漲了臉。寶釵將尤氏一拉，使了個眼色，尤氏等各自歸房去了。

賈政略略的看了一眼，嘆了口氣，並不言語；到書房席地坐下，叫了賈璉、賈蓉、賈芸，吩咐了幾句話。寶玉要來書房內陪賈政，賈政道：『不必。』蘭兒仍跟他母親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林之孝一早進書房跪着。賈政將前後被盜的事細問一遍，並將周瑞供了出來，又說：『衙門拿住了鮑二，身邊搜出了失單上的東西，現在夾訊，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。』賈政聽了，大怒道：『家奴負恩，引賊偷竊家主，真是反了！』立刻叫人，『到城外將周瑞捆了，送到衙門審問。』

林之孝只管跪着，不敢起來。賈政道：『你還跪着做什麼？』林之孝道：『奴才該死，求老爺開恩！』正說着，賴大等一千辦事家人下來請了安，呈上喪事帳簿。賈政道：『交給璉二爺算明了來回。』咳喝着林之孝起來出去了。

賈璉一腿跪着，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。賈政把眼一瞪道：『胡說！老太太的事，銀兩被賊偷去，難道就該罰奴才拿出來麼？』賈璉紅了臉，不敢言語，站起來也不敢動。賈政道：『你媳婦怎麼樣？』賈璉跪下說：『看來是不中用了。』

賈政嘆口氣道：『我不料家運衰敗，一至此！況且環哥兒他媽尚在廟中病着，也不知是什麼症候，你們知道不知道？』賈璉也不敢言語。賈政道：『傳出話去，叫人帶了大夫瞧去。』賈璉急忙答應着出來，叫人帶了大夫到鐵檻寺去瞧趙姨娘，未知死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冤鳳姐託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癡郎

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，見人少了，更加混說起來，嚇得衆人都怕；就有兩個女人攙着趙姨娘，雙膝跪在地下，說一回，哭一回。有時爬在地下叫饒，說：『打殺我了！紅鬍子的老爺！我再不敢了！』有一時雙手合着，也

是叫痛；眼睛突出，嘴裏鮮血直流，頭髮披散，人人害怕，不敢近前。那時又將天晚，趙姨娘的聲音只管陰啞起來了，居然鬼號一般，無人敢在他跟前，只得叫了幾個有膽量的男人進來坐着。趙姨娘一時死去，隔了些時，又回過來，整整的鬧了一夜，到了第二天，也不言語，只裝鬼臉，自己拿手撕開衣服，露出胸膛，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。可憐趙姨娘說不出來，其痛苦之狀，實在難堪。

正在危急，大夫來了，也不敢診脈，只囑咐：『辦後事罷。』說了，起身就走。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，說：『請老爺看看脈，小的好回稟家主。』那大夫用手一摸，『已無脈息。』賈環聽見，然後大哭起來。衆人只顧賈環，誰料理趙姨娘？只有周姨娘心裏苦楚，想到『做偏房側室的下場頭不過如此！況他還有兒子的，我將來死起來，還不知怎樣呢！』於是反哭的悲切。

且說那人趕回家去，回稟了賈政，即派家人去照例料理，陪着環兒住了三天，一同回來。那人去了，這裏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都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，被陰司裏拷打死了。又說是『璉二奶奶只怕也不好，怎麼說璉二奶奶告的呢？』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，甚是着急。看着鳳姐的樣子，實在是不能好的了。看着賈璉近日并不似先前的恩愛，本來事也多，竟像不與他相干的。平兒在鳳姐跟前，只管勸慰，又想着邢王二夫人回家幾日，只打發人來問問，並不親身來看，鳳姐心裏更加悲苦。賈璉回來，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話。

鳳姐此時只求速死，心裏一想，邪魔悉至，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，漸近牀前，說：『姐姐許久的不見了。做妹子的想念的很，要見不能，如今好容易進來見見姐姐。姐姐的心機也用盡了，僧們的二爺糊塗，也不領姐姐的情，反倒怨姐姐作事過於苛刻，把他的前程丟了，叫他如今見不得人，我替姐姐氣不平。』鳳姐恍惚說道：『我如今也後悔，我的心忒窄了。妹妹不念舊惡，還來瞧我。』

平兒在邊聽見，說道：『奶奶說什麼？』鳳姐一時蘇醒，想到尤二姐已死，必是他來索命，被平兒叫醒，心裏害

怕，又不肯說出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『我神魂不定，想是說夢話，給我搵搵。』平兒上去搵着，見個小丫頭子進來，說是劉老老來了；婆子們帶着來請奶奶的安。平兒急忙下來，說：『在那裏呢？』小丫頭子說：『他不敢就進來，還聽奶奶的示下。』平兒聽了點頭，想鳳姐病裏必是懶怠見人，便說道：『奶奶現在養神呢，暫且叫他等着，你問他來有什麼事麼？』小丫頭子說道：『他們問過了，沒有事，說知道老太太去世了，因沒有報，纔來遲了。』

小丫頭子說着，鳳姐聽見，便叫：『平兒，你來，人家好心來瞧，不要冷淡人家。你去請了劉老老進來，我和他說說話兒。』平兒只得出來，請劉老老這裏坐。鳳姐剛要合眼，又見一個男人，一個女人，走向炕前，就像要上炕似的。鳳姐着忙，便叫平兒說：『那裏來了一個男人，跑到這裏來了！』連叫兩聲，只見豐兒，小紅趕來說：『奶奶要什麼？』鳳姐睜眼一瞧，不見有人，心裏明白，不肯說出來，便問豐兒道：『平兒這東西那裏去了？』豐兒道：『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麼？』

鳳姐定了一會神，也不言語，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，說：『我們姑奶奶在那裏？』平兒引到炕邊，劉老老便說：『請姑奶奶安。』鳳姐睜眼一看，不覺一陣傷心，說：『老老，你好怎麼這時候纔來？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麼大了！』

劉老老看着鳳姐骨瘦如柴，精神恍惚，心裏也就悲慘起來，說：『我的奶奶！怎麼這幾個月不見，就病到這個分兒？我糊塗的要死，怎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！』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。青兒只是笑。鳳姐看了，倒也十分喜歡，便叫小紅招呼着劉老老道：『我們鄉村裏的人，不會病的。若一病了，就要求神許願，從不知道喫藥的。我想姑奶奶的病不要撞着什麼了罷？』

平兒聽着那話不在理，便在背地裏扯他。劉老老會意，便不言語。那裏知道這句也倒合了鳳姐的意，掙扎着說：『老老，你是有年紀的人，說的不錯。你見過的趙姨娘，也死了，你知道麼？』劉老老詫異道：『阿彌陀佛！好端

端一個人，怎麼就死了？我記得他也有一個小哥兒，這便怎麼樣呢？」平兒道：「這怕什麼，也還有老爺太太呢。」劉老老道：「姑娘，你那裏知道不好死了？是親生的，隔了肚皮是不中用的。」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，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衆人都來解勸。

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，他便走到炕前，用手拉着鳳姐的手，也哭起來。鳳姐一面哭着道：「你見過老老沒有？」巧姐道：「沒有。」鳳姐道：「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，就和乾娘一樣，你給他請個安。」巧姐兒便走到跟到劉老老忙扯着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不要折殺我了！巧姑娘，我一年多不來，你還認得我麼？」巧姐道：「怎麼不認得？那年在園裏見的時候，我還小，前年你來，我還合你要隔年的蠶蠟兒，你也沒有給我，必是忘了。」劉老老道：「好姑娘，我是老糊塗了。若說蠶蠟兒，我們村裏多得很，只是不到我們那裏去。若去了，要一車也容易。」鳳姐道：「不然，你帶了他去罷。」

劉老老笑道：「姑娘這樣千金貴體，綾羅裹大了的，喫的是好東西；到了我們那裏，我拿什麼哄他頑，拿什麼給他喫呢？這倒不是坑殺我了麼？」說着自己還笑。又說：「那麼着，我給姑娘做個媒罷。我們那裏雖說是鄉村裏，也有大財主人家，幾千頃地，幾百牲口，銀子錢也不少，只是不像這裏有金的，有玉的。姑奶奶是瞧不起這種人家。我們莊家人瞧着這樣大財主，也算是天上的人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你說去，我願意就給。」劉老老道：「這是頑話兒罷咧。放着姑奶奶這樣大官大府的人家，只怕還不肯給，那裏肯給莊家人？就是姑奶奶肯了，上頭太太們也不給。」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，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。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漸漸的就熟起來了。

這裏平兒恐劉老老話多，攪煩了鳳姐，便拉了劉老老說：「你提起太太來，你還沒有過去呢，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，也不枉來這一趟。」劉老老便要走。鳳姐道：「忙什麼？你坐下，我問你近來的日子還過得麼？」劉老老千恩萬謝的說道：「我們若不仗着姑奶奶！」——說着指着青兒說——「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。如

今雖說是莊家人苦，家裏也掙了好幾畝地，又打了一眼井，種些菜蔬瓜果。一年賣的錢也不少，儘穀他們嚼喫了。這兩年姑奶奶還時常給些衣服布疋，在我們村裏，算過得的了。阿彌陀佛！前日他老子進城，聽見姑奶奶這裏動了家，我就幾乎嚇殺了。虧得又有人說，不是這裏我纔放心。後來又聽見說這裏老爺陞了，我又喜歡，就要來道喜。爲的是滿地的莊稼，來不得。昨日又聽見說，老太太沒有了。我在地裏打豆子，聽見了這話，嚇得連豆子都拿不起來了。就在地裏狠狠的哭了一大場。我合女婿說：「我也顧不得你們了，不管真話謊話，我是要進城瞧瞧去的。」我女兒女婿也不是沒良心的，聽見了，也哭了一會子。今兒天沒亮，就趕着我進城來了。我也不認得一個人，沒有地方打聽。一徑來到後門，見是門神都糊了，我這一嚇又不小。進了門，找周嫂子再找不着。撞見一個小姑娘說：「周嫂子他得了不是了，攆了。」我又等了好半天，過見了熟人，纔得進來。不打諒姑奶奶也是這麼病。」說着，又掉下淚來。

平兒等着急，也不等他說完，拉着就走，說：「你老人家說了半天，口乾了，僧們喝碗茶去罷。」拉着劉老老到下房坐着。青兒在巧姐兒那邊，劉老老道：「茶倒不要，好姑娘，叫人帶了我請太太的安，哭哭老太太去罷。」平兒道：「你不用忙，今兒也趕不出城的了。方纔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，招的我們奶奶哭，所以催你出來的。你別思量。」劉老老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姑娘，是你多心，我知道。倒是奶奶的病怎麼好呢？」平兒道：「你瞧去妨礙不妨礙？」劉老老道：「說是罪過，我瞧着不好。」正說着，又聽鳳姐叫呢。平兒及到牀前，鳳姐又不言語了。

平兒正問豐兒，賈璉進來，向炕上一瞧，也不言語，走到裏面，氣哼哼的坐下。只有秋桐跟了進去，倒了茶，慇懃一回，不知噉噉喳喳的說些什麼回來。賈璉叫平兒問道：「奶奶不喫藥麼？」平兒道：「不喫藥怎麼樣呢？」賈璉道：「我知道麼！你拿櫃子上的鑰匙來罷。」平兒見賈璉有氣，又不敢問，只得出來，鳳姐耳邊說了一聲。鳳姐不言語，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賈璉那裏，就走。賈璉道：「有鬼叫你麼？你攔着叫誰拿呢？」

平兒忍氣打開，取了鑰匙，開了櫃子，便問道：「拿什麼？」賈璉道：「僧們有什麼嗎？」平兒氣得哭道：「有話明白說，人死了也願意。」賈璉道：「還要說麼？頭裏的事，是你們鬧的，如今老太太的事，還短了四五千銀子，老爺叫我拿公中的地帳弄銀子，你說有麼？外頭拉的帳不開發，使得麼？誰叫我應這個名兒？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！你不依麼？」

平兒聽了，一句不言語，將櫃裏東西搬出。只見小紅過來說：「平姐姐快走，奶奶不好呢？」平兒也顧不得買，急忙過來。見鳳姐用手空抓，平兒用手拉着哭叫。賈璉也過來一瞧，把脚一踩道：「若是這樣，是要我的命了。」說着，掉下淚來。豐兒進來說：「外頭找二爺呢。」賈璉只得出去。

這裏鳳姐愈覺不好，豐兒等不免哭起來。巧姐聽見趕來，劉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，嘴裏念佛，搗了些鬼，果然鳳姐好些。一時，王夫人聽了丫頭的信，也過來了。先見鳳姐安靜些，心下略放寬。見了劉老老，便說：「劉老老，你好什麼時候來的？」劉老老便說：「請太太安。」不及細說，只言鳳姐的病講究了半天。彩雲進來說：「老爺請太太呢。」王夫人叮嚀了平兒幾句話，便過去了。

鳳姐鬧了一回，此時又覺清楚些。見劉老老在這裏，心裏信他求神禱告，便把豐兒等支開，叫劉老老坐在頭邊，告訴他心神不寧，如見鬼的樣子。劉老老便說：「我們村裏什麼菩薩靈，什麼廟有感應。」鳳姐道：「求你替我禱告，要用供獻的銀錢，我有。」便在手腕上褪下一隻金鐲子來交給他。劉老老道：「姑奶奶，不用那個，我們村莊人家許了願好了，花上幾百錢就是了。那用這些，就是我替奶奶求去，也是許願等姑奶奶好了，要花什麼，自己去花罷。」

鳳姐明知劉老老一片好心，不好勉強，只得留下，說：「老老，我的命交給你，了我的巧姐兒，也是千災百病的，也交給你了。」劉老老順口答應，便說：「這麼着，我看天氣尚早，還趕得出城去，我就去了。明日姑奶奶好了，再

請還願去。」鳳姐因被衆冤魂纏擾害怕，巴不得他就去，便說：「你若肯替我用心，我能安穩睡一覺，我就感激你了。你外孫女兒，叫他在這裏住下罷。」劉老道：「莊家的孩子，沒有見過世面，沒的在這裏打嘴，我帶他去的好。」鳳姐道：「這就是多心了。既是僧們一家，這怕什麼？雖是我們窮了，這一個人喫飯，也不礙什麼。」

劉老見鳳姐真情，落得叫青兒住幾天，又省了家裏的嚼喫，只怕青兒不肯，不如叫他來問問。若是他肯，就留下。於是和青兒說了幾句。青兒因與巧姐兒頑的熟了，巧姐又不願他去，青兒又願意在這裏，劉老便吩咐了幾句，辭了平兒，忙忙的趕出城去不題。

且說權翠庵原是賈府的地址，因蓋省親園子，將那庵圈在裏面，向來食用香火，並不動賈府的錢糧。今日妙玉被劫，那女尼呈報到官，一則候官府緝盜的下落，二則是妙玉基業，不便離散，依舊住下，不過回明了賈府。那時賈府的人雖都知道，只爲賈政在新喪，且又心事不甯，也不敢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回稟。只有惜春知道此事，日夜不安，漸漸傳到寶玉耳邊，說：「妙玉被賊劫去。」又有的說：「妙玉凡心動了，跟人而走。」

寶玉聽得，十分納悶：「想來必是被強人劫去。這個人必不肯受，一定不屈而死。」但是一無下落，心下甚不放心，每日長吁短嘆，還說：「這樣一個人，自稱爲「檻外人」，怎麼遭此結局？」又想到：「當日園中何等熱鬧，自從二姊姊出園以來，死的死，嫁的嫁，我想他一塵不染，是保得住的了。豈知風波頓起，比林妹妹死的更奇！」由是一而二，二而三，追思起來，想到莊子上的「虛無縹緲，人生在世，難免風流雲散」不禁的大哭起來。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，百般的溫柔解勸。寶釵初時不知何故，也用話箴規。怎奈寶玉抑鬱不解，又覺精神恍惚。

寶釵想不出道理，再三打聽，方知妙玉被劫，不知去向，也是傷感。只爲寶玉愁煩，便用正言解釋，因提起：「蘭兒自送殯回來，雖不上學，聞得日夜攻苦。他是老太太的重孫。老太太素來望你成人，老爺爲你日夜焦心，你爲

閒情癡意，糟蹋自己，我們守着，如何是個結果？說得寶玉無言可答。過了一回，纔說道：『我那管人家的閒事，只可嘆惜們家的運氣衰頹！』寶釵道：『可又來，老爺太太原爲是要你成人，接續祖宗遺緒。你只是執迷不悟，如何是好？』寶玉聽了，話不投機，便靠在桌上睡去。寶釵也不理他，叫麝月等伺候着，自己却去睡了。

寶玉見屋裏人少，想起：『紫鵲到了這裏，我從沒合他說句知心的話兒，冷冷清清，擦着他，我心裏甚不過意。他呢，又比不得麝月，秋紋我可以安放的，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，他在我這裏伴了好些時，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子還在我這裏，他的情義却也不薄了。如今不知爲什麼，見我就是冷冷的，若說爲我們這一個呢，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，我看他待紫鵲也不錯，我有不在家的日子，紫鵲還與他有說有講的，到我來了，紫鵲便走開了，想來自然是爲林妹妹死了，我便成了家的原故。』紫鵲！紫鵲！你這樣一個聰明女孩兒，難道連我這點子苦處都看不出來麼？』因又一想：『今晚他們睡的睡，做活的做活，不如趁着這個空兒，我找他去，看他有什麼話。倘或我還有得罪之處，便賠個不是，也使得。』想定了主意，輕輕的走出了房門，來找紫鵲。

那紫鵲的下房，也就在西廂裏間。寶玉悄悄的走到窗下，只見裏面尚有燈光，便用舌頭舐破窗紙，往裏一瞧。見紫鵲獨自挑燈，又不是做什麼，默默的坐着。寶玉便輕輕的叫道：『紫鵲姐姐，還沒有睡麼？』紫鵲聽了，嚇了一跳，怔怔的半日，纔說：『是誰？』寶玉道：『是我。』紫鵲聽着，似乎是寶玉的聲音，便問：『是寶二爺麼？』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。紫鵲問道：『你來做什麼？』寶玉道：『我有一句心裏的話要和你說說。你開了門，我到你屋裏坐坐。』紫鵲停了一會兒，說道：『二爺有什麼話，今晚了，請回罷，明日再說罷。』寶玉聽了，寒了半截。自己想要進去，恐紫鵲未必開門，欲要回去，這一肚子的隱情，越發被紫鵲這一句話勾起，無奈說道：『我也沒有多餘的話，只問你一句。』紫鵲道：『既是一句，就請說。』寶玉半日反不言語。

紫鵲在屋裏，不見寶玉言語，知他素有癡病，恐怕一時實在搶白了他，勾起他的舊病，倒也不好了，因站起來，

細聽了一聽，又問道：『是走了，還是傻站着呢？有什麼又不說，儘着在這裏樞人已經樞死了一個，難道還要樞死一個麼？』這是何苦來呢？說着，也從寶玉玉珞破之處往外一張，見寶玉在那裏默聽，紫鵲不便再說，回身剪了剪燭花，忽聽寶玉嘆了一聲道：『紫鵲姐姐，你從來不是這樣鐵心石腸，怎麼近來連一句好好兒的話都不和我說了？我固然是個濁物，不配你們理我，但只我有什麼不是，只望姐姐說明了，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，我死了倒做個明白鬼呀！』

紫鵲聽了，冷笑道：『二爺就是這個話呀！還有什麼？若說是這個話呢，我們姑娘在時，我也跟着聽熟了；若是我們有甚麼不好處呢，我是太太派來的，二爺倒是回太太去。左右我是丫頭們，更算不得什麼了！』說到這裏，那聲兒便哽咽起來，說着，又醒鼻涕。

寶玉在外，知他傷心哭了，便急的跺腳道：『這是怎麼說？我的事情，你在這裏幾個月，還有什麼不知道的？就是別人不肯替我告訴你，難道你還不叫我說，教我熬死了不成！』說着，也咽嗚起來了。

寶玉正在這裏傷心，忽聽背後一個人接言道：『你叫誰替你說呢？誰是誰的什麼？自己得罪了人，自己央及呀！人家賞臉不賞在人家，何苦來拿我們這些沒要緊的墊嘴兒呢？』一句話把裏外兩個人都嚇了一大跳。你道是誰？原來却是麝月。

寶玉自覺臉上沒趣，只見麝月又說道：『到底是怎麼着？一個賠不是一個人又不理，你倒是快快的央及呀，』
『噢！我們紫鵲姐姐也就太狠心了，外頭這麼怪冷的人家，央及了這半天，總連個活動氣兒也沒有！』又向寶玉道：『剛纔二奶奶說了，多早晚了，打諒你在那裏呢，你却一個人站在這房簷底下做什麼？』紫鵲裏面接着說道：『這可是什麼意思呢？早就請二爺進去，有話明日說罷，這是何苦來！』

寶玉還要說話，因見麝月在那裏，不好再說別的，只好一面同麝月走回，一面說道：『罷了！我今生今世也難

剖白這傷心！惟有老天知道罷了！」說到這裏，那眼淚也不知從何處來的，滔滔不斷了。麝月道：「二爺，依我勸你死了心罷。白賠眼淚，也可惜了兒的。」

寶玉也不答言，遂進了屋子，只見寶釵睡了。寶玉也知寶釵妝睡，却是襲人說了一句道：「有什麼話，明日說不得？巴巴兒的跑到那裏去鬧，鬧出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也就不肯說了。遲了一遲，纔接着道：「身上不覺得怎麼樣？」寶玉也不言語，只搖搖頭兒，襲人一面纔打發睡下一夜無眠，自不必說。

這裏紫鵲被寶玉一招，越發心裏難受，直直的哭了一夜。思前想後，寶玉的事，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，所以衆人弄鬼弄神的辦成了。後來寶玉明白了，舊病復發，常時哭想，並非忘情負義之徒。今日這種柔情，益發叫我難受。只可憐我們林姑娘，真是無福消受他！如此看來，人生緣分，都有一定！在那未到時，大家都是癡心妄想，及至無可如何，那糊塗的也就不理會了。那情深義深的，也不過臨風對月，灑淚悲啼。可憐那死的，倒未必知道，那活的，真是苦惱傷心，無休無了。算來竟不如草木石頭，無知無覺，倒也心中乾淨。——想到此處，倒把一片酸熱之心，一時冰冷了。纔要收拾睡時，只聽得東院裏噪嚷起來。未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

却說寶玉，寶釵，聽說鳳姐病的危急，趕忙起來，丫頭秉燭伺候。正要出院，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：「二奶奶不好了，還沒有嘔氣。二爺，二奶奶，且慢些過去罷。二奶奶病的有些古怪，從三更天起，到四更時候，二奶奶沒有住嘴，說些胡話，要船要轎的說，「到金陵歸入冊子去。」衆人不懂，他只是哭哭喊喊的。二爺沒有法兒，只得去糊了船轎，還沒有拿來。二奶奶喘着氣等呢。太太叫我過來，等二奶奶去了，再過去罷。」

寶玉道：「這也奇！他到金陵做什麼？」襲人輕輕的合寶玉說道：「你不是那年做夢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

子莫不是璉二奶奶也到那裏去罷？」寶玉聽了，點頭道：「是呀！可惜我都記不得那上頭的話了！這麼說起來，人都有個定數的了！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裏去了？我如今被你一說，我有些懂得了。若再做這個夢時，我得細細的瞧一瞧，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兒了。」

襲人道：「你這樣的人，可是不可合你說話的。偶然提了一句，你便認起真來了麼？就算你能先知道了，你有什么魔法兒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只怕不能先知，若是能了，我也犯不着爲你們瞎操心了。」

兩人正說着，寶釵走來問道：「你們說什麼？」寶玉恐他盤詰，只說：「我們談論鳳姐姐。」寶釵道：「人要死了，你們還只管議論人。舊年你還說我呢，那個籤不是應了麼？」寶玉又想了一想，拍手道：「是的是的！這麼說起來，我倒能殼先知道了。我索性問問你，你知道我將來怎麼樣？」

寶釵笑道：「這又是胡鬧起來了。我是就他求的籤上的話混解的，你就認了真了。你就和那妹妹一樣的了。你失了玉，他去求妙玉扶乩，批出來的，衆人不解，他還背地裏合我說：妙玉怎麼前知，怎麼參禪悟道。如今他遭此大難，他如何自己還不知道？這可是算得前知麼？就是我偶然說着了二奶奶的事情，其實知道他是怎麼樣了。只怕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呢。這些事情，原都是虛誕的，可是信得的麼？」

寶玉道：「別提他了。你只說那那姊妹自從我們這裏連連的有事，把他這件事竟忘記了。你們家這麼一件大事，怎麼就草草的完了，也沒請親喚友的？」

寶釵道：「你這話又是迂了。我們家的親戚，只有偕們這裏和王家最近。王家沒什麼正經人了；偕們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，所以也沒請，就是璉二哥哥張羅了張羅。別的親戚，雖也有一兩門子，你沒過去，如何知道？算起來，我們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。好好的許了我二哥哥，我媽媽原想要體體面面的給二哥哥娶這房親事的。一則爲我哥哥在監裏，二哥哥也不肯大辦；二則爲偕們家的事；三則爲我二嫂子在大太太那邊忒苦，又加着

抄了家，太太是苛刻一點的，他也實在難受。所以我和媽媽說了，便將將就就的娶了過去。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樂意的孝敬我媽媽，比親媳婦還強十倍呢。待二哥哥也是極盡婦道的，和香菱又甚好。二哥哥不在家，他兩個和和氣氣的過日子。雖說是窮些，我媽媽近來倒安逸好些。就是想起我哥哥來，不免悲傷。況且從打發人家裏來要使用，多虧二哥哥在外頭帳頭兒上討來，應付他的。我聽見說城裏有幾處房子，已經典去，還剩了一所在那裏，打算着搬去住。」

寶玉道：「爲什麼要搬住在這裏，你來去也便宜些。若搬遠了，你去就要一天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雖說是親戚，到底各自的穩便些。那裏有個一輩子住在親戚家的呢？」

寶玉還要講出不搬去的理，王夫人打發人來說：「璉二奶奶嘔了氣了。所有的人都過去了。請二爺二奶奶就過去。」寶玉聽了，也掌不住躁脚要哭。寶釵雖也悲戚，恐寶玉傷心，便說：「有在這裏哭的，不如到那裏哭去。」於是兩人一直到鳳姐那裏，只見好些人圍着哭呢。寶釵走到跟前，見鳳姐已經停牀，便大放悲聲。寶玉也拉着寶璉的手，大哭起來。寶璉也重新哭泣。平兒等因見無人解勸，只得含悲上來勸止了。衆人都悲哀不止。

寶璉此時手足無措，叫人傳了賴大來，叫他辦理喪事。自己回明了賈政去，然後行事。但是手頭不濟，諸事拮据。又想起鳳姐素日來的好處，更加悲傷不已。又見巧姐哭的死去活來，越發傷心。哭到天明，即刻打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過來。

那王仁自從王子騰死後，王子勝又是無能的人，任他胡爲，已鬧的六親不和。今知妹子死了，只得趕着過來哭了一場。見這裏諸事將就，心下便不舒服，說：「我妹妹在你家，辛辛苦苦當了好幾年家，也沒有什麼錯處，你們家該認真的發送發送纔是怎麼這時候諸事還沒有齊備？」

寶璉本與王仁不睦，見他說些混帳話，知他不懂的什麼，也不大理他。王仁便叫了他外孫女兒巧姐過來，說：

「你娘在時，本來辦事不周到；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，把我們的人都不大看眼裏。外甥女兒，你也大了，看見我會沾染過你們沒有？如今你娘死了，諸事要聽我舅舅的話，你母親娘家的親戚，就是我和你二舅舅了。你父親的爲人，我也早知道了；只有重別人，那年什麼尤姑娘死了，我雖不在京，聽見人說，花了好些銀子，如今你娘死了，你父親倒是這樣的將就辦去，你也不快些勸勸你父親嗎？」

巧姐道：「我父親巴不得要好，只是如今比不得從前了。現在手裏沒錢，所以諸事省些是有的。」王仁道：「你的東西還少麼？」巧姐兒道：「舊年抄去，何嘗還有呢？」王仁道：「你也這樣說，我聽見老太太又給了好些東西，你該拿出來。」巧姐又不好說父親用去，只推不知道。王仁便道：「哦！我知道了！不過是你留着做嫁妝罷咧！」巧姐聽了，不敢回言，只氣得哽噎難鳴的哭起來了。

平兒生氣說道：「舅老爺，有話等我們二爺進來再說。姑娘這麼點年紀，他懂的什麼？」王仁道：「你們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，你們就好爲王了！我並不是要什麼，好看些，也是你們的臉面！」說着，賭氣坐着，巧姐滿懷的不舒服，心想：「我父親並不是沒情。我媽媽在時，舅舅不知拿了多少東西去，如今說得這樣乾淨！」於是便不大瞧不起他舅舅了。豈知王仁心裏想來：「我妹妹不知積聚了多少，雖說抄了家，那屋子的銀子還怕少麼？必是怕我來纏他們，所以也幫着這麼說。這小東西兒也是不中用的！」從此，王仁也嫌了巧姐兒了。

賈璉並不知道，只忙着弄銀錢使用。外頭的大事，叫賴大辦了；裏頭也要用好些錢，一時實在不能張羅。平兒知他着急，便叫賈璉道：「二爺也別過於傷了自己的身子。」賈璉道：「什麼身子！現在實用的錢都沒有，這件事怎麼辦？偏有個糊塗塗行子，又在這裏盤纏，你想有什麼法兒？」平兒道：「二爺，你不用着急。若說沒錢使喚，我還有些東西，舊年幸虧沒有抄去，在裏頭二爺就拿去當着使喚罷。」賈璉聽了，心想難得這樣，便笑道：「這樣更好，省得我各處張羅。等我銀子弄到手了還你。」平兒道：「我的也是奶奶給的，什麼還不還。只要這件事

辦的好看些就是了。」

賈理心裏便着實感激他，便將平兒的東西拿了去當錢使用；諸凡事情，便與平兒商量。秋桐看着，心裏就有些不甘，每每口角裏頭便說：「平兒沒有了奶奶，他便上去了！我是老爺的人，他怎麼就越過我去了呢？」平兒也看出來了，只不理他。倒是賈理一時明白，越發把秋桐嫌了。一時有些煩惱，便拿着秋桐出氣。那夫人知道，反說賈理不好，賈理忍氣不題。

且說鳳姐停了十餘日，送了殯。賈政守着老太太的孝，總在外書房。那時清客相公，漸漸的都辭去了；只有個程日興還在那裏，時常陪着說說話兒。提起「家運不好，一連人口死了好些，大老爺合珍、大爺又在外頭家計一天難似一天，外頭東莊地畝，也不知道怎麼樣，總不得了啊！」程日興道：「我在這裏好幾年，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個不是肥己的。一年一年，都往他家裏拿，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穀一年了。又添了大老爺、珍、大爺，那邊兩處的費用，外頭又有些債務，前兒又破了好些財，要想衙門裏緝賊追贓，是難事。老世翁若要安頓家事，除非傳那些管事的來，派一個心腹的人，各處去清查清查。該去的去，該留的留，有了虧空，着在經手的身上賠補。這就有了數兒了。那一座大的園子，人家是不敢買的。這裏頭的出息也不少，又不派人管了。那年老世翁不在家，這些人就弄神弄鬼兒的，鬧的一個人不敢到園裏。這都是人家的弊。此時把下人查一查，好的使着，不好的便擱了，這纔是道理。」

賈政點頭道：「先生，你有所不知。不必說下人，便說自己的姪兒，也靠不住。若要我查一查，那能一一親見親知？况我又在服中，不能照管這些了。我素來又兼不大理家，有的沒有，我還摸不着呢。」程日興道：「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，若在別家的這樣的家計，就窮起來，十年五載還不怕。便向這些管家的要，也就殼了我聽見世翁的家人還有做知縣的呢。」賈政道：「一個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，便了不得了，只好自己省儉些。但是册

子上的產業，若是實有還好；只怕有名無實了。」

程日興道：「老世翁所見極是。晚生爲什麼說要查查呢？」賈政道：「先生必有所聞？」程日興道：「我雖知道那些管家的神通，晚生也不敢言語的。」賈政聽了，便知話裏有話，便嘆道：「我家自祖父以來，都是仁厚的，從沒有刻薄過下人。我看如今這些人，一日不似一日了！在我手裏行出主子樣兒來，又叫人笑話！」

兩人正說着，門上的過來回道：「江南甄老爺到來了。」賈政便問道：「甄老爺進京爲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奴才也打聽了，說是蒙聖恩起復了。」賈政道：「不用說了，快請罷。」那人出去請了進來。

那甄老爺即是甄寶玉之父，名叫甄應嘉，表字友忠，也是金陵人氏。功勳之後，原與賈府有親，素來走動的，前因聖恩革了職，動了家產。今遇主上眷念功臣，賜還世職，行取來京陛見。知道賈母新喪，特備祭禮，擇日到寄靈的地方拜奠，所以先來拜望。賈政有服，不能遠接，在外書房門口等着。那位甄老爺一見，便悲喜交集。因在制中，不便行禮，便拉着了手，敘了些闊別思念的話，然後分賓坐下，獻了茶，彼此又將別後事情的話說了。

賈政問道：「老親翁幾時陛見的？」甄應嘉道：「前日。」賈政道：「主上隆恩，必有溫諭。」甄應嘉道：「主上的恩典，真是比天還高下了好些旨意。」賈政道：「什麼好旨意？」甄應嘉道：「近來越寇猖獗，海疆一帶，小民不安，派了安國公征勦賊寇。主上因我熟悉海疆，命我前往安撫；但是即日就要起身。昨日知老太太仙逝，謹備瓣香，至靈前拜奠，稍盡微忱。」

賈政即忙叩首拜謝，便說：「老親翁即此一行，必是上慰聖心，下安黎庶，誠哉莫大之功，正在此行。但弟不克親親奇才，只好遙聆捷報。現在鎮海統制是弟舍親，會時務望青照。」甄應嘉道：「老親翁與統制是什麼親戚？」賈政道：「弟那年在江西糧道任時，將小女許配與統制少君，結褵已經三載。因海口案內未清，繼以海寇聚奸，所以音信不通。弟深念小女，俟老親翁安撫事竣後，拜懇便中請爲一視。弟即修數行，煩尊紀帶去，便感激不

盡了！

甄應嘉道：「兒女之情，人所不免。我正在有奉託老親翁的事。自蒙聖恩召取來京，因小兒年幼，家下乏人，將賤眷全帶來京。我因欽限迅速，晝夜先行，財眷緩行，到京尚需時日。弟奉旨出京，不敢久留。將來賤眷到京，少不得要到尊府，定叫小犬即來進見求教。遇有姻事可圖之處，望乞留意爲感。」賈政一一答應。

那甄應嘉又說了幾句話，就要起身，說：「明日在城外再見。」賈政見他事忙，諒難再坐，只得送出書房。寶玉早已伺候在那裏代送，因賈政未叫，不敢擅入。甄應嘉出來，兩人上去請安。應嘉一見寶玉，呆了一呆，心想：「這個怎麼甚像我家寶玉，只是渾身縞素。」因問：「至親久闊，爺們都不認得了。」賈政忙指寶玉道：「這是家兄之子，甄二姪兒。」又指着寶玉道：「這是第二小犬，名叫寶玉。」

應嘉拍手道：「奇！我在家聽見說，老親翁有個啣玉的愛子，名叫寶玉。因與小兒同名，心中甚爲罕異。後來想着這個也是常有的事，不在意了。豈知今日一見，不但面貌相同，且舉止一般，這更奇了。」問起年紀，「比這裏哥兒略小一歲。」賈政便又提及承薦包勇，問及令郎哥兒與小兒同名的話述了一遍。

應嘉因屬意寶玉，也不暇問及那包勇的得安，只連連的稱道：「真真罕異！」因又拉了寶玉的手，極致懇勸。又恐安國公起身甚速，急須預備長行，勉強分手徐行。寶玉送出，一路又問了寶玉好些的話。及至登車去後，寶玉回見來了賈政，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。賈政命他二人散去，寶玉又去張羅，算明鳳姐喪事的帳目。

寶玉回到自己房中，告訴了寶釵，說是：「常提的甄寶玉，我想不能一見；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。我還聽得說他家寶玉也不日要到京了，要來拜望我老爺呢。又人人說和我一模一樣的我，只不信。若是他後日到了，你們這裏來，你們都去瞧瞧，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。」寶釵聽了道：「噯！你說話怎麼越發不留神了，什麼男人同

你一樣，都說出來了，還叫我們瞧去呢？」寶玉聽了，知是失言，臉上一紅，連忙的還要解說。不知何話，且看下同分解。

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

話說寶玉爲自己失言，被寶釵問住，想要掩飾過去，只見秋紋進來，說：「外頭老爺叫二爺呢。」寶玉巴不得一聲，便走了去，到賈政那裏。賈政道：「我叫你來，不爲別的。現在你穿着孝，不待到學堂去，你在家裏，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溫習溫習。我這幾天，倒也閒着，隔兩三日，要做幾篇文章我瞧瞧，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沒有。」寶玉只得答應着。賈政又道：「你環兄弟，蘭菴兒，我也叫他們溫習去了。倘若你做的文章不好，反倒不及他們，那可就不成事了。」寶玉不敢言語，答應了個是，站着不動。賈政道：「去罷。」寶玉退了出來，正撞見賴大諸人拿着些册子進來。

寶玉一溜煙回到自己房中，寶釵問了，知道叫他作文章，倒也歡喜。惟有寶玉不願意，也不敢怠慢。正要坐下，靜靜心，見有兩個姑子進來。寶玉看他是地藏庵來的，和寶釵說：「請二奶奶安。」寶釵待理不理的說：「你們好。」因叫人來倒茶給師父們喝。寶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話，見寶釵似乎厭惡這些，也不好兜搭。那姑子知道寶釵是個冷人，也不久坐，辭了要去。寶釵道：「再坐坐去罷。」那姑子道：「我們因在鐵檻寺做了功德，好些時沒來請太太奶奶們的安。今日來了，見過了奶奶太太們，還要看四姑娘呢。」寶釵點頭，由他去了。

那姑子便到惜春那裏，見了彩屏，說：「姑娘在那裏呢？」彩屏道：「不用提了。姑娘這幾天飯都沒吃，只是歪着。」那姑子道：「爲什麼？」彩屏道：「說也話長，你見了姑娘，只怕他便和你說了。」惜春早已聽見，急忙坐起，說：「你們兩個人好啊！見我們家事差了，便不來了。」

那姑子道：『阿彌陀佛！有也是施主，沒有也是施主，別說我們是自家庵裏的，受過老太太多少恩惠呢。如今老太太的事，太太奶奶們都見了，只沒有見姑娘心裏，記今兒是特特的來瞧姑娘來的。』

惜春便問起水月庵的姑子來。那姑子道：『他們庵裏，鬧了些事，如今門上也不肯常放進來了。』便問惜春道：『前兒聽見說，權翠庵的妙師父怎麼跟了人去了？』惜春道：『那裏的話。說這個話的人，隄防着割舌頭！人家遭了強盜搶去，怎麼還說這樣的壞話？』那姑子道：『妙師父的爲人怪僻，只怕是假惺惺罷。在姑娘面前，我們也不好說的那裏像我們這些粗夯人，只知道誦經念佛，給他人懺悔，也爲着自己修個善果。』惜春道：『怎麼樣就是善果呢？』

那姑子道：『除了偈們家這樣善德人家兒不怕，若是別人家那些誥命夫人小姐，也保不住一輩子的榮華。到了苦難來了，可就救不得了。只有個觀世音菩薩，大慈大悲，遇見人家有苦難的，就慈心發動，設法兒救濟。爲什麼如今都說「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」呢？我們修了行的人，雖說比夫人小姐苦多着呢，只是沒有險難的了，雖不能成佛作祖，修修來世，或者轉個男身，自己也就好了。不像如今脫生了個女人胎子，什麼委曲煩難，都說不出來。姑娘，你還不知道呢。要是人家姑娘們出了門，就這一輩子跟着人，是更沒法兒的。若說修行，也只要修得真。那妙師父自爲才能比我們強，他就嫌我們這些人俗，豈知俗的倒能得善果呢。他如今到底底是遭了大劫了！』

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話，說得合在機上，也顧不得丫頭們在這裏，便將尤氏待他怎樣，前兒看家的事說了一遍，並將頭髮指給他瞧道：『你打量我是什麼沒主意，惹火坑的人麼？早有這樣的心，只是想不出道兒來。』那姑子聽了，假作驚慌道：『姑娘再別說這個話，珍大奶奶聽見，還要罵殺我們，攆出庵去呢。姑娘這樣人品，這樣人家，將來配個好姑爺，享了一輩子的榮華富貴……』

惜春不等說完，便紅了臉，說：「珍大奶奶攆得你，我就攆不得麼？」那姑子知是真心，便索性激他一激，說道：「姑娘別怪我們說錯了話。太太奶奶們那裏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？那時鬧出沒意思來，倒不好。我們倒是爲姑娘的話。」惜春道：「這也瞧罷咧。」彩屏等聽這話頭不好，便使個眼色兒給姑子，叫他走。那姑子會意，本來心裏也害怕，不敢挑逗，便告辭出去。惜春也不留他，便冷笑道：「打量天下就是你們一個地藏庵麼？」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。

彩屏見事不妥，恐不是悄悄的，去告訴了尤氏，說：「四姑娘絞頭髮的心頭還沒有息呢。他這幾天不是病，竟是怨命，奶奶提防些別鬧出事來，那會子歸罪我們身上。」尤氏道：「他那裏是爲要出家，他爲的是大爺不在家，安心和我過不去也，只好由他罷了。」彩屏等沒法，也只好常常勸解。豈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飯，只想絞頭髮。彩屏等吃不住，只得各處告訴。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勸了好幾次，怎奈惜春執迷不解。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訴賈政，只聽外頭傳進來說：「甄家的太太，帶了他們家的寶玉來了。」衆人急忙出接，便在王夫人處坐下。

衆人行禮，彼此寒溫，不必細述；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寶玉與自己的寶玉無二，要請甄寶玉進來一見。傳話出去，回來說道：「甄少爺在外書房同老爺說話，說的投了機了，打發人來請我們二爺，三爺還叫蘭哥兒在外頭吃飯，喫了飯進來。」說畢，裏頭也便擺飯不題。

且說賈政見甄寶玉相貌果與寶玉一樣，試探他的文才，竟是應對如流，甚是心敬，故叫寶玉等三人來警勵他們。再者，到底叫寶玉來比一比。寶玉聽命，穿了素服，帶了兄弟姪兒出來，見了甄寶玉，竟是舊相識一般。那甄寶玉也像那裏見過的，兩人行了禮，然後賈環、賈蘭相見。本來賈政席地而坐，要讓甄寶玉在椅子上坐。甄寶玉因是晚輩，不敢上坐，就在地下鋪下了褥子坐下。如今寶玉等出來，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着。甄寶玉又是晚一

帶，又不好叫寶玉等站着；賈政知是不便，站着又說了幾句話，叫人擺飯，說：『我失陪，叫小兒輩陪着；大家說話兒，好教他們領領大教。』甄寶玉遜謝道：『老伯大人請便，姪兒正欲領世兄們的教呢。』賈政回覆了幾句，便自往內書房去。那甄寶玉反要送出來，賈政攔住。寶玉等先搶了一步，出了書房門檻，站着看賈政進去，然後進來，讓甄寶玉坐下。彼此套敘了一回，諸如久慕渴想的話，也不必細述。

且說賈寶玉見了甄寶玉，想到夢中之境，並且素知甄寶玉爲人，必是和他同心，以爲得了知己；因初次見面，不便造次，且又賈環、賈蘭在座，只有極力誇讚，說：『久仰芳名，無由親炙，今日見面，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。』那甄寶玉素來也知賈寶玉的爲人，今日一見，果然不差；只是可與我共學，不可與你適道。他既和我同名同貌，也是三生石上的舊精魂了。既我略知了些道理，怎麼不和他講講？但是初見，尙不知他的心與我同不同，只好緩緩的來，便道：『世兄的才名，弟所素知的。在世兄是數萬人的裏頭選出來，最清最雅的；在弟是庸庸碌碌一等愚人，忝附同名，殊覺玷辱了這兩個字。』

賈寶玉聽了，心想這個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樣的，但是你我都是男人，不比那女孩兒們清潔，怎麼他拿我當作女孩兒看待起來？便道：『世兄謬讚，實不敢當。弟是至濁至愚，只不過一塊頑石耳！何敢比世兄品望清高，實稱此兩字呢？』甄寶玉道：『弟少時不知分量，自謂尙可琢磨，豈知家遭消索，數年來更比瓦礫猶賤，雖不敢說歷盡甘苦，然世道人情，略略的領悟了好些。世兄是錦衣玉食，無不遂心的，必是文章經濟，高出人上，所以老伯鍾愛，將爲席上之珍，弟所以纔說尊名方稱。』

賈寶玉聽這話頭，又近了祿蠶的舊套，想話回答。賈環見未與他說話，心中早不自在，倒是賈蘭聽了這話，甚覺合意，便說道：『世叔所言，固是太謙；若論到文章經濟，實在從歷練中出來的，方爲真才實學。在小姪年幼，雖不知文章爲何物，然將讀過的書細味起來，那膏梁文繡，比着令聞廣譽，真是不啻百倍的了！』

甄寶玉未及答言，賈寶玉聽了蘭兒的話，心裏越發不合，想道：「這孩子從幾時也學了這一派酸論？」便說道：「弟聞得世兄也詆盡流俗，性情中另有一番見解。今日弟幸會芝範，想欲領教一番超凡入聖的道理，從此可以淨洗俗腸，重開眼界，不意視弟爲蠢物，所以將世路的話來酬應。」

甄寶玉聽說，心裏曉得他知我少年時的性情，所以疑我爲假，我索性把話說明，或者與我作個知己朋友，也是好的，便說道：「世兄高論，固是真切，但弟少時也會深惡那些舊套陳言，只是一年長似一年，家君致仕在家，懶於酬應，委弟接待；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，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，便是著書立說，無非言忠言孝，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，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，也不致負了父親師長養育教誨之恩，所以把少年那一派迂想癡情，漸漸的淘汰了些。如今尙欲訪師覓友，教導愚蒙，幸會世兄，定當有以教我。適纔所言，並非虛意。」

賈寶玉愈聽愈不耐煩，又不好冷淡，只得將言語支吾。幸喜裏頭傳出話來說：「若是外頭爺們吃了飯，請甄少爺裏頭去坐呢。」寶玉聽了，趁勢便邀甄寶玉進去。那甄寶玉依命而行，賈寶玉等陪着來見王夫人。賈寶玉見是甄太太上坐，便先請過了安。賈環、賈蘭也見了甄寶玉，也請了王夫人的安。兩母兩子，互相廝認。雖是賈寶玉是妻過親的，那甄夫人年紀已老，又是老親，因見賈寶玉的相貌身材與他兒子一般，不禁親熱起來。王夫人更不用說，拉着甄寶玉問長問短，覺得比自己家的寶玉老成些。回看賈蘭，也是清秀超羣的，雖不能像兩個寶玉的形像，也還隨得上。只有賈環粗笨，未免有偏愛之心。

衆人一見兩個寶玉在這裏，都來瞧看，說道：「真真奇事！名字同了也罷，怎麼相貌身材，都是一樣的？虧得是我們寶玉穿孝，若是一樣的衣服穿着，一時也認不出來！」內中紫鵲一時癡意發作，因想起黛玉來，心裏說道：「可惜林姑娘死了，若不死時，就將那甄寶玉配了他，只怕也是願意的。」

正想着，只聽得甄夫人道：「前日聽得我們老爺回來說，我們寶玉年紀也大了，求這裏老爺留心一照親事。」

「王夫人正愛甄寶玉，順口便說道：『我也想要與令郎作伐；我家有四個姑娘，那三個都不用說，死的死嫁的嫁了。還有我們珍大姪兒的妹子，只是年紀過小幾歲，恐怕難配。倒是我們大媳婦的兩個堂妹子，生得人材齊整。二姑娘呢，已經許了人家。三姑娘正好與令郎爲配。過一天，我給令郎做媒。但是他家裏家計如今差些。』」

甄夫人道：「太太這話又客套了。如今我們家還有什麼？只怕人家嫌我們窮罷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，將來不但復舊，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來。」甄夫人笑着道：「但願依着太太的話更好。這麼着，就求太太作個保山。」甄寶玉聽見他們說起親事，便告辭出來。賈寶玉等只得陪着來到書房，見賈政已在那裏，復又立談幾句。聽見甄家的入來，同甄寶玉道：「太太要走了，請爺回去罷。」於是甄寶玉告辭出來，賈政命寶玉環蘭相送不題。

且說寶玉自那日見了甄寶玉之父，知道甄寶玉來京，朝夕盼望，今日見面，原想得一知己。豈知談了半天，竟有些冰炭不投，悶悶的回到自己房中，也不言，也不笑，只管發怔。寶釵便問：「那甄寶玉果然像你麼？」寶玉道：「相貌倒還是一樣的，只是言談間看起來，並不知道什麼，不過也是個祿蠹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又編派人家了，怎麼見得他也是個祿蠹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他說了半天，並沒個明心見性之談，不過說些什麼『文章經濟』，又說什麼『爲忠爲孝』。這樣人，可不是個祿蠹麼？只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，我想來有了他，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。」寶釵見他又發獸語，便說道：「你真真說出句話來叫人發笑。這相貌怎麼能不要呢？況且人家這話是正理，做了一個男人，原該要立身揚名的，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，不說自己沒有剛烈，倒說人家是祿蠹。」寶玉本聽了甄寶玉的話，甚不耐煩，又被寶釵搶白了一場，心中更加不樂，悶悶昏昏，不覺將舊病又勾起來了，並不言語，只是傻笑。寶釵不知，只道是我的話錯了，他所以冷笑，也不理他。豈知那日，領有些發獸，襲人等嘔他，也不言語。過了一夜，次日起來，只是發獸，竟有前番病的樣子。

一日，王夫人因爲惜春要絞髮出家，尤氏不能攔阻，看着惜春的樣子，若是不依他，必要自盡的；雖然晝夜着人看着，終非常事，便告訴了賈政。賈政嘆氣踉蹌，只說：「東府裏不知幹了什麼，鬧到如此地位！」叫了賈蓉來，說了一頓，叫他去和他母親說：「認真勸解勸解，若是必要這樣，就不是我們家的姑娘了。」豈知尤氏不勸還好，一勸了，更要尋死，說：「做了女孩兒，終不能在家，一輩子的，若像二姊姊一樣，老爺太太們倒要煩心，況且死了。如今譬如我死了是的，放我出了家，乾乾淨淨的一輩子，就是疼我了，且我又不出門，就是權翠庵，原是僧們家的基址，我就在那裏修行。我要什麼，你們也照應得着，現在妙玉的當家的在那裏，你們依我呢？我就算得了命了；若不依我呢？我也沒法，只有死就完了！我如遂了自己的心願，那時哥哥回來，我和他說並不是你們逼着我的，若說我死了，未免哥哥回來，倒說你們不容我！」

尤氏本與惜春不合，聽他的話，也似乎有理，只得去回王夫人。王夫人已到寶釵那裏，見寶玉神魂失所，心下着忙，便說襲人道：「你們忒不留神！二爺犯了病，也不來回我！」襲人道：「二爺的病，原來是常有的，一時好一時不好。天天到太太那裏，仍舊請安去，原是好好兒的，今日纔發糊塗些。二奶奶正要來回太太，恐怕太太說我們大驚小怪。」

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，心裏一時明白，恐他們受委屈，便說道：「太太放心，我沒什麼病，只是心裏覺着有些悶悶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是有這病根子，早說了，好請大夫瞧瞧，吃兩劑藥好了不好，若再鬧到頭裏丟了玉的時候似的，就費事了！」寶玉道：「太太不放心，便叫個人來瞧瞧，我就吃藥。」王夫人便叫丫頭傳話出來請大夫。這一個心思都在寶玉身上，便將惜春的事忘了一回，大夫看了服藥，王夫人回去。

過了幾天，寶玉更糊塗了，甚至於飯食不進，大家着急起來，恰又忙着脫孝，家中無人，又叫了賈芸來照應大夫。賈璉家下無人，請了王仁來在外幫着料理。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母，也是病了，所以榮府中又鬧得馬仰人翻。

一日，又當脫孝來家。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。見寶玉人事不醒，急得衆人手足無措，一面哭着，一面告訴賈政說：「大夫回，不肯下藥，只好預備後事！」賈政嘆氣連連，只得親自看視，見其光景果然不好，便又叫賈璉辦去。賈璉不敢違拗，只得叫人料理。手頭又短，正在爲難，只見一個人跑進來說：「二爺不好了！又有饑荒來了！」賈璉不知何事。這一嚇非同小可，瞪着眼說道：「什麼事？」那小廝道：「門上來了一個和尚，手裏拿着二爺的那塊丟的玉，說要一萬賞銀。」賈璉照臉啞道：「我打量什麼事，這樣慌張！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麼？就是真的，現在人要死了，要這玉做什麼！」小廝道：「奴才也說了，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。」又聽着外頭喊進來說：「這和尚撒野，竟自跑進來了！衆人攔他攔不住！」賈璉道：「那裏有這樣怪事！你們還不快打出去呢！」

正鬧着，賈政聽見了，也沒有主意了。裏頭又哭出來說：「寶二爺不好了！」賈政益發着急。只見那和尚嚷道：「要命拿銀子來！」賈政忽然想起：「頭裏寶玉的病是和尙治好的，這會子和尙來，或者有救星；但是這玉倘或是真，他要起銀子來，怎麼樣呢？」想了一想，姑且不管他，果真人好了再說。賈政叫人去請那和尚已進來了，也不施禮，也不答話，便往裏頭跑。賈璉拉着道：「裏頭都是內眷，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麼！」那和尚道：「遲了就不能救了！」賈璉急得一面走，一面亂嚷道：「裏頭的人不要哭了，和尚進來了！」

王夫人等只顧哭着，那裏理會。賈璉走近來又嚷。王夫人等回過頭來，見一個長大的和尚，嚇了一跳，躲避不及。那和尚直走到寶玉炕前，寶釵避過一邊，襲人見王夫人站着不敢走開，只見那和尚道：「施主們，我是送玉來的。」說着，把那塊玉擎着道：「快快把銀子拿出來，我好救他！」王夫人等驚惶無措，也不管真假，便說道：「若是救活了人，銀子是有。」那和尚笑道：「拿來！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放心，橫豎折變的出來。」

和尚哈哈大笑，手拿着玉，在寶玉耳邊道：「寶玉，寶玉，你的「寶玉」回來了！」說了這一句，王夫人等見寶玉把眼一睜，襲人說道：「好了！」只見寶玉便問道：「在那裏呢？」那和尚把玉遞給他手裏。寶玉先前緊緊的

攥着；後來慢慢的回過手來，放在自己眼前，細細的一看，說：『噯呀！久違了！』裏外衆人都喜歡的念佛，連寶釵也顧不得有和尚了。賈璉也走過來一看，果見寶玉回過來了，心裏一喜，疾忙躲出去了。那和尚也不言語，趕來拉着賈璉就跑，賈璉只得跟着。到了前頭，趕着告訴賈政。賈政聽了喜歡，即找和尚施禮叩謝，和尚還了禮坐下，賈璉心下狐疑：『必是要了銀子纔走……』

賈政細看那和尚，又非前次見的，便問：『寶利何方法師大號？這玉是那裏得的？怎麼小兒一見便會活過來呢？』那和尚微微笑道：『我也不知道，只要拿一萬銀子來就完了。』賈政見這和尚粗魯，也不敢得罪，便說：『有。』和尚道：『有便快拿來罷，我要去了。』賈政道：『略請少坐，待我進內瞧瞧。』和尚道：『你去，快出來纔好。』賈政果然進去，也不及告訴，便走到寶玉炕前，寶玉見是父親來，欲要爬起，因身子虛弱，起不來。王夫人按着說道：『不要動。』寶玉笑着，拿這玉給賈政瞧道：『寶玉來了。』賈政略略一看，知道此事有些根源，也不細看，便和王夫人道：『寶玉好過來了，這賞銀怎麼樣？』王夫人道：『儘着我所有的折變了給他就是了。』寶玉道：『只怕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罷。』賈政點頭道：『我也看來古怪，但是他口口聲聲的要銀子。』王夫人道：『老爺出去先款留着他再說。』

賈政出來，寶玉便嚷餓了，喝了一碗粥，還說要飯。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，王夫人還不敢給他吃。寶玉說：『不妨的，我已經好了。』便爬着吃了一碗，漸漸的神氣果然好過來了，便要坐起來。麝月上去輕輕的扶起，因心裏喜歡，忘了情，說道：『真是寶貝，纔看了一會兒就好了！虧的當初沒有砸破。』寶玉聽了這話，神色一變，把玉一擦，身子往後一仰，未知死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

話說寶玉一聽麝月的話，身後仰，復又死去，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。麝月自知失言致禍，此時王夫人等也不及說他。那麝月一面哭着一面打定主意，心想：『若是寶玉一死，我便自盡跟了他去……』

不言麝月心裏的事，且言王夫人等見叫不回來，趕着叫人出來找和尙救治，豈知賈政進內出去時，那和尙已不見了。賈政正在詫異，聽見裏頭又鬧，急忙進來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，口關緊閉，脈息全無，用手在心窩中一摸，尙是溫熱，賈政只得急忙請醫，灌藥救治。

那知寶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竅了。你道死了不成？原來恍恍惚惚，趕到前廳，見那送玉的和尙坐着，便施了禮。那和尙站起身來，拉着寶玉就走。寶玉跟了和尙，覺得身輕如葉，飄飄飄飄，也沒出大門，不知從那裏走了出來，行了一程，到了個荒野地方，遠遠的望見一座牌樓，好像會到過的，正要問那和尙時，只見恍恍惚惚來了一個女人。寶玉心裏想道：『這樣曠野地方，那得有如此的麗人……必是神仙下界了。』

寶玉想着，走近前來，細細一瞧，却有些認得的，只是一時想不起來。見那女人合和尙打了一個照面，就不見了。寶玉一想，竟是尤三姐的樣子，越想越悶：『怎麼他也在這裏？』又要問時，那和尙拉着寶玉過了那牌樓，只見牌上寫着『真如福地』四個大字，兩邊一副對聯，乃是：

假去真來真勝假，無原有是有非無。

轉過牌坊，便是一坐宮門。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：『福善禍淫。』又有一副對子大書道：

過去未來，莫謂智賢能打破，前因後果，須知親近不相逢。

寶玉看了，心下想道：『原來如此，我倒要問問因果來去的事了。』這麼一想，只見鴛鴦站在那裏，招手兒叫他。寶玉想道：『我走了半日，原不會出園子，怎麼改了樣子了呢？』趕着要合鴛鴦說話，豈知一轉眼便不見了，心裏不免疑惑起來。走到鴛鴦站的地方兒，乃是一溜配殿，各處都有匾額。寶玉無心去看，只向鴛鴦立的所在

奔去。見那一間配殿的門半掩半開，寶玉也不敢造次進去。心裏正要問那和尚一聲，回過頭來，和尚早已不見了。

寶玉恍惚見那殿宇巍峨，絕非大觀園景象，便立住脚，擡頭看那匾額上寫道：「引覺情癡。」兩邊寫的對聯

道：「喜笑悲哀都是假，貪求思慕總因癡。」

寶玉看了，便點頭嘆息。想要進去找鴛鴦，問他是什麼所在。細細想來，甚是熟識，便仗着膽子，推進門去。滿屋一瞧，不見鴛鴦，裏頭只是黑漆漆的，心下害怕。

正要退出，見有十數個大廚，廚門半掩。寶玉忽然想起：「我少時作夢，會到過這樣個地方。如今能親身到此，也是大幸！」恍惚間，把找鴛鴦的念頭忘了，便壯着膽，把上首的大廚開了廚門一瞧，見有好幾本冊子，心裏更覺喜歡，想道：「大凡人作夢，說是假的，豈知有這夢便有這事！我常說還要作這個夢再不能的，不料今日被我找着了，但不知那冊子是個見過的不是……」伸手在上頭取了一本冊子，寫着「金陵十二釵正冊」。

寶玉拿着一想道：「我恍惚記得是那個……只恨記不得清楚！」便打開頭一冊看去，見上頭有畫，但是畫跡模糊，再瞧不出來。後面有幾行字蹟，也不清楚，尚可摹擬，便細細的看去，見有什麼玉帶上頭有個好像「林」字，心裏想道：「不要是說林妹妹罷……」便認真看去，底下又有一「金簪雪裏」四字，詫異道：「怎麼又像他的名字呢……」復將前後四句合起來一念道：「也沒有什麼道理，只是暗藏着他兩個名字，並不為奇。獨有那「憐」字「嘆」字不好，這是怎麼解……」想到那裏，又自啞道：「我是偷着看，若只管呆想起來，倘有人來，又看不成了！」遂往後看去，也無暇細玩那畫圖，只從頭看去，看到尾兒，有幾句詞，什麼「相逢大夢歸」一句，便恍惚大悟道：「是了！果然機關不爽！這必是元春姊姊了！若都是這樣明白，我要抄了去細玩起來，那些

姊妹們的壽夭窮通沒有不知的了。我回去自不肯洩漏，只做一個「未卜先知」的人，也省了多少閒想。又向各處一瞧，並沒有筆硯，又恐人來，只得忙着看去。只見圖上影子有一個放風箏的人兒，也無心去看。急急的將那十二首詩詞都看遍了，——也有一看便知的，也有一想便得的，也有不大明白的，——心下牢牢記着。

一面嘆息，一面又取那「金陵十二釵的副冊」一看，看到「堪羨優伶有福，誰知公子無緣」，先前不懂。見上面尚有花席的影子，便大驚痛哭起來。待要往後再看，聽見有人說道：「你又發呆了！林妹妹請你呢。」好似鴛鴦的聲氣，回頭却不見人。心中正自驚疑，忽見鴛鴦在門外招手。寶玉一見，喜得趕出來，但見鴛鴦在前，影影綽綽的走，只是趕不上。寶玉叫道：「好姐姐等等我！」

那鴛鴦並不理，只顧前走。寶玉無奈，儘力趕去。忽見別有一洞天，樓閣高聳，殿角玲瓏，且有好些宮女隱約其間。寶玉貪看景致，竟將鴛鴦忘了。

寶玉順步走入一座宮門，內有奇花異卉，都認不明白。惟有白石花闌圍着一顆青草，葉頭上略有紅色，「但不知是何名草，這樣珍貴！」只見微風動處，那青草已搖擺不休。雖說是一枝小草，又無花朵，其嫵媚之態，不禁心動神怡，魂消魄喪。」

寶玉只管呆呆的看，只聽見旁邊有一人說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蠢物，在此窺探仙草！」寶玉聽了，吃了一驚。回頭看時，却是一位仙女，便施禮道：「我找鴛鴦姐姐，誤入仙境，恕我冒昧之罪。請問神仙姐姐這裏是何地方？怎麼我鴛鴦姐姐到此，還說是林妹妹叫我望乞明示。」那人道：「誰知你的姐姐，我是看管仙草的，不許凡人在此逗留。」

寶玉欲待要出來，又捨不得，只得央告道：「神仙姐姐！既是那管仙草的，必然是花神姐姐了。但不知這草有何好處？」那仙女道：「你要知道這草，說起來話長着呢。那草木在靈河岸上，名曰「絳珠草」。因那時姿敗，幸

得一個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；得以長生。後來降凡歷劫，還報了灌溉之恩，今返歸真境，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，不令蜂蟻蝶戀。」

寶玉聽了不解，一心疑定，必是遇見了花神了。今日斷不可當面錯過，便問：「管這草的是神仙姐姐了。還有無數名花，必有專管的，我也不敢煩問，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？」那仙女道：「我却不知，除是我主人方曉。」寶玉便問道：「姐姐的主人是誰？」那仙女道：「我主人是瀟湘妃子。」寶玉聽道：「是了！你不知道這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。」那仙女道：「胡說！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，雖號爲瀟湘妃子，並不是娥皇女英之輩，何得與凡人有親？你少來混說！瞧着叫力士打你出去！」

寶玉聽了發怔，只覺自形穢濁，正要退出，又聽見有人趕來說道：「裏面叫請神瑛侍者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奉命等了好些時，總不見有神瑛侍者過來，你叫我那裏請去？」那一個笑道：「纔退去的不是麼？」那侍女慌忙趕出來說：「請神瑛侍者回來！」

寶玉只道是問別人，又怕被人追趕，只得踉蹌而逃。正走時，只見一人，手提寶劍，迎面攔住，說：「那裏走！」嚇得寶玉驚惶無措，仗着膽擡頭一看，却不是別人，就是尤三姐。寶玉見了，略定些神，央告道：「姐姐，怎麼你也來逼起我來了？」那人道：「你們弟兄沒有一個好人，敗人名節，破人婚姻，今日你到這裏，是不饒你的了！」

寶玉聽了話頭不好，正自着急，只聽後面有人叫道：「姐姐快快攔住，不要放他走了！」尤三姐道：「我奉妃子之命，等候已久，今兒見了，必定要一劍斬斷你的塵緣！」寶玉聽了，益發着忙，又不懂這些話到底是什麼意思，只得回頭要跑。豈知身後說話的並非別人，却是晴雯。

寶玉一見，悲喜交集，便說道：「我一個人走迷了道兒，遇見仇人，我要逃回，却不見你們一人跟着！我如今好了，晴雯姐姐快快的帶我回家去罷！」晴雯道：「侍者不必多疑，我非晴雯，我奉妃子之命，特來請你一會，並不

難為你。寶玉道：「腹狐疑，只得問道：『姐姐說是妃子叫我，那妃子究竟是何人？』晴雯道：『此時不必問，到了那裏，自然知道。』寶玉沒法，只得跟着走。細看那人背後舉動，恰是晴雯。『那面目聲音是不錯的了，怎麼他說不是我？此時心裏迷糊，且別管他。到了那邊，見了妃子，就有不是，那時再求他。到底女人的心腸是慈悲的，必是恕我冒失。』」

正想着，不多時，到了一個所在，只見殿宇精緻，彩色輝煌，庭中一叢翠竹，戶外數本蒼松，廊簷下立着幾個侍女，都是宮妝打扮。見了寶玉進來，便悄悄的說道：『這就是神瑛侍者麼？』引着寶玉的說道：『就是你快進去通報罷。』有一侍女笑着招手寶玉，便跟着進去。過了幾層房舍，見一正房，珠簾高掛。那侍女說：『站着候旨。』寶玉聽了，也不敢做聲，只好在外等着。那侍女進去不多時，出來說：『請侍者參見。』又有一人捲起珠簾，只見一女子頭戴花冠，身穿繡服，端坐在內。寶玉略一擡頭，見是黛玉的形容，便不禁的說道：『妹妹在這裏，叫我好！』那簾外的侍女悄吡道：『這侍者無禮，快快出去！』

說猶未了，又見一個侍女將珠簾放下。寶玉此時欲待進去，又不敢，要走又不捨。待要問明，見那些侍女並不認得，又被驅逐，無奈出來，心想要問晴雯，回頭四顧，並不見有晴雯。心下狐疑，只得快快出來，又無人引着。正欲找原路而去，却又找不出舊路了。

正在爲難，見鳳姐站在一所房簷下，招手寶玉，看見，喜歡道：『可好了！原來回到自己家裏了！我怎麼一時迷亂如此？』急奔前來，說：『姐姐在這裏麼？我被這些人捉弄到這個分兒，林妹妹又不肯見我，不知是何原故？』說着，走到鳳姐站的地方，細看起來，並不是鳳姐，原來却是賈蓉的前妻秦氏。寶玉只得立住腳，要問鳳姐在那裏，那秦氏也不答言，竟自往屋裏去了。

寶玉恍恍惚惚的，又不敢跟進去，只得呆呆的站着，嘆道：『我今日得了甚麼不是，衆人都不理我！』便痛哭

起來。見有幾個黃巾力士執鞭趕來，說是：「何處男人，敢闖入我們這天仙福地來！快走出去！」寶玉聽得，不敢言語。正要尋路出來，遠遠望見一羣女子，說笑前來。寶玉看時，又像有迎春等一千人走來，心裏歡喜，叫道：「我迷住在這裏，你們快來救我！」正叫着，後面力士趕來。寶玉急得往前亂跑，忽見那一羣女子都變作鬼怪形像，也來追撲。

寶玉正在情急，只見那送玉來的和尚，手裏拿着一面鏡子一照，說道：「我奉元妃娘娘旨意，特來救你！」登時鬼怪全無，仍是一片荒郊。寶玉拉着和尚，說道：「我記得是你領我到這裏，你一時又不見了，看見了好些親人，只是都不理我，忽又變作鬼怪。到底是夢是真，望老師明白指示。」

那和尚道：「你到這裏，會偷看什麼東西沒有？」寶玉一想道：「他既能帶我到天仙福地，自然也是神仙了，如何瞞得他？況且正要問個明白……」便道：「我倒見了好些冊子來着。」那和尚道：「可又來！你見了冊子，還不解麼？世上的情緣，都是那些魔障，只要把歷過的事情細細記着，將來我與你說明。」說着，把寶玉狠命的一推，說：「回去罷！」寶玉站不住脚，一交跌倒，口裏嚷道：「啊呀！」

王夫人等正在哭泣，聽見寶玉甦來，連忙叫喚。寶玉睜眼看時，仍躺在炕上，見王夫人寶釵等哭的眼胞紅腫，定神一想，心裏說道：「是了！我是死去過來的……」遂把神魂所歷的事，默默的細想。幸喜多還記得，便哈哈的笑道：「是了！是了！」王夫人只道舊疾復發，便好延醫調治，即命丫頭婆子快去告訴賈政，說是寶玉回過來了。頭裏原是心迷住了，如今說出話來，不用備辦後事了。賈政聽了，即忙進來看視，果見寶玉甦來，便道：「沒的癡兒，你要嚇死誰麼！」說着，眼淚也不知不覺流下來了；又嘆了幾口氣，仍出去叫人請醫生診脈服藥。

這裏麝月正思自盡，見寶玉甦過來，也放了心。只見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圓湯，叫他喝了幾口，漸漸的定了神。王夫人等放心，也沒有說麝月，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給寶釵，給他帶上，想起那和尚來：「這玉不知那裏找來的。」

也是古怪：怎麼一時要銀，一時又不見了，莫非是神仙不成？」寶釵道：「說起那和尚來的蹤跡，去的影響，那玉并不是找來的頭裏丟的時候，必是那和尚取去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玉在家裏怎麼的能取去了？」寶釵道：「既可送來，就可取去。」

襲人麝月道：「那年丟了玉，林大爺測了個字，後來二奶奶過了門，我還告訴過二奶奶，說測的那字是什麼「賞」字。二奶奶還記得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是了，你們說測的是當舖裏找去，如今纔明白了，竟是個和尚的「尙」字在上頭，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麼？」

王夫人道：「那和尚本來古怪。那年寶玉病的時候，那和尚來，說是我們家有寶貝可解，說的就是這塊玉了。他既知道，自然這塊玉到底有些來歷。況且你女婿養下來就嘴裏含着的。古往今來，你們聽見過這麼第二個麼？只是不知終久這塊玉到底是怎麼着，就連僧們這一個，還不知是怎麼着病也是這塊玉，好也是這塊玉，生也是這塊玉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忽然住下，不免又流下淚來。

寶玉聽了心裏却也明白。更想死去的事，愈加有因，只不言語，心裏却也細細的記憶。那時惜春便說道：「那年失玉，還請妙玉請過仙，說是「青埂峯下倚古松」還有什麼「入我門來一笑逢」的話。想起來，「入我門」三字，大有講究。佛教的法門最大，只怕二哥哥不能入得去。」寶玉聽了，又冷笑幾聲。

寶釵聽了，不覺的把眉頭皺着，發起怔來。尤氏道：「偏你一說，又是佛門了！你出家的念頭，還沒有歇麼？」惜春笑道：「不瞞嫂子說，我早已斷了葷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好孩子，阿彌陀佛！這個念頭是起不得的。」惜春聽了，也不言語。

寶玉想「青燈古佛旁」的詩句，不禁連嘆幾聲。忽又想起「一床蓆，一枝花」的詩句來，拿眼睛看着襲人，不覺又流下淚來。衆人都見他忽笑忽悲，也不解是何意，只道是他的舊病，豈知寶玉觸處機來，竟要把偷看冊

上詩句俱牢牢記住了，只是不說出來，心中早有一個成見在那裏了，暫且不題。

且說衆人見寶玉死去復生，神氣清爽，又加連日服藥，一天好似一天，漸漸的復原起來。便是賈政見寶玉已好，現在丁憂無事，想起賈赦不知何日遇赦，老太太的靈柩久停寺內，終不放心，欲要扶柩回南安葬，便叫了賈璉來商議。賈璉便道：「老爺想得極是。如今趁着丁憂，幹了一件大事更好。將來老爺起了服，生恐又不能遂意了。但是我父親不在家，姪兒呢，又不敢僭越。老爺的主意很好，只是這件事也得好幾千銀子。衙門裏緝贓，那是再緝不出來的。」

賈政道：「我的主意是定了。只爲大老爺不在家，叫你來商議商議，怎麼個辦法。你是不能出去的，現在這裏沒有人。我想好幾口棺材，都要帶回去的，一個人怎麼樣的照應呢？想起把蓉兒帶了去，況且有他媳婦的棺材，也在裏頭，還有你林妹妹的，那是老太太的遺言，說跟着老太太一塊兒回去的。我想這一項銀子，只好在那裏挪借幾千，也就發了。」

賈璉道：「如今的人情，過於淡薄。老爺呢，又丁憂，我們老爺呢，又在外頭。一時借是借不出來的了，只得拿房地文書出去押去。」賈政道：「住的房子是官蓋的，那裏動得？」賈璉道：「住房是不能動的，外頭還有幾所，可以出脫的，等老爺起復後再贖也使得，將來我父親回來了，倘能也再起用，也好贖的，只是老爺這麼大年紀，辛苦這一場，姪兒們心裏實不安。」

賈政道：「老太太的事，是應該的。只要你在家的謹慎些，把持定了纔好。」賈璉道：「老爺這倒只管放心。姪兒雖糊塗，斷不敢不認真辦理的。況且老爺回南，少不得多帶些人去，所留下的人，也有限了。這點子費用，還可以過的來。就是老爺路上短少些，必經過賴尚榮的地方，可也叫他出點力兒。」賈政道：「自己的老人家的事情，叫人家幫什麼呢？」

賈政答應了，是便退出來，打算銀錢。賈政便告訴了王夫人，叫他管了家，自己便擇了發引長行的日子，就要起身。寶玉此時身體復原，賈環、賈蘭，倒認真念書。賈政都交付給賈璉，叫他管教。『今年是大比的年頭，環兒是有服的，不能入場，蘭兒是孫子，服滿了也可以考的，務必叫寶玉同着姪兒考去。能彀中一個舉人，也好贖一贖他們的罪名。』賈璉等唯唯應命。賈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，說了好些話，纔別了宗祠，便在城外念了幾天經，就發引下船，帶了林之孝等而去，也沒有驚動親友，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來。

寶玉因賈政命他赴考，王夫人便不時催逼，查考起他的功課來。那寶釵、襲人時常勸勉，自不必說。那知寶玉病後，雖精神日長，他的念頭益發更奇僻了，竟換了一種，不但厭棄功名仕進，竟把那兒女情緣，也看淡了好些，只是衆人不大理會，寶玉也並不說出來。

一日，恰遇紫鵲送了林黛玉的靈柩回來，悶坐自己屋裏啼哭，想着：『寶玉無情！見他林妹妹的靈柩回去，並不傷心落淚；見我這樣痛哭，也不來勸慰，反瞧着我笑！這樣負心的人，從前都是花言巧語來哄着我們，前夜虧我想得開，不然，幾乎又上了他的當！』只是一件，叫人不解。如今我看他待襲人等也冷冷兒兒的，二奶奶是本來不喜歡親熱的，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麼？我想女孩子們多半是癡心的，白操了那些時的心，看將來怎樣結局……』

正想着，只見五兒走來瞧他。見紫鵲滿面淚痕，便說：『姐姐又想林姑娘了？想一個人，聞名不如見面，頭裏聽着寶二爺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，我母親再三的把我弄進來，豈知我進來了，盡心竭力的服侍了幾次病，如今病好了，連一句好話也沒有剩出來，如今索性連眼兒都不瞧了！』

紫鵲聽他說的好笑，便撲嗤一笑，啞道：『呸！你這小蹄子！你心裏要寶玉怎麼樣兒待你纔好？女孩兒家也不害臊，連名公正氣的屋裏人他瞧着還沒事人一大堆呢，有工夫理你去！』因又笑着，拿個指頭往臉上抹着，問

道：『你到底算寶玉的什麼人哪？』

那五兒聽了，自知失言，便飛紅了臉。待要解說，不是要寶玉怎樣看待，說他近來不憐下的話，只聽院門外頭亂嚷道：『外頭和尚又來了！要那一萬銀子呢！太太着急，叫二爺和他講去，偏偏二爺又不在家！那和尚在外頭說些瘋話，太太叫請二奶奶過去商量！』不知怎樣打發那和尚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

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叫寶釵過去商量，寶玉聽見說是和尚在外頭，趕忙的獨自一人走到前頭，嘴裏亂嚷道：『我的師父在那裏！』叫了半天，並不見有和尚，只得走到外面，見李貴將和尚攔住，不讓他進來，寶玉便說道：『太太叫我請師父進去。』李貴聽了，鬆了手，那和尚便搖搖擺擺的進去。寶玉看見那僧的形狀與他死去時所見的一般，心裏早有些明白了，便上前施禮，連叫：『師父，弟子迎候來遲！』那僧道：『我不要你們接待，只要銀子拿了來，我就走。』

寶玉聽來，又不像有道行的話，看他滿頭癩瘡，渾身骯髒破爛，心裏想道：『自古說：『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』也不可當面錯過。我且應了他謝銀，並探探他的口氣……』便說道：『師父不必性急，現在家母料理，請師父坐下，略等片刻。弟子請問師父，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？』那和尚道：『什麼「幻境」！不過是來處來，去處去罷了。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。我且問你，那玉是從那裏來的？』寶玉一時對答不來，那僧笑道：『你自己的來路還不知，便來問我！』

寶玉本來穎悟，又經點化，早把紅塵看破，只是自己的底裏未知，一聞那僧問起玉來，好像當頭一棒，便說道：『你也不用銀子了，我把那玉還你罷。』那僧笑道：『也該還我了。』寶玉也不答言，往裏就跑，走到自己院內，

見寶釵、襲人等都到王夫人那裏去了。忙向自己牀邊取了那玉，便走出來。迎面碰見了襲人，撞了一個滿懷。把襲人嚇了一跳，說道：「太太說你陪着和尚坐着很好。太太在那裏打算送他些銀子，你又回來做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你快去回太太說不用張羅銀兩了，我把這玉還了他就是了。」

襲人聽說，即忙拉住寶釵道：「這斷使不得的！那玉就是你的命。若是他拿去了，你又要病着了！」寶釵道：「如今不再病的了。我已經有了心了，要那玉何用？」摔脫襲人，便要逃走。襲人急得趕着喚道：「你回來，我告訴你一句話！」寶釵回過頭來道：「沒有什麼說的了！」襲人顧不得什麼，一面趕着跑，一面嚷道：「上回丟了玉，幾乎沒有把我的命要了。剛剛兒有了，你拿了去，你也活不成，我也活不成了！你要還他，除非是叫我死了！」說着，趕上一把拉住寶釵，道：「你死也要還！你不死也要還！」狠命的把襲人一推，抽身要走。怎奈襲人兩隻手繞着寶釵的帶子不放，鬆哭喊着坐在地下。

裏面的丫頭聽見，連忙趕來。瞧見他兩個人的神情不好，只聽見襲人哭道：「快告訴太太去！寶二爺要把那玉去還和尚呢！」丫頭趕忙飛報王夫人。那寶釵更加生氣，用手來撥開了襲人的手，幸虧襲人忍痛不放。紫鵲在屋裏聽見寶釵要把玉給人，這一急比別人更甚，把素日冷淡寶釵的主意，都忘在九霄雲外了。連忙跑出來，幫着抱住寶釵。那寶釵雖是個男人，用力捧住，怎奈兩個人死命的抱着不放，也難脫身。嘆口氣道：「爲一塊玉，這樣死命的不放，若是我一個人走了，又待怎麼樣呢！」襲人紫鵲聽到那裏，不禁號咷大哭起來。

正在難分難解，王夫人、寶釵急忙趕來，見是這樣形景，便哭着喝道：「寶釵，你又瘋了麼？」寶釵見王夫人來了，明知不能脫身，只得陪笑說道：「這當什麼，又叫太太着急。他們總是這樣大驚小怪的。我說那和尚不近人情，他必要一萬銀子，少一個不能。我生氣進來，拿這玉還他，就說是假的，要這玉幹什麼？他見得我們不希罕，那玉便隨意給他些，就過去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打量真要還他，這也罷了，爲什麼不告訴明白了他們？叫他們哭

哭喊喊的像什麼？寶釵道：『這麼說罷，倒還使得；要是真拿那玉給他，那和尚有些古怪，倘或一給了他，又鬧到家口不寧，豈不是不成事了麼？至於銀錢呢，就把我的頭面折變了，也還彀了呢。』王夫人聽了道：『也罷了，且就這麼辦罷。』

寶玉也不回答。只見寶釵走上來，在寶玉手裏拿了這玉，說道：『你也不用出去，我合太太給他錢就是了。』寶玉道：『玉不還他，也使得；只是我還得當面見他一見纔好。』襲人等仍不肯放手。到底寶釵明決，說：『放了手，由他去就是了。』襲人只得放手。寶玉笑道：『你們這些人，原來重玉不重人，哪！你們既放了我，我便跟着他走了，看你們就守着那塊玉怎麼樣。』襲人心裏又着急起來，仍要拉他，只礙着王夫人和寶釵的面前，又不好太露輕薄，恰好寶玉一撒手就走了。襲人忙叫小丫頭在三門口傳了焙茗等，告訴外頭照應着二爺，他有些瘋了。』

小丫頭答應了出去，王夫人、寶釵等進來坐下，問起襲人來由，襲人便將寶玉的話細細說了。王夫人、寶釵，甚是不放心，又叫人出去，吩咐衆人伺候，聽着和尚說些什麼。回來，小丫頭傳話進來，回王夫人道：『二爺真有些瘋了，外頭小廝們說，他說裏頭不給他玉，他也沒法，如今身子出來了，求着那和尚帶了他去。』王夫人聽了，說道：『這還了得！那和尚說什麼來着？』小丫頭回道：『和尚說，要玉不要人。』寶釵道：『不要銀子了麼？』小丫頭道：『沒聽見說。後來和尚和二爺兩個人說着笑着，有好些話，外頭小廝們都不大懂。』

王夫人道：『糊塗東西聽不出來，學是自然學得來的。』便叫小丫頭：『你把那小廝叫進來。』小丫頭連忙出去，叫進那小廝站在廊下，隔着窗戶請了安。王夫人便問道：『和尚和二爺說的話，你們不懂，難道學也學不來麼？』那小廝回道：『我們只聽見說什麼「大荒山」「什麼「青埂峯」，又說什麼「太虛境斬斷塵緣」這些話。』

王夫人聽了也不懂。寶釵聽了，嚇得兩眼直瞪，半句話都沒有了。正要叫人出去拉寶玉進來，只見寶玉笑嘻嘻的進來，說：『好了好了！』寶釵仍是發怔。王夫人道：『你瘋瘋癲癲的說的是什麼？』寶玉道：『正經話，又說我瘋癲，那和尚與我原認得的，他不過也是要來見我一見，他何嘗是真要銀子呢？也只當化個善緣就是了。所以說明了，他自己就飄然而去了。這可不是好了麼？』

王夫人不信，又隔着窗戶問那小廝。那小廝連忙出來，問了門上的人，進來回說：『果然和尚走了。』請太太們放心，我原不要銀子，只要寶二爺時常到他那裏去就是了。諸事要隨緣，自有一定的道理。』王夫人道：『原來是一個好和尚，你們會問住在那裏？』門上道：『奴才也問來着，他說我們二爺是知道的。』王夫人問寶玉道：『他到底住在那裏？』寶玉笑道：『這個地方，說遠就遠，說近就近。』寶釵不待說完，便道：『你醒醒兒罷，別儘着迷在裏頭，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個人，老爺還吩咐叫你幹功名長進呢。』

寶玉道：『我說的不是功名麼？你們不知道，「一子出家，七祖昇天」呢！』王夫人聽到那裏，不覺傷心起來，說：『我們的家運怎麼好，一個四丫頭，口聲聲要出家，如今又添了一個來了！我這樣個日子，過他做什麼？』說着，大哭起來。寶釵見王夫人傷心，只得上前苦勸。寶玉笑道：『我說了這一句頑話，太太又認起真來了。』王夫人止住哭聲道：『這些話也是混說的麼？』

正鬧着，只見丫頭來回說：『璉二爺回來了，顏色大變，說請太太出去說話。』王夫人又喫了一驚，說道：『將這些叫他進來罷。小娘子也是舊親，不用迴避了。』寶釵進來，見了王夫人，請了安。寶釵迎着，也問了賈璉的安。回說道：『剛纔接了我父親的書信，說是病重的很，叫我就去，若遲了，恐怕不能見面。』說到那裏，眼淚便掉下來了。王夫人道：『書上寫的是什麼病？』

賈璉道：『寫的是感冒風寒起來的，如今成了癆病了。現在危急，專差一個人連日連夜趕來的。說如若再耽

擱一兩天，就不能見面了。故來回太太，姪兒必得就去纔好。只是家裏沒人照管。芸兒、蓀兒，雖說糊塗，到底是個男人，外頭有了事來，還可傳個話。姪兒家裏，倒沒有什麼事。秋桐是天天哭着喊着，不願意在這裏。姪兒叫了他娘家的人來領了去了，倒省了平兒好些氣。雖是巧姐沒了照應，還虧平兒的心很好。姐兒心裏也明白，只是性氣比他娘還剛硬些，求太太時常教管教管他。」說着眼圈兒一紅，連忙把腰裏拴檳榔荷包的小綉子拉下來擦眼。

王夫人道：「放着他親祖母在那裏，託我做什麼？」賈璉輕輕的說道：「太太，要說這個話，姪兒就該活活兒的打死了！沒什麼說的，總求太太始終疼姪兒就是了。」說着，就跪下來了。王夫人也眼圈兒紅了，說：「你快起來！娘兒們說話兒，這是怎麼說？只是一件孩子也大了，倘或你父親有個一差二錯，又耽擱住了，或者有個門當戶對的來說親，還是等你回來，還是你太太作主？」賈璉道：「現在太太們在家，自然是太太們做主，不必等我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要去，就寫了稟帖，給二老爺送個信，說家下無人，你父親不知怎樣，快請二老爺將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結，快快回來。」

賈璉答應了是。正要走出去，復轉回來，回說道：「僮們家的家下人，家裏還殼使喚，只是園裏沒有人，太太空了。包勇又跟了他們老爺去了；姨太太住的房子，薛二爺已搬到自己的房子內住了；園裏一帶屋子都空着，恐沒照應，還得太太叫人查查看看那櫳翠庵原是僮們家的地基。如今妙玉不知那裏去了，所有的跟隨他的當家女尼，不敢自己作主，要求府裏一個人管理管理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自己的事還鬧不清，還擱得住外頭的事麼？這句話，好歹別叫四丫頭知道；若是他知道了，又要噪着出家的念頭出來了。你想僮們家什麼樣的人家好好的姑娘出家還了得？」賈璉道：「太太不提，姪兒也不敢說。四妹妹到底是東府裏的，又沒有父母，他親哥哥又在外頭，他親嫂子又不大說得上話，姪兒聽見要

尋死覓活了好幾次。他既是心裏這麼着的了，若是管着他，將來倘或認真尋了死，比出家更不好了。」王夫人聽了點頭道：「這件事，真真叫我也難擔——我也做不得主，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！」

賈璉又說了幾句，纔出來叫了衆家人來，交代清楚，寫了書，收拾了行裝。平兒等不免叮嚀了好些話；只有巧姐兒慘傷的，了不得。賈璉又欲託王仁照應，巧姐到底不願意，聽見外頭託了芸薺二人，心裏更不用，嘴裏却說不出來。只得送了他父親，謹謹慎慎的隨着平兒過日子。豐兒、小紅因鳳姐去世，告假的告假，告病的告病，平兒意欲接了家中一個姑娘來，一則給巧姐作伴，二則可以帶着他，遍想無人，祇有喜鸞。四姐兒是賈母舊日鍾愛的，偏偏四姐兒新近出了嫁了，喜鸞也有了人家兒，不日就要出閣，也只得罷了。

且說賈芸、賈薺送了賈璉，便進來見了邢王二夫人。他兩個倒替着在外書房住下，日間便與衆人厮鬧；有時找了幾個朋友，喫個「車籬轎會」，甚至聚賭，裏頭那裏知道。一日，邢大舅王仁來，瞧見了賈芸、賈薺住在這裏，知道熱鬧，也就借着照看的名兒，時常在外書房設局賭錢，喝酒。所有幾個正經的家人，賈政帶了幾個去，賈璉又跟去了幾個，只有那賴林諸家的兒子、姪兒，那些少年，託着老子娘的福，喫喝慣了的，那知當家立計的道理，況且他們長輩都不在家，更「沒籠頭的馬」了。又有兩個旁主人，慳慳無不樂爲。這一鬧，把個榮國府鬧得沒上沒下，沒裏沒外！

那賈薺還想勾引賈玉，賈芸攔住道：「寶二爺那個人沒運氣的，不用惹他。那一年我給他說了一門子絕好的親，父親在外頭做稅官，家裏開幾個當舖，姑娘長的比仙女兒還好看。我巴巴兒的細細的寫了一封書子給他，誰知他沒造化——」說到這裏，瞧了瞧左右無人，又說：「他心裏早和偕們這個二嬸娘好上了，你沒聽見說還有一個林姑娘呢，弄的害了相思病死的，誰不知道這也罷了，各自的姻緣罷咧，誰知他爲這件事倒惱了我，總不大理。他打量誰必是借誰的光兒呢！」

賈齋聽了，點點頭，纔把這個心歇了。他兩個還不知道寶玉自會那和尚以後，他是欲斷塵緣。一則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，已與寶釵襲人等皆不大款洽了。那些丫頭不知道，還要逗他。寶玉那裏看得到眼裏，他也並不將家事放在心裏。時常王夫人寶釵勸他念書，他便假作攻書，一心想着那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機關，心目中觸處皆爲俗人，却在家難受，閒來倒與惜春談講。他們兩個人講得上了，那種心更加准了幾分，那裏還管賈環、賈蘭等。

那賈環爲他父親不在家，趙姨娘已死，王夫人不大理會，他便入了賈齋一路。倒是彩雲時常規勸，反被賈環辱罵。玉釧兒見寶玉瘋癲更甚，早和他娘說了，要求着出去。如今寶玉、賈環他哥兒兩個各有一種脾氣，鬧得人入不理。獨有賈蘭跟着他母親上緊攻書，作了文字，送到學裏請教代儒。因近來代儒老病在牀，只得自己刻苦。李執是素來沈靜，除了請王夫人的安，會會寶釵，餘者一步不走，只看着賈蘭攻書。所以榮府住的人雖不少，竟是各自過各自的，誰也不肯做誰的主。賈環、賈齋等，愈鬧的不成事了。甚至偷典偷賣，不一而足。賈環更加宿娼濫賭，無所不爲。

一日，邢大舅、王仁都在賈家外書房喝酒。一時高興，叫了幾個陪酒的來，唱着曲兒勸酒。賈齋便說：「你們鬧的太俗，我要行個令兒。」衆人道：「使得。」賈齋道：「偈們一月字流觴罷。我先說起一月字，數到那個，便是那個喝酒。還要酒面酒底，須得依着令官。不依者，罰三大杯。」衆人都依了。

賈齋喝了一杯令酒，便說：「飛羽觴而醉月。」順飲數到賈環。賈齋說：「酒面要個「桂」字。」賈環便說道：「冷露無聲溼桂花。酒底呢？」賈齋便說個「香」字。賈環道：「天香雲外飄。」邢大舅說道：「沒趣沒趣！你又懂得什麼字了。也假斯文起來。這不是取樂，竟是樞人了。偈們都免了，倒來豁個拳輸家喝，輸家唱，叫做「苦中苦」。若是不會唱的，說個笑話兒也使得，只要有趣。」衆人都道：「使得。」

於是亂猜起來。王仁輸了，喝了一杯，唱了一個。衆人道：「好！」又叫起來了。是個陪酒的輸了，唱了一個什麼？「小姐小姐多丰采。」以後那大舅輸了，衆人要他唱曲兒。他道：「我唱不上來的，我說個笑話兒罷。」賈環道：「若說不笑，仍要罰的。」

那大舅就喝了一杯，便說道：「諸位聽着——」

「村莊上有一座元帝廟，旁邊有個土地祠。那元帝老爺常叫土地來說閒話兒。一日，元帝廟裏破了盜，便叫土地去查訪。土地稟道：『這個地方沒有賊，必是神將不小心，被外賊偷了東西去。』元帝道：『胡說，你是土地失了盜，不問你問誰去呢？你倒不去拿賊，反說我的神將不小心麼？』土地稟道：『雖說是不小心，到底是神廟的風水不好。』元帝道：『你倒會看風水麼？』土地道：『待小神看看。』」

「那土地向各處瞧了一會，便來回稟道：『老爺坐的身子背後兩扇紅門，就不謹慎。小神坐的背後，是砌的牆，自然東西丟不了。以後老爺的背後亦改了牆就好了。』元帝老爺聽來有理，便叫神將派人打牆。衆神將嘆口氣道：『如今香火一炷也沒有，那裏有甄灰人工來打牆？』元帝老爺沒法，叫神將作法，却都沒有主意。」

「那元帝老爺腳下的龜將軍站起來道：『你們不中用，我有主意。你們將紅門拆下來，到了夜裏，拿我的肚子墊住這門口，難道當不得一堵牆麼？』衆神將都說道：『好又不花錢，又便當結實。』於是龜將軍便當這個差事，竟安靜了。」

「豈知過了幾天，那廟裏又丟了東西。衆神將叫了土地來說道：『你說砌了牆便不丟東西，怎麼如今有了牆還要丟？』那土地道：『這牆砌的不結實。』衆神將道：『你去瞧。』土地一看，果然是一堵好牆，怎麼還有失事把手摸了一摸道：『我打量是真牆，那裏知道是個「假牆」！』」

衆人聽了，大笑起來。賈薈也忍不住的笑，說道：「傻大舅你好！我沒有罵你，你爲什麼罵我？快拿杯來罰一大杯！」

那大舅喝了，已有醉意。衆人又喝了幾杯，都醉起來。那大舅說他姊姊不好，王仁說他妹妹不好，都說的狠狠毒毒的。賈環聽了，趁着酒興，也說鳳姐不好，怎樣苛刻我們，怎樣踏我們的頭。衆人道：「大凡做個人，原要厚道些。看鳳姑娘仗着老太太這樣利害，如今「蕉了尾巴梢子」，只剩了一個姐兒，只怕也要現世報呢！」

賈薈想着鳳姐待他不好，又想起巧姐兒，見他就要哭，也信着嘴兒混說。還是賈薈道：「喝酒罷，說人家做什麼？」那兩個陪酒的道：「這位姑娘多少年紀了？長得怎麼樣？」賈薈道：「模樣兒是好得很的，年紀也有十三四歲了。」那陪酒的道：「可惜這樣人生在府裏這樣人家，若生在小戶人家，父母兄弟都做了官，還發了財呢！」衆人道：「怎麼樣？」那陪酒的說：「現今有個外藩王爺，最是有情的，要選一個妃子，若合式了，父母兄弟都跟了去，可不是好事兒麼？」

衆人都不大理會，只有王仁心裏略動了一動，仍舊喝酒兒。只見外頭走進賴林兩家的子弟來，說：「爺們好樂呀！」衆人站起來說道：「老大老三，怎麼這時候纔來，叫我們好等！」那兩個人說道：「今早聽見一個謠言，說是僭們家又鬧出事來了，心裏着急，趕到裏頭打聽去，並不是僭們。」衆人道：「不是僭們就完了，爲什麼不就來？」

那兩個說道：「雖不是僭們，也有些干係。你們知道是誰？就是賈雨村老爺。我們今日進去，看見帶着鎖子，說要解到三法司衙門裏審問去呢。我們見他常在僭們家裏來往，恐有什麼事，便跟了去打聽。」賈薈道：「到底老人大用心，原該打聽打聽，你且坐下，喝一杯再說。」

兩人讓了一回，便坐下喝着酒道：「這位雨村老爺，人也能幹，也會鑽營，官也不小了；只是貪財，被人家參了

個「婪索屬員」的幾款，如今萬歲爺是最聖明最仁慈的，獨聽了一個「貪」字，或因糟塌了百姓，或因恃勢欺良，是極生氣的，所以旨意使叫拿問。若是問出來了，只怕攔不住，若是沒有的事，那參的人也不便。如今真真是好時候，只要有造化，做個官兒就好。」衆人道：「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。現做知縣，還不好麼？」賴家的說道：「我哥哥雖是做了知縣，他的行爲，只怕也保不住怎麼樣呢？」衆人道：「手也長麼？」

賴家的點點頭兒，便舉起杯來喝酒。衆人又道：「裏頭還聽見什麼新聞？」兩人道：「別的事沒有，只聽見海疆的賊寇拿住了好些，解到法司衙門裏審問。還審出好些賊寇，也有藏在城裏的，打聽消息，抽空兒就劫搶人家。如今知道朝裏那些老爺們都是能文能武，出力報效，所到之處，早就消滅了。」衆人道：「你聽見有在城裏的，不知審出他們家失了盜一案來沒有？」

兩人道：「倒沒有聽見。恍惚有人說是有個內地裏的人，城裏犯了事，搶了一個女人下海去了；那女人不依，被這賊寇殺了；那賊寇正要逃去，被官兵拿住了，就在拿獲的地方正了法了。」衆人道：「他們權翠庵的什麼妙玉，不是叫人搶去，不要就是他罷？」賈環道：「必是他！」衆人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賈環道：「妙玉這個東西是最討人嫌的，他一日家捏酸，見了寶玉，就眉開眼笑了；我若見了他，他從來不拿正眼瞧我，一瞧，真要是他，我纔趁願呢！」衆人道：「搶的人也不少，那裏就是他？」賈芸道：「有點信兒。前日聽見有人說他庵裏的道婆做夢，說看見是妙玉叫人殺了。」衆人笑道：「夢話算不得！」邢大舅道：「管他夢不夢，僧們快吃飯罷，今夜做個大輸贏！」

衆人願意，便喫畢了飯，大賭起來。賭到三更多天，只聽見裏頭亂嚷，說是：「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拌嘴，把頭髮都鉸掉了，趕到邢夫人王夫人那裏去叩了頭，說是要求容他做尼姑呢，送他一個地方，若不容他，他就死在跟前。」那邢王二位太太沒主意，叫請蓄大爺，芸二爺進去。」賈芸聽了，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時候起的念頭，想來是

勸不過來的了；便合賈蔷商議道：『太太叫我們進去，我們是做不得主的，况且也不好做主。只好勸去，若勸不住，只好由他們罷。』他們商量了寫封書給理二叔，便卸了我們的干係了。

兩個商量定了主意，進去見了邢王二位太太，便假意的勸了一回。無奈惜春立意必要出家，就不放他出去，只求一兩間淨屋子，給他誦經拜佛。尤氏見他兩個不肯作主，又怕惜春尋死，自己便硬做主張，說道：『這個不是索性，我耽了罷，說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，逼他出了家，就完了。若說到外頭去呢，你斷斷使不得；若在家裏呢，太太們都在這裏，算我的主意罷！叫賈哥哥寫封書子給你珍大爺，理二叔就是了。』賈蔷等答應了，不知邢王二位夫人依與不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八回 挾微嫌舅兄欺弱女 警謎語妻妾諫癡人

話說邢王二位夫人聽尤氏一段話，明知也難挽回，王夫人只得說道：『姑娘要行善，這也是前生的夙根，我們也實在攔不住，只是他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，不成了事體，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，也是好處，却有一句話要說：那頭髮可以不剃的，只要自己的心真，那在頭髮的上頭呢？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，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，纔鬧到那個分兒，姑娘執意如此，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，姑娘的靜室，所有服侍姑娘的人，也得叫他們來問，他若願跟的，就講不得說親配人，若不願意跟的，另打主意。』惜春聽了，收了淚，拜謝了邢王二位夫人，李執，尤氏等。

王夫人說了，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。彩屏等回道：『太太們派誰就是誰。』王夫人知道不願意，正在想人，襲人立在寶玉身後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，防着他的舊病，豈知寶玉嘆道：『真是難得！』襲人心裏更自傷悲，寶釵雖不言語，遇事試探見他仍是執迷不醒，只得暗中落淚。

王夫人纔要叫了衆丫頭來問，忽見紫鵲走上前去，在王夫人面前跪下，回道：「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，太太看着怎麼樣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個如何強派得人的誰願意，他自然說出來了。」

紫鵲道：「姑娘要修行，自然姑娘願意，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。我有句話回太太：我也並不是拆開姐姐們，各人有各人的心。我服侍林姑娘一場，林姑娘待我，也是太太知道的，實在恩重如山，無以可報。他死了，我恨不得跟了他去，但是他不是這裏的人，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，難以從死。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着姑娘，服侍姑娘一輩子，不知太太們准不准。若准了，就是我的造化了。」

那王二夫人尙未答言，只見寶玉聽到那裏想起黛玉一陣心酸，眼淚早下來了。衆人纔要問他時，他又哈哈的大笑走上來道：「我原不該說的，只是這紫鵲蒙太太派給我屋裏，我纔敢說。求太太准了他罷，全了他的好心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頭裏姊妹出了嫁，還哭得死去活來，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，不但不勸，倒說好事，你如今到底是怎麼個意思？我索性不明白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四妹妹修行是已經准的了，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。若是真的，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：若是不定的，我就不敢混說了。」鶯春道：「二哥哥說話也好笑，一個人主意不定，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？我也是像紫鵲的話容我呢，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，還有一個死呢！那怕什麼？二哥哥既有話，只管說。」

寶玉道：「我這也不算什麼洩漏了，這也是一定的。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聽罷。」衆人道：「人家苦得很的時候，你倒來做詩樞人！」寶玉道：「不是做詩，我到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，你們聽聽罷。」衆人道：「使得，你就念念別順着嘴兒胡謔。」寶玉也不分辯，便說道：

勘破三春景不長，繡衣頓改昔年妝。可憐繡戶侯門女，獨臥青燈古佛旁！

李執寶斂聽了，詫異道：「不好了！這人入了迷了！」王夫人聽了這話，點頭嘆息，便問：「寶玉，你到底是那裏

看來的？寶玉不便說出來，回道：『太太也不必問我，自有見的地方。』王夫人回過味來，細細一想，便更哭起來道：『你說前兒是頑話，怎樣忽然有這首詩罷了！我知道了！你們叫我怎麼樣呢！我也沒有法兒了，也只得由着你們去罷。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，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。』寶釵一面勸着，這個心比刀絞更甚，也掌不住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襲人已經哭得死去活來，幸虧秋紋扶着寶玉，也不啼哭，也不相勸，只不言語。賈蘭賈環聽到那裏，各自走開。

李執鵠力的解說：『總是寶兄弟見四妹妹修行，他想來是痛極了，不顧前後的瘋話，這也作不得準的。獨有紫鵲的事情，准不准，好叫他起來。』王夫人道：『什麼依不依橫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，那也是扭不過來的。可是寶玉說的，也是一定的了。』紫鵲聽了叩頭，惜春又謝了王夫人。

紫鵲又給寶玉寶釵叩了頭。寶玉念聲：『阿彌陀佛！難得！難得！不料你倒先好了。』寶釵雖然有把持，也難掌住。只見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，便痛哭不止，便說：『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。』寶玉笑道：『你也是好心，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。』襲人哭道：『這麼說，我是要死的了。』寶玉聽到那裏，倒覺傷心，只是說不出來。因時已五更，寶玉請王夫人安歇，李執鵠等各散去，彩屏等暫且服侍，惜春回去，後來許配了人家。紫鵲終身服侍，毫不改初，此是後話。

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，一路南行，因遇着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，河道擁擠，不能速行，在道實在心焦。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，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，想來探春一定回家，略略解些煩悶，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，心裏又煩躁。想到盤費算來不敷，不得已寫書一封，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兩，叫人沿途迎上來，急需應用。那人去了幾日，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，將賴尚榮的稟啓呈上，書內告了多少苦處，備上白銀五十兩。賈政看了生氣，即命家人立刻送還，將原書發還，叫他不必要費心。那家人無奈，只得回到賴尚榮

任所，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，心中煩悶，知事辦得不周到，又添了一百，夾來人帶回，幫着說些好話。豈知那人不帶回，擱下就走了。

賴尚榮心下不安，立刻修書到家，回明他父親，叫他設法告假，贖出身來。於是賴家託了賈蓋、賈芸等，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。賈蓋明知不能，過了一日，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，回復了賴家一面告假，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，叫他告病辭官。王夫人並不知道。

那賈芸聽見賈蓋的假話，心裏便沒想頭。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，無所抵償，便和賈環相商。賈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，雖是趙姨娘積蓄些微，早被他弄光了，那能照應人家，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，要趁賈璉不在家，要擺佈巧姐出氣，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上去，故意的埋怨賈芸道：「你們年紀又大，放着弄銀子的事，又不敢辦，倒和我沒錢的人相商！」賈芸道：「三叔，你這話說的倒好笑！僧們一塊兒頑，一塊兒鬧，那裏有銀錢的事？」

賈環道：「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，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，把巧姐說給他呢？」賈芸道：「叔叔，我說句叫你生氣的話，外藩花了錢買人，還想能和僧們走動麼？」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，賈芸雖然點頭，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，也不當事。恰好王仁走來說道：「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麼，瞞着我麼？」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。

王仁拍手道：「這倒是一種好事，又有銀子，只怕你們不能；若是你們敢辦，我是親舅舅，做得主的，只要環老三在太太跟前那麼一說，我找邢大舅再一說，太太們問起來，你們齊打夥說好就是了。」

賈環等商議定了。王仁便去找邢大舅，賈芸便去回邢王夫人，說得錦上添花。王夫人聽了，雖然入耳，只是不信。邢夫人聽得邢大舅知道，心裏願意，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。邢大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，又可分肥，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：「若說這位郡王，極是有禮面的。若應了這門親事，雖說不是正配，保管一過了門，姊夫

的官早復了；這裏的聲勢又好了！

那夫人本是沒主意人，被僕大舅一番假話，哄得心動，請了王仁來一問，更說得熱鬧。於是那夫人倒叫人出去追着賈芸去說。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。那外藩不知底細，便要打發人來相看。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：「原是瞞着合宅的，只說是王府相親，等就成了，他祖母作主，親舅舅的保山，是不怕的。」那相親的人應了。賈芸便送信與那夫人，並回了王夫人。那李執、寶釵等不知原故，只道是件好事，也都歡喜。

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，都是豔妝麗服。那夫人接了進去，敘了些閒話。那來人本知是個誑命，也不敢怠慢。那夫人因事未定，也沒有和巧姐說明，只說有親戚來瞧，叫他去見。那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，那管這些。便跟了奶媽過來，平兒不放心，也跟着來。只見有兩個宮人打扮的，見了巧姐，便渾身上下一看，更又起身來拉着巧姐的手，又瞧了一遍，略坐了一坐就走了。倒把巧姐看得羞臊，回到房中煩悶，想來沒有這門親戚，便問平兒：「先看見來頭，却也猜着八九：『必是相親的，但是二爺不在家，太太作主，到底不知是那府裏的。若說是對頭親，不該這樣相看……瞧那幾個人的來頭，不像是本支王府，好像是外頭路數。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，且打聽明白再說……』」

平兒心下留神打聽。那丫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，平兒一問，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。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。雖不和巧姐說，便趕着去告訴了李執、寶釵，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。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，便和那夫人說知。怎奈那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，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，便說：「孫女兒也大了，再躉兒不在家，這件事，我還做得主。況且是他親舅爺爺和他親舅舅打聽的，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？我橫豎是願意的。倘有什麼不好，我和躉兒也抱怨不着別人。」

王夫人聽了這些話，心下暗暗生氣，勉強說些閒話，便走了出來，告訴了寶釵，自己落淚。寶釵勸道：「太太別

煩惱。這件事，我看來是不成的。這又是巧姐兒命裏所招，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一開口就是瘋話！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，若依平兒的話，你璉二哥哥可不抱怨我麼？別說自己的姪孫女兒，就是親戚家的人，也是要好纔好。那姑娘是我們作媒的，配了你二舅子，如今和和順的過日子不好麼？那琴姑娘，梅家娶了去，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很好，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，頭裏原好，如今姑爺癆病死了，你史妹妹立志守寡，也就苦了。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，在不是我的心境？」

正說着，平兒過來瞧寶釵，並探聽邢夫人的口氣。王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，平兒默了半天，跪下求道：「巧姐兒終身全仗着太太，若信了人家的話，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，便是璉二爺回來，怎麼說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是個明白人，起來聽我說。」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，他要作主，我能夠攔他麼？」寶玉勸道：「無妨礙的，只要明白就是了。」平兒生怕寶玉瘋癲鬧出來，也並不言語，回了王夫人，竟自去了。

這裏王夫人想到煩惱，一陣心痛，叫了丫頭扶着，勉強回到自己房中躺下，不叫寶玉，寶釵過來說：「睡睡就好的。」自己却也煩悶，聽見說李嬪娘來了，也不及接待，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，回道：「今日爺爺那裏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，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。我母親接了，正要過來，因我老娘來了，叫我先呈給太太瞧。回來我母親就過來回太太，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。」說着，一面把書子呈上。

王夫人一面接書，一面問道：「你老娘來作什麼？」賈蘭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。」王夫人聽了，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，後來放定下茶，想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，所以李嬪娘來商量這件事情，便點點頭兒，一面拆開書信，見上面寫着：

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隻，不能迅速前行。聞探姐隨翁婿來都，不知曾有信否？前接到璉姪手稟，知大老爺身體欠安，亦不知已有確信否？寶玉蘭兒場期已近，務須實心用功，不可怠惰。老太太靈柩抵家，尚

需時日。我身體不善，不必望念。此諭寶玉等知道。月日手書。（蓉兒另稟。）

王夫人看了，仍舊遞給賈蘭說：「你拿去給你二叔叔瞧瞧，還交給你母親罷。」正說着，李執同李嬌娘過來請安問好畢，王夫人讓了坐。李嬌娘便將甄家娶李綺的話說了一遍。大家商議了一會子，李執因問王夫人道：「老爺的書子，太太看過了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看過了。」賈蘭便拿着給他母親瞧。李執看了道：「三姑娘出門了好幾年，纔沒回來。如今要回京了，太太也放了好些心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本是心痛，看見探了頭要回來了，心裏略好些，只是不知幾時纔到。」李嬌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。

李執因向賈蘭道：「哥兒瞧見了，場期近了，你爺爺惦记得什麼似的。你快拿了去給二叔叔瞧瞧去罷。」李嬌娘道：「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，怎麼能下場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爺爺做糧道的起身時，給他們爺兒兩個捐了例監了。」李嬌娘點頭。賈蘭一面拿着書子出來，來找寶玉。

却說寶玉送王夫人去後，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裏細玩。寶釵從裏間走出，見他看的得意忘言，便走過來一看，見是這個，心裏着實煩悶。細想：「他只願把這些『出世離羣』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，終久不妥。」看他這種光景，料勸不過來，便挨在寶玉旁邊，怔怔的坐着。寶玉見他這般，便道：「你這又是爲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想你我既爲夫婦，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，却不在情慾之私，論起榮華富貴，原不過是過眼煙雲，但自古聖賢，以人品根柢爲重。」

寶玉也沒聽完，把那書本擱在旁邊，微微的笑道：「據你說『人品根柢』，又是什麼『古聖賢』？你可知古聖賢說過：『不失其赤子之心。』那赤子有什麼好處？不過是無知，無識，無貪，無忌。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癡愛中，猶如污泥一般，怎麼能跳出這般塵網？如今纔曉得『聚散浮生』四字，古人說了，不曾提醒一個，既要講到人品根柢，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？」

寶釵道：「你既說『赤子之心』，古聖賢原以忠孝爲赤子之心，並不是遁世離羣，無關無係爲赤子之心。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爲心，所謂赤子之心，原不過是『不忍』二字。若你方纔所說的忍於拋棄天倫，還成什麼道理？」

寶玉點頭笑道：「堯舜不強巢許，武周不強夷齊……」寶釵不等他說完，便道：「你這個話，益發不是了。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爲什麼？如今人人把堯舜周孔稱爲聖賢呢？況且你自比夷齊，更不成話。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之末世，有許多難處之事，所以纔有託而逃。當此聖世，偕們世受國恩，祖父錦衣玉食，况你自有生已來，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，視如珍寶。你方纔所說，自己想一想，是與不是？」寶玉聽了，也不答言，只有仰頭微笑。

寶釵因又勸道：「你既理屈詞窮，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，好好的用功，但能博得一第，便是從此而止，也不枉天恩祖德了。」寶玉點了點頭，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一第呢，其實也不是什麼難事，倒是你這個『從此而止，不枉天恩祖德』，却還不離其宗！」

寶釵未及答言，襲人過來說道：「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先賢，我們也不懂。我只想着我們這些人，從小兒辛辛苦苦跟着二爺，不知陪了多少小心——論起理來，原該當的，但只二爺也該體諒體諒。況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，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爲事，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。至於神仙那一層，更是說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？那裏來的什麼個和尚，說了些混話。二爺就信了真！二爺是讀書的人，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的還重麼？」

寶玉聽了，低頭不語。襲人還要說時，只聽外面脚步走響，隔着窗戶問道：「二叔在屋裏呢麼？」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，便站起來笑道：「你進來罷。」寶釵也站起來。賈蘭進來，笑容可掬的，給寶玉寶釵請了安，問了襲

人的好，襲人也問了好，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瞧。寶玉接在手中看了，便道：「你三姑姑回來了？」賈蘭道：「爺爺既如此寫，自然是回來的了。」

寶玉點頭不語，默默如有所思。賈蘭便問：「叔叔看見爺爺後頭寫的，叫僧們好生念書了？叔叔這一程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，好去誑這個功名。」賈蘭道：「叔叔既這樣，就擬幾個題目，我跟着叔叔作，也好進去混場。別到臨時交了白卷子，惹人笑話，不但笑話我，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也不至如此。」

說着，寶釵命賈蘭坐下。寶玉仍坐在原處，賈蘭側身坐了。兩個談了一回文，不覺喜動顏色。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，便仍進屋裏去了。心中細想：「寶玉此時光景，或者醒悟過來了，只是剛纔說話時，把那『從此而止』四字單單的許可，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……」寶釵尙自猶豫，惟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，提到下場，更又欣然，心裏想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好容易講四書，是纔講過來了！」

這裏寶玉和賈蘭講文，鴛兒泡過茶來，賈蘭站起來接了，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，並講甄寶玉在一處的話，寶玉也甚是願意。一時，賈蘭回去，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。那寶玉拿着書子，笑嘻嘻走進來，遞給麝月收了，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了，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，如參同契、元命苞、五燈會元之類，叫出麝月、秋紋、鴛兒等都搬了，攔在一邊。寶釵見他這番舉動，甚爲罕異，因欲試探他，便笑問道：「不看他倒是正經，但又何必搬開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如今纔明白過來了，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。我還要一火焚之，方爲乾淨！」

寶釵聽了，更欣喜異常，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：

內典語中無佛性，金丹法外有仙舟。

寶釵也沒很聽真，只聽得「無佛性，有仙舟」幾個字，心中轉又狐疑，且看他作何光景。寶玉便命麝月、秋紋

等，收拾一間靜室，把那些語錄、名稿及應制詩之類，都找出來，擱在靜室中，自己却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，寶釵這纔放了心。

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，便悄悄的笑著向寶釵道：「到底奶奶說話透徹！只一路講究，就把二爺勸明白了，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，臨場太近了。」寶釵點頭微笑道：「功名自有定數，中與不中，倒也不在用的遲早。但願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，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，知是好了。」說到這裏，見房裏無人，便悄悄道：「這一番悔悟回來，固然很好，但只一件怕，又犯了前頭的舊病，就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，也是不好。」

襲人道：「奶奶說的也是，二爺自從信了和尚，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，如今不信和尚，只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。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，紫鵲去了，如今祇他們四個，這裏頭就是五兒，有些兒狐媚子，聽見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說，要討出去，給人家兒呢，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裏呢？麝月、秋紋，雖沒別的，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，如今算來，只有鶯兒、二爺倒不大理會，況且鶯兒也穩重，我想倒茶倒水，只叫鶯兒帶着小丫頭們服侍就夠了，不知奶奶心裏怎麼樣？」寶釵道：「我也慮的是這些，你說的倒也罷了。」

從此便派鶯兒帶着小丫頭服侍。那寶玉却也不出房門，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。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，那一種欣慰之情，更不待言了。

到了八月初三這一日，正是賈母的冥壽。寶玉早晨過來叩了頭，便回去仍到靜室中去了。飯後，寶釵、襲人等，都和姐妹們跟着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裏說閒話。寶玉自在靜室，冥心危坐，忽見鶯兒端了一盤瓜果進來，說：「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，這是老太太的「冥供」。」寶玉站起來答應了，復又坐下，便道：「擱在那裏罷。」

鶯兒一面放下瓜果，一面悄悄向寶玉道：「太太那裏誇二爺呢。」寶玉微笑。鶯兒又道：「太太說了，二爺這

一用功，明兒進場中了出來，明年再中了進士作了官，老爺太太可不枉了盼二爺了。」寶玉也只點頭微笑。鴛兒忽然想起那年給寶玉打絡子的時候，寶玉說的話來，便道：「真要二爺中了，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。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裏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，我們姑奶奶後來帶着我不知到那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！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罷咧？」

寶玉聽到這裏，又覺塵心一動，連忙斂神定息，微微笑道：「據你說，我是有造化的，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，你呢？」鴛兒把臉飛紅了，勉強道：「我們當丫頭，一輩子罷咧，有甚麼造化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果能夠一輩子是丫頭，你這個造化，比我們還大呢！」鴛兒聽見這話，似乎又是瘋話了，恐怕自己找出寶玉的病根來，打算着要走。只見寶玉笑着說道：「傻丫頭，我告訴你罷！」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

話說鴛兒見寶玉說話，摸不着頭腦，正自要走，只聽寶玉又說道：「傻丫頭，我告訴你罷！你姑娘既有造化，你跟着他，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。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，只要往後你盡心服侍他就是了。日後或有好處，也不枉你跟着他熬了一場！」

鴛兒聽了前頭像話，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，便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姑娘還等我呢。二爺要喫菓子時，打發小丫頭叫我就是了。」寶玉點頭，鴛兒纔去了一時，寶釵襲人回來，各自房中去了不題。

且說過了幾天，便是場期。別人只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章，便可以高中的了；祇有寶釵見寶玉的功課雖好，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，却別有一種冷靜的光景，知他要進場了，頭一件叔姪兩個都是初次赴考，恐人馬擁擠，有什麼失閃。第二件，寶玉自和尚去後，總不出門，雖然見他用功喜歡，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，反倒有些

信不及，只怕又有什麼變故；所以進場的第一天，一面派了襲人帶了小丫頭們，同着素雲等，給他爺兒兩個收拾妥當，自己又都過了日，好好的攔起，預備着；一面過來同李執回了王夫人，揀家裏的老成管事的，多派了幾個，只怕人馬擁擠碰了。

次日，寶玉、賈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，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。王夫人囑咐道：「你們爺兒兩個都是初次下場；但是你們活了這麼大，並不會離開我一天。就是不在我眼前，也是丫孃媳婦們圍着，何曾自己孤身睡過一夜？今日各自進去，孤孤單單，舉目無親，須要自己保重！早些作完了文章，出來找着家人，早些回來，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。」王夫人說着，不免傷心起來。

賈蘭聽一句答應一句，只見寶玉一聲不哼，待王夫人說完了，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，滿眼流淚，叩了三個頭，說道：「母親生我一世，我也無可報答，只有這一入場，用心作了文章，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，那時太太喜歡喜歡，便是兒子一輩子的事也完了！」——「輩子的不好，也都遮過去了！」

王夫人聽了，更覺傷心起來，便道：「你有這個心，自然是好的，可惜你老太太不能見你的面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拉他起來。那寶玉只管跪着，不肯起來，便說道：「老太太見與不見，總是知道的，喜歡的，既能知道了，喜歡了，便不見也和見了的一樣，只不過隔了形質，並非隔了神氣啊！」

李執見王夫人如此，一則怕勾起寶玉的病來，二則也覺得光景不大吉祥，連忙過來說道：「太太，這是大喜的事，爲什麼這樣傷心！況且寶兄弟近來很知好歹，很孝順，又肯用功，只要帶了姪兒進去，好好的作文章，早早的回來，寫出來請僧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，等着爺兒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。」一面叫人攙起寶玉來。

寶玉却轉過身來，給李執作了個揖，說：「嫂子放心，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。日後蘭哥還有大出息，大嫂子還要戴鳳冠穿霞帔呢。」李執笑道：「但願應了叔叔的話，也不枉——」說到這裏，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

傷心來，連忙咽住了。寶玉笑道：『只要有了個好兒子，能夠接續祖基，就是大哥哥不能見，也算他的後事完了。』李執見天色不早了，也不肯儘着他說話，只好點點頭兒。

此時寶釵聽得，早已呆了。這些話——不但寶玉，便是王夫人、李執所說——句句都是不祥之兆，却又不敢認真，只得忍淚無言。那寶玉走到跟前，深深的作了一個揖。衆人見他行事古怪，也摸不着是怎麼樣，又不敢笑他。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，衆人更是納罕。又聽寶玉說道：『姐姐我要走了！你好生跟着太太，聽我的喜信罷。』寶釵道：『是時候了，你不必說這些嘮叨話了。』

寶玉道：『你倒催的我緊，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。』回頭見衆人都在這裏，只沒惜春、紫鵲，便說道：『四妹妹和紫鵲姐姐跟前，替我說一句罷。橫豎是再見就完了。』衆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，又像瘋話，大家祇說他從沒出過門，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，不如早早催他去了，就完了事了。便說道：『外面有人等你呢，你再鬧就誤了時辰了。』

寶玉仰面大笑道：『走了！走了！不用胡鬧了！完了事了……』衆人也都笑道：『快走罷！』獨有王夫人和寶釵——娘兒兩個——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，那眼淚也不知從那裏來的，直流下來，幾乎失聲哭出。但見寶玉噙天哈地，大有瘋癲之狀，遂從此出門而去。正是：

走來名利無雙地，打出樊籠第一關。

不言寶玉，賈蘭出門赴考，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，自己又氣又恨，便自大爲王，說：『我可要給母親報仇了！家裏一個男人沒有，上頭太太依了我，還怕誰？』想定了主意，跑到那夫人那邊請了安，說了些奉承的話。那那夫人自然歡喜，便說道：『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呢，像那巧姐兒的事，原該我做主的。你連二哥哥塗放着親奶奶倒託別人去。』

賈環道：『人家那頭兒也說了！只認得這一門子，現在定了，還要備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。如今太太有了這樣藩王孫女婿兒，還怕大老爺沒大官做麼？不是我說自己的太太，他們有了元春姊姊，便欺壓的人難受。將來巧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，等我，去問問他！』

邢夫人道：『你也該告訴他，他纔知道你的好處。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麼門子好親事來，但只平兒那個糊塗東西，他倒說這件事不好，說是你太太也不願意。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，若遲了，你哥哥回來，又聽人家的話，就辦不成了。』

賈環道：『那邊都定了，只等太太出了八字。王府的規矩，三天就要來娶的。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願意，那邊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，只好悄悄的擡了去，等大老爺免了罪，做了官，再大家熱鬧起來。』邢夫人道：『這有什麼不願意，也是禮上應該的。』

賈環道：『既這麼着，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。』邢夫人道：『這孩子又糊塗了！裏頭都是女人，你叫芸哥兒寫了一個就是了。』賈環聽了，喜歡的了不得，連忙答應出來，趕着同賈芸說了，邀着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，兌銀子去了。

那知剛纔所說的話，早被跟邢夫人的丫環聽見。那丫頭是求了平兒，纔挑上的，便抽空兒趕到平兒那裏，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。平兒早知此事不好，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。巧姐哭了一夜，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，太太的話不能違。今兒又聽見這話，便大哭起來，要和太太講去。

平兒急忙攔住道：『姑娘且慢着！太太是你的親祖母，他說二爺不在家，太太做得主的；況且還有舅舅做保山，他們都是一氣，姑娘一個人，那裏說得過呢？我到底是下人，說不上話去。如今只可想法兒斷不可冒失的。』邢夫人那邊的丫頭道：『你們快快的想主意，不然，可就要擡去了！』說着，各自去了。

平兒回過頭來，見巧姐哭作一團，連忙扶着道：「姑娘哭是不中用的！如今是二爺夠不着，聽見他們的話頭——」這句話還沒說完，只見那夫人那邊打發人來告訴：「姑娘大喜的事來了！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來。若是賠送呢，原說明了，等二爺回來再辦。」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。又見王夫人過來，巧姐一把抱住，哭得倒在懷裏。

王夫人也哭道：「妞兒不用着急！我為你吃了太太好些話，看來是扭不過來的。我們只好應着緩下去，即刻着個家人趕到你父親那裏去告訴。」平兒道：「太太還不知道麼？早起三爺在太太跟前說了什麼外藩規矩，三日就要過來的。如今太太已叫芸哥兒寫了名字，年庚去了，還等得二爺麼？」王夫人聽說是三爺，便氣得說不出話來。呆了半天，一聲聲叫人找買環，找了半天，人回：「今早同薈哥兒，王舅爺出去了。」王夫人問：「芸哥呢？」衆人回說：「不知道。」

巧姐屋內人人瞪眼，一無方法。王夫人也難和邢夫人爭論，只有大家抱頭大哭。有個婆子進來回說：「後門上的人說：那個劉老老又來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儂們家遭着這樣事，那有工夫接待人，不拘怎麼回了他去罷。」平兒道：「太太該叫他進來，他是妞兒的乾媽，也得告訴他。」王夫人不言語，那婆子便帶了劉老老進來。各人見了問好。劉老老見衆人的眼圈兒都是紅的，也不摸着頭，慚了會兒，便問道：「怎麼了？太太姑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？」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，越發大哭起來。

平兒道：「老老別說閒話，你既是姑娘的乾媽，也該知道的。」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。把個劉老老也嚇怔了。等了半天，忽然笑道：「你這樣一個伶俐的姑娘，沒聽見過「鼓兒詞」麼？這上頭的方法多着呢，這有什麼難的？」平兒忙問道：「老老你有什么魔法兒快說罷。」

劉老老道：「這有什麼難的呢？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，拆崩一走就完了事了。」平兒道：「這可是混說了！」

我們這樣人家的人，走到那裏去？」劉老道：「只怕你們不走，你們要走，就到我村裏去。我就把姑娘藏起來，即刻叫我女婿弄了人，叫姑娘親筆寫個字兒，趕到姑老爺那裏，少不得他就來了。可不好麼？」

平兒道：「太太知道呢？」劉老道：「我來他們知道麼？」平兒道：「太太住在後頭，他待人刻薄，有什麼信沒有送給他的？你若前門走來，就知道了。如今是後門來的，不妨事。」劉老道：「他們定了幾時，我女婿打了車來接了來？」平兒道：「這還等得幾時呢？你坐着罷。」急忙進去，將劉老老的話，避了旁人告訴了王夫人。

王夫人想了半天不妥當。平兒道：「只有這樣爲的是太太，纔敢說明。太太就裝不知道，回來倒問太太。我們那裏就有人去，想二爺回來也快。」王夫人不言語，嘆了一口氣。巧姐兒聽見，便和王夫人道：「只求太太救我橫豎我父親回來，只有感激的。」平兒道：「不用說了，太太回去罷。回來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掩密些，你們兩個人的衣服鋪蓋是要的。」平兒道：「要快走了，纔中用呢。若是他們定了回來，就有了饑荒了。」提醒了王夫人，便道：「是了，你們快辦去罷。有我呢！」於是王夫人回去，倒過去找邢夫人說閒話兒，把邢夫人先絆住了。

平兒這裏便遣人料理去了，囑咐道：「倒別避人，有人進來看見，就說是太太吩咐的，要一輛車子送劉老老去。」這裏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，僱了車來。平兒便將巧姐裝做青兒模樣，急急的去了。後來平兒只當送人，眼錯不見，也跨上車去了。

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雖開，只有一兩個人看着；餘外雖有幾個家下人，因房大人少，空落落的，誰能照應。且邢夫人又是個不憐下人的，衆人明知此事不好，又都感念平兒的好處，所以通同一氣，放走了巧姐。邢夫人還自己和王夫人說話，那裏理會。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，說了一回話，悄悄的走到寶釵那裏坐下，心裏還是惦記着。

寶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，便問：「太太的心裏有什麼事？」王夫人將這事背地裏和寶釵說了。寶釵道：「險得很！如今得快快兒的叫芸哥兒止住那裏纒妥當！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找不着環兒呢！」寶釵道：「太太總要裝作不知，等我想個人去叫太太知道纔好！」王夫人點頭一任寶釵想人，暫且不言。

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幾個使喚的女子，據媒人一面之辭，所以派人相看。相看的人回去，稟明了藩王。藩王問起人家，衆人不敢隱瞞，只得實說。那外藩聽了，知是世代動感，便說：「了不得！這是有干例禁的，幾乎誤了大事！況我朝親已過，便要擇日起程。倘有人來再說，快快打發出去！」

這日恰好賈芸、王仁等遞送年庚，只見府門裏頭的人便說：「奉王爺的命，再敢拿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，要拿住究治的！如今太平時候，誰敢這樣大胆！」這一嚷，嚇得王仁等抱頭鼠竄的出來，埋怨那說事的人，大家掃興而散。

賈環在家候信，又聞王夫人傳喚，急得煩躁起來。見賈芸一人回來，趕着問道：「定了嗎？」賈芸慌忙踉足道：「了不得了！了不得了！不知是什麼人露了風了！」還把喫虧的話說了一遍。賈環氣得發怔，說：「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，如今怎麼樣呢？這都是你們衆人坑了我了！」

正沒主意，聽見裏頭亂嚷，叫着賈環等的名字，說：「大太太二太太叫呢！」兩個人只得跑進去。只見王夫人怒容滿面，說：「你們趕的好事！如今逼死了巧姐和平兒了！快快的給我找還屍首來完事！」兩個人跪下。賈環不敢言語，賈芸低頭說道：「孫子不敢幹什麼爲非的事。邢舅太舅和王舅爺說給巧妹妹作媒，我們纔回太太們的大太太願意，纔叫孫兒寫庚帖兒去的。人家還不要呢，怎麼我們逼死了妹妹呢？」

王夫人道：「環兒在大太太那裏說的，三日內便要擡了走。說親作媒，有這樣的廢我，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兒還了我們，等老爺回來再說！」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，只有落淚。王夫人便罵賈環，說：「趙姨

娘這樣混帳的東西，留的種子也是這混帳的！說着，叫丫頭扶了，回到自己房中。

那賈環、賈芸、邢夫人三個人，互相埋怨，說道：「如今且不用埋怨，想來死是不死的，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麼親戚家躲着去了。」邢夫人叫着前後看門的人來罵着，問：「巧姐和平兒，知道那裏去了？」豈知下人一口同音，說是：「大太太不必問我們，問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了。」請大太太也不用鬧，等我們太太問起來，我們有話說，要打大家打，要罰大家罰。自從璉二爺出了門，外頭鬧的還了得，我們的月錢米是不給了，賭錢喝酒鬧小旦，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裏來，這不是爺麼？」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。

王夫人那邊，又打發人來催說：「叫爺們快找來！」那賈環等急得恨無地縫可鑽，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，明知衆人深恨，是必藏起來了，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，只得各處親戚家打聽，毫無蹤跡。裏頭一個邢夫人、外頭環兒等，這幾天鬧得晝夜不甯。

看看到了出場日期，王夫人只盼着寶玉、賈蘭回來。等到晌午，不見回來，王夫人、李執、寶釵着忙，打發人去到下處打聽。去了一起，又無消息，連去的人也不來了。回來又打發一起去，又不見回來，三個人心裏如熱油煎。等到傍晚，有人進來，見是賈蘭，衆人喜歡，問道：「寶二叔呢？」賈蘭也不及請安，便哭道：「二叔丟了！」王夫人聽了這話，便怔了半天，也不言語，便直挺挺的躺倒床上，虧得彩雲等在後面扶着，下死的叫醒轉來，哭着見寶釵，也是白瞪兩眼，衆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，李執哭着罵賈蘭道：「糊塗東西，你同二叔在一處，怎麼他就丟了！」

賈蘭道：「我和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吃，一處睡，進了場，相離也不遠，刻刻在一處的。今日一早，二叔的卷子早完了，還等我呢。我們兩個人一起去交了卷子，一同出來，在龍門口一擠，回頭就不見了。我們家接場的人都問我，李貴還說：『看見的相離不過數步，怎麼一擠就不見了？』現叫李貴等分頭的找去，我也帶了人各處號裏

都找遍了，沒有，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。」王夫人是哭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；寶釵心裏已知八九，襲人痛哭不已；賈薔等不等吩咐，也是分頭而去。可憐榮府的人，個個死多活少，空備了接場的酒飯！

賈蘭也忘却了辛苦，還要自己找去。倒是王夫人攔住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叔叔丟了，還禁得再丟了你麼？好孩子！你歇歇去罷！」賈蘭那裏肯聽，尤氏等苦勸不止。衆人中只有惜春心裏却明白了，只好說出來，便問寶釵道：

「二哥哥帶了玉去了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這是隨身的東西，怎麼不帶？」惜春聽了，便不言語。

襲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，也是料着那和尚作怪，柔腸幾斷，珠淚交流，嗚嗚咽咽，哭個不住。追想當年寶玉相待的情分，有時慳他，他便惱了，也有一種令人同心的好處，那溫存體貼，是不用說了。若慳急了他，便賭誓說做和尚，那知道今日却應了這句話！

看看那天已覺是四更天氣，並沒有個信兒。李執又怕王夫人苦壞了，極力的勸着回房。衆人都跟着伺候，只有邢夫人回去。賈環躲着不敢出來。王夫人叫賈蘭去了一夜無眠。次日天明，雖有家人回來，都說：「沒有一處不尋到，實在沒有影兒。」於是薛姨媽、薛蝌、史湘雲、寶琴、李嬌娘等，接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信。

如此一連數日，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，命在垂危。忽有家人回道：「海疆來了一人口稱統制大人那裏來的，說：我們家的三姑奶奶，明日到京了。」王夫人聽說探春回京，雖不能解寶玉之愁，那個心略放了些。到了明日，果然探春回來。衆人遠遠接着，見探春出脫得比先前更好了，服朵鮮明。見了王夫人形容枯槁，衆人眼腫腮紅，便也大哭起來。哭了一會，然後行禮，看見惜春道：「姑打扮，心裏很不舒服。又聽見寶玉心迷走失，家中多少不順的事，大家又哭起來，還虧得惜春能言，見解亦高，把話來慢慢兒的勸解了好些時。王夫人等略覺好些。再明日，三姑爺也來了，知有這樣的事，也同探春住下勸解。跟探春的丫頭老婆，也與衆姐妹們相聚，各訴別後的事。從此，上上下下的人，竟是無晝無夜，專等寶玉的信。」

那一天五更多天，外頭幾個家人進來，到二門口報喜。幾個小丫頭亂跑進來，也不及告訴大了頭了；進了屋子，便說：『太太奶奶們大喜！』王夫人打量寶玉找着了，便喜歡的站起身來說：『在那裏找着的？快叫他進來！』那人道：『中了第七名舉人。』王夫人道：『寶玉呢？』家人不言語。王夫人仍舊坐上。探春便問：『第七名舉人是誰？』家人回說：『是寶二爺。』

正說着，外頭又嚷道：『蘭哥兒中了！』那家人連忙出去，接了報單，回稟見寶蘭中了一百三十名。李執心下喜歡，因王夫人不見了寶玉，不敢喜形於色。王夫人見寶蘭中了，心下也是喜歡，只想：『若是寶玉一回來，偕們這些人，不知怎麼樂呢！……』獨有寶釵心下悲苦，又不好掉淚。衆人道喜，說是：『寶玉既有中的命，自然再不會丟的；況天下沒有迷失了的舉人！』

王夫人等想來不錯，略有笑容。衆人便趁勢勸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。只見三門外頭焙茗亂嚷說：『我們二爺中了舉人，是丟不了的了！』衆人問道：『怎見得呢？』焙茗道：『「一舉成名天下聞」！如今二爺走到那裏，那裏就知道的，誰敢不送來！』裏頭的衆人都說：『這小子雖是沒規矩，這句話是不錯的。』

惜春道：『那樣大的人，那裏有走失的？只怕他看破了世情，入了空門，這就難找着他了！』這句話又招得王夫人等又大哭起來。李執道：『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，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拋了，也多得很。』王夫人道：『他若拋了父母，這就是不孝，怎能成佛作祖？』

探春道：『大凡一個人不可有奇處。二哥哥生來帶塊玉來，都道是好事；這麼說起來，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，若是再有幾天不見，我不是叫太太生氣，就有些原故了；只好譬如沒有生這位哥哥罷了。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，也是太太幾輩子的修積。』

寶釵聽了不言語，襲人那裏忍得住，心裏一痛，頭上一暈，便栽倒了。王夫人見了可憐，命人扶他回去。寶環見

哥哥姪兒中了，又爲巧姐的事，大不好意思，只抱怨芸蓿兩個；知道探春回來，此事不肯干休，又不敢躲開，這幾
天竟是在荊棘之中。

明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；知道甄寶玉也中了，大家序了同年。提起賈寶玉心迷走失，甄寶玉歎息勸慰。知貢
舉的將考中的卷子奏聞皇上一一的披閱，看取中的文章，俱是平正通達的。見第七名賈寶玉是金陵籍貫，第
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賈蘭，皇上傳旨詢問：「兩個姓賈的俱是金陵人氏，是否賈妃一族？」大臣領命出來，傳
賈寶玉、賈蘭問話。

賈蘭將寶玉走失的話，並將三代陳明，大臣代爲轉奏。皇上最是聖明仁德，想起賈氏功勳，命大臣查覆。大臣
便細細的奏明。皇上甚是憫恤，命有司將賈赦犯罪情由，查案具奏。皇上又看到「海疆靖寇班師善後事宜」
一本，奏的是海宴河清，萬民樂業的事。皇上聖心大悅，命九卿敘功議賞，並大赦天下。賈蘭等朝臣散後，拜了座
師，並聽見朝內有大赦的信，便回了王夫人等。合家略有喜色，只等寶玉回來。薛姨媽更加喜歡，便要打算贖罪。
一日人報甄老爺同三姑爺來道喜，王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。不多一會，賈蘭進來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：
「太太們大喜了！甄老伯在朝內聽見有旨意，說是大老爺的罪名免了，珍大爺不但免了罪，仍襲了甯國三等
世職，榮國世職，仍是老爺襲了。俟丁憂服滿，仍陞工部郎中。所折家產，全行賞還。二叔的文章，皇上看了甚喜。問
知是元妃兄弟，北靜王還奏說人品亦好，皇上傳旨召見。衆大臣奏稱：據伊姪賈蘭回稱出場時迷失，現在各處
尋訪。皇上降旨，着五營各衙門用心尋訪。這旨意一下，請太太們放心。皇上這樣聖恩，再沒有找不着的了！」王
夫人等，這纔大家稱賀，喜歡起來。只有賈環等心下着急，四處找尋巧姐。
那知巧姐隨了劉老老，帶着平兒出了城，到了莊上。劉老老也不敢輕襲巧姐，便打掃上房，讓給巧姐，平兒住
下。每日供給，雖是鄉村風味，倒也潔淨；又有青兒陪着，暫且寬心。那莊上也有幾家富戶，知道劉老老家來了，賈

府姑娘，誰不來瞧，都道是天上神女。也有送菜菓的，也有送野味的，倒也熱鬧。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，家財巨萬，良田千頃，只有一子，生得文雅清秀，年紀十四歲，他父母延師讀書，新近科試，入了黉門。那日他母親看見了巧姐，心裏羨慕，自想：『我是莊家人家，那能配得起這樣世家小姐……』呆呆的想着。劉老老知他心事，拉着他說：『你的心事，我知道了，我給你們做個媒罷。』周媽媽笑道：『你別哄我，他們什麼人家，肯給我們莊家人麼？』劉老老道：『說着瞧罷。』於是兩人各自走開。

劉老老情記着賈府叫板兒進城打聽。那日恰好到寧榮街，有好多車輛在那裏，板兒便在鄰近打聽，說道：『甯榮兩府復了官，賞還抄的家產，如今府裏又要起來了，只是他們的寶玉中了舉，不知走到那裏去了。』板兒心裏喜歡，便要回去。又見好幾匹馬到來，在門前下馬，只見門上打千兒請安，說：『二爺回來了，大喜！大老爺身上安了麼？』那位爺笑着道：『好了！又遇恩旨，就要回來了。』還問那些人做什麼的。門上回說：『是皇上派官在這裏下旨意，叫人領家產。』那位爺便喜歡進去。板兒便知是賈璉了，也不用打聽，連忙回去，告訴了他的外祖母。

劉老老聽說，喜的眉開眼笑，去和巧姐兒賀喜，將板兒的話說了一遍。平兒笑說道：『可不是虧得老老這樣一辦，不然，姑娘也摸不着那好時候。』巧姐更是歡喜，正說着，那送賈璉信的人也回來了，說是：『姑老爺感激得很，叫我一到家，快把姑娘送回去，又賞了我好幾兩銀子。』劉老老聽了得意，便叫人僱了兩輛車，請巧姐平兒上車。巧姐等在劉老老家住熟了，反是依依不捨，更有青兒哭着，恨不能留下。劉老老知他不能相別，便叫青兒跟了進城，一徑直奔榮府而來。

且說賈璉先前知道賈赦病重，趕到配所，父子相見，痛哭了一場，漸漸的好起來。賈璉接着家書，知道家中的事，稟明賈赦回來，走到中途，聽得大赦，又趕了兩天。今日到家，恰遇頒賞恩旨，裏面邢夫人等正愁無人接旨，雖

有賈蘭，終是年輕。人報璉二爺回來，大家相見，悲喜交集。此時也不及敘話，即到前廳，叩見了欽命大人。問了他父親好，說：「明日到內府領賞，甯國府發交居住。」衆人起身辭別。

賈璉送出門去，見有幾輛村車，家人們不許停歇，正在噪鬧。賈璉早知道是送巧姐來的車，便罵家人道：「你們這般糊塗忘八崽子！我不在家，就欺心害主，將巧姐都逼走了！如今人家送來，還要攔阻！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麼仇麼？」衆家人原怕賈璉回來不依，想來少時纔破。豈知賈璉說得更明，心下不懂，只得站着回道：「二爺出門，奴才們有病的，有告假的，都是三爺、大爺、二爺作主，不與奴才們相干。」賈璉道：「什麼混帳東西！等我完了事，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趕進來！」

賈璉進去，見邢夫人也不言語。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裏，跪下叩了個頭，回道：「姐兒回來了，全虧太太、環兒兄弟，太太也不用說他，只是芸兒這東西，他上回看家就鬧亂兒，如今我去了幾個月，便鬧到這樣，回太太的話，這種人，攛了他，不往來也使得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大舅子爲什麼也是這樣？」賈璉道：「太太不用說，我自有一番道理。」正說着，彩雲等回道：「巧姐兒進來了。」見了王夫人，雖然別不多時，想起這樣逃難的苦況，不免落下淚來。巧姐兒也便大哭。賈璉謝了劉老老，王夫人便拉他坐下，說起那日的話來，賈璉見了平兒，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裏感激眼中流淚。自此，璉、心裏愈敬平兒，打算等賈赦回來，要扶平兒爲正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題。

邢夫人正恐賈璉不見了巧姐，有一番的周折，又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裏，心下更是着急，便叫丫頭去打聽。回來說是巧姐兒同着劉老老在那裏說話，邢夫人纔如夢初覺，知他們弄鬼，還抱怨着王夫人：「調唆我母子不知到底是那個送信給平兒的？」正問着，只見巧姐同着劉老老帶了平兒，王夫人在後頭跟着進來，先把手裏的話都說在賈芸、王仁身上，說：「大太太原是聽見人說，爲的是好事，那裏知道外頭的鬼？」

邢夫人聽了，自覺羞慚，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，心裏也服。於是邢王二夫人彼此心下相安，平兒回了王夫人，

帶了巧姐到寶釵那裏來請安，各自提各自的苦處；又說到：「皇上隆恩，僧們家該興旺起來了。想來寶二爺必回來的。」正說到這裏，只見秋紋慌忙來說：「襲人不好了！」不知何事，且看下同分解。

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

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，連忙進去瞧看，巧姐兒同平兒也隨着走到襲人炕前；只見襲人心痛難禁，一時氣厥，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，仍舊扶他睡下，一面傳請大夫。巧姐兒問寶釵道：「襲人姐姐怎麼病到這個樣子？」寶釵道：「大前日晚上，哭傷了心，一時發暈栽倒了。太太叫人扶他回來，他就睡倒了。因外頭有事，沒有請大夫瞧他，所以致此。」說着，大夫來了，寶釵等略避。大夫看了脈，說是急怒所致，開下一個方子就去了。

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寶玉若回來，便要打發屋裏的人都出去，一急越發不好了。到大夫瞧後，秋紋給他煎藥，他獨自一人躺着，神魂未定，好像寶玉在他面前恍惚，又像是見個和尚，手裏拿着一本冊子，揭着看，還說道：「你別錯了主意，我是不認得你們的了！」襲人似要和他說話，秋紋走來說：「藥好了，姐姐吃罷。」

襲人睜眼一瞧，知是個夢，也不告訴人，喫了藥，便自己細細的想：「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。上回他要拿玉出去，便是要脫身的樣子，被我揪住，看他竟不像往常，把我混推混扯的，一點情意都沒有，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，在別的姊妹跟前，也是沒有一點情意，這就是悟道的樣子。但是你悟了道，拋了二奶奶怎麼好？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，雖是月錢照着那樣的分例，其實我究竟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，就算了你的屋裏人。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，我若死守着，又叫人笑話；若是我出去，心想寶玉待我的情分，實在不忍……」

左思右想，實在難處，想到剛纔的夢，好像和我無緣的話，「倒不如死了乾淨……」豈知喫藥以後，心痛減了好些，也難躺着，只好勉強支持。過了幾日，起來服侍寶釵。寶釵想念寶玉，暗中垂淚，自嘆命苦，又知他母親打

算給哥哥贖罪，很費張羅。不能不幫着打算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賈政扶賈母靈柩，賈蓉送了秦氏鳳姐，鴛鴦的棺木到了金陵，先安了葬。賈蓉又送黛玉的靈柩，也去安葬。賈政料理墳墓的事，一日接到家書，一行一行的，看到寶玉，賈蘭得中心裏自是喜歡，後來看到寶玉走失，復又煩惱，只得趕忙回來。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赦的旨意，又接家書，果然赦罪復職，更是喜歡，便日夜趨行。

一日，行到毘陵驛地方，那天乍寒下雪，泊在一個清靜處。賈政打發家人上岸投帖辭謝朋友，總說即刻開船，都不敢勞動。船中只留一個小廝伺候。自己在船中寫家書，先要打發人起早到家。寫到寶玉的事，便停筆擡頭。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裏面一個人，光着頭，赤着脚，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氈的斗篷，向賈政倒身下拜。賈政尚未認清，急忙出船，欲待扶住問他是誰，那人已拜了四拜，站起來打了個問訊。賈政纔要還揖，迎面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却是寶玉。

賈政嘆一大驚，忙問道：「可是寶玉麼？」那人只不言語，似喜似悲。賈政又問道：「你若是寶玉，如何這樣打扮，跑到這裏？」寶玉未及回言，只見船頭上來了兩人——一僧一道——夾住寶玉，說道：「俗緣已畢，還不快走。」說着，三人飄然登岸而去。

賈政不顧地滑，即忙來趕。見那三人在前，那裏趕得上，只聽得他們三人口中，不知是那個作歌曰：

我所居兮，青埂之峯；我所遊兮，鴻濛太空。誰與我遊兮，吾誰與從？渺渺茫茫兮，歸彼大荒。

賈政一面聽着，一面趕去，轉過一個坡，倏然不見。賈政已趕得心虛氣喘，驚疑不定。回過頭來，見自己的小廝也是隨後趕來。賈政問道：「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麼？」小廝道：「看見的。奴才爲老爺追趕，故也趕來。後來只見老爺，不見那三個人了。」賈政還欲前走，只見白茫茫一片曠野，并無一人。賈政知是古怪，只得回來。衆家人回船，見賈政不在艙中，問了船夫，說是老爺上岸追趕兩個和尚，一個道士去了，衆人也從雪地裏尋跡迎去。遠

遠見賈政來了，迎上去接着，一同回船。

賈政坐下，喘息方定，將見寶玉的話說了一遍。衆人回稟，便要在這地方尋覓。賈政嘆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！這是我親眼見的，並非鬼怪。況聽得歌聲，大有元妙。那寶玉生下時，啣了玉來，便也古怪。我早知不祥之兆，爲的是老太太疼愛，所以養育到今。便是那和尚道士，我也見了三次。頭一次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，第二次便是寶玉病重，他來的，將那玉持誦了一番。寶玉便好了。第三次，送那玉來，坐在前廳，我一轉眼，就不見了。我心裏便有些詫異，只道寶玉果真有造化，高僧仙道來護祐他的。豈知寶玉是下凡歷劫的，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。如今叫我纔明白。」說到那裏，掉下淚來。

衆人道：「寶二爺果然是下凡的和尙，就不該中舉人了。怎麼中了纔去？」賈政道：「你們那裏知道？大凡天上星宿，山中老僧，洞裏的精靈，他自具一種性情。你看寶玉，何嘗肯念書，他若略一經心，無有不能的。他那一種脾氣，也是各別另樣。」說着，又嘆了幾聲。衆人便拿蘭哥得中，家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。賈政仍舊寫家書，便把這事寫上，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。寫完封好，卽着家人回去。賈政隨後趕回，暫且不題。

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信，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，並自己湊齊了贖罪銀兩，刑部准了，收兌了銀子，一角文書，將薛蝌放出。他們母子姊妹弟兄見面，不必細述，自然是悲喜交集了。薛蟠自己立誓說道：「若是再犯前病，必定犯殺犯剮。」薛姨媽見他這樣，便要握他嘴，說：「只要自己拿定主意，必定還要妄把口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麼？」只香菱跟了你，受了多少的苦處，你媳婦已經自己治死自己了。如今雖說窮了，這碗飯還有得喫，據我的主意，我就算他是媳婦了。你心裏怎麼樣？」薛蟠點頭願意，寶釵等也說：「很該這樣。」倒把香菱急得臉脹通紅，說是「服侍大爺一樣的，何必如此。」衆人便稱起「大奶奶」來，無人不佩服。薛蟠便要去拜謝買家。薛姨媽，寶釵，也都過來，見了衆人，彼此聚首，又說了一番的話。

正說着，恰好那日賈政的家人回來，呈上書子，說：「老爺不日到了。」王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給聽。賈蘭念到「賈政親見寶玉」的一段，衆人聽了，都痛哭起來。王夫人、寶釵、襲人等更甚。大家又將賈政書內叫家內不必傷悲，原是借胎的話解說了一番。與其作了官，倘或命運不好，犯了事，壞家敗產，那時倒不好了。寧可僱們家出一位佛爺，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。所以纔投到僱們家來。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。當初東府裏太太爺，倒是修煉了十幾年，也沒有成了仙。這佛是更難成的。太太這麼一操心，裏便開豁了。」

王夫人哭着和薛姨媽道：「寶玉拋了我，我還恨他呢！我嘆的是媳婦的命苦，纔成了一二年的親，怎麼他就硬着腸子，都擦下了走了呢？」薛姨媽聽了，也甚傷心。寶釵哭得人事不知，所有爺們都在外頭。王夫人便說道：「我爲他擔了一輩子的驚，剛剛兒的娶了親，中了舉人，又知道媳婦有了胎，我纔喜歡些，不想弄到這樣結局。早知這樣，就不該娶親，害了人家的姑娘。」

薛姨媽道：「這是自己命定的。僱們這樣人家，還有什麼別的說的？幸喜有了胎，將來生個外孫子，必定是有成立的，後來就有了結果了。你看大奶奶，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，明年中了進士，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麼？他頭裏的苦，也算喫盡的了。如今的甜來，也是他爲人的好處。我們姑娘的心腸兒，姐姐是知道的，並不是刻薄輕佻的人，姐姐倒不必擔憂。」

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，說得極有理，心想：「寶釵小時候，更是廉靜寡慾，極愛素淡的，所以纔有這個事。想人生在世，真有一個定數的，看着寶釵，雖是痛哭，他端莊樣兒一點不走，却反來勸我，這是真真難得的。不想寶玉這樣一個人，紅塵中福分，竟沒有一點兒……」想了一回，也覺解了好些。又想到襲人身上：「若說別的丫頭呢，沒有什麼難處的；——大的配了出去，小的服侍二奶奶就是了；——獨有襲人，可怎麼處呢……」此時人多，也不好說，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。

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；因恐寶釵痛哭，住在寶釵房中勸解。那寶釵却是極明理；思前想後：寶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，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天尤人；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。薛姨媽心裏反倒安了，便到王夫人那裏，先把寶釵的話說了。王夫人點頭嘆道：「若說我無德，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！」說着，便又傷起心來。薛姨媽倒又勸了一會子，因又提起襲人來說：「我見襲人近來瘦的了不得，他是一心想着寶哥兒，但是正配呢，理應守的屋裏人願守也是有的，惟有這襲人，雖說是算個屋裏人，到底他和寶哥兒沒有過明路兒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剛纔想着，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。若說放他出去，恐怕他不願意，又要尋死覓活的，若要留着他也罷，又恐老爺不依，所以難處。」

薛姨媽道：「我看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着的。再者，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，想來不過是個丫頭，那有留的理呢？只要姊姊叫他本家的人來，很很的吩咐他，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，再多的陪送他些東西，那孩子心腸兒也好，年紀兒又輕，也不枉跟了姊姊，這會子也算姊姊待他不薄了。襲人那裏，還得我細細勸他，就是叫他家的人來，可不用告訴他，只等他家裏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，我們還打聽打聽，若果然足衣食，女壻長的像個人兒，然後叫他出去。」

王夫人聽了道：「這個主意很是，不然，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辦，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了麼？」薛姨媽聽了點頭道：「可不是麼？」又說了幾句，便辭了王夫人，仍到寶釵房中去了。看見襲人淚痕滿面，薛姨媽便勸解譬喻了一會，襲人本來老實，不是伶牙利齒的人，薛姨媽說一句，他應一句，回來說道：「我是做下人的人，姨太太瞧得起我，纔和我說這些話。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。」薛姨媽聽他的話，「好一個柔順的孩子！」心裏更加喜歡寶釵，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，大家各自相安。

過了幾日，賈政回家，衆人迎接。賈政見賈赦、賈珍已都回家，弟兄叔姪相見，大家歷敘別來的景況，然後內眷

們見了，不免想起寶玉來，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。賈政喝住道：「這是一定的道理！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，你們在內相助，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漫別房的事，各有各家料理，也不用承總；我們本房的事，裏頭全歸於你，都要按理而行。」王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，「將來丫頭們都放出去。」賈政聽了點頭無語。

次日，賈政進內請示大臣們，說是：「蒙恩感激，但未服闋，應該怎麼謝恩之處，望乞大人們指教。」衆朝臣說是代奏請旨。於是聖恩浩蕩，即命陞見。賈政進內，謝了恩。聖上又降了好些旨意，又問起寶玉的事來。賈政據實回奏，聖上稱奇，旨意說：寶玉的文章固是清奇，想他必是過來人，所以如此。若在朝中，可以進用。他既不敢受朝廷的爵位，便賞了一個「文妙真人」的道號。

賈政又叩頭謝恩而出。回到家中，賈璉、賈珍接着，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，衆人喜歡。賈珍便回說：「甯國府第，收拾齊全，回明了要搬過去。」櫺翠庵圈在園內，給四妹妹靜養。『賈政並不言語，隔了半天，却吩咐了一番仰報天恩的話。』賈璉也趁便回說：「巧姐親事，父親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爲媳。」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，便說：「大老爺太太作主就是了。莫說村居不好，只要人家清白，孩子肯念書，能穀上進，朝裏那些官兒，難道都是城裏的人麼？」賈璉答應了，是，又說：「父親有了年紀，況且又有痰症的根子，靜養幾年，諸事原仗二老爺爲主。」賈政道：「提起村居養靜，甚合我意，只是我受恩深重，尚未酬報耳。」

賈政說畢，進內，賈璉打發請了劉老老來，應了這件事。劉老老見了王夫人等，都說些將來怎麼陞官，怎樣起家，怎樣子孫昌盛。正說着，丫頭回說：「花自芳的女人進來請安了。」王夫人問了幾句話，花自芳的女人說：「親戚作媒，說的是城南蔣家的，現在有房有地，又有鋪面，姑爺年紀略大幾歲，並沒有娶過的，況且人物兒長的是百裏挑一的。」王夫人聽了願意，說道：「你去應了，隔幾日進來，再接你妹子罷。」王夫人又命人打聽，都說

是好。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，仍請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了襲人。

襲人悲傷不已，又不敢違上命，心裏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，回來說的死也不出去的話，「如今太太硬作主張，若說我守着，又叫人說我不害臊，若是去了，實不是我的心願……」便哭得哽咽難言，又被薛姨媽，寶釵等苦勸，回過念頭，想道：「我若是死在這裏，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，我該死在家裏纔是……」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衆人。那姐妹分手時，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。

襲人懷着必死的心腸上車，回去見了哥哥嫂子，也是哭泣，但只說不出來。那花自芳，悉把蔣家的聘禮送給他看，又把自己所辦妝奩一一指給他瞧，說：「那是太太賞的，那是置辦的。」襲人此時更難開口，住了兩天，細想起來：「哥哥辦事不錯，若是死在哥哥家裏，豈不又害了哥哥呢……」千思萬想，左右爲難，真是一縷柔腸，幾乎牽斷，只得忍住。

那日已是迎娶吉期，襲人本不是那一種撒潑的人，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，心裏原想到那裏再作打算，豈知過了門，見那蔣家辦事，極其認真，全都按着正配的規矩。一進了門，丫頭僕婦，都稱「奶奶。」襲人此時欲要死在這裏，又恐害了人家，辜負了一番好意，那夜原是哭着不肯俯就的。那姑爺却極柔情曲意的承順。

到了第二天，開箱，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，方知是寶玉的丫頭，原來當初祇知是賈府的侍兒，亦想不到是襲人。此時蔣玉函念着寶玉待他的舊情，倒覺滿心惶愧，更加周旋，又故意將寶玉所換那條松花綠的汗巾拿出來，襲人看了，方知這姓蔣的就是蔣玉函，始信姻緣前定，襲人纔將心事說出。蔣玉函也深爲嘆息，敬服，不敢勉強，並越發溫柔體貼，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了。

看官聽說：雖然事有前定，無可奈何，但孽子孤臣，義夫節婦，這「不得已」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。此襲人所以在「又副冊」也，正是前人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：

千古艱難惟一死，傷心豈獨息夫人！

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，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案件，審明定罪，今遇大赦，遞籍爲民；雨村因叫家眷先行，自己帶了一個小廝，一車行李，來到急流津，覺迷渡口，只見一個道者，從那渡頭草棚裏出來，執手相迎。雨村認得是甄士隱，也連忙打恭。士隱道：「賈老先生，別來無恙？」雨村道：「老仙長到底底是甄老先生，何前次相逢，覷面不認，後知火焚草亭，下鄙深爲惶恐。今日幸得相逢，益歎老仙翁道德高深，奈鄙人下愚不移，致有今日。」

甄隱士道：「前者老大人高官顯爵，貧道怎敢相認？原因故交，敢贈片言，不意老大人相契之深；然而富貴窮通，亦非偶然。今日復得相逢，也是一樁奇事。這裏離草庵不遠，暫請膝談，未知可否？」雨村欣然領命，兩人攜手而行，小廝驅車隨後。

到一座茅庵，隱士讓進，雨村坐下。小童獻上茶來，雨村便請教仙長超塵的始末。士隱笑道：「一念之間，塵凡頓易。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，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寶玉乎？」雨村道：「怎麼不知？近聞紛紛傳述，說他也遁入空門。下愚當時也會與他往來過數次，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。」士隱道：「非也！這一段奇緣，我先知之。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清巷舊宅門口敘話之前，我已會過他一面。」雨村驚訝道：「京城離貴鄉甚遠，何以能見？」隱士道：「神交久矣。」雨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現今寶玉的下落，仙長定能知之。」

士隱道：「寶玉，卽『寶玉』也。那年榮甯查抄之前，釵黛分離之日，此玉早已離世，一爲避禍，二爲撮合。從此夙緣一了，形質歸一，又復稍示神靈，高魁貴子，方顯得此玉是天奇地靈煅煉之寶，非凡間可比。前經茫茫大士，渺渺真人攜帶下凡，如今塵緣已滿，仍是此二人攜歸本處，這便是寶玉的下落。」

雨村聽了，雖不能全然明白，却也十知四五，便點頭嘆道：「原來如此！下愚不知，但那寶玉既有如此的來歷，

又何以情迷至此，復又豁悟如此？還要請教！士隱笑道：「此事說來，先生未必盡解。太虛幻境，即是真如福地。兩番閱冊，原始要終之道。歷歷生平，如何不悟？仙草歸真，焉有「通靈」不復原之理呢？」

雨村聽着，却明白了。知是仙機，也不便再問，因又說道：「寶玉之事，既得聞命，但是敝族閨秀，如此之多，何元妃以下，算來結局俱屬平常？」士隱嘆息道：「老先生莫怪拙言！貴族之女，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！大凡古今女子，那「淫」字固不可犯，祇這「情」字，也是沾染不得的，所以崔鶯、蘇小，無非仙子塵心；宋玉、相如，大是文人口孽。凡是情思纏綿的，那結果就不可問了！」

雨村聽到這裏，不覺拈鬚長嘆，因又問道：「請教老仙翁，那榮、甯兩府，尚可如前否？」士隱道：「福善禍淫，古今定理。現今榮、甯兩府，善者修復，惡者悔過，將來蘭桂齊芳，家道復初，也是自然的道理。」

雨村低了半日頭，忽然笑道：「是了！是了！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的，已中鄉榜，恰好應着「蘭」字。適間老仙翁說「蘭桂齊芳」，又道「寶玉高魁貴子」，莫非他有遺腹之子，可以飛黃騰達的麼？」士隱微微笑道：「此係後事，未便預說。」

雨村還要再問，士隱不答，便命人設具盤飧，邀雨村共食。畢，雨村還要問自己的終身，士隱便道：「老先生草庵暫歇，我還一有段俗緣未了，正當今日完結。」雨村驚訝道：「仙長純修若此，不知尚有何俗緣？」士隱道：「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。」雨村聽了，益發驚異，「請問仙長何出此言？」士隱道：「老先生有所不知。小女英蓮，幼遭塵劫，老先生初任之時，曾經判斷，今歸薛姓，產難完劫。遺一子於薛家，以承宗祧。此時正是塵緣脫盡之時，只好接引接引。」士隱說着，拂袖而起。雨村心中恍恍惚惚，就在這急流湍覺迷渡，口草庵中睡着了。

這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，送到太虛幻境，交警幻仙子對冊。剛過牌坊，見那一僧一道，縹緲而來，士隱接着說道：「大士真人，恭喜賀喜，情緣完結，都交割清楚了麼？」那僧道說：「情緣尚未全結，倒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。」

還得把他送到原所，將他的後事敘明，不枉他下世一回。」士隱聽了，便拱手而別。

那僧道仍攜了玉，到青埂峯下，將「寶玉」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，各自雲遊而去。從此後：

天外書傳天外事，兩番人作一番人。

這一日，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峯前經過，見那「補天未用」之石仍在那裏，上面字跡，依然如舊，又從頭的細看了一遍，見後面傷文後又歷敘了多少收緣結果的話頭，便點頭嘆道：「我從前見石兄這段奇文，原說可以開世傳奇，所以曾經抄錄，但未見返本還原。不知何時，復有此一段佳話，方知石兄下凡一次，歷出光明，修成圓覺，也可謂無復遺憾了。只怕年深日久，字跡模糊，反有舛錯，不如我再抄錄一番，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，託他傳遍。知道奇而不奇，俗而不俗，真而不真，假而不假，或者塵勞人，聊倩鳥呼歸去，山靈好客，更從石化飛來，亦未可知……」

想畢，便又抄了，仍袖至那繁華昌盛的地方，遍尋了一番。不是建功立業之人，即係餬口謀衣之輩，那有閒情更去和石頭饒舌直尋到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，睡着一個人，因想他必是閒人，便要將這抄錄的石頭記給他看看。那知那人再叫不醒。空空道人復又使勁拉他，纔慢慢的開眼坐起，便接來草草一看，仍舊擲下道：「這事我已親見盡知，你這抄錄的尚無舛錯。我只指與你一個人，託他傳去，便可歸結這一段新鮮公案了。」空空道人忙問何人。那人道：「你須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，到一個悼紅軒中，有個曹雪芹先生，只說賈雨村言，託他如此如此……」說畢，仍舊睡下了。

那空空道人牢牢記着此言，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，果然有個悼紅軒，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裏翻閱歷來的古史。空空道人將賈雨村言了，方把這石頭記示看。那雪芹先生笑道：「果然是「賈雨村言」了！」空空道人便問：「先生何以認得此人，便肯替他傳述？」

那曹雪芹先生笑道：『說你空空，原來你肚裏果然空空！既是「假語村言」，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謬矛盾之處，樂得與二三同志，酒餘飯飽，雨夕燈窗之下，同消寂寞；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題傳世。似你這樣尋根究底，便是「刻舟求劍，膠柱鼓瑟」了！』

那空空道人聽了，仰天大笑，擲下抄本，飄然而去。一面走着，口中說道：『果然是敷衍荒唐，不但作者不知，抄者不知，——並閱者也不知！不過遊戲筆墨，陶情適性而已！』

後人見了這本傳奇，亦曾題過四句，爲作者緣起之言：

說到辛酸處，荒唐愈可悲。由來同一夢，休笑世人癡！



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再版

紅樓夢

校閱者 李菊廬

出版者 廣益書局

發行者 廣益書局

發行所 廣益書局
上海河南路
一三七號

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

洋裝四冊實價五角二分

